



太平廣記

(第七冊)



中國古典名著
青苹果電子圖書系列

· 文白对照全译 ·

太平广记

第七册

卷一百五十一——卷一百七十五

目

录

第七册

第一百五十一卷 1

●定数六 李棱 豆卢署 孟君 卢常师 韩滉 李頔
崔造 薛邕

第一百五十二卷 15

●定数七 郑德璘 赵璟 卢迈 赵璟 包谊 薛少殷
袁孝叔

第一百五十三卷 33

●定数八 李公 李宗回 崔朴 李藩 韦执谊 袁滋
裴度 张轅 赵昌时

第一百五十四卷 52

●定数九 李顾言 元和二相 李源 郑权 樊阳源 吴
少诚 陈彦博 陆宾虞 王璠 崔玄亮 韦贯
之

第一百五十五卷 70

●定数十 卫次公 李固言 杨收 郑朗 段文昌 崔从

郭八郎 张宣 韩皋

第一百五十六卷 89

- 定数十一 庞严 张正矩 刘遵古 舒元舆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元谦 杜惊外生 石雄 贾
岛 崔洁

第一百五十七卷 108

- 定数十二 李景让 李敏求 李君 马举 郑延济 李
生

第一百五十八卷 126

- 定数十三 成纳 杨蔚 欧阳澥 伊璠 顾彦朗 李甲
房知温 窦梦征 许生 杨鼎夫 牛希济
阴君文字 贫妇 支戡

第一百五十九卷 149

- 定数十四婚姻 定婚店 崔元综 卢承业女 琴台子
武殷 卢生 郑还古

第一百六十卷 165

- 定数十五婚姻 秀师言记 李行修 灌园婴女 朱显
侯继图

第一百六十一卷 179

- 感应一 张宽 汉武帝 醴泉 淮南子 扬雄 刘向
袁安 樊英 五石精 律吕 陈业 陈实 三

州人 魏任城王 吕虔 管宁 河间男子 宜
阳女子 张应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吴兴经堂
南徐士人 徐祖 刘京 何敬叔 萧子懋
萧睿明 解叔谦 宗元卿 匡昕 曾康祖

第一百六十二卷 211

●感应二

崔恕 何瑚 陈遗 王虚之 河南妇人 岑文
本 郑鲜 张楚金 罗道惊 陵空观 皇甫氏
田仁会 徐州军士 唐宣宗 李彦佐 胡生
刘行者 王法朗 郝法遵 王晖 李梦旗
孟熙

第一百六十三卷 235

●讖应

历阳媼 孙权 高颖 神尧 唐高祖 太行山 桑
条歌 突厥盐 封中岳 杨柳谣 黄獐歌 苾挈儿
安乐寺 乌鹊窠 鲤鱼儿 挽天枢 黄犊子 骆
宾王 天后 阎知微 长孙无忌 魏王 武媚娘
孝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孙佺 张易之 饮酒令
白马寺 李蒙 李进周 志公词 李怀光 王铎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国闰 竹猊

第一百六十四卷 270

●名贤讽谏附

名贤

郭林宗 李膺 徐孺子 郑玄 蔡邕
崔仁师 张文瓘 虞世南 马周 员半
千 严安之 萧颖士 萧嵩 于休烈
李廌 郑絪 独孤郁 赵逢

讽谏

晏子 优旃 东方朔 简雍 斛律丰乐

高季辅 李景伯 苏颋 黄幡绰 李

绛

第一百六十五卷 298

●廉俭吝嗇附

廉俭

陆绩 齐明帝 甄彬 高允 崔光 长

孙道生 唐玄宗 肃宗 卢怀慎 李勉

杜黄裳 阳城 郑余庆 郑澣 文宗

夏侯孜 裴坦 温璿 仲庭预

吝嗇

汉世老人 沈峻 李崇 南阳人 夏侯

处信 柳庆 夏侯彪 郑仁凯 邓祐

韦庄 王叟 王鐸 裴璩 归登

第一百六十六卷 332

●气义一

鲍子都 杨素 郭元振 狄仁杰 敬昭道 吴

保安

第一百六十七卷 349

●气义二

裴冕 李宜得 穆宁 赵骅 曹文洽 阳城

王义 裴度 廖有方

第一百六十八卷 364

●气义三

熊执易 李约 郑还古 江陵士子 郑畋 章

孝子 发冢盗 郑雍 杨晟 王殷

第一百六十九卷 377

●知人一

陈实 黄叔度 郭泰 马融 蔡邕 顾邵 诸
葛瑾兄弟 庞士元 武陟 裴頠 匈奴使 桓
温 谢鲲 唐太宗 李绩 薛收 王圭 王师
旦 杨素 王义方 选将 英公 刘奇 张鷟
李峤 郑杲 卢从愿 裴宽 韦诜 裴谔

第一百七十卷 409

●知人二

姚元崇 卢齐卿 薛季昶 元怀景 张九龄
王丘 杨穆弟兄 李丹 郑纲 苗夫人 杜鸿
渐 杜佑 梁肃 吕温 顾和 刘禹锡 韩愈
顾况 于邵 李德裕 韦岫 知人僧 蔡荆
亚子

第一百七十一卷 439

●精察一

李子荏 袁安 严遵 李崇 魏先生 李义琛
蒋恒 王璲 李杰 裴子云 郭正一 张楚
金 董行成 张鷟 张松寿 苏无名 赵涓
袁滋

第一百七十二卷 468

●精察二

韩滉 颜真卿 李景略 李夷简 孟简 李德
裕 裴休 崔碣 赵和 刘崇龟 杀妻者 许
宗裔 刘方遇

第一百七十三卷 497

●俊辩一

东方朔 匡衡 边文礼 荀慈明 曹植 诸葛

恪 车浚 诸葛靓 蔡洪 范百年 张融 庾
杲之 王俭 周顒 王融 李膺 商铨 萧琛
朱淹 崔光 陈元康 李谐 卢恺 卢思道
王元景

第一百七十四卷 526

●俊辩二幼敏附

俊辩

阳玠 薛道衡 薛收 张后裔 崔仁
师 卢庄道 许敬宗 胡楚宾 裴琰
之 苏颋 王勣 李白 柳芳 王藻
韩愈 李程 李吉甫 王生 辛丘
度 温庭筠 柳公权 权德舆 东方
朔 李彪 班蒙

幼敏

陈元方 孙策 钟毓 孙齐由 陆琇
王绚 萧遥欣 房氏子 张琇 浑
瑊

第一百七十五卷 562

●幼敏

贾逵 李百药 王勃 元嘉 毛俊男 苏颋 刘晏
林杰 高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铉 李琪 刘
神童 路德延 韦庄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数六

李棱 豆卢署 孟君 卢常师
韩滉 李頎 崔造 薛邕

李 棱

故殿中侍御史李棱，贞元二年擢第。有别业在江宁，其家居焉。是岁浑太师瑊镇蒲津，请棱为管记从事。棱乃曰：“公所欲棱者，然奈某不闲检束。夙好蓝田山水，据使衙合得畿尉。虽考秩浅，如公勋望崇重，特为某奏请，必谐矣。某得此官，江南迎老亲，以及寸禄，即某之愿毕矣。”浑遂表荐之，德宗令中书商量，当从浑之奏。棱闻桑道茂先生言事神中，因往诣焉。问所求成败。茂曰：“公求何官？”棱具以本

未言之。对曰：“从此二十年，方合授此官，如今则不得。”棱未甚信。经月余，棱诣执政，谓曰：“足下资历浅，未合入畿尉。如何凭浑之功高，求侥幸耳？”遂检吏部格上。时帝方留意万机，所奏遂寝。棱归江南，果丁家艰。已近七八年，又忽得臂疾，殆将一纪。元和元年冬，始入选，吏曹果注得蓝田县尉。一唱，忻而授之。乃具说于交友。（出《续定命录》）

曾经担任过殿中侍御史的李棱，贞观二年科举考试中榜。他有别墅在江宁，供其家属居住。这一年，太师浑瑊镇守蒲津关，请李棱担任管记从事。李棱对浑瑊说：“你要求我做的很清楚，但是无奈我不善于检点约束自己，平常喜好的只是蓝田的山水，只想在这靠近京城的地方做个县尉，但是我的资历不够。您德高望重，如果肯特意为我向皇帝推荐，必然能使我如愿，我如果当了这个官，从江南把亲属接来领受俸禄，我平生的愿望也就满足了。”于是浑瑊向皇帝推荐了他，德宗命令中书研究怎么办。李棱听说桑道茂先生料事如神，便前往请教，问推荐能否成功。桑道茂问他：“您想当什么官？”李棱便把事情来的龙去脉讲了。桑道茂回答说：“从现在算起二十年，您才能被授予这个官职，现在得不到。”李棱不太相信。一个月后，李棱去询问，主管官员回答说：“你资历浅，不适合担任京城附近的县尉，怎么可以凭借浑瑊的功高来求得侥幸呢？”遂即把他的名字写在吏部的表格上。这时皇帝正留意很多军国大事，浑瑊推荐李棱的奏章就放下了没有批。李棱回到江南，先是老人死了守孝，七八年后又忽然得了腿疾，

癘了差不多十年。一直到元和元年冬天，才开始被选中任职，命书上果然写的是蓝田县尉，宣读后欣然接受此衔，于是李棱将这件事的前后经过详细告诉了朋友。

豆卢署

豆卢署，本名辅真。贞元六年，举进士下第。将游信安，以文谒郡守郑武（前定录武作式）瞻。瞻甚礼之，馆给数日，稍狎，因谓署曰：“子复姓，不宜两字为名。将改之，何如？”署因起谢，且求其所改。武瞻书数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虑子宗从中有同者，故书数字，当自择之。”其夕宿于馆，梦一老人谓署曰：“闻使君与子更名，子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后二十年，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台。”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为梦无征。知者或诮之。后二年，果登第。盖自更名后四举也。大和九年，署自秘书少监为衢州刺史。既至，周览郡内，得梦中所指隙地，遂构一亭，因名之曰“征梦亭”矣。（出《前定录》）

豆卢署原名辅真。贞元六年，考进士落榜，随即游览信

安，并拿自己的诗文拜见郡守郑武瞻。郑武瞻对他很客气，留他住了数日。比较熟悉以后对他说：“你是复姓，不适合起两个字的名字，改了怎么样？”豆卢署起身致谢，并请郑武瞻为其改名。郑武瞻写了几个字，有著、助、署字，然后说：“我考虑为了避免同你的亲属重名，所以写了好几个字，请你自己选择。”当晚豆卢署睡在客房，梦见一个老头对他说：“听说郡守为你改名，你再考四次才能中榜。四字最好。再过二十年，你是这里的郡守。”老头又指着一块空地：“此地可以建一座亭台。”醒了以后豆卢署想，“四者”就是署字呀！于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署字。考了两年，豆卢署仍未中榜，以为所做梦不准，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嘲讽他。接着又考两年，终于中榜成名，算起来正是改名后的第四次考试。大和九年，豆卢署从秘书少监调任衢州刺史。上任后巡视郡府内外，发现了梦中所说的那块空地，便命人造了一座亭子，并命名为“征梦亭”。

孟君

贞元中，有孟员外者，少时应进士举，久不中第，将罢举，又无所归。托于亲丈人省郎殷君宅，为殷氏贱厌，近至不容。染瘴疰日甚。乃白于丈人曰：“某贫薄，疾病必不可数。

恐污丈人华宇，愿委运，乞待尽他所。”殷氏亦不与语，赠三百文。出门不知所适。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决卦，尽后则闭肆下帘。孟君乃谒之，具陈羁蹇，将填沟壑，尽以所得三钁环为卜资。卜人遂留宿，及时为决一卦。封成惊曰：“郎君更十日，合处重职，俸入七十千钱，何得言贫贱？”卜人遂留厚供给。已至九日，并无消息。又却往殷君宅，殷氏见甚薄之，亦不留连，寄宿马厩。至明，有敕以禁兵将为贼境观察使，其人与殷友善，驰扣殷氏之门。武人都不知书，云：“便须一谢表，兼镇抚寇讎。事故颇多，公有亲故文士，颇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无可应者。忽记得孟君久曾应举，可以充事。遽引见之，令草一表，词甚精敏。因请为军中职事，知表奏。数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乃卜后十日也。（出《逸史》）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孟员外，年轻时考取进士，多次未中。想要不考了，又无处可归，寄居在他的一个长辈姓殷的亲戚家里，为姓殷的所轻视厌烦。达到不能相容的程度，这时孟又得了瘴疟，并且一天天严重。他对姓殷的长辈说：“我命薄，这病必然不可求治，恐怕弄脏您老人家的豪华住宅，我愿意听从命运的安排，离开你们家死到其它的地方。”殷也不说话，只给了他三百文钱，孟离开之后不知道应该去什么地方。街西有一个算命的，每天清早给人算卦，算完后就放下帘子关门。孟便去拜会他，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和就要病死填沟的困境详细叙述一遍，并将仅有的三百文钱作为卦钱。算

命人留他住下，并立即为他算了一卦，算完后惊讶地说：“您再过十天，在此地有重要职位，每月俸禄就有七十千钱，为什么还说自己贫穷下贱呢！”算命人留他居住，并热情款待。可是到了第九天，仍没有任何消息。孟又回到姓殷的家里，殷更加瞧不起他，也不挽留接待，晚上他就睡在马厩里。等到天明，有皇帝任命的一名禁军将领到贼境当观察使。这个人与姓殷的是朋友，亲自来敲殷家的大门，对殷说：“武将不通文墨，需要给皇帝写一个表示感谢的文书，同时写一个安抚边境敌寇的信函，需要处理的事物很多。您有没有熟悉的文人，帮助我推荐一个？”殷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到可以推荐的人，忽然想起孟曾多次应试，可以担当这个差事。遂给他们引见，命令孟起草一篇向皇帝报送的“表”。孟的文笔精美准确。于是聘请孟到军中任职，并上报皇帝，几天后被授予官职，每月的俸禄正好七十千文钱。孟员外命运的转机正是算卦后第十天开始的。

卢常师

秘书少监卢常师，进士擢第。性淡薄，不乐轩冕。于世利蔑然，弃官之东洛。谓所亲曰：“某浙西鱼尚书故旧，旬日看去。”又曰：“某前生是僧，座禅处犹在会稽，亦拟自访遗

迹。”家人亦怪其欲远行而不备舟楫。不逾旬遂歿矣。（出《逸史》）

秘书少监卢常师，进士出身。但他却生性淡薄，不追求官位爵禄，蔑视名利，终于辞了官来到东洛。他对亲属说：“我是浙西鱼尚书的老朋友，过几天去看一看。”又说：“我前生是个和尚，修行的地方还在会稽。打算去寻找前世留下的遗迹。家里的人奇怪他要出远门为什么不准备船只，不过十天，卢常师就死了。

韩滉

韩晋公晃在中书，尝召一吏。不时而至，公怒将撻。吏曰：“某有所属，不得遽至，乞宽其罪。”晋公曰：“宰相之吏，更属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属阴司。”晋公以为不诚，乃曰：“既属阴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晋公曰：“若然，某明日当以何食？”吏曰：“此非细事，不可显之。请疏于纸，过后为验。”乃怒之而系其吏。明旦，遽有诏命，既对，适遇太官进食，有糕糜一器，上以一半赐晋公。食之美，又赐之。既退而腹胀，归私第，召医者视之曰：“有物所

壅，宜服少橘皮汤。至夜，可啖浆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视其书，则皆如其所云。因复问：“人间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权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于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禄者岁支。（出《前定录》）

晋公韩滉在中书府，叫一名官员来见他。这人没有按时赶到，韩滉生气命人用鞭子打他。这个人说：“我还有归属，不能应时而来，请求宽恕。”韩滉说：“你是宰相手下的人，还能归谁管？”这个人说：“我不得已还归阴间管。”韩滉认为他的话不诚实，就对他说：“既然归阴间管，你有什么职责？”这个人说：“我负责管理三品以上官员的饮食。”韩滉说：“既然如此，我明天应该吃什么？”这个人说：“这可不是小事，不能随便说出来，请让我写在纸上，过后再验证。”于是韩没有鞭打他，而是将他关了起来。第二天，突然皇帝召见韩滉。见到皇帝后，正遇见太官给皇帝送饮食。其中有一盘糕点，皇帝将一半赏给韩滉吃，味道很美，随后又将另一半也赏给他吃了，韩滉退下去后感到腹胀，回到家里后找医生来看病。医生说：“是食物堵塞，可以喝少量的橘子皮汤。”当晚，便可以喝粥了，天亮后病就好了，韩滉想起前天那个人说的话，便将他召来，要过他写的纸一看，吃的东西全都跟他写的一样。便又问那人道：“人间的饮食，都有人预先安排吗？”回答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其饮食每天一安排；五品以上有权位的官员，一旬一安排；六品至九品的官员，每季安排一次；如果

是不领俸禄的老百姓，则是每年安排一次。

李頔

贞元中，有举人李旆，方就举，声价极振。忽梦一人紫衣云：“当礼部侍郎顾少连下及第。”寐觉，省中朝并无姓顾者。及顷，有人通刺，称进士顾少连谒。旆惊而见之，具述当为门生。顾曰：“某才到场中，必无此事。来年，旆果落第。自此不入试，罢归。至贞元九年，顾少连自户部侍郎权知贡举，旆犹未第，因潜往造焉。临放榜，时相特嘱一人，旆又落，但泣而已。来年秋，少连拜礼部侍郎，旆乃登第。（出《感定录》）

贞元年间，有个举人叫李頔。正应试，声望和身价很高。一天他忽然梦见一个穿紫衣服的人对他说：“你只能在礼部侍郎顾少连的主考下考试中榜。”醒后，想到朝中没有姓顾的侍郎。不一会儿，有人告诉他说进士顾少连来访。李頔非常惊讶，见面后，頔向顾少连说自己应当是顾的门生，顾少连说刚到考场，决不可能有你说的事情。”第二年，李頔果然落第，从此他不愿参加考试，回到家乡去了。一直到贞元九年，顾

少连以户部侍郎暂时代理贡举，李頔仍未考中。于是他暗中去拜见顾少连进行通融。临到发榜时，当朝宰相又特别嘱咐要照顾一个人，所以李頔又落榜了，他只能偷偷哭泣。第二年秋天，顾少连调任礼部侍郎。李頔这才中榜成名。

崔造

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士人号为白衣夔。时有四人，一是卢东美，其余亡姓字。崔左迁在洪州，州帅曹王将辟为頔。时德宗在兴元，以曹王有功且亲，奏无不允。时有赵山人言事多中。崔问之曰：“地主奏某为副使，且得过无？”对曰：“不过。”崔诘曰：“以时以事，必合得时。”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久敕到，更远于此。”崔不信，再问：“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吊而后贺。”崔心惧久之，盖言其日，既崔之忌日也。即便呼赵生谓曰：“山人言中，奉百千；不中则轻挞五下，可乎？”山人晒曰：“且某不合得崔员外百千，只合得崔员外起一间竹屋。”其语益奇。崔乃问之：“且我有宰相分否？”曰：“有。”即远近，曰：“只隔一雨政官，不致三矣。”又某日私忌，同僚诸公皆知其说。其日夕矣，悉至江亭，将慰崔忌。众皆北望人信。至酉时，见一人从北岸入舟，袒而招舟甚急。使人遥问

之，乃曰：“州之脚力。”将及岸，问曰：“有何除政？且有崔员外奏副使过否？”曰：“不过。”却得虔州刺史敕牒在兹。诸公惊笑。其暮果先慰而后贺焉。崔明日说于曹王，曹王与赵山人镒百千，不受。崔与起竹屋一间，欣然徙居之。又谓崔曰：“到虔州后，须经大段惊惧，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与朱泚为宰相，忧闷，堂帖追入，甚忧惕。时故人窦参作相，拜兵部郎中，俄迁给事中平章事，与齐映相公同制。（出《嘉话录》）

丞相崔造，还是平民的时候，江左一带的人都称他为“白衣夔”。当时有四个人，一个叫卢东美，其余两个记不清姓名了。后来崔造做官被降职调到洪州。洪州的主帅曹王想要聘任他为副使。当时德宗在兴元府，因为曹王有功劳并且是皇亲，所以所请示的事情没有不批准的。当时有个算命的人姓赵，所预测的事情很准。崔造问他：“曹王上报我为副使，能不能批准？”回答说：“不能。”崔造又问：“那么这件事，会得个什么样的结果？”回答说：“能得到一个刺史，不久公文就会到，地方比这里还要远。”崔造不信，又问了一次。回答说：“必定如此，你要去的州名我也知道，但不能说。”又告诉崔造这个月的哪一天公文能到，并且要他先吊唁，然后再庆贺。崔造心中害怕，因为算命的人所说的日子，正是他亲人死亡的忌日。于是他对算命的人说：“您如果言中了，我给您一百千钱，说的不对，则要用鞭子轻轻打五下，可以吗？”算命的人微笑着说：“我不应该要崔员外的一百千钱，只想要

崔员外您给我造一间竹屋。”话说的越来越奇怪。崔造又问：“你看我有没有当宰相的命？”回答说：“有。”又问：“需要多长时间？”回答说：“只隔您做官一任或两任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任的时间。”到了崔造家里忌日这一天，因为同僚们都知道这件事，等到太阳偏西的时候，便一同来到江边的亭子里。先祭奠崔造的亲人，然后一齐注视江北，等待消息。等到酉时，只见一人从北岸上船，袒胸催促渡船迅速向南岸驶来。崔造等人叫人远远地向那人发问，那人回答说是州里来送信的。船快靠岸了，他们又问：“有什么人事任免之事？可有崔员外做副使的批文吗？”回答说：“没有，却有任命虔州刺史的公文在此。”大家惊奇地笑了。整个过程真是和算命的人说的一样，先祭奠悲伤而后欣喜庆贺。第二天，崔造将这件事告诉了曹王，曹王给算命的人一百千成串的钱。算命的人不要。崔造为他建造了一间竹屋，他很高兴地搬进去住了。并且又对崔造说：“到虔州以后，你必须经过很大的惊惧之事，然后才可以进京城做官。”后来由于崔造的舅舅源休给叛逆朱泚做宰相，怕受牵连，心情忧闷，宰相府的公文到了，他更加惊忧。这时崔造的老朋友窦参做宰相，崔造官拜兵部郎中，不久又升任事中平章。也就是宰相，与齐映相公时的体制一样。

薛邕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时有张山人善相。崔造方为兵部郎中，与前进士姜公辅同在薛侍郎坐中。薛问张山人：“且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张答云：“有。”薛曰：“几人？”曰：“有两人。”薛意其一人即己也。曰：“何人？”曰：“崔姜二公必宰相也，同时耳。”薛讶忿之，默然不悦。既而崔郎中徐问张曰：“何以同时？”意谓姜公今披褐，我已正郎，势不相近也。张曰：“命合如此，事须同时，仍郎中在姜后。”后姜为京兆功曹，充翰林学士。时众知泾将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帅泾，得军人心。姜乃上疏请察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纳姜言，遂于行在擢姜为给事中平章事。崔后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时而在姜之后。薛竟终于列曹。始知前辈不可忽后辈。（出《嘉话录》）

侍郎薛邕，有当宰相的愿望。当时有个姓张的很会给人看相。一天，兵部郎中崔造和前科进士姜公辅一同在薛邕那里做客。薛邕问姓张的相士说：“坐上这几个人有没有宰相？”心里想，如果有应该是自己。张回答说：“有。”薛邕问：“几

人？”回答说：“有两人。”薛邕心想其中一个就是自己。又问：“哪两个人？”回答说：“崔姜两位必然当宰相，并且是同时。”薛邕即惊讶又气愤，沉默着不高兴。随后崔造问：“为什么是同时？”意思是说，姜公辅现在还没有官职，我已是正郎，不应该同一个时期当宰相。张说：“命该如此，并且是郎中在姜公辅之后。”后来姜公辅做了京兆功曹，并且兼任翰林学士。这时人们传说泾阳的将军姚令要进城捉朱泚，朱泚曾在泾阳为帅，很得军心。姜公辅上书请皇帝派人去调查。上书后十天，德宗去了奉天，后悔没有采纳姜公辅的意见。于是在行宫下令提升姜公辅为给事中平章事，即丞相。崔造在半年后，从郎中升任丞相，果然是同一时期而在姜公辅之后。薛邕后来竟一直没能当上丞相。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前辈不应忽视后辈。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五十二 定数七

郑德璘 赵璟 卢迈 赵璟
包谊 薛少殷 袁孝叔

郑德璘

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虽白发而有少容。德璘与语，多及玄解。诘曰：“舟无糗粮，何以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长挈松醪春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璘荷。德璘抵江夏，将返长沙。驻舟于黄鹤楼下，傍有醴贾韦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与邻舟告别饮酒。韦生有女，居于舟之舵櫓。邻女亦来访别。二女同处笑语。夜将半，闻江中有秀才吟诗曰：“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

惹衣。”邻舟女善笔札，因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取而题所闻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晓谁人所制也。及时，东西而去。德璘舟与韦氏舟，同离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与韦生舟楫，颇以相近。韦氏美而艳，琼英腻云，莲蕊莹波，露濯蕖姿，月鲜珠彩。于水窗中垂钩。德璘因窥见之，甚悦。遂以红绡一尺，上题诗曰：“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强以红绡惹其钩，女因收得。吟玩久之，然虽讽读，即不能晓其义。女不工刀札，又耻无所报，遂以钩丝而投夜来邻舟女所题红笺者。德璘谓女所制，凝（“凝”原作“疑”，据明抄本改）思颇悦，喜畅可知。然莫晓诗之意义，亦无计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红绡系臂，自爱惜之。明月清风，韦舟遽张帆而去。风势将紧，波涛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将暮，有渔人语德璘曰：“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殁于洞庭耳。”德璘大骇。神思恍惚，悲婉久之，不能排抑。将夜，为吊江姝诗二首曰：“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鲛人相对垂。”又曰：“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蛾细浪愁。泪滴白苹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诗成，酌而投之。精贯神祇，至诚感应，遂感水神，持诣水府，府君览之，召溺者数辈曰：“谁是郑生所爱？”而韦氏亦不能晓其来由。有主者搜臂，见红绡而语府君，曰：“德璘异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义相及，不可不曲活尔命。”因召主者，携韦氏送郑生。韦氏视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趋而无所碍。道将尽，睹一大池，碧水汪然，遂为主者推堕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时已三更，德璘未寝，但吟红笺之诗，悲

而益苦。忽觉有物触舟。然舟人已寝，德璘遂秉炬照之，见衣服彩绣似是人物。惊而拯之，乃韦氏也，系臂红绡尚在。德璘喜骤。良久，女苏息。及晓，方能言。乃说府君感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终不省悟。遂纳为室，感其异也，将归长沙。后三年，德璘常调选，欲谋醴陵令。韦氏曰：“不过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韦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属巴陵，此可验矣。”德璘志之。选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县，使人迎韦氏。舟楫至洞庭侧，值逆风不进。德璘使佣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为意，韦氏怒而唾之。叟回顾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为德，今反生怒。”韦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进酒果，叩头曰：“吾之父母，当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须臾，舟楫似没于波，然无所若。俄到往时之水府，大小倚舟号恸。访其父母。父母居止俨然，第舍与人世无异。韦氏询其所需，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无火化，所食唯菱芡耳。”持白金器数事而遗女曰：“吾此无用处，可以赠尔。不得久停。”促其相别。韦氏遂哀恸别其父母。叟以笔大书韦氏巾曰：“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璘。”书讫，叟遂为仆侍数百辈，自舟迎归府舍。俄顷，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睹。德璘详诗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岁余，有秀才崔希周投诗卷于德璘，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诗，即韦氏所投德璘红笺诗也。德璘疑诗，乃诘希周。对曰：“数年前，泊轻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时当未寝，有微物触舟，芳馨袭鼻。取而视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制诗既成，讽咏良久。”德璘叹

曰：“命也。”然后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出《德璘传》，《类说》三二引作《传奇》）

唐德宗贞元年间，湘潭县尉郑德璘家住在长沙，有表亲在江夏，每年去探望一次。中途须渡过洞庭湖，经过湘潭。经常遇见一个老头，划船卖菱角和芡实，虽然老头的头发已经白了，可脸上的皮肤仍像年轻人一样。郑德璘与他交谈，内容多涉及玄学。郑德璘问老头：“船上没有粮食，您吃什么？”老头说：“菱角和芡实。”郑德璘喜欢喝酒，经常携带好酒“松醪春”去江夏。每次遇到老头，都邀请他一同喝酒，老人没有一次不喝，却也不说感谢的话。有一次，郑德璘到达江夏后返回长沙，船停泊在黄鹤楼下。有个叫韦生的盐商，乘坐一条大船要去湘潭，当晚与邻船的人饮酒话别。韦生有个女儿也住在船的后舱，邻船的女儿也去访问告别，二人边谈边笑。快到半夜的时候，听到江上有个秀才高声朗诵一首诗：“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邻船女儿字写得很好，他看见韦生女儿的妆镜匣里有一幅红绫，便取来将所听到的诗句抄录在上面。并且轻声念了很久，但不知道是谁做的。第二天早上，两女所乘的船各奔东西。郑德璘的船和韦生的船同时离开鄂州的停泊地，到了晚上两条船又停泊在一起。到了洞庭湖里，两条船行驶得很近。韦生的女儿美丽妖艳，皮肤雪白细腻，姿态幽雅，衣裙华丽，在船舱中临水的窗子旁垂钓。郑德璘偷偷观察，产生爱意。他在一尺红绡上题了一首诗：“纤手垂钩对水

窗，红蕖秋色艳长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然后将红绡挂在韦生女儿的钩上。韦生的女儿收到红绡和题诗之后，反复阅读玩赏，却无法理解诗中的含义。韦生的女儿不会写字，又觉得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回报郑德璘，很不好意思，便将那天晚上邻船女抄录诗句的红绡挂在钩上，抛给郑德璘。郑德璘以为红绡上所题的诗句是韦生的女儿所作，心里非常高兴，然而不能理解诗中的意思，无法与韦生的女儿倾述衷情。韦生的女儿将收到的红绡系在胳膊上，非常珍惜。湖面上月白风清，韦生的大船突然扬帆加速，这时风势增大，波涛涌起，郑德璘的小船不敢追赶，心中非常焦急怨恨。第二天黄昏，打渔的人告诉郑德璘说：“昨天开走那个客商的大船，已经全家沉没在洞庭湖里。”郑德璘听了大惊，不觉精神恍惚，悲伤的心情难以抑制和排除。当天晚上，做了两首诗表示祭奠，题为“吊江姝”。一首是：“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鲛人相对垂。”另一首是：“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蛾细浪愁。泪滴白苹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然后将诗笺投入水中，对天地祈祷，非常虔诚。于是感动了水神，派人送信给水府。府君看了信后，将溺水者召集起来，问：“谁是郑德璘所爱的人？”而韦生的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主持者上前挨个检查溺水者的胳膊，见到韦生女儿胳膊上的红绡后告诉府君说：“郑德璘以后是我们这里的地方官，况且这么重情义，我们应该设法将她救活。”于是府君叫主持者领着韦生的女儿送给郑德璘。韦生的女儿见府君只是一个老头。她跟主持者快走出去，没有碰到什么障碍，走到头看见一个大水池，池中碧水荡漾。主持者将她

推落池中，半沉半浮，非常难受。这时已是三更时分，郑德璘未睡，仍在阅读红绡上的诗句。忽然感觉有什么物体碰到船上，然而船上的人都睡着了，郑德璘手持蜡烛来到船边一照，看见有彩色绣花的衣服，似乎是个人。急忙救了上来，一看竟是韦生的女儿，胳膊上的红绡还在。郑德璘欣喜异常。过了许久，韦生的女儿苏醒过来，直到天亮，才能说话。她述说：“是府君受了感动，才救我性命。”郑德璘问：“府君是什么人？”但一直没能搞清楚。于是郑德璘娶韦生的女儿为妻，感到她的经历很奇异。然后他们回到长沙。在这以后的三年里，郑德璘经常调任新的官职。他想谋求醴陵县令，韦生的女儿说：“不过只能去巴陵。”郑德璘问：“您怎么知道？”韦生的女儿说：“当时水府君说你是我们这里的地方官，洞庭属于巴陵县，这次可以验证。”郑德璘记在心里，结果新的任命果然是巴陵县令。到了巴陵后，他派人去接韦生的女儿，船驶到洞庭湖，正赶上逆风，船无法前进。郑德璘派去迎接韦生女儿的五个人当中，有一个老头，驾船似乎漫不经心地不肯使劲。韦生的女儿生气地斥责他。老头回头说：“我过去在水府救活你的性命，你不记着我的恩德，反而对我发怒。”韦生的女儿明白过来，非常害怕。她请老头上船，拜见后摆上酒菜，磕头说：“我的父母，应该还在水府，可以去探望吗？”老头回答说：“可以。”不一会儿，他们所乘的船只似乎沉入水中，然而却没有痛苦的感觉。很快到了水府，大大小小围着船大哭，韦生的女儿找到了父母，她的父母行为举止像活着时一样，居住的房屋与人世间也没什么不同。韦生的女儿问父母需要什么？她的父母说：“掉到水里的东西都能到达这

里，但是没有火来蒸煮加工，所以吃的只有菱角和芡实。”又拿出数件白金器具递给女儿说：“这些东西在这里没有用处，可以送给你，你不能在这里久留。”催促女儿回去。韦生的女儿哭着同父母告别。那个老头拿笔在韦生女儿的头巾上写道：“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璘。”写完，老头便率领奴仆和侍从数百人，从船边回归水府。一会儿，船又浮出水面，一船的人，都目睹这件事。郑德璘仔细分析老头写在头巾上的诗，方才明白水府的老头，就是当时在小船上卖菱角和芡实那个老头。一年后，有个叫崔希周的秀才拿自己所写的诗请教于郑德璘。其中有一首：“江上夜拾得芙蓉”的诗，就是韦生女儿所赠送给他的红绡上那首诗。郑德璘对这首诗产生怀疑，询问崔希周。崔希周回答说：“几年前，我的小船停泊在鄂州，江上月明，我睡不着觉，感到有微小的物体碰到小船上，并且芳香扑鼻，捞上来一看，是一束芙蓉花。因此我做了这首诗，并且高声朗诵很久，这全都是实话。”郑德璘感叹说：“这就是命啊！”从此他不敢轻易经过洞庭湖。郑德璘做官做到刺史。

赵璟 卢迈

赵璟、卢迈二相国皆吉州人，旅众呼为赵七卢三。赵相

自微而著，盖为是姚旷女婿，姚与独孤问俗善，因托之，得湖南判官，累奏官至监察。萧相复代问俗为潭州，有人又荐于萧，萧留为判官，至侍御史。萧入，主留务，有美声，闻于德宗，遂兼中丞，为湖南廉使（“使”原作“史”，据许本改）。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以李元素知璟湖南留务事，而诏璟归阙。璟居京，慕静，深巷杜门不出。元素访之甚频。元素乃泌相之从弟。璟因访别元素于青龙寺，谓之曰：“赵璟亦自合有官职，誓不敢怨人。诚非偶然耳，盖得于日者。”仍密问元素年命。曰：“据此年命，亦合富贵人也。”元素因自负，亦不言泌相兄也。顷之，德宗忽记得璟，赐封，拜给事中。泌相不测其由。会有和戎使事，出新相关播为大使，张荐、张或为判官。泌因判奏璟为副使。未至蕃，右丞有缺，宰相上多。德宗曰：“赵璟堪为此官。”追赴拜右丞。不数月，迁尚书左丞平章事。作相五年，薨于位。（出《嘉话录》）

赵璟和卢迈两位丞相都是吉州人，当地老百姓称他们为赵七和卢三。赵璟从平民升为高官，全靠着他是姚旷的女婿。姚旷与独孤问俗关系很好，将赵璟的前程托付给他。他先将赵璟安排为湖南判官，又多次向上推荐，使赵璟提升为监察。后代萧丞相接替问俗，担任潭州郡守，又有人将赵璟推荐给他。萧丞相将赵璟留任为判官，又后升任为侍御史。萧入朝为相。赵璟主持留守事务。由于赵璟政绩突出，名声很好，德宗知道后，又让他兼任中丞，为湖南廉访使。等到李泌做了丞相，不知道这些情况。后来李元素代替赵璟为湖南留守事

务，皇帝将赵璟调回京城。赵璟在京城居住，喜欢安静，整天呆在家中不出门，李元素来访很频繁，他是丞相李泌的表弟。一次赵璟拜访李元素后在青龙寺分手，对李元素说：“我赵璟也应该有个职位，虽然闲居在家，但我不敢怨天尤人，目前这种状况不是偶然的，这全是命运。”并悄悄问李元素自己今年的命运怎么样？李元素说：“根据你今年的命相，也应该是个有大富大贵的人。”李元素因为自负，没有告诉赵璟自己是李泌丞相的表弟。一天，德宗忽然想起赵璟仍闲居在家，召他来让他回话，起用他为给事中。李泌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恰巧有出使邻国的差事，新相关播为大使，张荐和张或为判官，李泌推荐赵璟为副使。没等到达出使的国家，右丞相的位置出现空缺。宰相提出候选人名单，德宗说：“赵璟可以担任这个官职。”于是派人追上赵璟，任命为右丞相。过了几个月又改任尚书左丞平章事。担任丞相五年，死在位上。

赵璟

赵相璟为入蕃副使，谓二张判官曰：“前几里合有河，河之边有柳树，树下合有一官人，着惨服立。”既而悉然，官人置顿官也。二张问之，赵曰：“某年三十前，已梦此行，所以不怨他时相。”赵相将薨之时，长安诸城门金吾家，见一小儿，

豹犢鼻，携五色绳子，觅赵相其人。见者知异。不经数日，赵薨。（出《嘉话录》）

丞相赵璟当出使邻国的副使时，对两个姓张的判官说：“前面几里地远应该有一条河，河边有一棵柳树，树下站着一名官员。”走了一会儿，果然见到的景物同赵璟所说的一样。官员就是管理驿站的官。两位张判官问赵璟是如何知道的。赵璟说：“我三十之前，就已经梦到了有这次行动，所以不埋怨那时的丞相。赵璟丞相临死之前，长安各个城门的守护兵丁都看见过一个小孩，系着豹皮的围裙，带着一条五色绳子，寻找丞相赵璟，看见的人都知道不吉利。过了不几天，赵璟就死了。

包谊

唐包谊者，江东人也，有文词。初与计偕，至京师，赴试期不及。宗人祭酒佶怜之，馆于私第。谊多游佛寺。无何，搪突中书舍人刘太真。太真睹其色目，即举人也。命一价询之，谊勃然曰：“进士包谊，素不相识，何劳致问？”太真甚衔之。以至专访其人于佶。佶闻谊所为，大怒，因诘责，遣

徙他舍。谊亦无忤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弃，故过杂文，俟终场明遣之。既而自悔曰：“此子既忤我，从而报之，是我为浅丈夫也。但能永废其人，何必在此。”于是放入策。太真将放榜，先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时宰以璟近为大逆，未欲以此（“此”字原本无，据摭言补）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错愕趋出，不记他人，唯记谊。及谊（“及谊”二字原本无，据摭言补）谢恩，方悟己所恶也。因明言。及知得丧非人力也，盖假手而已。（出《摭言》）

唐朝有个叫包谊的，是江东人，很有文才。当初他赶考来到京城，但是误了考期，同宗人唐佶祭酒很替他惋惜。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包谊每天去佛寺游玩，无意中冒犯了中书舍人刘真。刘真见他的穿戴举止是个举人，便叫人询问他。包谊发怒说：“进士包谊，素不相识，有什么可问的！”太真非常生气，以致于专门派人去查访佶。佶听说包谊的无礼行为，非常生气，训斥他一番后，将他赶到别处去了。包谊一点也不感到惭愧。第二年，太真主考，想要借机报复包谊，使他真放弃前程，故意出了很难的文章。等到考试结束，将包谊贬低一番后赶了出去。一会儿，他又后悔了，心里想：此人既然得罪了我，我便报复他，不是大丈夫所为。况且我能永远阻挡他的前程吗？何必如此呢！于是放过包谊，使他的试卷合格。太真在将要张榜公布考中举子的名单之前，先将名单送给宰相审阅。榜中有个姓朱的人，宰相忌讳同朱泚同姓的人，不想让姓朱的中榜，急令换一个人。太真慌忙去找人，

因为记不清其他人的名字，只记住了包谊的名字，便将包谊换上，等包谊进来谢恩。这时他才想起来，包谊正是他所厌恶的人。所以他说：“功名得失不由人，全都是假借人来完成而已。”

薛少殷

河东薛少殷举进士。忽一日，暴卒于长安崇义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引入府门。既入，见官府，即鲜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诉。叔明曰：“寒食将至，何为镂鸡子食也？”东面有一僧，手持宝塔。扇双开，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日某方欲上事，和尚何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见判官。及出门之西院，阖者入白。逡巡，闻命素服乃入。所见乃亡兄也。叙泣良久，曰：“吾以汝未成名，欲荐汝于此，分主公事。故假追来，非他也。”少殷时新婚，愚不愿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职居西曹。汝既来此，可以一谒而去。”乃命少殷于西院见之，接待甚厚。俄闻备馔，海陆毕备。未食，王判官忽起，顾见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则无由归矣。”少殷曰：“饥甚，奈何？”僧曰：“唯蜜煎姜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复出，诣兄泣，且请去。兄知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许之。少殷曰：

“既得归人间，愿知当为何官？”兄曰：“此甚难言，亦何用知之？”恳请，乃召一吏，取籍寻阅，不令见之。曰：“汝后年方成名，初任当极西得之，次历畿赤簿尉，又一官极南。此外吾不得知。”临别，兄曰：“吾旧使祇承人李俊，令随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际，皆见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识，和尚何乃见护如此？”僧曰：“吾为汝持金刚经，故相护尔。”既醒，具述其事。后年春，果及第。未几，授秘书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官主簿。秩满，遇赵昌为安南节度，少殷与之有旧，求为从事，欲厌极南之官。昌许之。曰：“乘递之镇，未暇有表。至江陵，当以表请。及表至，少殷寻以丁母忧。服除，选授万年县尉。时青淄卒吏与驸马家童斗死，京兆府不时奏。德宗赫怒，时少殷主贼曹（“贼曹”原作“戒唐”，据明抄本改）一日，乃贬高州雷泽县尉。十余年备历艰苦，而李俊常有所护。及顺宗嗣位，有诏收录贬官，少殷移至桂（“桂”原作“圭”，据明抄本、陈校改）阳，与贬官李定同行，过水勒马，与一从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别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于此，李俊复去，将不久矣。”李定惊惨其事，因问，具以告之。数日而卒。（出《前定录》）

河东薛少殷去考进士，突然有一天暴死在长安崇义里。有一差人持公文说：“大使召见。”将他带进一座官府的大门。进去以后，见到的官员原来是鲜于叔明。薛少殷刚想要说话，鲜于叔明说：“寒食节就要到了，为什么煮鸡吃？”东边有一个

和尚，手中拿着宝塔，塔门大开，将薛少殷装了进去。鲜于叔明说：“今天我刚要处理公务，和尚为什么解救此人？”然后迫使薛少殷走出宝塔，叫人领他去见判官。出了一个门进了西院，看门的人进去通报后退了来出，叫他穿上丧服进去。薛少殷进去一看，接见他的竟是死去的哥哥。交谈痛哭了很久时间，他哥哥说：“我因为你到现在还没有功名，想要推荐来这里，帮助我分担公务，所以派人将你找来，没有别的意思。”薛少殷那时刚刚结婚，恳求不要让他来。他哥哥说：“我同院有个王判官，职位在西曹。你既然到此，可以拜见他以后再走。”于是让薛少殷在西院拜见了王判官。王判官热情款待薛少殷，一会儿，就准备好了酒菜，山珍海味都有。没等吃，王判官忽然站了起来，扭头看见手里拿着宝塔的和尚。和尚对薛少殷说：“不能吃，吃了就没有办法回去了。”薛少殷说：“饿得厉害，怎么办？”和尚说：“只有蜂蜜煎姜片可以吃。”于是薛少殷拿过来吃了。和尚说：“可以走了。”薛少殷起身准备走，哭着请求哥哥让他回去。他哥哥知道无法挽留，便带他走进自己的府内，同意他回去。薛少殷说：“既然能回人间，我想知道我将来能当什么官？”他哥哥说：“这个不能随便说出来，你知道又有什么用！”薛少殷一再恳求，他哥哥便叫来一个差人，取来名册翻阅寻找，却不让他看。然后对他说：“你后年才能考中功名，一开始当的官在很远的西方，以后在京城任赤簿尉。然后又当官去很远的南方，再往后我就知道了。”临分手时，他哥哥又说：“我原来的衙役叫李俊，叫他跟你去，有危急的时候需要保护，你就叫他。”薛少殷告别哥哥往回走，每当遇到危难之时，都看见那个和尚在

前面引路。薛少殷说：“我与你素不相识，和尚为什么这样保护我？”和尚说：“我负责超度你，所以保护你。”随即薛少殷醒了，对别人讲了所梦到的事。后年春天，他果然考中成名。不长时间，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被派做出使西边邻国的判官。回来后改任同官县主簿，任期满了，遇到赵昌被任命为安南节度使。薛少殷与他有老交情，求他帮忙，不想去很远的南方做官。赵昌答应了，说：“办理交接的时候，没有时间起草报告，到了江陵，我一定为你请示求情。”等到赵昌为他帮忙请示的时候，薛少殷的母亲去世了，他在家守丧。等到服丧期满，被授予万年县尉。后来，青衣兵丁与驸马家的僮仆打斗，将僮仆打死。京兆府不断将此事报告皇帝，德宗发怒。这时恰巧薛少殷刚刚主持贼曹。一天，就被贬到南方的高州雷泽当县尉。十多年受尽艰难，而李俊经常守护在他身边。等到顺宗继位下诏书登记录用被贬的官员。薛少殷被调往桂阳，与另一名被贬的官员李定同行。在过一条河时，勒住马同一个随从说话，就是李俊。李俊说：“我跟随您的日期已满。”然后拜别而去。薛少殷说：“我哥哥讲，我做官到此为止，李俊已经走了，我没有多长时间了。”李定觉得非常惊讶，问他什么原因。薛少殷将事情的经过讲了。过了不几天，薛少殷就死了。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陈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闻。母尝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梦一老父谓曰：“子母疾可治。”孝叔问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于石坛之上，当有药授子。”及觉，乃周览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废观古石坛，而见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于家。即于囊中取九灵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来，然不详其所止。孝叔意其能历算爵禄，常欲发问，而未敢言。后一旦来而谓孝叔曰：“吾将有他适，当与子别。”于怀中出一编书以遗之。曰：“君之寿与位，尽具于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适足徒劳耳。君藏吾此书，慎勿预视。但受一命，即开一幅。不尔，当有所损。”孝叔跪受而别。后孝叔寝疾，殆将不救。其家或问后事。教叔曰：“吾为神人授书一编，未曾开卷，何遽以后事问乎？”旬余，其疾果愈。后孝叔以门荫调授密州诸城县尉，五转蒲州临晋县令。每之任，辄视神人之书，时日无差谬。后秩满，归闾乡别墅，因晨起，欲就中栢，忽有物坠于镜中，类蛇而有四足。孝叔惊仆于地，因不语，数日而卒。后逾月，其妻因阅其笥，得老父所留之书，犹余半轴。因叹曰：“神人之言，亦有诬矣。”

书尚未尽，而人已亡。”乃开视之，其后唯有空纸数幅，画一蛇盘镜中。（出《前定录》）

袁孝叔是陈郡人，幼年丧父，对待母亲很孝顺远近闻名。他的母亲曾经得了一种病，神志恍惚，很多天也不好。孝叔忽然梦见一个老头对他说：“你母亲的病能治好。”孝叔问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老头不告诉他，只对他说：“明天迎接我在石坛之上，我有药给你。”睡醒后，孝叔找遍了四周，在离家十里的地方，发现一座废道观，里面有座古石坛，真有个老头在石坛上。孝叔大喜，恭恭敬敬地将老头迎接回家。老头从口袋里拿出一丸九灵丹，让孝叔的母亲用新汲的水送下，第二天孝叔母亲的病就好了。孝叔对老头非常感激，想要送钱物来答谢老头，老头全都不要。以后老头每个月来一次，然而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孝叔认为他能推算人的命运，常常想问他，但是一直没敢开口。一天老头来了后对孝叔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了，从此与你分别。”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卷书递给孝叔，说：“你的寿命和功名全写在里面，事情都是一定的，现在世上那些急于求成的人，注定是徒劳的。你收藏我这本书，小心不要事先翻看，每得到一次任命，便打开一页。不然，对你不利。”孝叔跪下接受赠书后，就和老头分手了。一次，孝叔得病卧床，似乎无法医治了，家里人问他如何安排后事？孝叔说：“我有神仙传授的一卷书，未曾开卷，何必着急问死后的事呢？”十多天以后病果然好了。后来，孝叔靠家族的影响，当上了密州诸城县尉，经过五次调

动，做了蒲州临晋县令。每次接受新的任命，总是看一看神仙留下的书，书中所写的时日和实际毫无差错。后来任期满了，孝叔回归闾乡别墅居住。一天早晨起床，刚要梳头，忽然有一个东西掉到镜子上，像是一条蛇却有四只脚，孝叔受惊吓摔倒在地上。之后他便不会说话，没有几天就死了。过了一个月，孝叔的妻子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老头留下的书，似乎还有半卷没有翻看过。因此而感叹地说：“神仙说的话，也有不准的时候，书还没看完，而人就死了。”于是翻开书看，见到后半部只有几幅空纸，上面画着一条盘在镜子上的蛇。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五十三 定数八

李公 李宗回 崔朴 李藩
韦执谊 袁滋 裴度 张轅
赵昌时

李 公

唐贞元中，万年县捕贼官李公，春月与所知街西官亭子置鲙。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气色甚傲。众问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鲙，坐中有人不得吃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吃。”李公怒曰：“某为主人，故置此鲙，安有不得吃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语，当遭契阔。请坐中为证，因促吃。将就，有一人走马来云：“京兆尹召。”李公奔马去，适会有公事，李公惧晚，使报诸客但餐，恐鲙不可停。语庖人：“但留我两碟。”欲破术人之言。诸客

甚讶。良久，走马来，诸人已餐毕，独所留鲙在焉。李公脱衫就座，执箸而骂。术士颜色不动，曰：“某所见不错，未知何故？”李公曰：“鲙见在此，尚敢大言。前约已定，安知某不能忽忽酬酢……”言未了，官亭子仰泥土壤，方数尺，堕落，食器粉碎，鲙并杂于粪埃。李公惊异，问厨者更有鲙否？曰：“尽矣。”乃厚谢术士，以钱五千与之。（出《逸史》）

唐德宗贞元年间，万年县的捕贼官李公，在春天里准备和朋友在街西边的官亭子里喝酒吃鱼。偶然间来了一个人，停留在亭子里不走，并且神色很傲慢。大家问他有什么能耐？他说：“我能知道人们每天吃什么饭。”李公说：“你看今天的菜，座位中的人有吃不着的吗？”那人微笑着说：“唯独您吃不着。”李公生气地说：“我是主人，我安排的酒菜，哪有吃不着的道理！你如果说对了，送给你五千文钱。如果是胡说，当心报应，请大家作证人。”于是催促快做菜，刚刚要做好，在这时，忽然有人骑着马跑来说：“京兆尹召见。”李公只好上马快走，因为有公事，李公怕回来得晚，便告诉客人们现在就吃，否则菜就凉了。又告诉厨师，给他留两碟菜，以便破了那个人的预言，大家非常惊讶，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李公才骑马回来。大家已经吃完了，只剩下留下的两碟菜，李公脱去外衣坐下，拿起筷子就骂。可那个人不动声色，说：“我所说的不应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公说：“菜就在我面前，你还敢说大话。事先已经约定了，你怎么知道我不能惩罚你？”话没说完，亭子顶上抹的一大片泥土足有好几尺见方忽然掉下

来，吃饭的器皿被砸得粉碎，剩下的两碟鱼已混杂在泥粪土中。李公很惊异，问厨师还有鱼吗？回答说：“没有了。”于是李公重谢那人，给了他五千文钱。

李宗回

李宗回者，有文词，应进士举，曾与一客自洛至关。客云：“吾能先知人饮馔，毫厘不失。”临正旦，一日将往华阴县。县令与李公旧知，先遣书报。李公谓客曰：“岁节人家皆有异馔，况县令与我旧知。看明日到，何物吃？”客抚掌曰：“大哥（“哥”疑是“奇”字）与公各饮一盞椒葱酒，食五般馄饨，不得饭吃。”李公亦未信。及到华阴县，县令传语，遣鞍马驮乘，店中安下，请二人就县。相见喜曰：“二贤冲寒，且速暖两大盞酒来，着椒葱。”良久台盘到，有一小奴与县令耳语。令曰：“总煮来。”谓二客曰：“某有一女子，年七八岁，常言何不令我勾当家事？某昨恼渠，遣检校作岁饭食。适来云，有五般馄饨，问煮那般？某云，总煮来。”逡巡，以大碗盛，二客食尽。忽有佐吏从外走云，“敕使到。”旧例合迎。县令惊，忙揖二客，鞭马而去，客遂出。欲就店终餐，其仆者已归，结束先发，已行数里。二人大笑，相与登途，竟不得饮吃。异哉，饮啄之分也。（出《逸史》）

李宗回这个人很有文才，为了去考进士，他与另一个人一同从洛阳前往关中。这个人说：“我能预先知道人每天吃什么饮食，一点都不会差。”快到正月初一的一天，他们赶往华阴县。华阴县令和李宗回是老朋友，李宗回又事先捎去了书信。李宗回问同行的那个人：“过年的时候，人家都有好吃的，况且县令和我是老朋友，你看我们明天到了吃什么？”那人拍着手说：“大哥，你我各饮一杯椒葱酒，吃五种馄饨，但是吃不着饭。”李宗回不相信。到了华阴县，县令传话让他们先在店房中住下，然后到县衙去。见面后县令高兴地说：“两位路上寒冷，快热两大杯酒来，加胡椒和葱籽。”一会儿就端了上来，这时有个仆人在县令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县令说：“一块煮上来。”然后对他俩说：“我有一个女儿，七八岁经常对我说‘为什么不让我做家里的事情？’昨天我被她缠得没办法，便叫她检校准备过年的食物。刚才仆人来告诉说有五种馅的馄饨，问煮哪一种，我告诉每样都煮一点送来。”不一会儿，用大碗将馄饨盛了上来，两个人很快吃光了。这时忽然有佐吏从外面进来，告诉说：“皇帝的使者到了。”按照惯例应该去迎接。县令急忙向二人拱一拱手，出门骑马而去。两人出了县衙，回到客店想再吃点饭，做饭的仆人已经回家去了。他俩结了帐就上路了，走了几里地后，两人大笑，一同行走，竟吃不着饭。奇怪的是吃喝的事，也是一定的。

崔朴

唐渭北节判崔朴，故荥阳太守祝之兄也。常会客夜宿，有言及宦途通塞，则曰：“崔瑄及第后，五任不离释褐，令狐相七考河东廷评，六年太常博士。”尝自赋诗，嗟其蹇滞曰：“何日肩三署，终年尾百僚。其后出入清要，张宿遭遇，除谏议大夫，宣慰山东。宪宗面许，回日与相。至东洛都亭驿暴卒。崔元章在举场无成，为执权者所叹。主司要约，必与及第。入试日中风，不得一名如此。”朴因话家世曾经之事：朴父清，故平阳太守。建中初，任蓝田尉。时德宗初即位，用法严峻。是月，三日之内，大臣出贬者七，中途赐死者三，刘晏、黎干，皆是其数。户部侍郎杨炎贬道州司户参军，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炎妻先病，至是炎虑耗达，妻闻惊，必至不起。其日，炎夕次蓝田，清方主邮务。炎才下马，屈崔少府相见。便曰：“某出城时，妻病绵缀。闻某得罪，事情可知。欲奉烦为申辞疾，请假一日，发一急脚附书，宽两处相忧，以俟其来耗，便当首路，可乎？”清许之，邮知事吕华进而言曰：“此故不可，敕命严迅。”清谓吕华：“杨侍郎迫切，不然，申府以阙马，可乎？”华久而对曰：“此即可矣。”清于是以闻于京府，又自出俸钱二十千，买细毡，令选毡舁，

顾夫直诣炎宅，取炎夫人。夫人扶病登舁，仍戒其丁勤夜行。旦日达蓝田，时炎行李简约，妻亦病稍愈，便与炎偕往。炎执清之手，问第行，清对曰：“某第十八。”清又率俸钱数千，具商于已来山程之费。至韩公驿，执清之袂，令妻出见曰：“此崔十八，死生不相忘，无复多言矣。炎至商於洛源驿，马乏，驿仆王新送骡一头。又逢道州司仓参军李全方挽运入奏，全方辄倾囊以济炎行李。后二年秋，炎自江华除中书侍郎，入相，还至京兆界，问驿使：崔十八郎在否？驿吏答曰：在。炎喜甚。顷之，清迎谒于前。炎便止之曰：“崔十八郎，不合如此相待。今日生还，乃是子之恩也。”仍连轡而行，话湘楚气候。因曰，“足下之才，何适不可？老夫今日可以力致。柏台谏署，唯所选择。”清因逊让，无敢希侥幸意。炎又曰：“勿疑，但言之。”清曰：“小谏闲且贵，敢怀是望？”炎曰：“吾闻命矣，无虑参差。”及炎之发蓝田，谓清曰：“前言当一月有期。”炎居相位十日，追洛源驿王新为中书主事，仍奏授鄂州唐年县尉李全方监察御史，仍知商州洛源监。清之所约沉然。清罢职，特就炎第谒之。初见则甚喜。留坐久之，但饮数杯而已，并不及前事。逾旬，清又往焉。炎则已有怠色，清从此退居，不复措意。后二年，再贬崖州，至蓝田，喟然太息若负者。使人召清，清辞疾不往。乃自咎曰：“杨炎可以死矣，竟不还他崔清官。”（出《续定命录》）

唐朝渭北节判崔朴，是原来的荥阳太守祝的哥哥。他曾经出去会客住在别处，与人谈话的时候涉及到做官的道路的

通达或壅塞。崔朴说：“崔琯考中进士后，连续做了五任官。令狐相国七考河东廷评。六年太常博士。曾经自己给自己做了两句诗，感叹仕途的艰难说：‘何日肩三署，终年尾百僚。’意思是说，终年跟随在百官后面，什么时候才能当上三署里的大官。到了最后他才进入达官显贵的行列。张宿的经历是，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去安抚山东。宪宗当面许诺，回来后任命他为丞相。可是他走到东洛都亭驿站突然死了。崔无章在考场上失败。为掌权的官员们所惋惜。主考官同他在考试前约定，一定让他考中。结果考试当天患中风，就这样还是没有成名。”崔朴又讲了他们家经历的事情。崔朴父亲崔清，原来是平阳太守，建中初年，任蓝田县尉。当时德宗刚刚即位。用法极其严厉。那个月的三天之内，有七个大臣被降职调离，中途有三个大臣又被皇帝赐死。刘晏、黎干都在其中。户部侍郎杨炎被贬到道州做司户参军，从他在朝中受到责难，到骑马兼程而行，中间没让他回家看一下。杨炎的妻子先前就有病。杨炎考虑如果自己获罪被贬官的消息让妻子知道了，妻子的病情必然加重。当天晚上，杨炎到达蓝田，崔清正在这里主持驿站上的公务，杨炎下马请崔少府相见。杨炎对崔清说：“我出京城时，妻子病得很严重，如果知道我获罪，其后果不堪设想。想要麻烦您为我请一天病假，我好写一封信送去，以解除两处的忧虑，并等候妻子的消息，然后就出发，可以吗？”崔清同意了。邮知事吕华说：“此事一定不行，皇帝的命令要求快行。”崔清对吕华说：“杨侍郎事情紧急，要求迫切，向上报告，这里没有马匹行吗？”吕华考虑了一下说：“这样可以了。”于是崔清同京城通报了情况，又拿出自己的

俸禄二十千文，买来细毛毡，命人制造用毡子围起来的暖车。带人赶到杨炎家，去接杨炎的妻子。杨炎的妻子带病上车，清叫车夫连夜出发，第二天白天，到达蓝田，杨炎的行李非常简单，他妻子的病好一点，便同他一起上路。杨炎握着崔清的手问他排行老几，崔清回答说：“我排行十八。”崔清又资助杨炎俸禄钱数千文，全部算作补贴杨炎出京以来的费用。到了韩公驿站，杨炎扯着崔清的衣袖让妻子出来相见，说：“这就是崔十八郎，我们生死也不能忘了他，不需要多说了。”杨炎走到洛源驿站，马匹跑不动了，驿站的仆人王新送给他一头骡子。正巧还碰上了道州司仓参军李全方押运贡品去京城，李全方将身上带的钱，全都送给了杨炎，以帮助他添置行李用具。二年后的秋天，杨炎在江华被重新起用，任命为中书侍郎，当了丞相。他回到京城边界的驿站问驿使：“崔十八郎在吗？”驿使回答：“在。”杨炎非常高兴。不一会儿，崔清出来迎接拜见杨炎。杨炎制止他说：“崔十八郎，你不应该同我这样相处，我今天能活着回来，全是因为您的恩惠啊！”仍旧和他在马上并行。他们谈论湘楚一带的气候，杨炎却说：“您的才华，干什么不行？我现在可以极力推荐你，御史或是谏议大夫，随你选择。”崔清谦虚退让，没有想侥幸升官的意思。杨炎又说：“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崔清说：“当个小小的谏官很清闲且高贵，我胆敢抱这个希望吗？”杨炎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一定能满足你，不要顾虑会有什么差错。”等到杨炎从蓝田出发，又对崔清说：“我说的，大约一个月就会有消息。”杨炎当丞相十天，提拔洛源驿站王新为中书主事，请示皇帝授予鄂州唐年县尉李全方

为监察御史。仍然主官商州洛源监。只有与崔清所约定的事没有消息。崔清去职后，特意到杨炎家里去拜见他。杨炎第一次见到崔清很高兴，留他坐了很久，喝了几杯茶，却不提及推荐他的事。过了十几天，崔清又去他家，杨炎则已显露出冷淡的神色。崔清从此再也不去了，不再把杨炎的话放在心里，二年后，杨炎又被贬到崖州。路过蓝田的时候，叹息自己对不住崔清，叫人去请崔清，崔清托病不去。杨炎惭愧地自责说：“杨炎应该死了，竟没有偿给崔清一个官职。”

李藩

李相藩，尝寓东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构（“构”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庶子之女。李公寄托崔氏，待之不甚厚。时中桥胡芦生者善卜，闻（“闻”字下原本有“女”字，据明抄本删）人声，即知贵贱。李公患脑疮，又欲挈家居扬州，甚愁闷。及与崔氏弟兄访胡芦生，芦生好饮酒，人诣之，必携一壶，故谓为胡芦生。李公与崔氏各携钱三百。生倚蒲团，已半酣。崔氏弟兄先至，胡芦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李公以疾后至，胡芦生曰：“有贵人来。”乃命侍者扫地，即毕，李公已到，未下驴，胡芦生笑迎执手曰：“郎君贵人也。”李公曰：“某贫且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贵

哉？”芦生曰：“纱笼中人，岂畏迍厄。”李公请问纱笼之事，终不说。遂往扬州。居于参佐桥，使院中有一高员外，与藩往还甚熟。一旦来诣藩，既去，际晚又至，李公甚讶之。既相见，高曰：“朝来拜候，却归困甚。昼寝，梦有一人，召出城外，于荆棘中行，见旧使庄户，卒已十年，谓某曰，员外不合至此，为物所诱，且便须回，某送员外去。却引至城门。某谓之曰，汝安得在此。云，我为小吏，差与李三郎当直。某曰，何外李三郎？曰，住参佐桥之（明抄本、陈校之作“知”）员外。与李三郎往还，故此祇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纱笼中人。诘之不肯言。因曰，某饥，员外能与少酒饭钱财否？子城不敢入，某与城外置之。某谓曰，就是三郎宅中得否？曰，若如此，是杀某也。遂觉。已令于城外与置酒席，且奉报好消息。”李公微笑，数年，张建封仆射镇扬州，奏李公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且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怀快，因令于便院中，看郎宦有得为宰相者否？遍视良久：曰，并无。张公尤不乐。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报云，李巡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巡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且不及。张公大喜，因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潜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即不得也。方悟胡芦生及高所说。李公竟为宰相也。信哉，人之贵贱分定矣。（出《逸史》）

丞相李藩，曾经居住在东洛，三十岁的时候，还没当官。他的夫人是崔构的女儿，李藩寄住在岳丈崔家，受到冷淡的

待遇。当时，中桥有个算命的叫胡芦生。只要听到人说话的声音，就能知道贵贱。李藩患脑疮，又想携带家眷搬到扬州去住，心情很不好，便和崔家的两兄弟去拜访胡芦生。胡芦生好喝酒，别人找他算命，必须拿一壶酒，所以被称做胡芦生。李藩和崔家兄弟各带了三百文钱。胡芦生靠在蒲团上，已经半醉。崔家兄弟先到了，胡芦生也不站起来，只打个手势，请他们坐下。李藩有病，走在后面。胡芦生说：“有贵人来。”于是叫仆人扫地。刚扫完地，李藩就到了。还没等他下驴，胡芦生就笑着拱手来迎接说：“您是贵人啊！”李藩说：“我很穷又有病，并且全家要搬到几千里之外去，有什么贵呢？”胡芦生说：“纱笼中人，怎么能怕挫折呢？”李藩请教他什么是纱笼？胡芦生一直不肯说明。李藩搬到扬州的参佐桥。节度使的官署里有一个高员外，与李藩来往密切。一天早上他来看望李藩，很快就走了。当天晚上又来了，李藩有点奇怪。高员外说：“早晨看望你回去后，觉得很困，就在白天睡了一觉。梦中一个人将我领到城外，在荆棘中行走。忽然看见了过去的佃户，这个人已经死了十多年了。他对我说：“员外不应该来这里，是受了诱惑，应该马上回去，我送员外回去。”将我领到城门外。我对他说：“你怎么在这里。”他回答说：“我是衙役，被分配到李三郎处当差。”我说：“什么地方的李三郎？”他回答说：“住在参佐桥。我知道员外和李三郎来往密切，所以在这里等候。”我说：“三郎怎么能够这样？”他回答说：“因为是纱笼中人。”再问，他就不肯说了。他又对我说：“我饿了，员外能不能给我点酒菜钱财？你们的城里我不敢进，我就在城外等着。”我对他说：“就到李三郎家里取，行不行？”

他说：“要是那样，就同杀我一样。”然后我就醒了，我已经派人去城外摆一桌酒席，并且来向你报告这个好消息。”李藩微笑着不说话。几年后，张建封被任命为仆射，镇守扬州。他请示朝廷聘任李藩为巡官校书郎。恰巧有个新罗和尚来到扬州，他很会看相。他说张建封不能当宰相，张建封听了很不高兴，便叫新罗和尚看一看官署里的官员有没有能当宰相的。和尚看了半天，说：“没有。”张建封更加不高兴了，说：“有没有官员没在院子里？”差官报告说：“李巡官没来。”张建封叫人去找，不一会儿李藩来了。和尚走下台阶去迎接，对张建封说：“李巡官是纱笼中的人，仆射您也赶不上他。”张建封非常高兴，便问什么是纱笼中人？和尚说：“如果是宰相，阴间必然派人以纱笼守护着，恐怕被异物所伤害，其余的官员都没有这种待遇。”这时才知道胡芦生所说的是指李藩能当宰相啊！不能不相信，人的贵贱是早由天定的。

韦执谊

韦执谊自相贬太子宾客，又贬崖州司马。执谊前为职方员外，所司呈诸州图。每至岭南州图，必速令将去，未尝省之。及为相，北壁有图。经数日，试往阅焉，乃崖州图矣。意甚恶之。至是，果贬崖州。二年死于海上。（出《感定录》）

韦执谊从丞相被贬为太子宾客，又从太子宾客被贬为崖州司马。韦执谊从前是职方员外，手下的官员向他报送各州的地图，每当送上岭南州的地图时，都必然叫人赶紧拿走，一次也没有看过。等到他当了宰相，北墙上有张挂图，过了几天，他无意中走过去一看，正是崖州挂图，心中非常反感。最后，他果然被贬到崖州，两年后死在了海上。

袁滋

复州清溪山，焕丽无比。袁相公滋未达时，复郢间居止。因晴日，登临此山。行数里，幽小，渐奇险，阻绝无踪。有儒生以卖药为业，宇于山下。袁公与语，甚相狎，因留宿。袁公曰：“此处合有灵仙隐士。”儒生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三两日即一来。不知居处。与其虽熟，即不肯细言。”袁公曰：“求修谒得否？”曰：“彼甚恶人，然颇好酒。足下但得美酒一榼，可相见也。”袁公辞归。后携酒再往，经数宿，五人果来。或鹿巾纱帽，杖藜草履，遥相与通寒温，大笑，乃临涧濯足，戏弄儒生。儒生为列席致酒，五人睹甚喜。曰：“何处得此物？且各三五盏。”儒生曰：“非某所能致，有客携来，愿谒先生。”乃引袁公出，历拜，五人相顾失色，悔饮其酒，并怒儒生曰：

“不合以外人相扰。”儒生曰：“此人志诚可赏，且是道流。稍从容，亦何伤也？”意遂渐解。见袁众谦恭甚，及时与笑语，目袁生曰：“座。”袁公再拜就席。少顷酒酣，乃注视袁公，谓曰：“此人大似西华坐禅和尚。”良久云：“直是。”便屈指数，此僧亡来四十七年。问袁公之岁，正四十七。抚掌曰：“须求官职，福禄已至。”遂与袁公握手言别。前过洞，上山头，扞萝跳跃，翩翻如鸟飞去，逡巡不见。袁公果拜相，为西川节度使。（出《逸史》）

复州有座青溪山，风景秀丽无比。丞相袁滋在没有发达当官时，在复州、郢州一带居住。因为天晴，便登上了青溪山。走了几里地以后，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险，慢慢地便找不到路径了。有个书生在这里以卖药为生，家就住在山脚下。袁滋与他交谈，非常投机，所以晚上就住在书生家里。袁滋说：“此处应该有隐士和神仙。”书生说：“有五六个道士，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我与他们虽然很熟，可他们不肯详细介绍他们的情况。”袁滋说：“能不能让我拜见他们？”书生说：“他们非常厌恶俗人，但是很喜欢喝酒。您如果准备一坛美酒，就可以与他们见面。”袁滋告辞回家。后来带了酒又去，等了几天，五个道士果然来了。他们带着道巾，穿着草鞋，拿着藜杖，很远就互相打招呼，问冷暖，大声说笑，到山涧的溪水里洗脚，同书生开玩笑。书生为他们摆酒席，斟上酒。五个人见了非常高兴，问他：“什么地方弄来的这东西？”于是每个人喝了三五杯。书生说：

“不是我所能敬献的，是有个客人拿来的，他要拜见先生。”于是将袁滋叫出来，与五个人一一见面。五个道士相顾失色，后悔喝了袁滋的酒，并且生气地对书生说：“不应该让外人来打扰！”书生说：“这个人心很诚，并且也信奉道教，稍稍大方热情一点，又有什么坏处。”五个道士不满的神色逐渐缓和，他们见袁滋对他们很谦虚恭敬，便不时同他说几句话，后来看着袁滋说：“坐吧！”袁滋拜谢后入座。一会儿，酒喝得高兴畅快，一个道士注视袁滋说：“此人很像西华坐禅和尚。”过了很久又说：“真是。”屈指计算说：“那和尚死了有四十七年了。”然后又问袁滋的年龄。回答说正是四十七岁，道士拍手大笑说：“你应该去求功名，福禄都已经降临了。”然后，他们与袁滋握手告别。一个个经过山洞，攀上山头，扯着藤萝跳跃，像飞鸟一样走去，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后来，袁滋果然当了上丞相，并成为西川节度使。

裴度

故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自进士及第，博学宏词制策三科，官途二十余载。从事浙右，为河南掾。至宪宗朝，声闻隆赫，历官三署，拜御史中丞。上意推重，人情翕然。明年夏六月，东平帅李师道包藏不轨，畏朝廷忠臣，有贼杀宰辅意。密遣

人由京师靖安东门禁街，候相国武元衡，仍暗中传声大呼云：“往驿坊，取中丞裴某头。”是时京师始重扬州毡帽。前一日，广陵师献公新样者一枚，公玩而服之。将朝，烛下既栉，及取其盖张焉。导马出坊之东门。贼奄至，唱杀甚厉。贼遂挥刀中帽，坠马。贼为公已丧元矣，掠地求其坠颇急。骖乘王义遽回鞚，以身蔽公。贼知公全，再以刀击义，断臂且死。度赖帽子顶厚，经刀处，微伤如线数寸，旬余如平常。及升台衮，讨淮西，立大勋，出入六朝，登庸授钺。门馆僚吏，云布四方。其始终遐永也如此。（出《续定命录》）

已故中书令晋国公裴度，博学多才，文词出众，主持制定科举考试的题目和条例三次，自从考中进士开始，做官二十多年。任浙右从事，当河南的掾史，到宪宗即位后，声望显赫，换了三个官署以后，又当上了御史中丞。皇帝非常器重，人缘也很好。第二年夏天的六月，东平帅李师道暗中谋反，但他害怕朝廷里的忠臣，有杀害皇帝的辅政大臣阴谋，秘密派人在京城的靖安东门戒严，等候丞相武元衡，同时暗中派兵前往驿坊，大喊：“取中丞裴度的头！”当时京城正流行扬州的毡帽，前一天，广陵师送给裴度一顶新式样的毡帽，裴度戴在头上玩。今天准备入朝见皇帝，在灯下梳头后，又将毡帽取过来戴在头上，骑马出了驿坊的东门。这时李师道派来的贼兵杀了过来，喊杀声很响。一名贼将挥刀砍中了裴度的毡帽，裴度落马。贼将以为裴度已掉了脑袋，急忙趋马掠过来寻找裴度的头颅，跟随裴度的王义立刻回马以身体挡住

裴度，贼将知道裴度没死，用刀砍王义，王义断臂几乎死去。裴度倚仗帽子顶部厚，被刀砍的地方，只伤了几寸长像一条线一样的口子，十几天就好了。等到他升任宰相，领兵征讨淮西，立了大功，成为六朝以来的名臣，被授予文武官职，学生、下属和同僚遍布全国各地，从始至终都一样。

张轅

吴郡张轅，自奉天尉将调集。时李庶人锜在浙西，兼榷管。轅与之有旧，将往谒。具求资粮，未至，梦一人将官诰至，云：“张轅可知袁州新喻县令。”轅梦中已曾为赤尉，不宜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两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为？”遂委之而去。轅觉，甚恶之。及见锜，具言将选，告以乏困。锜留之数日，将辞去。锜因谓曰：“足下选限犹远，且能为一职乎？亦可资桂玉之费。”轅不敢让，因署毗陵郡盐铁场官。轅以职虽卑而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职，及视其簿书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废印也。轅以四月领务，九月而罢。两季之俸，皆如其言。（出《前定录》）

吴郡的张轅，从奉天县尉的职位上将要调任新的职务，当

时庶人李锜在浙西兼任管理专卖事物的榷管，张轺同他有老关系，想要去拜访他，以便求得他的资助，没等到李锜处，他梦见一个人，拿着任命官员的公文来找他，说：“张轺可以担任袁州新喻县令。”他在梦中曾当过赤尉，不适合当县令，所以不肯接受。来说：“有两季的俸禄，支出俸禄的公文已经发出，你不接受想干什么？”硬是把公文塞给他就走了。张轺睡醒后非常不高兴，等到见到了李锜，告诉他自己将要调任新职，并说很穷困。李锜留他住了几天，他要走，李锜说：“您重新任命的期限还很远，能不能在这里担任一个职务，还可以补充柴米的费用。”张轺不敢推辞，代理的是毗陵郡盐铁场的官。张轺因为其职位虽低，但油水很厚，所以接受了。等到任职以后，看到所使用的帐簿文书所用的印鉴，竟是袁州新喻县作废的印鉴。张轺四月代理职务，九月结束。得到两个月的俸禄，正如梦中所说的一样。

赵昌时

元和十二年，宪宗平淮西。赵昌时为吴元济裨将，属张伯良。于青陵城与李诉九月二十七日战，项后中刀（“刀”原作“乃”，据明抄本改）堕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觉。闻将家点阅兵姓名声，呼某乙，即闻唱唯应声。如是可点千余人。

赵生专听之，将谓点名姓。及点竟，不闻呼之。俄而天明，赵生渐醒，乃强起，视左右死者，皆是夜来闻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点阅耳。赵生方知身不死。行归，月余痊愈。方知战死者亦有宿命耳。（出《博异志》）

元和十二年，宪宗平定淮西，赵昌时为吴元济的副将。属于张伯良部。九月二十七日在青陵城与李诉的部队激战，赵昌时脖子后面中刀，掉下马昏死过去了。夜里四更天，他忽然觉得像睡觉刚醒一样，听到将军检阅部队点名的声音。叫某一个人，就听到这个人的应答声，就这样点了一千多人。赵昌时专门注意听什么时候点自己的名字，等到点完，没听着叫他。一会儿天亮了。赵昌时渐渐苏醒，尽力站起身来，见左右的死者，全是夜里听到点了名字的人，原来听到的是阴间点名。赵昌时才知道自己没死。回去一个多月，刀伤痊愈。这时候才明白，打仗死的人也是命中注定的。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五十四 定数九

李顾言 元和二相 李源 郑权
樊阳源 吴少诚 陈彦博 陆宾虞
王璠 崔玄亮 韦贯之

李顾言

唐监察御史李顾言，贞元末，应进士举，甚有名称。岁暮，自京西客游回，诣南省，访知己郎官。适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尽出。顾言竦轡而东，见省东南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乌纱蒙首北去，徐吟诗曰：“放榜只应三月暮，登科又校一年迟。”又稍朗吟，若令顾言闻。顾言策马逼之，于省北有惊尘起，遂失其人所在。明年，京师自冬雨雪甚，畿内不稔，停举。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驾，果三月下旬放进士榜。顾言元和元年及第。（出《续定命录》）

唐朝有个监察御史李顾言，贞元末年考中进士，很有希望中榜。年末，李顾言从京城西面游玩回来后，又前往南省，看望一个做郎官的知己。到达南省，天色已晚，省署的差官告诉他郎官们都出去了。李顾言骑马向东走去。省署东南北街有一个人提着个小口袋，头戴乌纱帽，向北走去。一边走，一边缓慢地高声朗诵两句诗：发榜应在三月末，成名必然晚一年。稍停顿一下，又继续朗诵，似乎就是要让李顾言听到。李顾言驱马追了上去，这时省署北边扬起一片尘土，随后便失去了这个人的踪影。第二年，京城附近雨雪很大，庄稼歉收，朝廷暂时停止了科举考试。贞元二十一年春天，德宗皇帝死了。果然在三月下旬才公布了考中进士举子的名单，李顾言在元和元年中榜成为进士。

元和二相

元和中，宰相武元衡与李吉甫齐年，又同日为相。及出镇，又分领扬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还。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以吉甫生月遇害，年五十八。先长安忽有童谣云：“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

者曰：“以为打麦刈麦时也，麦打谓暗中突击也，三三三谓六月三日也，舞了谓元衡卒也。至元和六月，盗杀元衡，批其颅骨而去。元衡初从蜀归，荧惑犯上相星，云：“三相皆不利，始轻末重。月余，李绛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暴卒，又一年，元衡遇害。（出《感定录》）

元和年间，宰相武元衡和李吉甫同岁，又是同一天当的宰相。及出任镇守。又分领扬州和盖州。等到李吉甫回京城，武元衡也回来了。李吉甫在前一年武元衡出生的那个月份死亡，武元衡在第二年李吉甫出生的那个月份遇害，死时五十八岁。在这之前，长安有小孩念童谣说：“打麦，麦打，三三三。”然后旋转身体说：“舞完了！”有人解释说：“打麦就是割麦子的时候，‘麦打’是暗中袭击的意思，‘三三三’是说六月三日，‘舞完了’是说武元衡完了。”反贼刺杀武元衡，割下他的头颅而去。武元衡刚从蜀郡回来，火星侵犯相星。相士说：“对三个宰相都不利。开始的轻，后面的重。”一个月后，李绛因为患了脚病免了官，第二年十月李吉甫突然死了，又过了一年，武元衡遇害。

李源

李源，洛城北惠林寺住。以其父愷为禄山所害，誓不履人事，不婚，不役僮仆。暮春之际，荫树独处。有一少年，挟弹而至。源爱其风秀，与之驯狎。问其氏行，但曰武十三。甚依阿，不甚显扬。讯其所居，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不定。源叔父为福建观察使，源修觐礼，武生亦云，有事东去，同舟共载。行及宋之谷熟桥，携手登岸。武曰：“与子诀矣。”源惊讯之，即曰：“某非世人也。为国掌阴兵百有余年，凝结此形。今夕，托质于张氏为男子。十五得明经，后终邑令。”又云：“子之禄亦薄。年登八十，朝廷当以谏议大夫征。后二年当卒矣。我后七年，复与君相见。”言讫，抵村户，执手分袂。既而张氏举家惊喜，新妇诞一男。源累载放迹闽南。及还，省前事，复诣村户，见一童儿形貌类武者，乃呼曰：“武十三相识耶？”答曰：“李七健乎？”其后宪宗读国史，感叹李愷、卢奕之事，有荐源名，遂以谏议大夫征，不起。明年，源卒于惠林寺。张终于宣州广德县令。（出《独异志》）

李源在洛城北边的惠林寺居住，因为父亲李愷被安禄山

所杀害，发誓不求功名利禄，不结婚，不雇用奴仆。晚春的一天，他独自呆在树荫下面，看见一个少年，手拿弹弓跑来。李源喜欢少年的风流俊秀，便主动和少年交谈，问少年的姓名和排行。少年说自己姓武，排行第十三，性情随和，不显露张狂。李源又问他住在什么地方。少年回答说，或南、或北、或东、或西，没有固定的住处。李源的叔叔任福建观察使，李源准备去探望叔叔，武十三郎也说有事要往东去，和李源同乘一条船出发。走到宋谷熟桥，两个人一同上岸。武十三郎说：“我要和你分手了。”李源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本是阴世间的人，已经为我们国家管理阴间军队一百多年了，所以修炼凝结成人形。今晚，托生到张家成为一个男孩，十五岁考中明经，以后当县令一直到死。”又说：“你的福分也不大，到八十岁的时候，朝廷将聘任你当谏议大夫，再过两年死去。我七年以后，还会与你相见。”说完，已到达村庄，两人握手分别。随后，姓张的人家全家非常高兴，媳妇生下一个男孩。李源经年在闽南访亲游玩。等到李源回来，想起武十三郎的事，又找到那个村庄。看到一个小孩的体形相貌很像武十三郎，便叫：“武十三郎还认识我吗？”那个小孩回答说：“李七身体还好吗？”后来宪宗阅读本朝的历史，感叹李愬和卢奕的功绩和遭遇。正好有人推荐李源，便决定任命李源作谏议大夫。李源有重病卧床不起，第三年死在惠林寺。武十三郎托生的那个姓张的男子死的时候是宣州广德县令。

郑权

初有日者，梦沧州衙门署榜，皆作权字。以告程执恭，遂奏请改名。未几，朝命郑权代之。时人深异其事。（出《广德神异录》）

程之恭任沧州郡守时，有一天，一个人梦见沧州衙门张贴榜文，上面写的全是“权”字，把这件事告诉了程之恭，于是要求改名，没过几天，朝廷就任命郑权代替程之恭做沧州太守，当时人们都感到这件事非常奇怪。

樊阳源

唐山南节判殿中侍御史樊阳源，元和中，入奏。岐下诸公携乐，于岐郊漆方亭饯饮。从事中有监察陈庶、独孤乾礼

皆在幕中六七年，各叹淹滞。阳源乃曰：“人之出处，无非命也。某初名源阳，及第年，有人言至西府与取事。某时闲居洛下。约八月间，至其年七月，有表兄任密县令，使人招某骤到密县。某不得已遂出去。永通门宿。夜梦见一高冢，上一著麻衣人，似欲乡饮之礼。顾视左右，又有四人。冢上其人，乃以手招阳源，阳源不乐去。次一人从阳源前而上，又一人蹑后而上，左右四人皆上，阳源意忽亦愿去，遂继陟之。比及五人，见冢上袖一文书，是河南府送举解，第六人有樊阳源。时无樊源阳矣。及觉，甚异之。不日到密县，便患痢疾。联绵一月，困惫甚。稍间，径归洛中，谓表兄曰：“两府取解，旧例先须申。某或恐西府不得，兄当与首送密宰矣。”曰：“不可处。”但令密县海送，固不在托。及到洛中，已九月半。洛中还往，乃劝不如东府取解。已与西府所期违（“违”明抄本作“连”）矣。阳源心初未决。忽见密县解申府，阳源作第六人，不得源阳。处士石洪曰：“阳源实胜源阳。”遂话梦于洪，洪曰：“此梦固往冢者丘也，岂非登冢为丘徒哉。于此大振，亦未可知。况县申名第，一如梦中，未必比府榜出，阳源依县申第六人。孟容怒，责试官，阳源以梦告。明年，权侍郎不及第。（出《续定命录》）

唐山南节判殿中侍御史樊阳源在元和年间，有事要去京城向朝廷请示。官员们带着乐班子在城外的漆方亭设宴为他饯行。一起参加饯行宴会的有监察陈庶、独孤乾礼都已经在州署中干了六七年了，两个人感叹升官的艰难。阳源说：人

能否当官，不过是命运罢了。我当初的名字叫源阳。考中进士那年，有人说应该到西府中找个事做，我当时住在洛下，已经八个月了。到那一年的七月，我表哥在密县当县令，他派人叫我立刻去密县，我不得已便赶往密县。一天住在永通门，夜里梦见一座很高的坟墓，坟墓上有一个穿麻衣的人，似乎是摆设酒馔请客，我看看左右还有四个。坟上那人用手招呼阳源上去，阳源不愿意上去。身旁一人从阳源前面往坟上走去，又有一个人也悄悄地跟了上去，旁边四个人都往上去。阳源忽然也愿意去了。于是跟在他的后面往上走。等到五个人登上坟头，见坟上那人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公文，是河南府报送推荐举子的名单，第六人是樊阳源，没有樊源阳。等到睡醒了，自己觉得很奇怪，不几天到了密县。到了密县后得了痢疾，一个月才好，感到非常疲劳虚弱，稍休息几天后，便要回洛中。对表哥说，两府录用官员，按照惯例要事先申请，我恐怕不能被录用在西府。兄当于首送密宰了。表哥回答说“这个办法不可取，但令密县海送。固不在托。等到送到洛中，已经是九月中旬了，从洛中再往回传递消息，需要多长时间？所以我劝你不如到东府找事做，因为与去西府所需要的时间差得太多。”阳源当初下不了决心，忽然知道密县推荐名单已经报到府里，阳源是第六名，没有源阳的名字。处士石洪说“阳源这名字确实比源阳好”我便将那天晚上所做的梦告诉了他。他说“这梦中的坟墓就是土丘，那么登土丘就是登高啊！从此升官也说不定呢？”这一年，许孟容当川守，他开玩笑称阳源是“密县第六人”并说他已经吩咐试官，让他将你的名字提二三位。等到府里录用的名单贴出，阳源按照县里申报

的顺序仍然是第六名。许孟容大怒。责问试官，阳源便将自己所做的梦告诉了他，第二年，在权侍郎的主考下考中进士。

吴少诚

吴少诚，贫贱时为官健，逃去，至上蔡，冻馁，求丐于侪辈。上蔡县猎师数人，于中山得鹿。本法获巨兽者，先取其腑脏祭山神，祭毕，猎人方欲聚食。忽闻空中有言曰：“待吴尚书。”众人惊骇，遂止。良久欲食，又闻曰：“尚书即到，何不且住。”逡巡，又一人是脚力，携小袱过，见猎者，揖而坐。问之姓吴，众皆惊。食毕，猎人起贺曰：“公即当贵，幸记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诚曰：“某辈军健儿，苟免擒获，效一卒之用则足矣，安有富贵之事？”大笑执别而去。后数年为节度使，兼工部尚书。使人求猎者，皆厚以钱帛赍之。（出《续定命录》）

吴少诚在贫贱的时候被征去当兵，逃跑后去了上蔡，饥寒交迫只好求助于乞丐中的同类人。上蔡县有几个猎人在山中打了一头鹿，当地的风俗凡是打到大野兽，要将内脏下水祭山神。祭过山神后猎人们刚要吃鹿肉。突然听到天空中说：

“等吴尚书！”众人害怕，便不敢吃了。过了很长时间，猎人们又要吃。又听到天空中说：“尚书马上就到，为什么不等？”一会儿，一个像是个做苦工的人，带着个小包袱路过这里，看到猎人，拱拱手坐下来。猎人们问他姓名，他说姓吴，众人都很吃惊。吃完鹿肉，猎人们起身祝贺他说：“您很快就要升官发财了，希望能记住我们的姓名。”然后向他讲述了刚才的事情。吴少诚说：“我是个逃兵，侥幸没有被抓回去。能够当一个吃官饷的兵丁就满足了，哪能有什么富贵之事。”大笑着同猎人们握手告别，过了几年，吴少诚果然成为节度使兼兵部尚书，他派人寻找当初请他吃鹿肉的猎人，送给每个人不少钱财。

陈彦博

陈彦博与谢楚同为大学广文生。彦博将取解，忽梦至都堂，见陈设甚盛，若行大礼然。庭中帟幄，饰以锦绣。中设一榻，陈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彦博私问主事曰：“此何礼也？”答曰：“明年进士人名，将送上界官司阅视之所。”彦博惊喜，因求一见。其人引至案旁，有一紫衣，执象简。彦博见之，敛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视之。”遂前，见有三十二，彦博名在焉。从上二人皆姓李，而

无谢楚。既悟独喜，不以告人。及与楚同策试，有自中书见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彦博。彦博闻之，不食而泣。楚乃谕曰：“君之能岂后于我。设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彦博方言其梦。且曰：“若果无验，吾恐终无成矣。”大学诸生曰：“诚如说，事未可知。”明旦视榜，即果如梦中焉。彦博以元和五年崔枢侍郎及第，上二人李顾行、李仍叔。谢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出《前定录》）

陈彦博和谢楚都是大学的广文生。陈彦博即将要考进士，忽然梦中来到一座大厅，厅内陈设庄严排场，好像要举行仪式的样子。大厅中央设有帐幕，上面装饰着彩绣，里面放着一张床，陈列着一张几案，几案上有一封书信，远远望去光芒闪耀，似乎写着金字。陈彦博暗中问主持人：“这是什么礼仪呀？”回答说：“明年进士的名单，将要送到上界官司去审阅的地方。”陈彦博又惊又喜，要求看一看名单，主持人领他走到几案旁。陈彦博看见有一个穿紫衣服的人，手里拿着象牙笏，便恭恭敬敬地退了下来，穿紫衣服的人说：“上面有您的名字，可以去看一看。”于是陈彦博上前观看，见上面有三十二人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也在里面，排在自己上面的两个人都姓李，然而没有谢楚。明白自己能中榜以后心里非常高兴，对谁也没说。等到和谢楚一同考完试以后，有人在中书那里看见名单后回来告诉谢楚，但是没说有陈彦博。陈彦博知道后不吃饭，总是哭。谢楚开导他说：“您怎么会落在我的后面呢？假如今年没考中，也不必这个样子啊！”陈彦博这才

将自己所做的梦告诉谢楚，还说：“如果没有应验，我恐怕这一生都不会有成就了。”同学们说：“哪像你说的那么严重，事情还不知道结果呢。明天看榜，很可能你就考中了。”陈彦博元和五年考中进士主考是崔枢侍郎，排在他上面的两个人是李顾行、李仍叔。谢楚第二年在尹躬主考下中榜。

陆宾虞

陆宾虞举进士，在京师。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声色，兼知术数。宾虞与之往来。每言小事，无不必验。至宝历二年春，宾虞欲罢举归吴，告惟瑛以行计。瑛留止一宿。明旦，谓宾虞曰：“若来岁成名，不必归矣。但取京兆荐送，必在高等。”宾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岁之事，尤觉甚难。”瑛曰：“不然，君之成名，不以京兆荐送，他处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则殊等与及第必矣。”宾虞乃书于晋昌里之牖，日省之。数月后，因于靖恭北门，候一郎官。适遇朝客，遂回憩于从孙闻礼之舍。既入，闻礼喜迎曰：“向有人惠双鲤鱼，方欲候翁而烹之。”宾虞素嗜鱼，便令做羹，至者辄尽。后日因视牖间所书字，则七月六日也。遽命驾诣惟瑛，且诒之曰：“将游蒲关，故以访别。”瑛笑曰：“水族已食矣，游蒲关何为？”宾虞深信之，因取荐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

省试毕，又访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当在十五人之外。状元姓李，名合曳脚。”时有广文生朱侏者，时议当及第。监司所送之名未登料。宾虞因问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无姓朱者。”时正月二十四日，宾虞言于从弟（原本无“弟”字，据明抄本补）符，符与石贺书（“书”原作“聿”，据明抄本改）壁。后月余放榜，状头李愷，宾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谓宾虞曰：“君成名后，当食禄于吴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宾虞后从事于越，半年而暴终。（出《前定录》）

陆宾虞考进士来到京城。有一个叫惟瑛的和尚精通音律还会相面和算卦，陆宾虞与他交往，他所说的事情没有不应验的。到宝历第二年春天，陆宾虞想要不参加考试回归吴地，将自己的打算告诉惟瑛，惟瑛留陆宾虞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对陆宾虞说：“如果明年能够考中成名，就不必回去了。只要请京兆府推荐，必然高中。”陆宾虞说：“我曾经三次请求京兆府，全都不行。今年这件事，尤其觉得难办。”惟瑛说：“不然，您要成名，必须经京兆府推荐，别的路走不通。到七月六日，你如果能吃到鱼虾之类的水产，就一定能考中成名。”陆宾虞便把这件事写在他所住的晋昌里的窗子上，每天看一看。几个月以后，陆宾虞在靖恭北门等候一名官员，适遇朝客。于是便到自己侄孙闻礼家休息。闻礼高兴地迎出来说：“头两天有人送来两条鲤鱼，正要等着您来做着吃呢。”陆宾虞历来喜欢吃鱼，便叫做成鱼羹，大家把鱼吃光了。回去后

陆宾虞看见窗子上写的字，想到正是七月六日。立即命令驾车去见惟瑛，见面后他哄骗惟瑛说：“我将要去蒲关走走，所以前来告别。”惟瑛笑着说：“水产已经吃完了，还去蒲关干什么？”这下陆宾虞对惟瑛信服了。因而请了京兆府推荐，所以有了把握。第二年，参加尚书省主持的考试结束。陆宾虞又去拜访惟瑛。惟瑛说：“你已经中榜，但名次不算太好，应当在十五名之后，状元姓李，名叫合曳脚。当时还有个姓朱的，都说他能中榜，但监司所初选的名单没有他。陆宾虞问中榜者有没有姓朱的。惟瑛说：“三十三个人里没有姓朱的。”这天正是正月二十四日，陆宾虞将好消息告诉堂弟符，符与石贺书壁。一个多月后发榜，状元叫李愷，陆宾虞排在第十六名，一共三十名，惟瑛对陆宾虞说：“你考中成名以后，将在吴越一带，还有一点就是很快得一场急病。”陆宾虞后做官在越地，就是今天浙江绍兴一带做官，半年后突然死亡。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梦为河南尹，平旦视事，有二客来谒，一衣紫而东坐，一衣绯而西坐。绯者谓紫者曰：“仑邦如何处置？”曰：“已决二十，递出界讫。”觉，乃书于告牒之后别纸上。后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上，洛阳令与分司郎

官皆故人，从容宴语。郎官谓令曰：“仑邦如何处置？”令曰：“已决二十，递出界。”璠闻之，遽起还内，良久不出。二客甚讶曰：“吾等向者对答率易，王尹得非怒耶？”顷之，璠持告牒所记，出示二客。徐征其人，乃郎官家奴，窃财而遁，擒获送县，县为断之如此。（出《续定命录》）

王璠在元和五年考中进士，做梦当了河南尹。白天处理政务，有两个客人来访，一个身穿紫衣服的坐在东面，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坐在西面。穿红衣服的问穿紫衣服的说：“仑邦为何处置？”穿紫衣服的回答说：“已经打了二十大板，赶出洛阳地界。”睡醒后，王璠将梦到的事情，记录在记公事的记录簿后面。二十年以后，他果然当上了河南府尹。上任之后，洛阳县令和分司郎官都是以前的朋友，在酒席上大家说话都很随便。郎官问县令：“仑邦如何处理？”县令回答：“打了二十大板，赶出洛阳界。”王璠听了，立即走进里面，半天没有出来。两个客人惊讶地说：“我们两人刚才说话太随便了，王府尹也许不高兴了。”一会儿，王璠拿着公务记录簿出来，将当年的记录给二人看。原来刚才所说的人，是郎官家的家奴，因为偷了郎官家的东西逃跑，被抓住后送到县衙，县令作出如此判决。

崔玄亮

元和十一年，监察御史段文昌，与崔植同前入台。先是御史崔玄亮，察院之长。每以二监察后至，不由科名，接待间多所脱略。段与崔深衔之。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龙飞，命二公入相。段自翰林中书舍人拜，植自御史中丞拜。同在中书。时玄亮罢密州刺史，谒宰相。二相相顾，掏玄亮名曰：“此人不久往他役，而有心求官。”时门下侍郎萧俯亦在长安，因问二相。二相具以事对。萧相曰：“若如此，且令此汉闲三五年可矣。”不数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阙。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书大怒，责吏房主事阳述云：“威权在君，更须致宰相。必是此贼纳贿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钱，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惶怖谢罪云：“文书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书拟名进黄。”及检勘，翻省述忘，实是自书。植欲改拟覆奏。段曰：“安知不是天与假吾手耳。”遂放敕下。（出《续定命录》）

元和十一年，监察御史段文昌和崔植同时进入御史台。先前御史崔玄亮是监察院的长官。看到崔和段是后来的，不是

科举出身，接待时神色轻慢，段文昌和崔植非常反感。元和十五年春天，穆宗皇帝即位。任命两人为宰相。段文昌从翰林中书舍人提升，崔植从御史中丞提升。同入中书省。这时崔玄亮被解除了密州刺史职务，来京城拜见宰相。两位宰相互看看，指着崔玄亮的名字说：“这个人不久还将把他支得远远的，还想来求当京官。”当时两位宰相的学生侍郎萧俯也在长安，问两位宰相。两位宰相将看法说了。萧俯说：“既然如此，就让他闲个三年五载。”不几天，宣州报告歙州刺史出缺。当天相印在段文昌的家里，段文昌便随手任命了崔玄亮为歙州刺史。第二天，段文昌上朝，将昨天的事全忘了。回到中书省大发雷霆，责问吏房主事阳述说：“你这样有权威，还需要宰相干什么？必然是这个贼子给你行贿才被任命，要不是人事官员收了钱，崔玄亮怎么当上了歙州刺史？”阳述胆战心惊地检讨说：“公文本来都不传到本房，昨天是宰相亲笔写的推荐公文报送给皇帝的。”等到段文昌检查核对，才忽然想起来，确实是自己写的批文。崔植想要改变人选重新请示皇帝，段文昌说：“怎么知道不是上天假借我的手呢？”就把任命发下去了。

韦贯之

武元衡与韦贯之，同年及第。武拜门下侍郎，韦罢长安尉，赴选，元衡以为万年丞。过堂日，元衡谢曰：“某与先辈同年及第，元衡遭逢，滥居此地。使先辈未离尘土，元衡之罪也。”贯之呜咽流涕而退。后数月，除补阙。是年，元衡帅西川。三年后入相。与贯之同日宣制。（出《续定命录》）

武元衡和韦贯之同一年考中进士，武元衡被任命为门下侍郎，韦贯之被免除长安尉，等等重新任命，武元衡任命韦贯之为万年丞。在官员们互通姓名拜见丞相的日子里，武元衡对韦贯之说：“我与前辈同年考中进士，元衡多遭受苦难，滥竽充数做了官，使先辈仍然没有职务，这都是元衡的罪过呀！”韦贯之痛哭着退了出去。几个月以后韦贯之补缺得到了任命。当年，武元衡统帅镇守西川，三年后入朝当了宰相，与韦贯之同一天到任。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数十

卫次公 李固言 杨收 郑朗
段文昌 崔从 郭八郎 张宣
韩皋

卫次公

唐吏部侍郎卫次公，早负耿介清直之誉。宪宗皇帝将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学士王涯草麻，内两句褒美云：“鸡树之徒老风烟，凤池之空淹岁月。”诘旦，将宣麻。案出，忽有飘风坠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辍，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即放下，未出即止。由此遂不拜。终于淮南节度。（出《续定命录》）

唐朝吏部侍郎卫次公，早就有耿直清廉的好声誉，宪宗皇帝很久就想任命他为宰相。一天晚上忽然召来翰林学士起草任命卫次公为宰相的诏书，其中有两句褒奖的话是：鸡树之徒老风烟，凤池之空淹岁月。”第二天早上，刚要宣布诏书，打开的案卷忽然被风吹到了地上，左右的人想接但没有接住。于是皇帝改变了主意，命令太监停止办理这件事，并且说：“如果诏书已经发下去了，就继续办理执行，如果还没有发出，就停止办理。”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没有任命卫次公为宰相，卫次公死的时候官职是淮南节度使。

李固言

相国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后二纪拜相，当镇蜀土，某此不复见郎君出将之荣也，愿以季女为托。”明年，果状头及第。诗赋有人镜芙蓉之目。后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来谒，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尝嘱李氏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谢之，延入中堂。见其女。坐定又曰：“出将入相定矣。”李公为设盛饌，不食。唯饮酒数杯，便请别。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因赠金皂襦帽，并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题字记之。李公从至门，不复见。及李公镇蜀日，卢氏外孙子，

九龄不语，忽弄笔砚。李戏曰：“尔竟不语，何用笔砚为？”忽曰：“但庇成都老姥爱女，何愁笔砚无用耶？”李公惊悟，即遣使分访之。有巫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语此儿，请祈华岳三郎。李公如巫所说，是儿忽能言。因是蜀人敬（“人敬”二字原本无，据《酉阳杂俎续》二补）董如神，祈无不应。富积数百金，怙势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国崔郸来镇蜀，遽毁其庙，投土偶于江，仍判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递出西界。寻在贝州，李公婿卢生舍于家，其灵歇矣。（出《酉阳杂俎》）

丞相李固言在元和六年的时候，科举考试未中去蜀郡，遇到一个老妇对她说：“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二十二年后当宰相，并且将镇守蜀郡，我这次看不到你当官的荣耀了，我想将女儿托付给你照顾。”第二年，李固言果然考中头名状元。诗赋有人镜芙蓉之目。二十年后，李固言受到皇帝的重用。当年的老妇来拜访他，李固言将她忘记了。老妇提醒他说：“蜀郡老妇，曾经嘱托过李大人的。”李固言想起了当年的事情，穿着官服拜谢了老妇，将她请到大厅里，见了她的女儿，坐下后老妇又说：“当将军做宰相是一定的了。”李固言为她摆设了丰盛的酒宴，但她不吃，只喝了几杯酒，便要告辞。李固言留不住她，她只是说：“一定要照顾我女儿。”李固言送给她金银衣物，她不要，只是拿了李固言妻子的一枚象牙梳子，要求李固言题字留作纪念。李固言将她送到大门口，她便走得不见了。等到李固言去镇守蜀郡，李固言的女儿嫁给

了卢家所生的外孙子，九岁了还不会说话。一天他忽然摆弄毛笔和砚台玩，李固言逗他说：“你还不会说话，拿笔砚有什么用？”这小孩忽然说：“只要照顾成都老妇的宝贝女儿，还愁什么笔墨砚台无用。”李固言忽然想起从前的事，随即派人分头寻找老妇的女儿。有个姓董的女巫，自称是金天神下凡，就是老妇的女儿。她说：“要叫小孩说话，应祈求华岳三郎。”李固言按女巫所说的去做，小孩从此能说话了。从这以后蜀郡人敬畏姓董的女巫如敬天神，祈求她的事情，没有不应验的。她富足得积存了几百两黄金，仗势欺人，没有人敢于说话反对。等到丞相崔郾来镇守蜀郡，立即拆毁了金天王的庙，将泥像扔到江里，并且将自称是金天王下凡姓董的女巫打了一顿棍子，押送出蜀郡地界。她来到贝州，被李固言的女婿卢生收留在家中，她的道行神灵全都没有了。

又

李固言初未第时，过洛。有葫芦先生者，知神灵间事，曾诣而问命。先生曰：“纱笼中人，勿复相问。”及在长安，寓归德里。人言圣寿寺中有僧，善术数。乃往诣之，僧又谓曰：“子纱笼中人。”是岁元和七年，许孟容以兵部侍郎知举。固言访中表间人在场屋之近事者，问以求知游谒之所（未详姓

氏)。斯人且以固言文章，甚有声称，必取甲科。因给之曰：“吾子须首谒主文，仍要求见。”固言不知其误之，则以所业径谒孟容。孟容见其著述甚丽，乃密令从者延之，谓曰：“举人不合相见，必有嫉才者。”使诘之，固言遂以实对。孟容许第固言于榜首，而落其教者姓名。乃遣秘焉。既第，再谒圣寿寺，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吾常于阴府往来，有为相者，皆以形貌，用碧纱笼于庑下。故所以知。”固言竟出入将相，皆验焉。（出《蒲录记传》）

李固言当初科举考试未中榜时，经过洛阳，有个叫胡芦先生的人。知道鬼神之间的事，曾经找这个人算过命。先生说：“纱笼中人，不用相问。”等到回到长安，住在归德里，有人说圣寿寺中有个和尚，善于算命，便去请教。和尚说：“你是纱笼中人。”当年，也就是元和七年，许孟容以兵部尚书的身份主持科举考试。李固言找到表亲中在科场做事的人询问，考试前应做什么准备。这个人知道李固言的文章非常有声誉，必然能考中进士。便哄骗他说：“你应该首先去拜见主考官。”李固言不知道这个人是欺骗他，便拿自己所写的文章去拜见请教许孟容。许孟容见他所写的文章很漂亮，便秘密派人召见他，并对他说：“举子考试之前，是不能和主考官见面的，一定是有嫉妒人才的人唆使。”便盘问他。李固言将实情告诉了他。许孟容许诺，让李固言考中第一名，并把教唆他的人的名字勾掉。李固言考中以后，又去圣寿寺找和尚请教什么是纱笼中人。和尚说：“我常常在阴间冥府来往，看见凡是能

当宰相的人，冥府都以他的身体和形状，用碧纱笼罩着，所以知道。后来李固言果然出将入相全都应验了。

又

元和初，进士李固言就举。忽梦去看榜，见李固言第二人上第。及放榜，自是顾言，亦第二人。固言其年又落。至七年，许孟容下状头登第。（出《感定录》）

元和初年，进士李固言参加科举考试，梦见去看榜，见李固言是第二名考中进士。等到真正发榜，却是李顾言中榜，并且也是第二名。这一年李固言又没考中。直到元和第七年，李固言才在许孟容主持的科举考试中考中了头名状元。

杨收

唐国相杨收，江州人。祖为本州都押衙，父维直，兰溪县主簿，生四子：发、嘏、收、严，皆登进士第。收即大拜。发已下皆至丞郎。发以春为义，其房子以杙以乘为名；嘏以夏为义，其房子以照为名；收以秋为义，其房子以巨、鱗、鉴为名；严以冬为义，其房子以注、涉、洞为名。尽有文学，登高第，号曰修行杨家。与静恭诸杨，比于华盛。收少年，于庐山修业。一日，寻幽至深隐之地，遇一道者谓曰：“子若学道，即有仙分；若必作官，位至三公，终焉有祸。能从我学道乎？”收持疑，坚进取之心，忽其道人之语。他日虽登廊庙，竟罹南荒之殛。（出《北梦琐言》）

唐朝宰相杨收是江州人，祖父是江州府的都押衙。父亲叫杨维直，生了四个儿子，名字分别叫杨发、杨嘏、杨收、杨严，全都考中进士。杨收还做了大官，杨发和另两个弟弟都做到丞郎以上的官职。杨发名字的意义是代表春天，他儿子的名字分别叫鱗和乘。杨嘏名字的意义是夏天，他儿子的名字叫照。杨收名字的意义是秋天。他儿子的名字分别叫巨、鱗、

鉴。杨严名字的意义是冬天，他儿子的名字分别叫注、涉、洞。全都很有文才，有功名，被称作“修行杨家”。与静恭等几家姓杨的都是繁华举盛的家族。杨收在少年的时候，在庐山读书。一天他观赏风景来到一个游人走不到的隐蔽之处，遇到一个道士对他说：“你如果学道，就有成仙的缘分，如果一定要当官，能够做到最大的官，但是最终有祸。能跟我学道吗？”杨收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坚定了进取做官的决心。他忽视了道人的话，后来虽然当了宰相，但是最后遭罪死在南荒。

郑朗

长庆中，青龙寺僧善知人之术。知名之士，靡不造焉。进士郑朗特谒，了不与语。及放榜，朗首登第焉。朗未之信也。累日，内索重试，朗果落。后却谒青龙僧，怡然相接，礼过前时。朗诘之：僧曰：“前时以朗君无名，若中第，却不嘉。自此位极人臣。”其后果历台铉。（出《感定录》）

唐穆宗长庆年间，青龙寺的和尚精通预测人命运的法术，有名的人物没有不去拜访的。进士郑朗特意去拜会，和尚不同他说话。等到发榜，郑朗名列第一。郑朗不太相信，过了

几天，朝廷组织复试，郑果然没有考中。郑朗又去拜见青龙寺和尚，和尚热情接待，远远超过上次。郑朗询问原因，和尚说：“上一次，您没有名气，如果真的中了榜，反而不好。从此以后你可以当到最大的官。”后来果然成为支撑国家社稷的辅政大臣。

段文昌

故西川节帅段文昌，字景初。父锷，为支江宰，后任江陵令。文昌少好蜀文。长自渚宫，困于尘土，客游成都，谒韦南康皋。皋与奏释褐。道不甚行，每以事业自负。与游皆高士之名（原本“名”在“士”上，据明抄本改。疑当作“高名之士”）。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将军裴邠之镇梁川，辟为从事，转假廷评。裴公府罢，因抵兴元之西四十里，有驿曰鹄鸣，滨汉江，前倚巴山。有清僧依其隈，不知何许人也，常嘿其词。忽复一言，未尝不中。公有府游，闻清僧之异，径诣清公求宿，愿知前去之事。自夕达旦，曾无词。忽问蜀中闻极盛旌旆而至者谁？公曰：“岂非高崇文乎？”对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黄门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为此人，更盛更盛。”公寻征之，便曰：“害风妄语，阿师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颇亦自负。户部员外韦处厚，出

开州刺史。段公时任都官员外，判盐铁案。公送出都门，处厚素深于释氏，泊到鹄鸣，失访之，清喜而迎处厚。处厚因问还期，曰：“一年半岁，一年半岁。”又问终止何官？对曰：“宰相，须江边得。”又问终止何处？僧遂不答。又问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说矣，近也近也。”及处厚之归朝，正三岁，重言一年半岁之验。长庆初，段公自相位节制西川，果符清师之言。处厚唯不喻江边得宰相，广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征义者，谓处厚必除浙西夏口，从是而入拜相。及文宗皇帝践诈自江邸，首命处厚为相。至是方验。与邹平公同发帅修清公塔，因刻石记其事焉。又赵宗儒节制兴元日，问其移动。遂命纸作两句诗云：“梨花初发杏花初，旬邑南来庆有余。”宗儒遂考之。清公但云：“害风阿师取次语。”明年二月，除检校右（“右”字原本作“太后”，按《唐书》一百五十八“郑余庆传”。元和九年拜检校右仆射兼兴元尹）仆射。郑余庆代其位。（出《定命录》）

原来的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字景初，他父亲叫段镠，是支江县宰，后来任江陵县令。段文昌少年时喜爱蜀地文化，他出生在湖北江陵，生活在平民百姓之中。后来去成都，拜见韦南的康皋，皋为他谋求官职，没有成功。他很为自己的才学而自负，交往的都是有才学的名士。后来他又去了南康府，金吾将军裴邠之镇守梁川，聘任他为从事，推荐他参加朝廷对人才的审查录用。裴邠之调离后，他到兴元以西四十里，有个驿站叫鹄鸣，这里前面是汉江，后面是巴山。有个叫清的

和尚在山上修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他常常感叹一声，忽然说出一句预言，没有不应验的。段文昌在官府里时，就曾经听说过他的名声，便到他这里住宿，想请教以后的事情，他们从晚上谈到早晨，清忽然问段文昌说：“蜀中旌旗招展，隆重而来的人是谁？”段文昌说：“那是高崇文吧！”清说：“不是，你再说一个。”段文昌说：“代替高崇文的是武黄门。”清说：“十九郎你过不了几天就和此人一样，比他更为显赫。”段文昌询问原因，清却说：“疯颠胡说罢了。”于是两个人大笑，从此段文昌非常自负。户部官员韦处厚出任开州刺史，这时段文昌任都官员外，在审理私贩盐铁的案件，特意将韦处厚送出官署大门。韦处厚精通佛学，来到鹄鸣请教和尚清，清高兴地迎接韦处厚。韦处厚问自己回来的时间，清回答说：“一年半载，一年半载。”韦处厚又问自己最后能当什么官？清说：“宰相，必须在江边得到。”韦处厚又问自己死在什么地方？和尚不回答。韦处厚问段十九郎段文昌以后怎么样。清回答说：“已经同他说过了，快了，快了！”等到韦处厚调回来，正好三年时间，应验了清的一年半载加一年半载的说法。长庆初年，段文昌以宰相的身份镇守西川，果然符合清的说法。韦处厚就是弄不明白在江边得到宰相这句话的意思，从而到处请人解释，有人说韦处厚必定是先在浙西夏口任职，从这儿入朝做宰相。等到文宗皇帝在江邸即位，第一个任命的就是韦处厚为宰相，到这时清的话才完全得到验证，韦处厚与邹平共同修建清公塔，并刻石记录了上述事情。还有就是赵宗儒管理兴元的时候，曾向清公谒问他今后的动向，清公在纸上写了两句诗：“梨花初发杏花初，旬邑南来庆有余。”赵

儒宗问这诗句的含义，清公还是说“疯颠和尚胡说。”第二年二月，赵宗儒任检校右仆射，郑余庆代移他管理兴元。

崔从

宝历二年，崔从镇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镇申浙右试竞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没于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从见申纸叹愤。时军司马皇甫曙入启事，与从同异之。座有宋生归儒者语曰：“彼之祸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数相类，但其死不同耳。”浹日，有大宴，陈于广场，百戏俱呈。俄暴风雨，庭前戏者并马数百匹，系在庑下。迅雷一震，马皆惊奔，大庑数十间平塌，凡居其下者俱压死。公令较其数，与浙右无一人差焉。（出《独异志》）

宝历二年，崔从镇守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镇报告浙右正在竞渡的十艘船中有三艘沉没在金山脚上的大江里，船上的一百五十人全都淹死。崔从看到这件事的报告后既感叹又悲愤。这时军司马皇甫儒进来禀报，大家对这件事都感到很惊奇。在座的有个宋生叫归儒的说：“那里的灾祸不算奇怪，这里也有灾祸，死的人数相同，只是死亡的原因不同罢了！”

十天以后，在广场上举行盛大的宴会，并且上演各种戏剧，忽然下了一场暴风雨，人和数百匹马都挤在旁边的大屋里面。雷声一响，马匹全都受惊狂奔起来，撞倒了数十间房子，凡是大屋下的人都压死了。崔从叫人清点死亡人数，竟与浙右死亡的人数一样，一个人都不差。

郭八郎

河中少尹郑复礼始应进士举，十上不第，困厄且甚。千福寺僧弘道者，人言昼闭关以寐，夕则视事于阴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复礼方蹇蹶愤惋，乃择日斋沐候焉。道颇温容之，且曰：“某未尝妄泄于人。今茂才抱积薪之叹且久，不能忍耳。勉旃进取，终成美名。然其事类异，不可言也。”郑拜请其期，道曰：“唯君期，须四事相就，然后遂志。四缺其一，则复负冤。如是者骨肉相继三榜。三榜之前，犹梯天之难。三榜之后，则反掌之易也。”郑愕视不可喻，则又拜请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则曰：“慎勿言于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为异矣。其一，须国家改元第二年；其二，须是礼部侍郎再知贡举；其三，须是第二人姓张；其四，同年须有郭八郎。四者阙一，则功亏一篑矣。如是者贤弟、侄三榜，率须依此。”郑虽大疑其说。郁郁不乐，以为无复望也，

敬谢而退。长庆二年，人有导其名姓于主文者，郑以且非再知贡举，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宝历二年，新昌杨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泄言。来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张，名知实，同年郭八郎，名言杨。郑奇叹且久，因纪于小书之抄。私自谓曰，道言三榜率须如此，一之已异，其可至于再乎？至于三乎？次至故尚书右丞韩（韩明抄本作讳）宪应举。大和二年，颇有籍甚之誉。以主文非再知举，试日果有期周之恤。尔后应（原本作应后。据阙史改）大和九年举，败于垂成。直至改元开成二年，高锴再司文柄，右辖私异事，明年果登上第。二人姓张，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于小书之末。三榜虽欠其一，两榜且无小差。闺门之内，私相谓曰：“岂其然乎？”时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驸马都尉颢应举，时誉转洽。至改元会昌之二年，礼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状头及第。第二人姓张，名潜；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说无差焉。（出《野史》）

河中少尹郑复礼在刚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十次都没有考中，陷入艰难窘迫的境地。千福寺有个叫弘道的和尚，人们说他白天关门睡觉，晚上去阴间办事。十个人找他算命，有八九个被他拒绝。郑复礼正在悲伤发愁的时候，便选择了一个吉日，吃斋沐浴去千福寺等候向弘道和尚请教。弘道的态度很温和，并且对他说：“我从来没有将天机泄漏给别人，今天你怀着屡试不中的沮丧心情来找我，我于心不忍，你只要继续努力，就一定能考中成名。但是你的事情很特殊，不能

随便说啊！”郑复礼问自己考中成名的时间，弘道说：“考中的日期，必须有四件事作为条件，然后才可以实现你的心愿。四件事，缺少一件也不行。像这样，你们骨肉至亲相继考中三榜。三榜之前，要想中榜难如登天，三榜之后，要想中榜易如反掌。”郑复礼惊呆了，过一会儿他又问是哪四件事。弘道迟疑了很久才说：“你千万不能对别人说，你要成名，条件有四个，所以说很特殊。第一件，必须是改变年号的第二年；第二件，必须是礼部侍郎再次主持科举考试；第三件，考中第二名的必须姓张；第四件，同年参加考试的必须有排行第八的姓郭的举子。四件事少了一件，便功亏一篑，不能成功。你的弟弟、侄子依次中榜，顺序必须如此。”郑复礼虽然很怀疑他的说法，但是仍然心情沉重，以为没有希望了，便很礼貌地表示感谢之后回去了。长庆二年，有人将他的名字推荐给主考官。郑复礼因为主考官不是第二次主持考试，对结果没有信心，果然没有考中。直至改国号为宝历的第二年，杨新昌再次担任主考官，郑复礼暗自高兴，没敢对别人说。第二年春天果然中榜，第二名果然姓张，叫张知实。同时参加考试的有个郭八郎，叫郭言杨。复礼感叹很久，并将此事记录下来，自己对自己说：“弘道说三榜的顺序必须这样，一榜已经够奇怪的了。怎么能再有一次，并且还有第三次呢？”下一年该轮到以故的尚书右丞韩宪参加科举考试了。大和二年，科举考试的规模非常大，因为主考官不是第二次主持考试，他果然没有考中。后来又参加大和九年的考试，也只差一点没有考中，直到改国号为开成的第二年，高锴再次担任主考官。韩宪感到奇怪，第二年韩宪果然高中。第二名叫张棠，同时

参加考试的有个郭八郎叫郭植。郑复礼又将这件记录下来。三榜虽然还差一榜，但两榜都被弘道说对了。郑复礼在家里说：“难道真像弘道说的一样？”这时弘道已经不知道上哪里去了。下次该轮到已故的驸马都尉颢参加科举考试了。时机非常巧合，等到改变国号为会昌的第二年，礼部侍郎璟再次主持科举考试。颢考中了头名状元。第二名叫张潜，同时参加考试的有个郭八郎叫郭京。证明了弘道和尚所说的一点不差。

张宣

杭州临安县令张宣，宝历中，自越府户曹掾调授本官。以家在浙东，意求萧山宰。去唱已前三日，忽梦一女子年二十余，修刺来谒。宣素真介，梦中不与女子见。女子云：“某是明年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见耶？”宣遂见之。礼貌甚肃。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贵境，有年数矣。今闻明府将至，故来拜谒。”宣因问县名，竟不对。宣告其族人曰：“且志之。及后补湖州安吉县令，宣以家事不便，将退之。其族人曰：“不然，前夕所梦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阴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应有定。”遂受之。及秩满，数年又将选。时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固求宋毫一官，将引家往。又梦前时女子，颜貌如旧，曰：“明府又当

宰邑，妾之邑也。”宣曰：“某前已为夫人之邑，今岂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罢秩，当即迁之居。今之所止，非旧地。然往者家属，凋丧略尽，今唯三口为累耳。明府到后数月，亦当辞去。”言讫，似若凄怆，宣亦未谕。及唱官，乃得杭州临安县令。宣叹曰：“三口临字也。数月而去，吾其忧乎？”到任半年而卒。（出《前定录》）

杭州临安县令张宣在宝历年间，从越府户曹掾调任现职。因为他的家在浙东，所以想当萧山县令。公布任命的前三天，他忽然梦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通报姓名来见他。张宣历来严肃谨慎，梦里不接见这个女子。女子说：“我是您管辖地方的人，怎么能不相见呢？”于是，张宣很严肃地接见了她。女子说：“我们家有十一口人，住在贵县已经许多年了。今天听说大人您要来，所以前来拜见。”张宣问她所说的是什么县，女子没有回答。张宣醒来后，告诉家里的人记住女子所说的县名。后来他补缺被任命为湖州安吉县令，他因为离家乡太远不方便，想调换这个职务。他家里的人说：“以前你梦里那个女子，不是个安字吗？十一口不就是个吉字吗？这说明是命运决定的，调换又有什么好处。”张宣明白过来笑着说：“确实，真是命运决定的。”于是接受了任命。等到任期满了，又将被重新任命。这时江淮一带发生旱灾，张宣将家迁到了河南，所以想就近在宋毫谋求一个官职，以便照顾家方便。这时他又梦见了上一次那个女子，女子的容颜面貌同过去一样。她说：“您又要当县令了，又是到我所住的县。”张宣说：“我

已经当了一任夫人家乡的县令，这次怎么能再去呢？”女子说：“我自从您任职期满，就立即把家搬了，现在住的已经不是老地方了。但是，现在我们家已经衰败了，只剩下三口人了。您去后几个月，也必然辞官而去。”说完显示出很悲伤的样子，张宣也没有弄清是什么意思。等到公布任命，他当上了杭州临安县令。张宣感叹地说：“三口是个临字，‘数月而去’正是我所忧虑的。”结果他上任半年就死了。

韩皋

昌黎韩皋，故晋公滉之支孙。博通经史。太和五年，自大理丞调选，平判入第。名第既不绝高，又非驰逐而致，为后辈所讪。时太常丞冯荒除岳州刺史，因说人事固有前定。德皇之末，荒任太常寺奉礼。于时与皋同官。其年前进士时元佐，任协律郎。三人同约上丁日释奠武成王庙行事。荒往常乐，皋任亲仁，元佐任安邑。荒鼓动，拉二官同之太平兴道西南角。元佐忽云：“某适马上与二贤作一善梦，足下二人皆判入等，何也？请记之。”荒固书之，纪于篋中。宪宗六年，荒判入等，授兴平县尉。皋实无心望于科第，此后二十七八年，皋方判入等，皆不差忒，荒临发岳阳，召皋，特说当时之事，并取篋中所记以示之，曰：“诸公何足为讪，命使之然。”

皋亦去（“去”疑是“云”字），未尝暂忘，则仆与公，何前后相悬如此？皋其年授大理正。（出《续定命录》）

昌黎韩皋是已故晋公非嫡系的孙子，他博学多才，精通经史。太和五年，从大理寺丞的职位上被调离，在朝廷考查录用官员中被选中，名次既不是很高，也不是科举考试得来，引起后辈们的笑谈，当时太常丞冯荒被任命为岳州刺史，他说人世的事情是命中注定的。德宗皇帝末年，冯荒任太常寺奉礼，与皋一同做事。进士时元佐任协律郎。三个人约定在月初的四日，一同去武成王庙游玩，荒住长乐，皋在亲仁上班，当时元佐在安邑上班，冯荒再三鼓动拉着两个人走到太平兴道西南角，他忽然说：“我刚才在马上为你们两个人做了一个好梦，你们二位都被朝廷录用做官，请你们记住今天的事。并将这件事记录在纸上，放到箱子里。宪宗六年，冯荒被朝廷录用，授予官平县尉，皋没有心思做官，直到二十七年后，才被录用。时荒所做的梦全都应验了，没有差错。时荒要去岳阳之前把皋找来，特意讲了当年的事情，并将箱子记录拿给皋看，并且说：“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偶然的，这是命运决定的。”于是皋也说了，我也记着此事。然而我和你为什么前后相悬如此。皋在那一年被任命为大理正。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数十一

庞严 张正矩 刘遵古 舒元舆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元谦
杜惊外生 石雄 贾岛 崔洁

庞 严

唐京兆尹庞严为衢州刺史，到郡数月，忽梦二僧入寝门。严不信释氏，梦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来相告耳。严喜闻之，乃问曰：“余为相乎？”曰：“无”。“有节制乎？”曰：“无”。“然则当为何官？”曰：“类廉察而无兵权，有土地而不出畿内。过此已往，吾非所知也。曰：“然寿几何？”曰：“惜哉，所乏者寿。向使有寿，则何求不可。”曰：“何日当去此？”曰：“来年五月二十二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状请于廉使，愿得使下相待。时廉使（“愿得”九字原本无，据

明抄本补)元稹素与严善,必就谓得请。行有日矣。其月晦日,因宴,元公复书云:“请俟交割。”严发书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梦于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二日发。其后为京兆尹而卒。(出《前定录》)

唐朝京兆尹庞严原来是衢州刺史,到任几个月后的一天,他忽然梦见两个和尚走进寝室的门,庞严不信佛教,在梦里吆喝斥责和尚。和尚说:“您不要发怒,我有先知先觉的本领,所以前来指点您的前程。”庞严高兴地问:“我能当宰相吗?”和尚回答:“不能。”庞严问:“我能当节度使吗?”和尚回答:“不能。”庞严问:“那么我能当什么官呢?”和尚说:“类似于廉察但没有兵权,有土地但不出京城之内。从这往后,我就知道了。”庞严又问:“我的寿命是多少呢?”和尚说:“可惜!你就是没有长寿。假使有长寿,你也就没什么可求的了。”庞严又问:“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和尚回答说:“明年五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明年春天官员调动的时候。”庞严先给廉使写过申请,请求廉使帮忙。当时的廉使元稹与庞严的关系很好,所以必然答应庞严的请求,这件事也就指日可待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庞严高兴地摆了酒宴。元稹来信说:“你要等着办交接。”庞严写信说:“我已经知道现在走不了。”并写了他所做的梦。果然他在五月二十二日才被调任新职,后来在当京兆尹的期间死去。

张正矩

秘书监刘禹锡，其子咸允，久在举场无成。禹锡愤惋宦途，又爱咸允甚切，比归阙。以情诉于朝贤。太和四年，故吏部崔群与禹锡深于素分。见禹锡蹭蹬如此，尤欲推挽咸允。其秋，群门生张正谟充京兆府试官，群特为禹锡召正谟，面以咸允托之，觐首选焉。及榜出，咸允名甚居下。群怒之，戒门人曰：“张正谟来，更不要通。”正谟兄正矩，前河中参军，应书判拔萃。其时群总科目人，考官糊名考讫，群读正矩判，心窃推许。又谓是故工部尚书正甫之弟，断意便与奏。及敕下，正矩与科目人谢主司。独正矩启叙，前致词曰：“某杀身无地以报相公深恩。一门之内，兄弟二人，俱受科名拔擢。粉骨齑肉，无以上答。”方泣下。语未终，群忽悟是正谟之兄弟。勃然曰：“公是张正谟之兄，尔贤弟大无良，把群贩名，岂有如此事，与贼何异？公之登科命也，非某本意，更谢何为。”（出《续定命录》）

秘书监刘禹锡的儿子咸允，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也未考中。刘禹锡悲愤惋惜，感到做官的道路太艰难。然而他又太疼爱

儿子咸允了，等到上朝的时候，就将自己着急的心情讲给大臣们听。太和四年，已故吏部侍郎崔群与刘禹锡的交情很深，他见刘禹锡如此悲愤着急，非常想推荐帮助咸允。这一年秋天，崔群的学生张正谟来到京兆府担任考官，崔群为了刘禹锡的事特意召见了张正谟，当面将咸允的功名托付给他，希望能将咸允选拔上。等到公布考试录取的名单及名次时，咸允的名次排在很后面。崔群大怒，告诉把门的人说：“张正谟来了，不要给他通报。”张正谟的哥哥张正矩以前是河中参军，在考试时名列前茅。这时崔群是主考官，考官将考完封好的考卷交给主考官，崔群在批阅张正矩的试卷时，十分赞许，又觉得张正矩是已故兵部尚书张正甫的弟弟，所以便决心选拔上报。等到正式批准的公文传下来以后，张正矩和考官前来拜谢主考官崔群。张正矩首先开口，上前致词说：“我真是无法报答您的大恩，我们一家兄弟两个人，都得到推荐选拔，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他痛哭流涕的话还没有说完，崔群忽然想到张正矩乃是张正谟的哥哥，勃然变色说：“你是张正谟的哥哥吧，你的弟弟没有良心，把持考试，贩卖功名。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和贼有什么两样。你考中成名是你的命运决定的，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为什么谢我。”

刘遵古

故刑部尚书沛国刘遵古，大和四年，节度东蜀军。先是蜀人有富蓄群书。刘既至，尝假其数百篇，然未尽详阅。明年夏，涪江大泛，突入壁垒，溃里中庐舍。历数日，水势始平。而刘之图书器玩，尽为暴雨濡污。刘始命列于庭以曝之。后数日，刘于群书中，得周易正义一轴，笔势奇妙，字体稍古，盖非近代之书也。其卷末有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著此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刘阅其题，叹且久，穷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书也。于是召宾掾以视之，所谓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盖大和字也。自上元历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至大和。凡更号十有三矣。与其记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于后乎。（出《宣室志》）

已故刑部尚书刘遵古在大和四年，节制东蜀军队，有个当地的蜀人收藏了很多图书。刘遵古到这里以后，曾经借过

几百本书看，然而没有能够详细阅读。第二年夏天，涪江发大水，江水漫过堤岸，淹没了许多房屋。过了许多天，洪水才退下去，而刘遵古借来的图书和收藏的古玩，全都让洪水浸湿和污染了。刘遵古命令将图书摆在院子里曝晒。几天后，刘遵古在图书里发现一本《周易注释》，字体奇妙古朴，绝不是当代的书。书的末尾有字，内容是：“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为阅读《周易》，撰写此《注释》。从此更改名号十二三，年代到一人八千口时，将有洪水泛滥，因而此书得以舒展曝晒。衡阳道士李德初。”刘遵古阅读题字，感叹了很久。清点查看以后，知道这本书还是蜀人所收藏的。于是召集手下官员，共同来研究所谓的“更改名号十二三，年代到一人八千口时”。大家认为“一人八千口”是“大和”两个字，自上元开始，经过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到大和，更改年号十三个，与题字所说的果然相符合。然而不知道李德初是什么人，也许是起的假名来启示后人吧！

舒元舆

李太尉在中书，舒元舆自侍御史，辞归东都迁奉（“奉”字原本阙，据明抄本补）。太尉言：“近有僧自东来，

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极位。何妨取此？”元舆辞以家贫，不办别觅，遂归启护。他日，僧又经过，复谓太尉曰：“前时地，已有人用之矣。”询之，乃元舆也。元舆自刑部侍郎平章事。（出《感定录》）

李太尉主持中书省，侍御史舒元舆请假回东都迁坟。李太尉说：“近来有个和尚从东方来，他说有一块土地，用做坟地必然能做到最高的官职，你不妨就用了。”舒元舆推辞说自己家贫穷，不想到远处寻找新的坟地。于是回家办理迁坟的事去了。过了一些时期，和尚又经过这里，对李太尉说：“上一次我说过的坟地，已经有人使用了。”李太尉经过询问，知道原来是舒元舆用了。后来舒元舆果然当上了刑部侍郎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李德裕

李德裕自润州，年五十四除扬州，五十八再入相，皆及吉甫之年。缙绅荣之。（出《感定录》）

德裕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时，尝闻一僧，善知人祸福。因召之，僧曰：“公灾未已，当南行万里。”德裕甚不乐。明

日，复召之，僧且曰：“虑言之未审，请结坛三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师言以何为验？”僧即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即命发之，果得焉。然启无所睹。德裕重之。且问南行还乎？”曰：“公食羊万口，有五百未满，必当还矣。”德裕叹曰：“师实至人，我于元和中，为北部从事，尝梦行至晋山，尽目皆羊。有牧者数十，谓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尝志此梦，不泄于人。今知冥数，固不诬矣。”后旬余，灵武帅送（本书卷九八引《宣室志李德裕》条无“送”字）米暨馈羊五百。大惊，召僧告其事，且欲还之。僧曰：“羊至此，是已为相国有矣，还之无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贬降，至崖州掾，竟终于贬所，时年六十三。（出《补录记传》）

李德裕五十四岁时从润州调到扬州，五十八岁当了宰相，都赶上了他父亲李吉甫的地位。真是做官的人少有的幸运和荣耀。

李德裕当太子少傅分管东都的时候，曾经听说一个和尚能预测人的吉凶祸福，便将和尚请来，和尚说：“你的灾祸未除，必然要往南走很远。”李德裕非常不高兴。第二天又将和尚请来。和尚说：“我恐怕昨天没把话说明白，请你筑坛祭祀神灵三天。”又说：“你南行的日期已经确定。”李德裕说：“怎样才能验证师傅所说的话是准确的呢？”和尚指着脚下的土地说：“这块地底下有块石碑。”李德裕命令人挖掘，果然找到一块石碑，但是上面没有字。李德裕相信了和尚，又问：“我去南方还能回来吗？”和尚回答：“你应该吃一万只羊，现

在还差五百没吃完，所以一定能够回来。”李德裕感叹着说：“师傅真是神人。我在元和中年，在北方任职，曾经做梦走到晋山，看见满山都是羊群，有几十个牧羊人。他们看见我说‘这是给侍御吃的羊啊！’我一直记着这个梦，没有告诉过别人，今天才知道命运这句话不是瞎说呀！”十多天以后，驻守灵武的主帅送来粮食和五百只羊。李德裕非常吃惊，把和尚找来告诉他这件事，并且想把羊送回去。和尚说：“羊已经送到，已是归你所有了，送回去没有什么好处。你到南方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从这以后，李德裕多次遭处分降职，一直降到崖州的一般官员，最后死在那里，死的时候六十三岁。

李言

有进士李岳，连举不第。夜梦人谓曰：“头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觉。不可名“狱”。遂更名“言”。果中第。（出《感定录》）

进士李岳当初连续参加科举考试都未被录取，晚上梦见有一个人对他说：“头上有山，怎么能够考上呢？”醒了以后，知道自己的名字不能再叫李岳了，于是改名叫李言。再参加

科举考试，果然被录取了。

王沐

王沐者，涯之再从弟也。家于江南，老且穷。以涯执相权，遂跨蹇驴而至京师，索米僦舍。住三十日，始得一见涯于门屏。所望不过一簿一尉耳。而涯见沐潦倒，无雁序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说涯之嬖奴，以导所欲。涯始一召，拟许以微官处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其命。及涯就诛，仇士良收捕家人，时沐方在涯私第，谓其王氏之党，遂不免于腰领。（出《杜阳杂编》）

王沐是王涯的远房堂弟，家住在江南，又老又穷。因为王涯执掌宰相的大权，便骑上瘸驴来到京城，租了一间小房每天要饭。一直住了三十天，才在大门口见了王涯一面，所要求的只是找一个差事做。但王涯见他贫困潦倒而没有兄弟之情。大和九年的秋天，王沐才说动王涯宠爱的仆人，替他说话。王涯这才召见他一次，答应给他找一个小官做，从这以后，王沐早晚两次到王涯家里等候消息。等到王涯获罪被诛杀，仇士良前来收捕王涯家里的人。这时王沐恰巧在王涯

的家里，被说成是王涯的死党，于是免不了也被杀了。

舒元谦

舒元谦，元舆之族。聪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舆礼遇颇至。十年，元舆处之犹子，荐取明经第，官历校书郎。及持（“持”原作“时”，据杜阳杂编中改）相印，许为曹郎命之。无何，忽以非过怒谦，至朔旦伏谒，顿不能见。由是日加谴责，为僮仆轻易。谦既不自安，遂置书于门下，辞往江表，而元舆亦不问。翌日，办装出长安，咨嗟蹇分，惆怅自失，即驻马回望，涕泗涟如。及昭应，闻元舆之祸，方始释然（是时于宰相宅收捕家口。不问亲疏。并皆诛戮之）。当时论者，以王舒祸福之异，定分焉。（出《杜阳杂编》）

舒元谦是舒元舆的同族，聪明伶俐，正当盛年，舒元舆对他关怀招待得很周到，十年里，舒元舆对待他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推荐他考取了明经，做官做到校书郎。等到舒元舆当上了宰相，许愿推荐他当个大官。可过了不久没有什么事，舒元舆忽然没有什么缘由地怪罪起元谦来。直到大年初一拜见长辈的时候，仍然拒不相见。从此舒元舆经常责备

他，以至于仆人都敢轻视他。舒元谦心中非常难受，便写了一封信放在大门下面，告辞前往江表，而舒元舆也不过问。第二天，舒元谦收拾好装束骑马走出长安，叹息惆怅好像丢失了什么。他勒住马回头看，眼泪鼻涕流了满脸。等到后来听说舒元舆遭到灾祸，心情才平定下来。当时人们议论，都说王沐和舒元谦的祸福不同，是两个人的命运所决定的。

杜惊外生

杜惊与李德裕同在中书。他日，德裕谓惊曰：“公家有异人，何不遣一相访？”惊曰：“无。”德裕曰：“试思之。”曰：“但有外生，自远来求官尔。”德裕曰：“此是也。”及归，遣谒德裕。德裕问之，对曰：“太尉位极人臣，何须问也。凡人细微尚有定分，况功勋爵禄乎？且明日午时，有白兽自南翳屋而来，有小童𠂔角衣紫，年七岁，执竹竿，长五尺九节，驱兽，兽复南往。小童非宅内人也，试伺之。”翌日及午，果有白猫，自南翳屋而来，有𠂔角小童衣紫，逐之，猫复南去。乃召问之，曰：“年七岁。”数其所执竹，长五尺而九节。童乃宅外元从之子也。”略无毫发差谬。事无大小，皆前定矣。（出《闻其录》）

杜惊和李德裕都在中书省任职。一天，李德裕对杜惊说：“你们家有个不寻常的人啊！为什么不请来让我见一见？”杜惊说：“没有。”李德裕说：“你再好好想一想。”杜惊说：“只有外甥，从远处来谋求官职。”李德裕说：“就是他了。”等到回家，杜惊叫外甥去拜见李德裕。李德裕向他询问自己的前程，杜惊的外甥说：“您当了太尉，是最大的官了，还有什么可问的。平常的人很细小的事情都是一定的，何况功名利禄这样的大事呢！明天午时有只白兽从南面爬越房屋过来，有个七岁的小孩，头扎像两只羊角一样的发型，手拿一根竹竿，长五尺，一共有九节，驱赶白兽，白兽又回到南面去了。小孩不是你们家里的人。你等着看我说的对不对？”第二天中午，果然有一只白猫从南面爬越房屋过来，有个将头发扎得像两只羊角一样的小孩，追赶白猫。白猫又跑向南面去了。李德裕将小孩叫过来询问，小孩说：“今年七岁。”数一数小孩手里拿的竹杆，正是长五尺一共有九节。小孩是院外元从的儿子。杜惊的外甥所说的丝毫不差，真是事情无论大小，都是预先确定的。

石雄

石雄初与康诜同为徐州帅王智兴首校。王公忌二人骁勇，

奏守本官，雄则许州司马也。寻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约者，以石使君许下之日，曾负弘约资货，累自窘索。后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约迟疑，恐石怒。遇里有神祠，祈享皆谓其灵。弘约乃虔启于神。神祝父子俱称神下，索纸笔，命弘约书之。又不识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当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为河阳凤翔节度。复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须秘密，不得异耳闻之。”弘约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见甚悦。寻以潞州刘从谏背叛，朝廷议欲讨伐。李德裕为宰相，而亟用雄。雄奋武力，夺得天井关。后共刘振又破黑山诸蕃部落，走南单于，迎公主归国，皆雄之效也。然是鹰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驱驰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仆射诣中书论官曰：“雄立天井关及黑山之功，以两地之劳，更希一镇养老。”相府曰：“仆射潞州之功，国家已酬河阳节度使，西塞之绩，又拜凤翔。在两镇之重，岂不为酬赏也。”石乃复为左右统军，不愜其望。悉如巫者之方。德裕谪潮州，有客复陈石雄神祇之验，明其盛衰有数，稍抑其一郁矣。（出《云溪友议》）

石雄当初和康诜都是徐州大帅王智兴手下的重要将领，王智兴忌妒他们两个人的骁勇善战，奏请康诜守本官。石雄则任许州司马，不久又授予石州刺史。有个叫李弘约的人，以石使君许下之日。曾经欠李弘约一些东西。后来李弘约经济上一天不如一天，使前往石州，想要向石雄要回自己的东西。进入石州地界，李弘约有些迟疑，害怕石雄不高兴。正好遇

见一座神庙，进去祈祷许过愿的人都说灵验。李弘约便虔诚地进庙去祈求神灵保佑。神祝父子，都说神下界来了，拿纸和笔来，命令他记录。李弘约不会写字，便求助于村子里的小孩代替他写。神灵说：“石雄这一去，一定会有大官推荐重用，建立战功，所以能当上河阳和风翔节度使，但他的更高愿望得不到满足，因此这件事必须保密，不能让别人听见。”李弘约将记录拿给石雄，石雄看了很高兴。后来潞州的刘从谏背叛，朝廷研究决定进行讨伐。这时李德裕为宰相，极力推荐任用石雄带兵出征。石雄奋勇拼杀，夺下了天井关，后来又和刘振共同攻破平定了黑山各个蕃王的部落。并且赶跑了南单于，迎接公主回国。这些都是石雄效的力。然而这一切都是武将的本份。如果不是宰相会用人，就没有他立功的机会。等到李公以太子少保的身分节制洛阳的时候。已经是仆射的石雄递交了一份公文为自己争官说：“我石雄立下了攻破天井关和平定黑山各蕃王的大功，然而只得了个镇守两块地盘的官职，希望能得到一个更大的地盘和官职养老。”丞相李德裕回复他说：“仆射攻破天井关收复潞州的功劳，国家已经酬谢你，让你当了河阳节度使。打败各个蕃王，平定西部边塞的功劳，又任命你为风翔节度使。这镇守两个地区的重要职务，难道不是对你的酬谢和奖赏吗？”于是石雄仍为两个地区军队的统帅，没有满足他更高的愿望，这些都和神灵当初说的一样。后来李德裕遭贬官来到潮州，有人对他讲了石雄应验神灵的事。李德裕明白一个人的兴盛和衰败都是命中注定的，便稍稍抑制了自己忧郁的心情。

又

会昌四年，刘稹败。当从谏时，有一人称；石雄七千人至，从谏戮之。至是石雄果七千人入潞州。（出《感定录》）

会昌四年，刘稹战败。当刘从谏谋反时，有一个人说：“石雄带领七千人杀过来了。”刘稹将这个人杀了。以后石雄果然率领七千人杀进潞州。

贾岛

贾岛字浪仙，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艳。虽行坐寝食，吟咏不辍。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街。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求联句不可得。因搪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又尝遇武宗皇

帝于定水精舍，岛尤肆侮慢，上诤之。他日有中旨，令与一官谪去，特授长江县尉，稍迁普州司仓而终。（出《摭言》）

贾岛的字是浪仙，在元和中年的时候，元稹和白居易的诗崇尚轻浅，贾岛独自追求诗的变化和冷僻，以达到娇艳的效果。不论是行走坐卧还是吃饭，他都忘不了吟咏做诗。曾经有一次，他骑着驴打着伞横截在京城街道上。当时秋风劲吹，黄叶满地，贾岛忽然吟出一句诗来：“落叶满长安”，因为急切中想不出相对应的另一句诗来，忘记了回避冲撞了大京兆尹刘栖楚的轿子和仪仗队，被抓起来关了一宿。还有一次，他在定水精舍碰到了武宗皇帝，贾岛对皇帝十分轻慢放肆，皇帝非常惊讶，事情过后皇帝命令将他降职为长江县尉，过了不久又改任普州司仓，死在任职所。

崔洁

太府卿崔公名洁在长安，与进士陈彤同往街西寻亲故。陈君有他见知，崔公不信。将出，陈君曰：“当与足下于裴令公亭飧鲙。”崔公不信之，笑不应。过天门街，偶逢卖鱼甚鲜。崔公都忘陈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闲人事，何如吃鲙。”遂

令从者取钱买鱼，得十斤。曰：“何处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计会，及升亭下马，方悟陈君之说，崔公大惊曰：“何处得人斫鲙？”陈君曰：“但假刀砧之类。当有第一部乐人来。”俄顷，紫衣三四人，至亭子游看。一人见鱼曰：“极是珍鲜，二君莫欲作鲙否？某善此艺，与郎君设手。”诘之，乃梨园第一部乐徒也。余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极能敏妙。鲙将办，陈君曰：“此鲙与崔兄飧，紫衣不得鲙也。”既毕，忽有使人呼曰：“驾幸龙首池，唤第一部音声。”切者携衫带，望门而走，亦不暇言别。崔公甚叹异之。两人既飧，陈君又曰：“少顷，有东南三千里外九品官来此，得半碗清羹吃。”语未讫，延陵县尉李耿至，将赴任，与崔公中外亲旧，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来告辞。方吃食羹次，崔公曰：“有脍否？”左右报已尽，只有清羹少许。公大笑曰：“令取来，与少府啜。”乃吃清羹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况大者乎？（出《逸史》）

太府卿崔洁在长安和进士陈彤一起去街西会朋友，陈彤有预知事物的本领，崔洁不相信。临出发的时候陈彤说：“我和你将在裴令公亭吃鱼。”崔洁不信，笑着不说话。走到天门街的时候，偶然碰到一份卖鱼的，所卖鱼非常新鲜。崔洁忘了陈彤说过的话，对陈彤说：“咱们去街西边也没什么事，不如吃鱼吧。”于是就叫随从人员拿钱买了十斤鱼。然后说：“去什么地方做鱼？”随从的人说：“裴令公亭离这儿很近。”于是派人先去安排。等到了裴公亭前下马的时候，崔洁才想起

陈彤所说过的话，大吃一惊说：“上哪儿去找人做鱼啊？”陈彤说：“只要借菜刀和砧板就行了，一会儿有几个歌舞艺人来。”过一会儿，真有三四个身穿华丽的紫色衣服的人来到裴公亭游玩。一个人看到鱼后说：“真是新鲜珍贵啊！您二位想做鱼吃吗？我精通这门技艺，帮你们加工安排吧。”经过询问，知道他们是梨园第一部乐器演奏人。其他的几个人走了以后，这个人便脱了衣服拿起刀来，敏捷熟练地做起鱼来。快要做好的时候，陈彤说：“这鱼我和崔兄吃，这个穿紫色衣服的人吃不着。”鱼刚做好，忽然有个送信的人喊：“皇帝到了龙首池，要叫第一部演奏！”做鱼的那个紫衣人拿起衣服就往外走，连招呼也顾不上打，崔洁深感奇怪。两个人吃鱼时，陈彤又说：“一会儿，有一个东南方向三千里地以外的九品官来这里，能喝半碗鱼汤。”话还没说完，延陵县的县尉李耿来了。他就要去上任，因为和崔洁是姑表亲戚，知道崔洁在裴令公亭，特意赶来辞行，刚赶上他们喝鱼汤。崔洁问：“还有鱼肉吗？”左右的人报告说已经吃完了，只剩下一点鱼汤。崔洁哈哈大笑着说：“快拿来，给县尉喝。”于是李耿喝了半碗鱼汤走了。延陵县尉只是个九品官。吃东西这点小事，都是命中注定的，更何况比他大的事呢！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数十二

李景让 李敏求 李君 马举
郑延济 李生

李景让

唐宣宗将命相，必采中外人情合为相者三两人姓名，捻之致案上，以碗覆之。宰相阙，必添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上切于命。故李孝公景让，竟探名不著，有以见其命也。（出《卢氏杂记》）

唐宣宗将要任命宰相之前，必须把朝廷内外普遍认为可以胜任宰相的二三个人的姓名写在纸上团成团，放到书案上，用碗盖上，再点燃香虔诚地祈祷，然后伸手从碗下抓阄决定

宰相的名字，以便顺应天命。已故的孝公李景让竟没有被抓中，有此可见他的命运怎么样了。

李敏求

李敏求应进士举，凡十有余上，不得第。海内无家，终鲜兄弟姻属。栖栖丐食，殆无生意。大和初，长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觉形魂相离，其身飘飘，如云气而游。渐涉丘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无异人间。但不知是何处。良久，望见一城壁，即趋就之，复见人物甚众，呵呼往来，车马繁闹。俄有白衣人走来，拜敏求。敏求曰：“尔非我旧佣保耶？”其人曰：“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张岸也。是时随从二郎泾州岸，不幸身先犬马耳。”又问曰：“尔何所事？”岸对曰：“自到此来，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驱使。柳十八郎今见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贵盛。每日判决繁多，造次不可得见。二郎岂不共柳十八郎是往今事须见他？”岸请先入启白。须臾，张岸复出，引敏求入大衙门。正北有大厅屋，丹楹粉壁，壮丽穷极。又过西庑下一横门，门外多是著黄衫惨绿衫人。又见著绯紫端简而伫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墙者；有被枷锁，牵制于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窥觑门中而将入者。如丛约数百人。敏求将入门，张岸挥手于其众曰：“官客来。”其人

一时俯首开路。俄然谒者揖敏求入见，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于阶下。敏求趋拜讫，仰视之，即故柳澥秀才也。澥熟顾敏求，大惊，未合与足下相见。乃揖登席，绸缪叙话，不异平生。澥曰。幽显殊途，今日吾人此来，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摄否？仆幸居此处，当为吾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澥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穷薄，故人当要路，不能相发挥乎？”澥曰：“假使公在世间作官职，岂可将他公事，从其私欲乎？苟有此图，谪罚无容逃遁矣。然要知禄命，乍（“乍”原作“非”，据明抄本改）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黄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数年行止之事。”敏求即随吏却出。过大厅东，别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约六七间，窗户尽启，满屋唯是大书架，置黄白纸书簿，各题签榜，行列不知纪极。其吏止于一架，抽出一卷文，以（“以”原作“似”，据明抄本改）手叶却数十纸，即反卷十余行，命敏求读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罢举。其年五月，得钱二百四十贯。侧注朱字，其钱以伊宰卖庄钱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禄张平子。”读至此，吏复掩之。敏求恳请见其余，吏固不许，即被引出。又过一门，门扇斜开，敏求倾首窥之，见四合大屋，屋内尽有床榻，上各有铜印数百颗，杂以赤斑蛇，大小数百余。更无他物。敏求问吏：“用此何为？”吏笑而不答。遂却至柳判官处。柳谓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至此，更欲奉留，恐误足下归计。”握手叙别。又谓敏求曰：“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他日请致一枚。”即顾谓张岸：可将一两个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马，送二郎归。不得妄引经过，恐动他生人。”敏求

出至府署外，即乘所借马。马疾如风，二人引头，张岸控辔，须臾到一处，天地漆黑。张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郎如梦觉。于时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从此遂不复有举心。后数月，穷饥益不堪。敏求数年前，半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时方以修进为己任，不然纳之。至是有人复语敏求，敏求即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适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货城南一庄，得钱一千贯，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敏求既成婚，即时领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贫，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获钱二百四十贯无差矣。敏求先有别色身名，久不得调。其年，乃用此钱参选。三年春，授邓州向城尉。任官数月，间步县城外，坏垣蓁莽之中，见一古碑，文字磨灭不可识。敏求偶令涤去苔藓，细辨其题篆，云：“晋张衡碑。”因悟食禄张平子，何其昭昭欤？（出《河东记》）

又一说：李敏求暴卒，见二黄衣人追去。至大府署，求窥之，见马植在内，披一短褐，于地铺坐吃饭，四隅尽是文书架。马公早登科名，与敏求情善。遽入曰：“公安得在此？”马公惊甚，且不欲与之相见，回面向壁。敏求曰：“必无事。”乃坐从容。敏求曰：“此主何事？”曰：“人所得钱物，遂岁支足。”敏求曰：“今既得见，乃是天意，切要知一年所得如何。”马公乃为检一大叶子簿，黄纸签标，书曰，“卢弘宣年支二千贯。”开数幅，至敏求，以朱书曰，“年支三百贯，以伊宰卖宅钱充。”敏求曰：“某乙之钱簿已多矣，幸逢君子，窃欲饶求。”马公曰：“三二十千即可，多即不得。”以笔注之曰：“更三十千，以某甲等四人钱充。”复见老姥年六十余，乃敏

求姨氏之乳母，家在江淮。见敏求喜曰：“某亦得回，知郎君与判官故旧，必为李奶看年支。”敏求婴儿时，为李乳养，不得已却入，具言于马公。令左右曰：“速检来。”大贴文书曰：“阿李年支七百。”敏求趋出，见老奶告知，嗟怨垂泪。使者促李公去，行数十里，却至壕城，见一坑深黑，使者自后推之，遂觉。妻子家人，围绕啼注，云卒已两日。少顷方言，乃索纸笔细纪。敏求即伊慎之婿也。妻兄伊宰为军使，卖伊公宅，得钱二百千。至岁尽，望可益三十千。亦无望焉。偶于街中。遇亲丈人赴选。自江南至。相见大喜。邀食。与乡里三人，皆以敏求情厚者，同赠钱三十千，一如簿中之数。卢弘宣在城，有人知者，为卢公话之，卢公计其俸禄，并知留后使所得钱，毕二千贯无余。李奶已流落，不在姨母之家，乞食于路。七百之数，故当箕敛，方可致焉。（出《逸史》）

李敏求参加科举考试一共有十多次了，始终没有被录取。他无家可归，又没有兄弟可以投靠，已经快要到要饭吃的境地，几乎不想活下去了。大和初年的一天夜晚，他一个人坐在旅店的床上发愁，忽然感觉到灵魂和身体分离，全身轻飘飘的，像云气一样飘荡，渐渐来到荒郊野外，看见山川草木和人间的一个样，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过了很久，前面出现一座城镇，便走了进去，看见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人声嘈杂。忽然有一个身穿白衣服的人走过来给李敏求行了一个礼。李敏求问：“你莫非是我以前的仆人吗？”那个人说：“小人就是二郎您十年前所雇用的张岸，那时我跟随您

去泾州河边，不幸淹死了。”李敏又问：“你现在干什么呢？”张岸回答：“自从来到这里，我就跟随柳十八郎了，一直为他效力。柳十八郎现在当太山府君判官，非常尊贵显赫，每天审理判决十分繁忙，轻易见不着他。您和柳十八郎不是往日的交情，今天的事必须见他，我先进去通报。”一会儿，张岸走了出来，带领李敏求走进官署大门。李敏求看见院子正北有座大厅，红柱子白粉墙，极为壮丽，又见西面一排房子有一扇门，门外有许多穿黄衣服和绿衣服的人；还有一些人穿着紫红色的衣服，手里拿着申诉状纸站着；还有一些人穿着白衣没戴头巾和帽子，倚着墙站着；还有一些人戴着木枷和锁链，被人牵着等候提审；还有人怀抱着公文案卷窥视门里准备进去，一共大约有几百人。李敏求就要进去，张岸挥手对其他人说：“有客人来了！”马上走过来一个人低着头为他们带路。不一会儿有一个人走过来向李敏求作揖，请他进去。李敏求看到一个身穿紫衣服的官员站在台阶下，李敏求上前行完礼，抬头一看，却是已故的秀才柳澥。柳澥仔细一看是李敏求，不由得大吃一惊，说：“不应该在这里和您见面。”立刻请他进屋里坐下，亲热地同他谈论往事。柳澥说：“阴间和阳世不是一条路，今天你来这里，真是意料之外的事。是不是有人错误地把他摄来了？幸好我在这里，必然替你作出安排。”李敏求说：“我到这里，并没有人传呼。”柳澥沉吟一会说：“这必然是你命该到此，但是应该快点回去。”李敏求说：“我贫困潦倒，你在这里执掌大权，不能帮助我改变一下命运吗？”柳澥说：“假如你在阳间当官，难道可以假公济私吗？如果有这样的企图，被处罚贬官是不能逃避的。但是你如果想

要知道自己的命运，我倒可以帮忙。”于是命令旁边一个穿黄衣服的官员说：“带领李二郎去曹司，简单给他看一下三年的情况。”李敏求跟随穿黄衣服的官员走出去，经过大厅东面，进入另一个院子里。院子四面都有房子，约六七间，窗户全都开着，满屋都是大书架，放满黄纸或白纸的书和帐簿，上面都有标签，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册。穿黄衣服的官员走到一个书架前，抽出一册帐簿，翻到一面，反折过去，只漏出十几行字让李敏求看。上面写的是：“李敏求到大和二年，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的五月，得到二百四十贯钱。”旁边还注着红字，内容是：“这笔钱从伊宰卖庄院所得钱中支付。又过三年得官，任职的地点是张平子。”看到这里，穿黄衣服的官员将帐簿合上。李敏求恳求把其余的部分看完，穿黄衣服的官员不同意，将他领出来。他们经过一个大门，门扇半开，李敏求伸头往里看，见也是四面大房子，屋子里都有床，上面有铜印数百颗，并且夹杂着长着红色斑点的蛇，大大小小的有几百条，再没有别的东西。李敏求问穿黄衣服的官员：“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穿黄衣服的官员笑着没说话。回到柳判官那里，柳灏对李敏求说：“不是好朋友我不能让你看到这些，我真想留你多呆一会儿，又怕耽误了你回去的大事。”同他握手告别，又对他说：“这里很难得到扬州的毡帽，回去后请你送给我一顶。”然后对张岸说：“你带一两个人，骑马送李二郎回去，不许随便乱走乱看，以免惊动他不认识的人。”李敏求走出官署的大门，骑上借来的马，马快如风，两个人在前，张岸指引方向，一会儿跑到一个地方，天地一片漆黑，张岸说：“二郎保重。”李敏求觉得似乎被推落到大坑里面，随

即便醒了。过一会儿天亮了，自己仍然在昨天晚上坐着发愁的旅店里。李敏求从此不再有考取功名的想法。几个月以后，贫穷饥饿处境更加困难，几年前，伊慎的几个儿子曾经请求李敏求作他们的妹夫。当时他考取功名的心切，所以没有同意。这时又有人对他提出这件事，李敏求很痛快地答应了，不出十几天就结婚了。伊家有五个女儿，四个早已嫁人，李敏求的妻子是最小的一个。她的哥哥伊宰刚刚把城南的一个宅院卖了，得了一千贯钱，全都分给了五个妹妹。李敏求已经结婚，便领了二百贯。四个姐姐说：“妹妹最小，李郎又穷，我们每人再拿十贯资助你们。”于是李敏求正好得到了二百四十贯钱。李敏求原来有低级官员的职务，长时间得不到升迁，这一年，就用这笔钱来参加上司选拔。第二年春天，被任命为邓州向城县尉。到任几个月后的一天，他没事到县城外游玩，在一片残垣废墟和荆棘丛生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古代的石碑，文字磨损得看不清了。李敏求叫人把上面的青苔除掉，仔细辨认，看出上面刻的篆字是：“晋张衡碑”，因此明白了，“任职的地方是张平子”这句话是多么准确啊！

还有一种说法是，李敏求突然死了，被两个穿黄衣服的人摄去，来到一座很大的官署，他悄悄往里面一看，马植在里面，穿着一件短衣服，坐在地上吃饭，屋子周围全是书架。马植早就考中进士，同李敏求的关系很好。李敏求突然进去说：“你怎么在这里？”马植非常惊讶，不愿和他相认，回过头面向墙壁。李敏求说：“没什么事。”于是马植才坐得自然了。李敏求问：“你这里是管什么的？”马植说：“人们应得的钱物，按年支付。”李敏求说：“今天既然见面了，就是天

意，我要知道一年收入多少钱？”马植便找到一大本帐簿，黄色的纸张，贴有标签，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卢弘宣每年两千贯”翻过几张到李敏求，上面用朱笔写着：“年三百贯，以伊宰卖宅院的钱支付”。李敏求说：“刚才那个人的钱够多的了，幸好碰到你，也给我添一点。”马植说：“二三十千还可以，再多了就办不到了。”于是使用笔注：“加三十千，以某某四个人的钱支付。”李敏求又碰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正是李敏求姨妈家的奶妈，家住在汇淮。她看见李敏求高兴地说：“我也要回去了，知道你和判官是好朋友，必须替李奶我看一看一年的收入。”李敏求小时候，是吃她的奶的，没有办法又走进屋，把情况讲给马植。马植命令左右的人说：“快找来。”管理大帐簿的文书说：“李奶每年七百贯。”李敏求立即出去，告诉了李奶，李奶流泪叹息。这时差人催促李敏求回去，走了几十里地，来到城外的壕沟边上，坑里一片漆黑，差人在后面往前一推，李敏求醒了，他看见妻子和家里的人正围着他哭，说他已经死了两天了。过了一会儿，李敏求才能说话，便叫人拿来纸和笔将梦中的情节详细记录下来。李敏求就是伊慎的女婿，大舅哥伊宰是个军使，卖伊家的一处宅院得了二百千钱。到了年底，李敏求应得的三十千钱还没有着落。偶然在街上碰到了老人等候任职，见了面非常高兴，共同去酒楼吃饭。一同来的另外三个人，都是李敏求在乡里时的朋友，他们一共凑了三十千钱送给李敏求，同帐簿上所写的数完全一样。卢弘宣也住在城里，有人将李敏求做梦的事告诉他。卢弘宣计算自己已经收入的钱，便知道到年底还能得多少钱，总共正好不会超过两千贯。李奶已经流落街头，不

在李敏求的姨妈家里，在街上乞讨，七百贯的收入，也要一点一点地积攒，才能达到。

李君

行至昭应，曰：“某隐居，饮西岳，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旦先径往城中，不得奉陪也。莫要知向后事否？”君再拜恳请，乃命纸笔，于月下凡书三封。次第缄题之。”“甚急则开之。”乃去。五六举下第。欲归无粮食。将往，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为穷矣。仙兄书可以开也。”遂沐浴，清旦焚香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无资用，开一封。可青龙寺门前坐。”见讫遂往。到已晚矣。望至昏时，不敢归。心自笑曰：“此处坐，可得钱乎？”少顷，寺主僧领行者至，将闭门。见李君曰：“何人？”曰：“某驴弱居远，前去不得，将寄宿于此。”僧曰：“门外风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牵驴随之。具馔烹茶。夜艾，熟视李君，低头不语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惊曰：“松滋李长官识否？”李君起顰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旧，适觉郎君酷似长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贫，长官比将钱物到求官。至此狼狈。有钱二千贯，寄在某处。自是以来，如有重负。今得郎君分付，老僧

此生无事矣。明日留一文书，便可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载馱而去。鬻宅安居，遽为富室。又三数年不第，尘土困悴，欲罢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缄可以发也。”又沐浴，清旦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可开第二封，“可西市鞦韆行头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闻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即到此，无钱，即道，元是不要钱及第。李君惊而问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钱一千贯，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问曰：“此事虚实？”客曰：“郎君见在楼上房内。”李君曰：“某是举人，亦有钱，郎君可一谒否？”曰：“实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见之，话言饮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亲叔父。乃面定约束。明年果及第。后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顷数绝，危迫颇甚。谓妻曰：“仙师第三封可以开矣。”妻遂灌洗，开视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处置家事。”更两日卒。（出《逸史》）

江陵副使李君当初自洛阳赴京城考取进士，走到华阴在旅店里碰到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李君围坐在炉子旁边喝茶，交谈得非常融洽。他们一路同行到了昭应，白衣人说：“我隐居在西岳华山，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情意。因为有事，我明天要到城里去，不能奉陪你了。你想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吗？”李君作揖表示感谢和恳求。于是白衣人拿过纸笔，在月光下写了三封书信，并一一封好，然后在每一封信皮上写上：“在非常困难和危急的时候才可以打开。”写完告辞走了。李君连续

参加五六次科举考试都未被录取想要回家没有钱，想要住下去找不到立足之处，不得不自言自语道：“神仙哥哥的信可以打开了。”于是沐浴更衣，在早晨点燃香，然后将第一封信拆开。信上写的是：“某年某月某日，遇到困难没有钱用，拆开第一封信，然后可以到青龙寺门前静坐等候。”李君看完信后立即赶往青龙寺，在庙门口一直坐到黄昏也不敢离开，心中暗自发笑说：“就在这儿坐着，能得到钱吗？”一会儿，庙里的方丈领着行者来关门，看见李君问：“什么人？”李君说：“我的驴很瘦弱，居住的地方又远，无法走了，想在这里过夜。”方丈说：“门外风大寒冷，请到院里来吧。”李君牵着驴跟着方丈走了进去。方丈请李君坐下喝茶，夜深了。方丈反复观察李君，又低头沉思很久，突然问道：“您姓什么？”李君回答：“姓李。”方丈惊讶地又问：“松滋李大人你认识吗？”李君站起来悲伤地说：“那是我的去世的父亲。”方丈流着泪说：“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刚才看你长得很像李大人，我找你已经很长时间了，今天恰巧碰到你。”李君泪流满面。方丈又说：“你现在十分贫穷，李大人那时拿钱到这里谋求官职，后来出了事，将两千贯钱寄存在我这里，从那以后，我感到负担很重。今天能够将钱交付给你，老僧这一生再没有什么值得牵挂的事了。明天你只要写个收条留下，就可以将钱取走。”李君悲喜交加，第二天早晨带着钱回去了。回去后他买了住宅住了下来，成了一个富户。从这以后，他又考了三年，仍然没有被录取，感到疲劳绝望，不想再考下去了。这时他想：考取功名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神仙哥哥的第二封信也可以打开了。于是他又沐浴，在清晨把信拆开，上面写着：“某年

某月某日，想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可以拆开第二封。可以去西市场马鞍具行旁边的酒楼。”看完后，他立即赶到西市，登上酒楼喝酒。听到楼下有人说：“叫他明天早晨就来，没有钱不行。”又一人说道：“原先考取进士是不要钱的。”李君惊奇地问对面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对面那人说：“侍郎的公子做了笔买卖，给他一千贯钱，保证你考中进士。昨天有个到约定时间来取钱的，今天要将他的名字勾去。”李君问：“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人说：“侍郎的公子就在楼上房间内。”李君说：“我是举子，也有钱，能让我见一见公子吗？”那人说：“真是这样的，有什么不可以。”于是带着他见到了侍郎的公子。见面后他们坐下来一起喝酒。李君问：“你是侍郎的公子吗？”公子说：“主考官是我的亲叔父。”于是他们当面说定，做了这笔交易。第二年，李君果然考中进士。做官一直做到江陵副使。一天，他突然心口痛，一会儿工夫就昏迷好几次，病情非常危险。他对妻子说：“神仙师傅的第三封信可以拆开了。”妻子立即洗澡洁身，然后将第三封信拆开。见上面写的是：“某年某月某日，江陵副使患心痛病，可以交待遗嘱，处理后事了。”两天后李君死了。

马举

淮南节度使马举讨庞勋，为诸道行营都虞侯。遇大阵，有将在皂旗下，望之不入贼，使二骑斩之，骑回云：“大郎君也。”举曰：“但斩其慢将，岂顾吾子。”再遣斩之，传首阵上，不移时而败贼。后大军小衄，举落马，坠桥下而死。夜深复苏，见百余人至，云：“马仆射在此。”一人云：“仆射左胁一骨折。”又一人云：“速换之。”又曰：“无以换之。”又令取柳木换，遂换之。须臾便晓，所损乃痊，并无所苦。及镇扬州，检校左仆射。（出《闻奇录》）

淮南节度使马举讨伐庞勋，被朝廷封为诸道行营都虞侯。一天遇到一场大仗，有一名将官立马在对面的旗帜下面，看到他一直不向前攻入贼兵的队伍里，马举命令两员骑马的将官去杀了他。那员将官去了后又返了回来，对马举说：“那是大公子呀！”马举说：“只是叫你们斩杀慢将，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又派两人返回去，杀了进军不力的军官，然后将头颅在阵前传示，不多时就将贼兵打败了。后来大军遇到了小的挫折，马举落马掉到桥下摔死了。半夜时苏醒过来，看

见来了一百多人，其中一个人说：“马仆射在这里。”又一人说：“仆射左肋下断了一根肋骨。”另一人说：“快换了。”回答说：“没有可以替换的。”那人命令取柳树枝换上。于是这些人给他换上柳枝肋骨。一会儿天亮了，马举的伤已经痊愈了，并且丝毫不感到疼痛。等到他镇守扬州时，被朝廷任命为检校左仆射。

郑延济

宰相堂饭，常人多不敢食。郑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厅欲食次，其弟延济来，遂与之同食。延济手秉杨饩，餐及数口，碗自手中坠地。遂中风痹，一夕而卒。（出《中朝故事》）

宰相的工作餐，一般人都不敢跟着吃。郑延昌当宰相时，一天在办公的地点刚要吃中午饭，他的弟弟郑延济来了，于是便跟着他一块吃饭。郑延济手拿着汤饼没吃几口，手中的碗突然掉到地上，得了中风病，不过一天就死了。

李生

契贞先生李义范，住北邙山玄元观。咸通末，已数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门内，必改服歇辔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许人，年貌可五十余，与先生叙宗从之礼，揖诣其所居。有学童十数辈，生有一女一男。其居甚贫窳，日不暇给。自此先生往来，多止其学中，异常款狎。忽一夕，诣邙山，与先生为别。拥炉夜话，问其将何适也？生曰：“某此别辞世矣，非远适也。某受命于冥曹，主给一城内户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毕，不可久住。后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于此山之下，所阙者顾送终之人。比少一千钱，托道只贷之，故此相嘱，兼告别矣。”因曰：“人世用水，不过日用三五升，过此必有减福折算，切宜慎之。问其身后生计，生曰：“妻聘执丧役夫姓王，某男后当为僧。然其僧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间，且寄食观中也。”先生（“生”下疑脱“曰”字）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并阴鹭品定。言讫，及晓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霁，李生之妻与数辈诣先生，云：“李生谢世，今早葬于山下，欠一千钱，云尝托先生助之，故来取耳。仍将男寄先生院。”后江南僧行成果至，宿于先生室，因以李生之

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承有约，当教以事业，度之为僧。”二岁余，行成复至，已为僧矣。诵法华经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经授之，经年不能记一纸。人之定分，信有之焉。（出《录异记》）

道士李义范的道号叫契贞，住在北邙山的玄云观。咸通末年，已经有许多年了，每次进入洛阳城的徽安门内，都必须下马更衣。有个叫李生的，不知道原来是什么地方的人，年龄大约在五十多岁，与李义范交谈认定了堂兄弟的关系，请李义范到他的家里。他那里有十多个年幼的学生，李生自己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所住的房子非常简陋，吃了上顿没下顿。从此李义范经常来作客，大多数到他开的学堂里，关系处得非常融洽。忽然有一天，李生来到邙山，与李义范告别，夜里坐在炉子旁边说话，李义范问李生要去什么地方？李生说：“我这次告别是离开人间，并不是出远门。我为阴曹地府做事，负责管理供应城里每户人家每天所用的水，这个月任期就满了，不能久住人间，三天后就会死了。”又说：“人间的水，一天使用不应超过三五升，超过了必然减福折寿，一定要注意。”李义范又问他死以后，家里的生活怎么办？李生说：“妻子再嫁的人家是执丧役夫姓王，儿子长大以后当和尚。然而他的师傅在江南，两年后才能来到这里，名字叫行成。行成没来的这段时间，寄居在观里。”李义范说：“便叫他学道可以吗？”李生说：“他是当和尚的材料，这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是阴间安排的。”第二天早上，李生告辞走了。从这天

起，李义范被风雪所阻挡，五天没有去洛阳城。雪后天刚放晴，李生的妻子和几个学生来找李义范说：“李生死了，今天早晨葬在山下。他生前欠了一千文钱，说是曾经拜托先生帮助偿还，所以前来取钱，然后将儿子寄养在观里。”后来江南的和尚行成果然来了，同李义范住在一起，李义范便将李生的儿子托付给他，行成很高兴地同意了，说：“既然他父亲生前就找过我，我一定教他学习经文佛法，剃度他为和尚。”二年以后，行成又来了，李生的儿子已经成为一名和尚，诵法华经非常精通熟练。当初李义范教他道家经文时，一年也记不住一页。相信人是有命运即定数的。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数十三

成汭 杨蔚 欧阳漣 伊璠 顾彦朗
李甲 房知温 奚梦征 许生 杨鼎夫
牛希济 阴君文字 贫妇 支戡

成 汭

唐天祐中，淮师围武昌，杜洪中令乞师于梁王。梁与荆方睦，乃讽成中令汭帅兵援之。汭欲往亲征，乃力造巨舰一艘，三年而成，号曰和州载。舰上列厅宇泊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余华壮，即可知也。饰非拒谏，断自其意。幕寮俯仰，不措一辞。唯孔目吏杨厚赞成之。舟次破军山下，为吴师纵燎而焚之，汭竟溺死，兵士溃散。先是改名曰汭，字即水内也。水内之死，岂前兆乎。湖南及朗州军入江陵，俘载军民职掌伎巧僧道伶官，并归长沙，改汭

之名。和州之说，前定矣。（出《北梦琐言》）

唐朝天祐中年，淮师攻打围困武昌，杜洪中令派人向梁王求救。梁王和荆州方面的关系很好，便同意让成中令汭率领军队去援救。汭想要亲自出战，叫人造了一艘巨大的战船，三年才造完，起名叫做“和州载号”。船上有几层大小船舱，设立各种官职和组织，实行类似于官署衙门里那样的建制。号称“船高与山齐，船大截断海”，其余部分的华丽和壮观也可想而知了。各级将官和参谋人员虽然对造这样大的船有意见，但是由于惧怕汭的威严和独断专行，也只能与他周旋，不敢提一句意见，只有孔目杨厚表示赞成修造大船。大船出征驶到军山下，被吴在师放火烧毁，汭掉到水里淹死，兵将败逃。“汭”字分开念是水内，死在水里岂不是应了前兆吗！后来湖南和朗州的军队进入江陵，将抓到的士兵百姓、江湖艺人、能工巧匠，甚至和尚、道士全都带回长沙。改名为“汭”以有“和州”的说法，真是事先确定的。

杨蔚

唐杨蔚使君典洋源。道者陈休复每到州，多止于紫极宫。

弘农甚思一见，而颖川辄便他适。乃谓诸道士曰：“此度更来，便须申报。”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将拥旆而至，遂披揖。杨公曰：“向风久矣，幸获祇奉。敢以将来禄算为请，勿讶造次。”颖川呼人为卿，乃谓州牧曰：“卿三为刺史，了更无言。”杨不悻，以其曾典两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见任为终焉之所。迨后秩满无恙，不谕其言。无何又授此州，亦终考限。罢后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殁于邦。即三为刺史之说，果在于此乎？杨公季弟玘，为愚话之。（出《北梦琐言》）

唐朝刺史杨蔚到洋源出任洋州刺史，道士陈休复每次到洋州都住在紫极宫，刺史很想见他，而陈休复总是又到别处去了。刺史对众道士说：“下次再来，一定要报告。”一天陈休复又来了，道士们立即报告给杨蔚。一会儿，州里的兵马举着旗帜仪仗保护着杨蔚来到观外，刺史和道士见面互相行礼问候。杨蔚说：“久闻道长的大名，今天有幸相见，请不要认为太突然，将我以后还能当什么官告诉我。”陈休复将杨蔚请到观内，对杨蔚说：“你将任三次刺史，再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杨蔚不太高兴，因为他已经当了两个郡的刺史，现在正是第三个地方。从此他常常认为现任洋州作为终老的地方，后来任期满了，他也没有什么病，以为陈休复说的不准，过了不久朝廷又续任他为本州刺史，期满后任命一次，连续三任，死在任职期间。“任三次刺史”的话果然应验了，以上这些事情是杨蔚最小的弟弟杨玘告诉我的。

欧阳澥

欧阳澥者，四门之孙也。薄善词赋，出入场中，近二十年。善和韦中令在阁下，澥则行卷及门。凡十余载，未尝一面，而澥庆吊不亏。韦公虽不言，而意甚怜之。中和初，公随驾至西川，命相。时澥寓居汉南，公访知行止，以私书令襄帅刘巨容，俾澥计偕。巨容得书大喜，待以厚礼，首荐之外，资以千余缗，复大宴于府幕。既而撰日遵路。无何，一夕心病而卒。巨容因籍澥答书，呈于公。公览之抚然。因曰：“十年不见，灼然不错。”（出《摭言》）

欧阳澥是欧阳四门的孙子。少稍稍见长于吟诗做赋，参加科举考试近二十年。韦中令善主持考试，欧阳澥拿着自己的文章登门求教，但十多年也没有见到韦中令一面，然而他不论韦家婚丧嫁娶都上门请安送礼，从来不曾间断。韦中令虽然没说什么，但心中对他很是可怜惋惜。中和初年，韦中令跟随皇帝去西川，被皇帝任命为宰相。当时欧阳澥寄居在汉南，韦宰相知道以后，写了一封信给襄阳大帅巨容，让他推荐录用欧阳澥做官。巨容得到信后非常高兴，对待欧阳澥

如上宾，推荐他做官外，又送给他上千贯钱，并在官署设宴待他。过后选择日期送他去上任，然而他突然发作心脏病死了。巨容将欧阳澥写给宰相的感谢信送给韦宰相看，韦宰相看完说：“十年没有见到我的面，这次也没当上官，命运安排得多么明显不会有错。”

伊璠

黄巢污践宫阙，与安朱之乱不侔。其间尤异，各为好事传记。轩裳农贾，挈妻孥潜迹而出者，不可胜记。至有积月陷寇终日逃避，竟不睹贼锋者。独前泾阳令伊璠，为戎所得，屡脱命于刃下。其后血属相失，村服晦行，及蓝关，为猛兽搏而食之。患祸之来，其可苟免？（出《唐阙史》）

黄巢攻入京城，与安禄山和朱泚的叛乱不同。特别是这期间发生的事情尤其不一样，为一些好事的人流传记录下来。当时的官员、商人、农民、手工艺人带着妻子儿女偷偷逃出城外的人多得没法计算，其中有的人在贼兵占据好几个月的情况下，终日逃避，竟幸运得没有和贼兵正面遭遇。只有前泾阳县县令伊璠被贼兵抓住，但是却屡次在刀下逃脱性命。后

来他和家人走散，换上村民百姓的衣服，偷偷逃到蓝关，竟被猛兽吃了。真是灾祸来了，怎么能够逃脱呢？

顾彦朗

东川顾彦朗，以蔡叔向为副使。感微时之恩，惟为戎倖而尝加敬。其弟彦晖嗣袭，酷好洁净，尝嫌人臭，左右薰香而备给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涉轻薄。韦太尉昭度，收复蜀城，以彦晖为招讨副使。在军中，每旦率幕官同谒掌武，而蜀先主预焉，共轻忽之。虽昭度亦嫌其不恭。彦晖袭兄位。尔后为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温术等毙焉，先是蔡叔向（“向”字原本阙，据明抄本补）职居元寮，乃顾氏之心膂，与所辟朝士，优游樽俎，不相侔矣。小顾既是尊崇，嫌其掣肘。王先生因其隙，宣言以间之。且曰：“拈却蔡中丞，看尔得否？”由是叔向辞职闲居，王乃举军而伐之。在蜀，有术士朱洽者，常谓人曰：“二顾虽位尊方镇，生无第宅，死无坟墓。”人莫谕之。或曰：二顾自天德军小将，际会立功，便除东川，弟兄迭据。大顾相薨，遗命焚骸，归葬丰州，会多事未果。至小顾狼狈之日，送终之礼又阙焉。即朱氏言，于斯验矣。（出《北梦琐言》）

东川的顾彦郎任蔡叔向为副使，是为了报答在未发达时蔡叔向对他的照顾，虽然是下级，都很尊敬。后来顾彦郎的弟弟顾彦晖继承了他哥哥的官职。顾彦晖有爱干净的洁癖，总是嫌弃别人身上有臭味，他左右的人每天都洗澡薰香以准备他的招唤。他所任用的官员和参谋也大都是朝中贵族的子弟，轻薄腐化没有真实本领。太尉韦昭度带兵收复成都，任用顾彦晖为招讨副使。在行军作战中，顾彦晖每天早晨率领众将官和参谋人员拜见太尉的时候，原来的蜀主在场他们都很傲慢地对待，就连太尉韦昭度也觉得他太狂妄。顾彦晖是世袭得来的爵位，后来被蜀主打败，杀了他的全家，郎官温术等也被蜀主杀了。原来因为蔡叔向职居元寮，是顾家的亲信骨干，和顾彦晖可偏爱的那些贵族子弟的吃喝玩乐不问军务完全不同，顾彦晖对蔡叔向又敬又怕，嫌他掣肘碍事。蜀王先生知道他们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便使离间计进一步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散布流言说叔向讲过：“不用蔡叔向，看他顾彦晖还能干成什么事？”结果逼迫得蔡叔向只好辞职回家闲居。蜀王乘机出兵攻打顾彦晖。蜀郡，有个叫朱洽的江湖术士经常对别人说：“顾彦明和顾彦晖虽然镇守一方，官高位尊，但是都活着没有房宅，死了没有坟墓。”人们都不能理解。他还说：“顾彦郎和顾彦晖从天德军中的小将遇到机会立了战功，便得到了镇守东川的官职。顾彦郎临死的时候嘱咐将他火化，以使将来将他的骨灰带回家乡丰州安葬，但是因为当时事情太多没办成，等到顾彦晖死的更加狼狈，连送终的葬礼都没有。完全应验了朱洽所说的话。

李甲

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岁饥馑，徙家邢台西南山谷中。樵采鬻薪，以给朝夕。曾夜至大明山下，值风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即寝于庙宇之间，松柏之下。须臾有呵殿之音，自远而至。见旌旗闪闪，车马阗阗，或擐甲胄者，或执矛戟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简者，揖让升阶，列坐于堂上者十数辈，方且命酒进食。欢语良久，其东榻之长，即大明山神也，体貌魁梧，气岸高迈。其西榻之首，即黄泽之神也，其状疏而瘦，其音清而朗。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余即不知其名。坐谈论，商榷幽明之事。其一曰：“禀命玉皇，受符金阙。太行之面，清漳之湄，数百里间，幸为人主，不敢逸豫怠惰也，不敢曲法而徇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兢惕惕，以承上帝，用治一方。故岁有丰登之报，民无扎瘥之疾。我之所治，今兹若是。”其一曰：“清冷之域，泱泱之区，西聚大巔，东渐巨浸，连陂凑泽，千里而遥。余奉帝符，宅兹民庶，虽雷电之作由己也，风波之起由己也，鼓怒驰骤，人罔能制予。予亦非其诏命，不敢有为也；非其时会，不敢沿溯也。正而御之，静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鱼鳖蕃焉，感卤磊块而滋殖，萑蒲

蓊郁而发生。上天降鉴，亦幸无横沴尔。”又一曰：“岭之地，岿嵒之都，分块比之一隔，总飞驰之众类。熊罢虎豹，乌鹊雕鹗。动止咸若，罔敢害民。此故予之所职耳，何假乎备言。”座上僉曰：“唯唯。”大明之神，忽扬目盱衡，咄嗟长叹而谓众实曰：“诸公镇抚方隅，公理疆野，或水或陆，各有所长。然而天地运行之数，生灵厄会之期，巨盗将兴，大难方作。虽群公之善理，其奈之何？”众咸问：“言何谓也？”大明曰：“余昨上朝帝所，窃闻众圣论将来之事，三十年间，兵戎大起。黄河之北，沧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余万人。当是时也，若非积善累仁，忠孝纯至者，莫能免焉。兼西北方有华胥遮毗二国，待兹人众，用实彼土焉。岂此生民寡祐，当其杀戮乎？”众皆颦蹙相视曰：“非所知也。”食既毕，天亦将曙，诸客各登车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及平旦，李甲神思恍然，有若梦中所遇。既归，具以始末书而志之。言于邻里之贤者，自后三十余载，庄皇与梁朝对垒河岸，战阵相寻。及晋宋，戎虏乱华，干戈不息，被其涂炭者，何啻乎六十万焉。今详李生所说，殆天意乎？非人事乎？（出《刘氏耳目记》）

唐朝天祐初年，有个叫李甲的常山人，因为遇到了灾荒年景，将全家搬到邢台西南的山谷中居住，每天打柴维持生活。有一次他夜间来到大明山下，正赶上暴风雨，便躲进神庙里面避雨。一直到半夜，雷雨才停止。李甲只好睡在庙里的松柏树下。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听到有官员出行时前呼后拥的吆喝声，由远而近。随即又看见旌旗招展，听到车马行

进的声音。来的人中有的身披武将的盔甲，有的拿着长矛，有的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宽大的鞋子，还有的穿着官服，拿着象简，他们互相谦让着登上台阶，按顺序坐在堂上，大约有十多个人。坐下之后，摆上酒宴，笑谈畅饮。坐在东面的第一个人是大明山神，他身材高大魁梧，气宇轩昂。坐在西面的第一个人是黄泽水神，他瘦小干枯，但说话的声音却清晰宏亮，他旁边坐的是漳河河伯，其余的就不知道是谁了。他们谈论探讨着阴间和人世的事。其中的一个说：“我在天宫接受玉皇大帝的任命，管理太行山一侧到清河和漳河岸边方圆数百里的广大地区，虽然受命主持一切，但不敢懒惰懈怠，贪图安乐；不敢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不敢倚仗地位，欺压下属和百姓，兢兢业业，认真治理这一方土地上的一切，以便报答天帝。所以年年有丰收的喜报，百姓安居乐业，没有瘟疫流行，我所治理的这个地方，如今就达到了这个程度。另一人着说：“我治理的地方人烟稀少，区域辽阔，西靠大山，东临大海，湖泊连着沼泽，有千里之遥。我秉承上帝的旨意，管理这广大的区域和民众，打雷下雨由我作主，刮风掀浪由我指挥，人是不能干涉我的行动的。但我若不是奉了上天的命令，也不敢做任何事情。不是季节应该变化的时候，我不敢违反常规随便安排，尽职尽责地治理守护这一方土地，致使这里的草木茂盛，鱼鳖繁衍，水土滋润，芦苇薄草生长得郁郁葱葱。更加幸运的是上天派来巡视检查的官员，也没有随意干涉和胡乱指挥的现象。又一人说：“崇山峻岭，沟壑纵横，高低不平，有各种飞禽走兽生长出没，不让他们伤害百姓是我的职责，不用我来一一陈述和表白，来应付上天的审

查。”大家都点头称是。这时大明山神忽然举目扬眉，唉声叹气地对众人说：“大家镇守一方，管理万物，或是在湖泊，或是在陆地，各有所长，然而天地运行的法则所决定，人类生灵的厄运即得来临，到时候盗贼兴起作乱，灾难降临。虽然大家善于治理，但也无可奈何。”大家一齐问他：“你根据什么这样说呢？”大明山神说：“我昨天上天去朝拜玉皇大帝，偷偷听到了众位上仙在议论将来的事情。他们说以后三十年里，战乱不断，死伤人民六十余万人。到时候，如果不是仁义行善，忠孝两全的至诚君子，都不能幸免。再加上西北方向的华胥和遮毗两个国家，乘机侵犯中原领土。难道老百姓就无法保护，就应该遭受屠杀吗？”大家听了，都皱着眉头，互相看着说：“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大家吃喝完了，天已拂晓，便各自登车而去。大明山神也不知道上哪里去了。等到天亮以后，李甲精神恍惚，好像是在做梦，回到家里以后，他将遇到的事情详细记录下来，并告诉了邻居中有知识、有威望的人。从这以后三十多年，庄皇与梁朝各自守在黄河岸边，找机会攻击对方，等到后晋和宋韩，西边的蕃邦国家侵犯中原，刀兵四起，战乱不断，被战争杀害的老百姓不止六十万人。今天详细记录下来李甲所说的事情，想问一问，这只是上天的意思呢？还有没有人为了因素呢？

房知温

故青帅房公知温，少年与外弟徐裯（“裯”字原本阙，据明抄本补）为盗于袞郛之境，昼则匿于古墓。一夕遇雨未出间，二鬼至。一鬼曰：“此有节度上（明抄本“上”作“土”）主，宜缓之。”与外弟俱闻之。二人相问曰：“适闻外面语否？”徐曰：“然。”房曰：“吾与汝未知孰是？来宵汝当宿于他所，吾独在此以验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复曰：“昨夜贵人尚在矣。”房闻之喜。后果节制数镇，官至太师中书令东平王。则知晋书说魏阳元闻鬼以三公呼之，为不谬矣。（出《玉堂闲话》）

已故的青州节度使房知温，年轻的时候和表弟徐裯在袞州和郛城一带当盗贼，白天藏身在古墓里面。有一天晚上下雨，他们没有出去，有两个鬼来了。一个鬼说：“这儿有节度使大人，我们应该等一会儿。”房知温和他的表弟都听到了。他们互相问对方说：“刚才外面说的话你听到了吗？”徐裯说：“听到了。”房知温说：“我和你不知道是谁，明天晚上你到别的地方去睡，我自己在这里验证一下。”等到第二天晚上，两

个鬼又来了，一个鬼又说：“昨天晚上的贵人还在。”房知温听了很高兴，后来他果然当官节制许多地方，最后当上了太师中书令东平王。由此可知晋书目上所说的魏阳元听到鬼称他为三公的记载，是不错的。

窦梦征

朱梁翰林窦学士梦征，以文学称于世。时两浙钱尚父有元帅之命。窦以钱公无功于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渥泽，不称是命，乃抱麻哭于朝。翌日，窦谪掾于东州。及失意被谴，尝郁郁不乐。曾梦有人谓曰：“君无自苦，不久当复故职。然将来慎勿为丞相。苟有是命，当万计避之。”其后窦复居禁职。有顷，迁工部侍郎。窦忽忆梦中所言，深恶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逊避。未几果卒。（出《玉堂闲话》）

朱梁翰林窦梦征，因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而非常有名望。当时朝廷将授予两浙的钱尚父为元帅。窦梦征认为钱尚父没为朝廷立下什么功劳，却独自镇守一方，坐享朝廷的恩惠，很不称职，便在上朝的时候手捧奏章哭着对此事加以评论。第二天，窦梦征被贬官到东州。从他遭谴责被贬官开始，心中

一直不高兴。有一天他梦到一个人对他说：“你不要不高兴，不久就会官复原职，但是将来注意不要当丞相。如果皇帝想任命你为丞相，你一定要千方百计的推辞。后来窦梦征果然官复原职，不久又升任工部侍郎，就是丞相之一。窦梦征忽然想起梦中那人所说的话，所以非常厌恶这个官职，可是已经接受了任命，没有办法推辞逃避，果然没过多久他就死了。

许生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门客许生，暴卒，随使者入冥。经历之处，皆如郡城。忽见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将军朱仁忠食禄。”生极讶之。泊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误追之矣。”谓生曰：“汝可止此，吾将白于阴君。然慎勿窥吾簿。”吏既出，生潜目架上有签牌曰：“人间食料簿。”生潜忆主人朱仁忠不食酱，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晓其文。逡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裊目责之。生恐惧谢过，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酱，是敢窃食簿验之。愿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于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还。其径路微细，随使者而行。忽见一妇女，形容憔悴，衣服褴褛，

抱一孩子，拜于道旁。谓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顷年因产而死，竟未得受生。饥寒尤甚，希君济以准资缗数千贯。”生以无钱辞之。妇曰：“所求者楮货也。君还魂后，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与写金光明经一部忏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国寺，将其阉，为使者所推，踣地而寤。仁忠既悲喜，问其冥间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将军。”言其牌粟之事，又话见君亡妻，言其形实无差。后与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后，忽觉酱香，今嗜之颇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验也。自尔朱写经毕，许生燔纸数千。其妇于寐中辞谢而去。朱果为金吾将军。显晦之事，不差毫厘矣。（出《玉堂闲话》）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的门下食客许生突然死去，跟随着阴间派来的使者走入阴间，经过的地方和人间的城镇一样。许生看到地上堆着几千石粮食，中间插着一个木牌写着：“金吾将军朱仁忠的俸禄粮食”许生非常惊讶。等来到官署，使者将他领到一间公堂之上，主事官员按着帐簿说：“这个人抓错了。”又对许生说：“你可以等在这里，我去跟阴君说明情况。但是你要注意，不要翻看我的帐簿。”说完就出去了。许生抬头看架上有一个标签写着：“人间食物簿”。许生想起主人朱仁忠不吃酱，想要知道其原因，便将那本帐簿拿下来翻阅，但是看不懂上面的大多数文字。一会儿，主管官员回来了，发现许生偷看帐簿后非常生气，瞪着眼睛责备他。许生害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对官员说：“我平时受到朱仁忠的恩惠，知道他不吃酱，所以偷看帐簿加以验证，请你原谅我的罪过。”

官员的怒气消了一点，拿过帐簿，在朱仁忠的名字下批注：“加大豆三合”。然后命令先前那个使者带领朱仁忠回去。他们走的是一条小路，许生跟着使者走着，忽然遇到一个妇女，面容憔悴，衣衫褴褛。还抱着一个小孩，在道旁对他们行礼，对许生说：“我是朱仁忠死去的妻子，那年因为难产而死，竟没有得到轻生。现在饥寒交迫，希望您能资助我几千贯钱。”许生以没钱为理由，不答应她的要求。妇女说：“我所要的是纸钱，你只要将纸钱焚烧就可以了。另外还要告诉朱仁忠为我抄写部《金光明经》表示忏悔，可以为我求得一条超生的路。”他们继续往前走，来到相国寺。许生刚要跨过门坎，使者在后面一推，他跌倒在地上醒了。朱仁忠又悲又喜，询问他阴间的事情。许生说：“您不久能当金吾将军。”又将看到他的俸禄牌和他死去的事说了，所说的长相一点不差。后来和朱仁忠一起吃饭，朱仁忠说：“自从你死以后，我忽然觉得吃酱很香，现在吃得很多，这就是批注加大豆三合的验证吧。”朱仁忠写完《金光明经》，许生烧了几千贯纸钱，朱仁忠的妻子在梦中感谢告辞而去。后来朱仁忠果然当上了金吾将军。阴间所得到的预示，同事物的真实情况分毫不差。

杨鼎夫

进士杨鼎夫富于词学，为时所称。顷岁，会游青城山。过皂江，同舟者约五十余人。至于中流，遇暴风漂荡，其船抵巨石，倾覆于洪涛间。同济之流，尽沉没底。独鼎夫似有物扶助，既达岸，亦困顿矣。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盐里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谢，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诗以记。后归成都，话与知己。终莫究盐里人之义。后为权臣安思谦幕吏，判榷盐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则，以属分料盐百余斤裹束，将上蜀郊营葬。至是盐里之词方验。鼎夫旧记诗曰：“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当时作等闲。棹逆狂风趋近岸，舟逢怪石碎前湾。手携弱杖仓皇处，命出洪涛顷刻间。今日深恩无以报，令人差记雀衔环。”（出《北梦琐言》）

进士杨鼎夫善于吟诗作词，为人们所称赞。近年，他与别人一同去青城山游玩，同船五十多人一同横渡皂江，船到江心，突然遇到大风将船吹离航线，撞到巨石上，顷刻之间便沉没在波涛之间。同船上的人都沉到江底淹死了，唯独杨鼎夫似乎有什么东西托着他送到岸边，这时他已经没有力气

了。突然来了个老头，用手杖将他拉到岸上来，并且笑着对他说：“你应该是盐里的人，本来就不是水中的东西。”杨鼎夫上岸后没来得及致谢，突然失去了老人的踪影，他作了一首诗作为纪念。回到成都后，他将这段经历告诉知心朋友，但谁也不明白“盐里人”的意思。后来他当上了有权势的大臣安思谦的参谋，协助处理专卖食盐的案件，突然得病死了。天热有味，使用粗盐一百多斤将他裹束起来，运到郊外埋了。到这时，“盐里人”的话才得以验证。杨鼎夫当时作的诗是：“青城山峭皂江寒，欲渡当时作等闲。棹逆狂风趋近岸，舟逢怪石碎前湾。手携弱杖仓皇处，命出洪涛顷刻间。今日深恩无以报，令人羞记雀衔环。”

牛希济

蜀御史中丞牛希济，文学繁赡，超于时辈。自云：早年未出学院，以词科可以俯拾。或梦一人介金曰：“郎君分无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禄。”觉而异之。旋遇丧乱，流寓于蜀，依季父也（大阮即给事中峤也）。仍以气直嗜酒，为季父所责。旅寄巴南，旋聆开国，不预劝进。又以时辈所排，十年不调。为先主所知，召对，除起居郎，累加至宪长。是知向者之梦，何其神也。（出《北梦琐言》）

蜀国的御史中丞牛希济，文章写得很好，远远超过了同年龄的人。他自己说：“早几年我还在学校里学习，如果考文章诗词我就可以轻易地被录取。”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披着金甲的人对他说：“你命中没有考取功名的福份，到四十五岁以上才能当官。”他醒了以后感到非常奇怪。随后他便遇上了战乱，逃到蜀郡，寄居在叔父家里。因为心情不好他经常喝酒，被叔父斥责了一顿。他又跑到巴南，正碰上开邦立国，他想要进出，又被同龄的人所排挤，十年的时间没有得到升迁。被先主知道了，将他找来考查，任命为居郎，逐渐升到宪长。这时候他才知道，当时做的梦是多么的灵验。

阴君文字

顷岁有一士人，尝于寝寐间若被官司追摄，因随使者而去。行经一城，云是镇州，其间人物稀少。又经一城，云是幽州，其间人物众广。士人乃询使者曰：“镇州萧疏，幽州繁盛，何其异乎？”使者曰：“镇州虽然少人，不日亦当似幽州矣。”有顷至一处，有若公府。中有一大官，见士人至前，即曰：“误追此人来，宜速放去。”士人知是阴司，乃前启阴官曰：“某虽蒙放还，愿知平生官爵所至。”阴官命取纸一幅，以

笔墨画纸，作九个围子。别取青笔，于第一个围子中，点一点而与之。士人置诸怀袖，拜谢而退。及寤，其阴君所赐文字，则宛然在怀袖间，士人收藏甚秘。其后镇州兵士，相继杀伤甚众。故知阴间镇州，即日人众，当不谬耳。其士人官至冀州录事参军，缢缕而卒。阴官画九围子者，乃九州也，冀州为九州之第一，故点之；其点青者，言士人只止于录事参军，绿袍也。（出《玉堂闲话》）

近年来有一个男子，曾经在睡觉做梦的时候被官差追捕，尾随官差而去。经过一座城镇，官差说是镇州，城里人很稀少。又经过一座城镇，说是幽州，城里人物众多热闹。男子问官差说：“镇州人少，而幽州人多热闹，相差得太悬殊了。”官差说：“镇州虽然人少，但不久也会像幽州一样。”一会儿，到了一个地方，有座官府，里面有个大官。看到男子走过来，大官说：“这个人是抓错的，应该立刻放回去。”男子知道这是阴间，走上前去向大官请求说：“我虽然被放回去，但是还想知道一生能当什么官？”大官叫人拿来一张纸，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九个圆圈，又拿起一支绿笔，在第一个圆圈里点了一笔，然后把它交给男子。男子小心地放在怀里，表示感谢后退了出去。男子睡醒后阴间大官给他的纸张文字还在怀里，他小心秘密地收藏了起来。后来镇州军队互相残杀，伤亡很多，这才知道了阴间官差所说阴间镇州不久人多的话不是随便说的。后来男子当上了冀州录事参军，最后在贫困中死去。阴间大官所画的九个圆圈，就是指九州，所以加点。点是绿色

的，是说男子最终只能做到录事参军，穿绿色袍子。

贫妇

谚云：一饮一啄，系之于分。斯言虽小，亦不徒然。常见前张宾客澄言，顷任镇州判官日，部内有一民家妇，贫且老，平生未尝获一完全衣。或有哀其穷贱，形体袒露，遗一单衣。其妇得之，披展之际，而未及体，若有人自后掣之者，举手已不知衣所在。此盖为鬼所夺也。（出《玉堂闲话》）

民间谚语说：“一饮一啄，系之于分。”意思是说，人们的饮食衣物，都是命运所决定的。话虽然少，但也不是白说的。曾经听从前的客人张澄说过，他前几年任镇州判官的时候，街上一个老百姓家的妇女，又老又穷，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有的人看她太穷了，破衣服露出了身体，便给她一件单衣服。她将衣服拿到手里后，正往身上披，还没等碰到身体，好像后面有人夺了过去，举手之间衣服就不知道哪里去了。这都是鬼给夺去了。

支戡

江左有支戡者，余干人，世为小吏，至戡，独好学为文。窃自称秀才。会正月望夜，时俗取饭箕，衣之衣服，插箸为嘴，使画盘粉以卜。戡见家人为之，即戏祝曰：“请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画粉宛成司空字。又戡尝梦至地府，尽阅名簿，至己籍云：“至司空，年五十余。”他人籍不可记，唯记其友人郑元枢云：“贫贱无官，年四十八。”元枢后居浙西，廉使徐知谏宾礼之，将荐于执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实年四十八。戡后为金陵观察判官，检校司空。恒以此事话于亲友，竟卒于任，年五十一。（出《稽神录》）

江左有个余干人叫支戡，世代都是当小官的，传到他这一辈，他却喜欢做文章，并自称为秀才。每当正月十五，当地的风俗是取一支簸箕，盖一件衣服，上面插一根筷子作嘴，使筷子在簸箕里的面粉上写字来预测吉凶。支戡见家里人都忙着预测自己的吉凶，他也走过去开玩笑地说：“请预测支秀才将来能当什么官？”只见筷子在面粉上写了两个字，好像是“司空”。支戡还曾经做梦到阴曹地府，将花名册都翻阅了。

看到自己那一页上写着：“官到司空，寿命五十多”。别人的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朋友邓元枢是“贫贱不能当官，寿命四十八”。邓元枢后来搬迁到浙西，廉使徐知谦对他很好，推荐他给执政，请示的公文已经发出好几天了。他忽然得病死了，死时正好是四十八岁。支戡后来当了金陵观察判官、检校司空，他经常把这些事说给亲戚朋友听。最后他死在任职期间，死的时候五十一岁。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数十四 (婚姻)

定婚店 崔元综 卢承业女 琴台子
武殷 卢生 郑还古

定婚店

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歧，求婚不成。贞观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为议者，来旦期于店西龙兴寺门。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覩之，不识其字。固问曰：“老父所寻者何书？固少小苦学，字书无不识者。西国梵字，亦能读之。唯此书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间书，君因得见。”固曰：“然则何书也？”曰：“幽冥之书。”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平，

非某不当来也。凡幽吏皆主人生之事，主（“主”原作“生”，据明抄本改）人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则君何主？”曰：“天下之婚媾耳。”固喜曰：“固少孤，尝愿早娶，以广后嗣。尔来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与议潘司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妇适三岁矣。年十七，当入君门。”因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妇之足，及其坐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君之脚已系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为？”曰：“此店北卖菜家姬女耳。”固曰：“可见乎？”曰：“陈尝抱之来，卖菜于是。能随我行，当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书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菜”原本作“米”，据明抄本改）市。有眇姬，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杀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大禄，因子而食邑，庸可杀乎？”老人遂隐：“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干事，能为我杀彼女，赐汝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肆中，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奔走获免。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尔后求婚，终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荫叅相州军（“军”原作“君”，据明抄本改）。刺史王泰俾摄司户掾，专鞫狱，以为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惬之极。然其眉间常贴一花钿，虽沐浴闲处，未尝暂去。岁余，固逼问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给朝夕。陈氏怜小，

不忍暂弃。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间，叔从事卢龙，遂得在左右，以为女嫁君耳。”固曰：“陈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尽言之，相敬逾极。后生男鯤，为雁门太守，封太原群左夫人。知阴鹭之定，不可变也。宋城宰闻之，题其店曰“定婚店”。（出《续幽怪录》）

杜陵的韦固从小失去父母，想要早一点结婚，但是多次求亲都没有成功。唐太宗贞观二年，他去清河游历，中途住在宋城南面的旅店。旅客中有一个人为他提亲，女方是以前的清河司马潘昉的女儿，并让韦固第二天清早去店西的龙兴寺门前同潘家的人见面。韦固心中急切，第二天很早就赶去了，到了庙门前，月亮还在天上高高地挂着。他看见一个老头倚着一个口袋，坐在台阶上，借着月光看书。韦固也在旁边看，却不认识书上的字，便问老头说：“老先生看的是什么书啊？我从小学习，没有不认识的字，就是西方的梵文，我也能看懂，只是这本书上的字从来没见过，这是怎么回事？”老头笑着说：“这不是人间的书，你怎么会见过。”韦固又问：“那是哪里的书啊？”老头说：“阴间的书。”韦固问：“阴间的人，怎么到了这里？”老头说：“你来的太早，不是我不应该来，凡是阴间的官员都管阳间的事，管理人间的事，怎么能不在人间行走呢？”韦固问：“那么您管什么事啊？”老头说：“天下所有人的婚姻大事。”韦固心中暗喜，说：“我从小失去父母，想早一点结婚，以便多生儿女，传宗接代，这十多年

来，我多方求亲，竟不能如愿。今天有人到这里来给我提潘司马的女儿，这件婚事能够成功吗？”老头回答：“不能成功，你的媳妇刚刚三岁，等到十七岁才能进你们家的门。”韦固问：“你口袋里装的什么东西？”老头回答：“红绳啊！”用来系夫妻两人脚的。等到冥间为他们定下了，我就偷偷地把红绳系在他们的脚上。不管这两家是仇敌，还是贫富相差悬殊，或者是相隔千山万水，只要红绳一系，再也逃不掉了。你的脚已经和她的脚系在一起了，你再找别的人有什么好处呢？”韦固问：“我的媳妇是谁？家在哪里？”老头回答：“旅店北面卖菜那个老太太家的女孩。”韦固问：“能去看一看吗？”老头说：“老太太经常抱着她卖菜，你跟着我走，我指给你看。”等到天亮了，韦固等的人没有来。老头卷起书，背着口袋，韦固跟着老头来到菜市场，看见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太太，抱着一个三岁的女孩，看起来非常肮脏丑陋。老头指着女孩对韦固说：“那就是你的妻子。”韦固生气地问：“我杀了她行不行？”老头说：“这女孩命中注定有大富贵，还要跟着你享福呢，怎么杀得了呢？”说完老头就不见了。韦固回去后磨了一把刀子，交给仆人说：“你历来很能办事，如果为我杀了那个女孩，我给你一万钱。”仆人说：“是，明白了。”仆人将刀藏到袖子里来到菜市场，趁着人多混乱的时候，刺了女孩一刀就跑，市场大乱，仆人得以逃脱。韦固问仆人：“刺没刺中？”仆人说：“一开始我想刺她的心脏，可是没刺准，刺到了眉间。”韦固以后求婚，一直没有成功。又过了十四年，他靠父亲的老关系，到相州参军刺史王泰手下任职，专门负责审讯囚犯。王泰因为他能干，将女儿许配给他。韦固的新媳妇十六七岁，容

貌美丽，韦固非常满意，但是他发现妻子的眉间总是贴着一个纸花，无论干什么没有一刻拿下去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他逼问妻子，妻子哭着说：“我是郡守大人的侄女，不是他的亲生女儿。我的父亲生前当宋城县令，死在任职上。当时我还在襁褓之中，母亲和哥哥也相继死了。家里剩下的唯一宅院在城南，乳母陈氏带着我居住，每天卖菜度日。陈氏可怜我太小，总把我带在身边，三岁的时候陈氏抱着我走在菜市场里，被一个狂徒用刀刺中眉心，留下了伤疤，所以用纸花盖上。七八年以后，叔叔来到卢龙任职，我便跟着叔叔了，并以他女儿的名义嫁给你。”韦固问：“陈氏是不是瞎一只眼？”妻子说：“对，你怎么知道的？”韦固说：“刺你的人就是我派去的，这真是一件奇事！”便将事情的经过都跟妻子说了。从此夫妻更加互敬互爱，后来生了个男孩叫韦鲲，当了雁门太宗。母亲被封为太原郡太夫人。才知道命中注定的事，是不会因人力而改变的。宋城县官听说了这件事，为那家旅店题名为：“定婚店”。

崔元综

崔元综任益州叅军日，欲娶妇，吉日已定。忽假寐，见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妇，君妇今日始生。”乃梦中相随，向

东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家，入宅内东行屋下，正见一妇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妇。”崔公惊寤，殊不信之。俄而所平章女，忽然暴亡。自此后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韦陟堂妹，年始十九。虽嫌崔公之年，竟嫁之。乃于履信坊韦家宅上成亲，果在东行屋下居住。寻勘岁月，正是所梦之日，其妻适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韦夫人与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贵禄也。（出《定命录》）

崔元综任益州参军以后，想要结婚，日期已经定了下来，忽然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人对他说：“这家的女子不是你的媳妇，你的媳妇今天才出生。”他便在梦中跟着这个人来到东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的一户人家，进到院子里的东屋旁，看到一个妇女正好生了一个女儿。领他来的那个人对他说：“这才是你的媳妇。”崔元综从梦中惊醒，但他不相信梦中的事。这时传来消息，他正要娶的那个女人突然死了。从这以后他升官一直到四品官，年纪五十八岁了，才同侍郎韦陟的堂妹结婚。新娘子才十九岁。虽然觉得崔元综的年龄大了一些，但还是嫁给了他。婚礼是在履信坊韦家宅院举办的，新娘子原来正是住在东屋。推算起来，她出生的年月，正是崔元综做梦的那一天，崔元综后来又升为三品官，活到九十岁。韦夫人与他白头偕老，共同生活四十年，享尽了荣华富贵。

卢承业女

户部尚书范阳卢承庆，有兄子，将笄而嫁之，谓弟尚书左丞承业曰：“吾为此女，择得一婿乃曰裴居道。其相位极人臣。然恐其非命破家，不可嫁也。”承业曰：“不知此女相命，终他富贵否？”因呼其侄女出，兄弟熟视之。承业又曰：“裴即位至郎官，其女即合丧逝，纵后遭事，不相及也。年嫁与之。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歿。后居道竟拜中书令，被诛籍没，久而方雪。”（出《定命录》）

户部尚书范阳卢承庆想要为哥哥的刚刚十六岁的女儿找户人家嫁出去，对弟弟卢承业说：“我为这姑娘找了个女婿叫裴居道，看他的面相能当上丞相，然而恐怕他后来遭厄运破产，不能嫁给他。”卢承业说：“不知道这个姑娘的面相能不能同他享受富贵到底。”于是将侄女叫出来，兄弟两个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卢承业又说：“裴居道当上郎官，这个姑娘就会死了，纵然裴居道以后运气逆转出事，也和侄女没有关系了。”于是他们将姑娘嫁给了裴居道。裴居道官做到郎官时，妻子果然死了。后来裴居道又当上中书令以后，被诛杀抄家，

很长时间才平反昭雪。

琴台子

赵郡李希仲，天宝初，宰偃师。有女曰闲仪，生九岁，嬉戏于廨署之花栏内。忽有人遽招闲仪曰：“鄙有恳诚，愿托贤淑，幸毕词，勿甚惊骇。”乃曰：“鄙为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台子，鄙尤钟念。生六十日，鄙则谢去。夫人当为崔之继室，敢以念子为托。实仁愍之。”因悲恸怨咽，俄失所在。闲仪亦沉迷无所觉知矣。家人善养之，旬日无恙。希仲秩满，因家洛京。天宝末，幽蓟起戎，希仲则挈家东迈，以避兵乱。行至临淮，谒县尹崔祈。既相见，情款依然。各叙祖（“祖”原作“相”，据明抄本改）姻。崔乃内外三从之昆仲也。时崔丧妻半岁，中馈无主，幼稚零丁。因求娶于希仲。希仲家贫时危，方为远适，女况成立，遂许成亲。女既有归，将谋南度。偃师故事，初不省记。一日，忽闻崔氏中堂，沉痛大哭。即令询问，乃闲仪耳。希仲遇自询问，则出一年孤孩曰：“此花栏所谓琴台子者也。”因是倍加抚育，名之灵遇，及长，官至陈郡太守。（出《续玄怪录》）

赵郡的李希仲在天宝初年当上了偃师县令，他有个女儿叫闲仪，刚刚九岁。一天，闲仪在花栏里玩耍，忽然有一个人招呼她，对她说：“我有一个恳求，想要托付给你一件事，你听了我说的话不要惊慌害怕。”然后又说：“我是崔家的媳妇，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最小的男孩，小名叫琴台子，尤其使我挂念。他刚生下来六十天，我就死了。你以后会成为崔家的续弦，孩子的继母。我把孩子托付给你，请你以仁慈的心肠好好对待他。”说完悲伤地哽咽着，一转身就没有了。闲仪也处于昏迷状态，家里人妥善地照顾她，十多天以后就好了。李希仲任期满了之后，将家搬到洛京。天宝末年，幽州和蓟州兴起战事，李希仲带领全家往东迁移，以逃避战乱。走到临淮，拜见县尹崔祈，见面后交谈得十分融洽，各自叙述自己的祖宗家谱，知道了崔祈还是李希仲的远亲。这时崔祈丧妻才半年，没有妇女在家主持饮食家务，孩子年幼无人照顾，崔祈恳求李希仲将女儿嫁给他。李希仲正赶上遭难，全家又要远行，女儿已经长大，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女儿有了归宿，他们一家准备继续往南走。闲仪幼时在偃师所遇到的事情一开始已经毫无记忆了。有一天忽然听到崔祈的家里有人大哭，派人过去一问，原来闲仪在哭。李希仲赶忙过去询问女儿，闲仪领出来一个一岁的男孩说：“这就是花栏中我遇到的那个人所说的琴台子，从这以后，闲仪对琴台子备加爱护，为他起个名字，叫“灵遇”。灵遇长大以后，做了陈郡太守。

武殷

武殷者，邺郡人也。尝欲（原本无“欲”字，据前定录补）娶同郡郑氏，则殷从母之女。姿色绝世，雅有令德，殷甚悦慕，女意亦愿从之。因求为婿，有诚约矣。无何，迫于知己所荐，将举进士。期以三年，从母许之。至洛阳，闻勾龙生善相人，兼好饮酒，时特造焉。生极喜，与之意夕。因为殷曰：“子之禄与寿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有小厄。”殷曰：“今日之虑，未暇于此。请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与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约有所娶，何言无兆？”生笑曰：“君之娶郑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当娶韦氏，后二年始生，生十七年而君娶之。”时当官，未逾年而韦氏卒。殷异其言，固问郑氏之夫，曰：“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将嫁之夕，君其梦之。”既二年，殷下第，有内黄人郭绍，家富于财，闻郑氏美，纳赂以求其婚。郑氏之母聚族谋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愿见有所适。今有郭绍者求娶，吾欲许之，何如？”诸子曰：“唯命。”郑氏闻之泣恚，将断发为尼者数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将不救。时殷在京师，其夕梦一女，呜咽流涕，

似有所诉。视之即郑氏也。乃惊问，久之言曰：“某尝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许事君矣。今不幸为尊长所逼，将适他氏。没身之叹，知复何言。”言讫，相对而泣。因惊觉悲惋，且异其事。乃发使验之，则果适人。问其姓氏，则郭绍也。殷数日，思勾龙生言颇验，然疑其名之异耳。及肃宗在储名绍，遂改为子元也。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后十余年，历位清显。每求娶，辄不应。后自尚书郎谪官韶阳，郡守韦安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龙生之言，恳辞不免。娶数月而韦氏亡矣。其后皆验，如勾龙生之言尔。（出《前定录》）

武殷是邺郡人，想要娶同郡的郑氏作妻子。郑氏是他姨母的女儿，长得异常美丽，并且知情达理，武殷对她非常爱慕。她也愿意嫁给武殷，武殷向她求婚，两家订了婚约。由于知心朋友的推荐。武殷准备考取进士的功名，预计需要三年的时间，姨母同意了。武殷走到洛阳，听说勾龙生很会给人看相算命，并喜欢喝酒，便带了好酒去拜访。勾龙生非常高兴，与他谈到深夜，对他说：“你的官运和寿命都很好，然而结婚很晚，快到七十岁的时候有一点小的灾难。”武殷说：“我现在考虑的不是那么远的事情，请你说一说近期的事。”勾龙生说：“你要知道近期的事，莫非是指功名和婚姻吗？”武殷说：“对。”勾龙生说：“从现在起三年之内，你必然取得功名，但如果说婚姻，却没有先兆。”武殷说：“我有婚约，怎么能说没有先兆？”勾龙生笑着说：“你要娶的是郑氏吗？”武殷说：“对。”勾龙生说：“她不是你的妻子，你应该娶韦氏。

两年后她才出生，出生以后十七年你才能娶她。那时你做官，娶韦氏不到一年她就会死去。”武殷对勾龙生的话感到很惊异，又问郑氏的丈夫是谁。勾龙生说：“就是你们同郡的郭子元，郭子元结婚五年就会死去。郑氏将要嫁给他的前一天，你会梦到她的。”武殷连续参加两年科举考试都没有被录取，这时有个非常有钱的人叫郭绍，他听说郑氏长得美丽，便送重礼到她家求婚。郑氏的母亲召集家里的人商量说：“女儿已经长大了，武殷还没有功名，我老了，但又想看到女儿结婚，现在郭绍前来求婚，我打算将女儿嫁给他，你们认为怎么样？”大家说：“就按您的意思办。”郑氏知道以后非常气愤，整天哭泣，四次想要剪掉头发出来去当尼姑。她在将要出嫁的头一天晚上，忽然得病昏迷，似乎无法救治了。这时武殷正在京城，这天晚上他梦到一个女子哭着要对他说什么，他仔细一看是郑氏，吃惊地问她有什么事？过了一会郑氏说：“我爱慕公子的学识品德，也知道公子对我的情义，并且已经与公子订下婚约，可是不幸被长辈逼迫，就要嫁给别人了，终身的遗憾，无法表达！”说完，两人相对着哭泣。武殷醒了以后非常悲伤，又感到这事很奇怪，便派人回去打探消息加以验证。结果郑氏确实已经嫁人，武殷问郑氏的丈夫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郭绍。过了几天，武殷想起勾龙生的话，觉得他说得很准，可是又觉得郑氏丈夫的名字和勾龙生说的不一样。等到肃宗当上太子，名字也是一个“绍”字，郭绍只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子元”。武殷第二年考中进士。又过了两年，郭子元死了。以后的十多年里，武殷的官越做越大，但多次想要结婚，都没有成功。后来他从尚书郎被贬官到韶阳，郡守

韦安贞要将女儿嫁给他。他想起勾龙生的话，恳切地想要推辞，但没能推辞掉，结婚几个月以后，妻子韦氏就死了。这些事以及以后发生的事都准确地验证了勾龙生所说的话。

卢生

弘农令之女既笄，适卢生。卜吉之日，女巫有来者。李氏之母问曰：“小女今夕适人，卢郎常来，巫当屡见，其人官禄厚薄？”巫者曰：“所言卢郎，非长髯者乎？”曰：“然。然则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之婿，中形而白，且无须也。”夫人惊曰：“吾之女今夕适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适人，又何以云非卢郎乎？”曰：“不知其由，则卢终非夫人之子婿也。”俄而卢纳采，夫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而逐之。及卢乘轩车来，展亲迎之礼。宾主礼具。解珮约花，卢生忽惊而奔出，乘马而遁，众宾追之不返。主人素负气，不胜其愤。且恃其女之容，邀容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丽，天下罕敌。指之曰：“此女岂惊人者耶？令而不出，人其以为兽形也。”众人莫不愤叹。主人曰：“此女已奉见，宾客中有能聘者，愿赴今夕。”时郑某官某，为卢之傖，在坐起拜曰：“愿示门馆。”于是奉书择相，登车成礼。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后数

年，郑任于京，逢卢问其事。卢曰：“两眼赤，且太如朱盏，牙长数寸，出口之两角。得无惊奔乎？”郑素与卢相善，骤出其妻以示之，卢大惭而退。乃知结缡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而求之也。（出《续玄怪录》）

弘农县令的女儿长大了，许配给了卢生。出嫁日期这一天来了一个女巫，李氏的母亲问女巫说：“我女儿今天嫁人，女婿卢生经常来，你应当见过多次，你看他的命运怎么样？”女巫说：“你说的卢生，是不是长着长胡子？”李氏的母亲回答说：“对。”女巫说：“可是他不是夫人的女婿，夫人的女婿中等身材，面孔白皙，并且没有胡子。”李氏的母亲吃惊地说：“我女儿今天嫁人，能办成吗？”女巫说：“能够办成。”李氏的母亲说：“既然今天嫁人，怎么又说女婿不是卢生呢？”女巫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卢生确实不是夫人的女婿。”一会儿，卢生来送求亲的礼物行聘，李氏的母亲生气地将卢生指给女巫看。女巫说：“事情就在今天，我怎么敢胡说呢？”李氏的全家都非常生气，共同将女巫赶走了。等到卢生坐着官员乘坐的那种车子前来举行迎亲仪式，宾主双方礼毕，卢生和李氏互相交换礼物的时候，卢生忽然大叫一声，逃了出去，骑上一匹马就跑了。参加庆贺的客人们追上去喊他，他也没回来。李氏的父母历来重视脸面，非常生气，她恃仗着女儿的容貌，将客人们都请进屋里，然后将女儿叫出来，拜见大家。李氏的容貌非常美丽，天下少有。李氏的父母指着女儿说：“我的女儿长得吓人吗？今天如果不让她出来，大家还以

为她长得像个怪兽呢。”大家都非常气愤而又叹息。李氏的父母又说：“我的女儿大家都看见了，客人中间如果有愿意求婚的，今天就可以结婚。客人中有一个姓郑的官员，是卢生请来的男宾，他在座位上站起来说：“我愿意娶您的女儿。”于是填写聘书，举行迎亲仪式，将李氏接上车去。这些同女巫说得完全一样，这时候才知道女巫有先见之明。几年后，姓郑的官员调到京城任职，碰到卢生后询问当时的情景。卢生说：“那李氏的两只眼睛通红，大得像两盏灯笼，牙长数寸，从两只嘴角中伸出你能不害怕的逃跑吗？”姓郑的官员历来和卢生的关系很好，便突然将妻子叫出来让卢生看一看，卢生非常惭愧地走了。这才知道，挑选结婚的对象，都是命中预先确定的，不是强求能够成功的。

郑还古

太学博士郑还古，婚刑部尚书刘公之女。纳吉礼后，与道士寇璋宿昭应县。夜梦乘车过小三桥，至一寺后人家，就与婚姻。主人姓房。惊觉，与寇君细言，以纸笔记其事。寇君曰：“新婚偶为此梦，不足怪也。”刘氏寻卒，后数年，向东洛，再娶李氏。于昭城寺后假宅拜席日，正三桥，宅主姓韩。时房直温为东洛少尹，是妻家旧，筵饌之类，皆房公所

主。还古乃悟昔年之梦，话于宾客，无不叹焉。（出《逸史》）

太学博士郑还古，与刑部尚书刘公的女儿订亲，选定婚期之后，他与道士寇璋夜晚住在昭应县，梦见坐车经过三座小桥，来到庙后面的一户人家，和一个姑娘结婚，主持人姓房。他惊醒后将梦中的情节详细地讲给寇璋听，并拿出纸笔，将这件事记录下来。寇璋说：“要结婚的时候偶然做这样的梦，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妻子刘氏死了之后，过了几年，他又娶了东洛的李氏，在昭应县城庙后面的一户宅院举行婚礼的那天，正是路过了三座桥，房屋的主人姓韩。当时房直温担任东洛少尹，他是李氏家里的老朋友，宴席仪式等都由他主持。郑还古这时明白了，当年所做的一梦就是预示着今天的婚姻，他将这件事讲给大家听，客人们没有不感叹的。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六十

定数十五 (婚姻)

秀师言记 李行修 灌园婴女 朱显
侯继图

秀师言记

唐崔晤、李仁钧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长于李。在建中末，偕来京师调集。时荐福寺有僧神秀，晓阴阳术，得供奉禁中。会一日，崔李同诣秀师。师泛叙寒温而已，更不开一语。别揖李于门扇后曰：“九郎能惠然独赐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陈露左右。”李曰：“唯唯。”后李特赴宿约。饌且丰洁，礼甚谨敬。及夜半，师曰：“九郎今合选得江南县令，甚称意。从此后更六年，摄本府纒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监刑官人即九郎耳。小僧是吴儿，酷好瓦棺寺后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处。

上元佳境，尽在其间。死后乞九郎作宰堵坡（梵语浮图）于此，为小师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谬，违之如皎日。”秀泫然流涕者良久。又谓李曰：“为余寄谢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飘寓江徼。崔之孤，终得九郎殊力。九郎终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李诘旦归旅舍，见崔，唯说秀师云，某说终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纵薄命死，且何能嫁与田舍老翁作妇？”李曰：“比昭君出降单于，犹是生活。”二人相顾大笑。后李补南昌令，到官有能称。罢摄本府冗曹。有驿递流人至州，坐泄宫内密事者。迟明宣诏书，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视监刑官，果李冗也。流人即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请，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请告，捐俸赁扁舟，择干事小吏，送尸柩于上无县。买瓦棺寺松林中地，垒浮图以葬之。时崔令即弃世已数年矣。崔之异母弟晔，携孤幼来于高安。晔落拓者，好旅游。惟小妻殷氏独在（殷氏号太乘，又号九天仙也）就学秦筝于常守坚，尽传其妙。获食孤女，甚有恩意。会南昌军伶能筝者，求丐高安，亦守坚之弟子，故殷得见之。谓军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无比。年已及笄，供奉与他（“他”原作“把”，据明抄本改）取家状。到府日，求秦晋之匹可乎？”军伶依其请。至府，以家状历抵士人门，曾无影响。后因谒盐铁李侍御（即李仁钧也），出家状于怀袖中，铺张几案上。李悯然曰：“余有妻丧，已大期矣。侍余饥饱寒燠者，顽童老媪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来于心。矧崔之孤女，实余之表侄女也。余视之，等于女弟矣。彼亦视余犹兄焉。征曩秀师之言，信如符契。纳为继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订婚崔氏。

（出《异闻录》）

唐朝的崔晤和李仁钧是表兄弟，崔晤年长于李仁钧。建中末年，兄弟两个人一同来到京城等候任命新的官职。当时荐福寺有个和尚叫神秀，精通阴阳学和预测事物，所以能够成为廷内供奉。有一天，崔晤和李仁钧一同来拜见神秀。神秀只和他们说一些天气冷暖之类的话，并不涉及人的命运。趁崔晤不注意的时候，神秀在门后偷偷地向李仁钧拱手说：“九郎你能找时间同我单独谈一宿话吗？我有重要的事情同你说。”李仁钧说：“行，行！”后来李仁钧特意来赴神秀的约会，神秀准备的晚餐非常丰盛整洁，对他非常尊敬。谈到半夜，神秀说：“九郎你注定能当江南一带的县令，很对你的心。六年以后当本府的乩曹，那时候正是小僧死刑的日期，而监刑官就是九郎。小僧是吴儿，看好了瓦棺寺后面松树林中的一块地方，在最高最宽敞之处，上元县的风景全貌都能看见。我死后乞求九郎你将我埋在那里，建一座塔，作为小僧的藏骨之处。李仁钧慢慢地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一定照办。”神秀哭泣了好长时间，又对李仁钧说：“你替我感谢崔晤，他只能当一任官职，他的家庭会衰败，女儿流落寄居在亲戚家里。崔晤留下的孤女，最终还得你来照顾，你最终会成为崔家的女婿，注意保密不要对别人说。”李仁钧回到旅店，见到崔晤，对他说：“神秀说我最终会成为兄长的女婿。”崔晤说：“我的女儿纵然命薄，也不会嫁给种田的老农做媳妇的。”李仁钧说：“像王昭君出嫁给匈奴好单于，不也是一样能够生活

的吗!”两个人相视大笑。不久，李仁钧补缺当了南昌县令，任职后声望很好，过一段时间又被任命为本府县曹。有官差押着一名罪犯来到州府，犯的是泄漏皇宫里秘密的大罪，朝廷的公文命令州府将罪犯用棍子打死。罪犯在脱衣服受刑之前，仔细辨认监刑官，见果然是李仁钧，而罪犯就是神秀。神秀大喊：“瓦棺寺松林中的事，你不要食言。”神秀死了以后，李仁钧痛哭一场，请了假拿出自己的薪俸雇了一条小船，带着能干的差人，将神秀的尸体送到上元县，买下了瓦棺寺后面松树林中的那块地方，将神秀的尸体葬了，并在上面垒了一座藏骨塔。这时崔晤已经死了好几年了。崔晤的同父异母弟弟晔带着崔晤留下的女儿来到高安。晔穷困落拓，喜欢出门远游，只留小老婆殷氏在家。殷氏曾经跟着常守坚学习过箏的演奏技巧，尽得常守坚的真传，对待崔晤的女儿很好。这时有个从南昌军队中流落出来的演奏箏的艺人来到高安，他也是常守坚的弟子，所以殷氏把他找来见面，并对他说：“崔家的小姑娘容貌和品德都异常出色，已经长大成人，你拿着履历表和身体特征情况等文书，等进府的时候，给这女儿找一个好人家!”艺人按照她的话，拿表格证件多次来访问士大夫之门都没有回音。一次艺人拜见盐铁侍御史李仁钧，拿出表格证件放到茶几上。李仁钧爱怜悯地说：“我妻子死了很长时间了，为我烧水做饭侍候我的只是一个老太太和小书僮，增加了我后半生的孤独凄凉，况且崔家的孤女，实际上是我的表侄女。我对她就像对待妹妹，她对待我就像对待哥哥一样。”这时他认为正是证实了神秀的话。相信神秀的话就像相信上天的命令。于是同意娶崔女为续弦，并说，我正是崔兄的女

媚呀。于是李仁钧便娶了崔晤的女儿作了继室夫人。

李行修

故谏议大夫李行修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贞懿贤淑，行修敬之如宾。王氏有幼妹，尝挈以自随。行修亦深所鞠爱，如己之同气。元和中，有名公与淮南节度李公鄴论亲，诸族人在洛下。时行修罢宣州从事，寓居东洛。李家吉期有日，固请行修为宾。是夜礼竟，行修昏然而寐。梦己之再娶，其妇即王氏之幼妹。行修惊觉，甚恶之。遽命驾而归。入门，见王氏晨兴，拥膝而泣。行修家有旧使苍头，性颇凶横，往往忤王氏意。其时行修意王氏为苍头所忤，乃骂曰：“还是此老奴。”欲杖之，寻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于厨中自说，五更作梦。梦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修以符己之梦，尤恶其事，乃强喻王氏曰：“此老奴梦，安足信？”无何，王氏果以疾终。时仲舒出牧吴兴，及凶问至，王公悲恸且极。遂有书疏，意托行修续亲。行修伤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请。有秘书卫随者，即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鉴，言事屡中。忽谓行修曰：“侍御何怀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见夫人，奚不问稠桑王老。”后二三年，王公屡讽行修，托以小女，行修坚不纳。及行修除东台御史，是岁，汴人李介逐其帅，诏征徐

泗兵讨之。道路使者星驰，又大掠马。行修缓辔出关，程次稠桑驿。已闻敕使数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迨曛暝，往逆旅间，有老人自东而过。店之南北，争牵衣请驻。行修讯其由，店人曰：“王老善录命书，为乡里所敬。”行修忽悟卫秘书之言，密令召之，遂说所怀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见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修，使去左右。屣屣，由一径入土山中。又陡一坡，近数仞，坡侧隐隐若见丛林。老人止于路隅。谓行修曰：“十一郎但于林下呼妙子，必有人应。应即答云，‘传语九娘子，今夜暂将妙子同看亡妻’。”行修如王老教，呼于林间。果有人应，仍以老人语传人。有顷，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随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讫，便折竹一枝跨焉。行修观之，迅疾如马。须臾，与行修折一竹枝，亦令行修跨，与女子并驰，依依如抵。西南行约数十里，忽到一处。城阙壮丽，前经一大宫，宫有门。仍云：“但循西廊直北，从南第二院，则贤夫人所居。内有所睹，必趋而过，慎勿怪。”行修心记之。循西廊，见朱里缙幕下灯明，其内有横眸寸余数百。行修一如女子之言，趋至北廊。及院，果见行修十数年前亡者一青衣出焉，迎行修前拜，乃赍一榻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续出。”行修比苦肺疾，王氏尝与行修备治疾皂荚子汤。自王氏之亡也，此汤少得。至是青衣持汤，令行修啜焉，即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见。行修方欲申离恨之久，王氏固止之曰：“今与君幽显异途，深不愿如此，贻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纳小妹鞠养，即于某之道尽矣。所要相见，奉托如此。”言讫，已闻门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声甚切，行修食卒而出。其

女子且怒且责：“措大不别头脑，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顷，却至旧所，老人枕块而寐。闻行修至，遽起云：“岂不如意乎？”行修答曰：“然。”老人曰：“须谢九娘子，遣人相送。”行修亦如其教。行修困惫甚，因问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灵应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修却至逆旅，壁釭荧荧，枥马啖刍如故。仆夫等昏惫熟寐。老人因辞而去。行修心愤然一呕，所饮皂荚子汤出焉。时王公亡，移镇江西矣。从是行修续王氏之婚，后官至谏议大夫。（出《续定命录》）

已故的谏议大夫李行修娶江西廉使王仲舒的女儿作妻子，王氏贞洁贤惠，夫妻相敬如宾。王氏有个小妹妹，经常到他们家来玩，李行修也很喜欢她，对待她就像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元和中年，有个官宦人家与淮南节度使李鄴商量筹备两家结亲的事情，两个家族的亲属都住在洛下，这时李行修刚刚解除宣州从事的职务，也住在东洛。李鄴家婚事的日期已经确定，便请李行修为男宾。当夜婚礼举行完毕，李行修疲劳地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又结婚了，新娶的妻子就是王氏的小妹妹。李行修立刻惊醒，心中非常厌恶这个梦，急忙带人回家。一进门，看见王氏已经起床，正抱着双膝哭呢！李行修家有个雇佣多年的奴仆老头，性格非常倔强，办事经常违反王氏的意思。这时李行修以为王氏又是因为老仆人生气，便骂道：“又是这个老奴！”要叫人用棍子打这个老仆人，并询问原因。家里的人都说，老仆人在厨房中说，他五更天做

梦，梦见李行修又娶了王家的小姑娘。李行修一听和自己做的梦一样，更加讨厌这件事，便对王氏说：“这个老奴仆做的梦，怎么能够相信呢？”然而过了不久，王氏果然得病死了，当时舒仲出官差在吴兴，听到消息非常悲伤。回去后又写信来，意思是要把小女儿嫁给他，李行修悲伤的心情难平，谢绝了王仲舒的请求。王仲舒有个秘书叫卫随，是已故的江陵尹卫伯玉的儿子，有预测事物的本领，所预言的事情多次得到过验证。一天他忽然对李行修说：“侍御不是非常怀念死去的夫人吗？如果侍御想要见夫人，为什么不去问稠桑的王老？”从这以后的两三年里，王仲舒多次劝说李行修，想把小女儿托付给他，李行修坚决不同意。等到李行修担任东台御史这一年，汴人李介篡夺军权，将元帅赶走，朝廷命令徐州泗州的兵讨伐。道路上有很多传递军情的使者像流星一样骑马飞奔，李行修骑着马缓慢地出关，准备当晚赶到稠桑驿站休息，但是听说已经有一些送信的使者在他们前面赶到驿站了，便决定住在稠桑旅店。黄昏的时候他们来到旅店，看见有一个老头从东面走过去，旅店附近有很多人走上前去扯着老头的衣服请他停下来。李行修询问原因，旅店的仆人说：“王老会算命，被乡里的人们所尊敬。”李行修忽然想起卫秘书的话，秘密地派人将王老请来。向他诉说了自己怀念死去的夫人的心情。王老说：“李十一郎你想要见死去的夫人，今天晚上就可以。”他叫李行修摒退左右的随从人员，领着李行修快步从一条小路走到一座小土山里，登上一个坡，可以看见一片隐隐约约的树林，老人停在路旁。对李行修说：“十一郎你去树林旁边喊妙子，一定会有人答应，你再说传话给九娘子，今

夜我要同妙子一同去看死去的妻子。”李行修按照王老说的去做，去树林旁呼喊，果然有人答应，他仍以老人教的话回答。一会儿，走出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对李行修道：“九娘子叫十一郎随我去。”说完折一根竹枝当马骑，李行修在旁边观看，见她骑着竹枝行驶得和奔马一样迅速，一会她跑回来给李行修又折了一根竹枝，也让李行修骑上。两个人并驾齐驱，向西南方向行驶了九十里地，来到一座壮丽的城镇，进去以后前面有一座很大的宫殿，宫殿有门。叫妙子的女孩对李行修说：“你沿着西廊向北走，从南数第二个院子，就是你夫人住的，不论看到什么，你必须快步走过，不要吃惊。”李行修将她的话记在心里，沿着西廊往前走，见旁边是红色的柱子，橘红色的帐幕，里面有几百只横着有一寸多长的大眼睛向外看。李行修记住妙子的话，急步走到北廊，进到院子里，果然看见十多年前死去的一个女仆走出来，迎接李行修，给李行修行礼，递给李行修一个坐榻说：“十一郎请坐，夫人马上就出来。”李行修患有肺病，王氏经常给他煎皂荚子汤治病。自从王氏死了以后，李行修再也没有喝过这种汤。这时女仆端出一碗皂荚子汤让李行修喝，李行修喝起来还是王氏煎出来的汤的味道。这时夫人王氏突然走了出来，哭着和李行修见面。李行修刚要向她讲述离别之后的悲伤怀念心情，王氏阻止他说：“如今我和你分别在阴间和阳世，走的不再是一条路，我不愿意你总是这样。如果忘不了我，就请你娶了小妹照顾她一生，就算对我尽了心了。所以和你见面，就是为了托付你这件事。”刚说完就听到门外妙子喊：“李十一郎快出来！”声调显得非常着急。李行修急忙走出去，妙子生气地责

备他说：“你这么穷酸，这么不懂道理，应该赶快回去了。”李行修又和来的时候一样，骑着竹枝一同往回走，不一会儿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王老正枕着土块睡觉，听到李行修回来了，立刻起来说：“实现你的愿望了吗？”李行修回答：“实现了。”王老说：“你应该谢谢九娘子，将她的仆人妙子送回去。”李行修按照他的话做了，感到非常疲劳，他问王老说：“这是什么地方？”王老说：“这里有个灵应九子母庙。”王老领着李行修回到旅店，见墙上挂的油灯还亮着，马还在槽头吃草，人们都在熟睡，王老告辞走了。李行修心中一阵难受，往上一呕，所喝的皂荚子汤都吐了出来。这时候王仲舒已经死了，家也搬到了镇江西。李行修娶了王氏的小妹作为继室夫人，后来他做官一直到谏议大夫。

灌园婴女

顷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于婚娶。经数十处，托媒氏求问，竟未谐偶。乃诣善易者以决之，卜人曰：“伉俪之道，亦系宿缘。君之室，始生二岁矣。”又问当在何州县？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某姓某氏。父母见灌园为业，只生一女，当为君嘉偶。”至则于滑郭之南寻访，果有一蔬圃。问老圃姓氏，与卜人同。又问有息否？则曰：“生一女，

始二岁矣。”秀才愈不乐。一日，伺其女婴父母外出，遂就其家，诱引女婴使前，即以细针内于颊中而去。寻离滑台，谓其女婴之死矣。是时，女婴虽遇其酷，竟至无恙。生五六岁，父母俱丧。本乡县以孤女无主，申报廉使。廉使即养育之。一二年间，廉使怜其黠慧，育为己女，恩爱备至。廉使移镇他州，女亦成长。其问卜秀才，已登科第，兼历簿官。与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经由，投刺谒廉使。一见慕其风采，甚加礼遇。问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为人，乃以幼女妻之。潜令道达其意，秀才欣然许之。未几成婚，廉使资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过所望，且忆卜者之言，颇有责其谬妄耳。其后每因天气阴晦，其妻辄患头痛，数年不止。为访名医。医者曰：“病在顶脑间。”即以药封脑上。有顷，内溃出一针，其疾遂愈。因潜访廉使之亲旧，问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谬也。襄州从事陆宪尝话此事。（出《玉堂闲话》）

有一个秀才，年龄长到二十岁的时候，急着要结婚，托媒人找了几十个对象都没有成功。于是他就去找算命的来确定一下，算命的说：“寻找配偶，也必须是命中有这个缘分，你的妻子刚刚两岁。”秀才又问：“她在什么地方？姓什么？”算命的说：“在滑州城南，某姓某氏，父母是种菜的，只有这一个女儿，她就是你的妻子。”秀才认为自己的才学和家庭都不低，应该找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听了算命的話，心里很不高兴，并且不太相信。于是他便赶往滑州，到城南一带寻

访，果然找到一个菜园。问种菜人的姓氏，和算命的说的一样，又问有没有孩子，回答说只有一个女儿，刚刚两岁，秀才更加不高兴。一天，他趁女孩的父母外出的机会，偷偷进入女孩的家里，将女孩叫到跟前，将一根细针插入女孩的脑袋里，然后逃跑了。他以为女孩一定死了。当时女孩虽然遭到他残酷的迫害，但是并没有死。长到五六岁的时候，父母都死去了。当地的官员将她作为孤儿申报给廉使，廉使便收养了她。一二年以后，廉使见她聪明懂事，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女儿来抚养，对她非常好，等到廉使调到别的州里，女孩已经长大。这时当年算命的秀才也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当了一个管理文书的小官，和廉使历来没有接触，一次因为联系公务的需要，秀才递上名片拜见廉使。廉使见面后很欣赏秀才的风度气质，对他很客气。询问他的婚姻状况，他回答说还没有婚娶。廉使知道出身书香门第，又很欣赏他的学识。便有意把女儿许配给他，派人去讲明想法，秀才痛快地答应了。过了不久他们就结了婚，廉使送的嫁妆很多，他的女儿长得也很好看，这些都超过了秀才所希望的。这秀才想起了算命的说过的话，认为真是胡说八道。结婚以后一到阴天，妻子总是头疼，好几年也没治好，秀才为她找来一位名医，医生说：“病在脑袋上。”然后拿药敷在秀才妻子的脑袋上，过一会儿，从脑袋上取出一根针来，于是病就好了。秀才暗中查访廉使的亲戚朋友，问廉使女儿的来历，这才知道正是种菜人的女儿，这时候他相信了算命人所说过的话。襄州从事陆宪曾讲过这件事。

朱显

射洪簿朱显，顷欲婚郫县令杜集女。甄定后，值前蜀选入宫中。后咸康归命，显作掾彭州，散求婚媾，得王氏之孙，亦宫中旧人。朱因与话，昔欲婚杜氏，尝记得有通婚回书云。但惭南阮之贫，曷称东床之美。王氏孙乃长叹曰：“某即杜氏，王氏冒称。自宫中出后，无所托，遂得王氏收集。”朱显悲喜，夫妻情义转重也。（出《玉溪编事》）

射洪簿朱显要娶郫县令杜集的女儿杜氏，订婚以后，王建在蜀自立为皇帝，杜氏被选入宫中，后来王衍双归顺了朝廷。这时朱显到彭州做官，求大家帮忙找对象，娶了王氏的孙女，她原来也是宫女。朱显对她说：“我当初想要娶杜氏，还记得在订婚书上写了，惭愧南阮之贫，怎么担当起女婿的名字和责任呢？”王氏的孙女长长的叹了口气说：“我就是杜氏，王氏是我假冒的，我从宫中出来后，无处可去，王氏收留了我。”朱显悲喜交加，夫妻感情变得更加深厚。

侯继图

侯继图尚书本儒素之家，手不释卷，口不停吟。秋风四起，方倚槛于大慈寺楼。忽有木叶飘然而坠，上有诗曰：“试翠敛双蛾，为郁心中事。搦管下庭秋，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负心人，尽解相思死。”后贮巾筐，凡五六年。旋与任氏为婚，尝念此诗。任氏曰：“此是书叶诗。时在左绵书，争得至此？”侯以今书辨验，与叶上无异也。（出《玉溪编事》）

尚书侯继图出身于书香门第，整天的手不离书卷，口中不停地吟诗，秋风四起的季节，他在大慈寺的楼上倚着栏杆站着，忽然有一片树叶飘落下来，上面题着一首诗：“试翠敛双蛾，为郁心中事。搦管下庭秋，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负心人，尽解相思死。”侯继图将这片树叶放到箱子里收藏起来。五六年以后，他和任氏结婚。一天他吟咏这首诗，任氏说：“这是书叶诗，当初在左绵写的，怎么到了你这里？”侯继图让妻子当场默写全诗，结果和他保存的树叶上的诗句完全一样。

太平广记第一百六十一卷 感应一

张宽 汉武帝 醴泉 淮南子
扬雄 刘向 袁安 樊英
五石精 律吕 陈业 陈实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吕虔 管宁
河间男子 宜阳女子 张应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吴兴经堂 南徐士人 徐祖
刘京 何敬叔 萧子懋 萧睿明
解叔谦 宗元卿 匡昕 曾康祖

张 宽

张宽字叔文，汉时为侍中，从祀于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后第

七车，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严，即女人星见。”（出《汉武故事》）

张宽的字是叔文，汉武帝时他是侍中。一次跟随皇帝去甘泉举行祭祀活动。车队行驶到渭河桥上，看见有一个女子在渭河里洗澡，两只乳房竟有七尺长。皇帝觉得她太奇怪了，派人去询问那个女子。女子说：“皇帝后面的第七辆车，知道我从那里来。”第七辆车上坐的正是张宽，他说：天上主持祭祀的星宿，遵守吃斋的戒律不严格，所以女人星出现。

汉武帝

汉武帝尝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国色，帝悦之，仍留宿。夜与主婢卧。有一书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见客星将掩帝座，甚逼，书生大惊惧，连呼咄咄，不觉声高。仍又见一男子，操刀将入户。闻书生声急，谓为己故，遂缩走，客星应时而退。如此者数过。帝闻其声，异而问之。书生具说所见。帝乃悟曰，必此人婿也，将欲肆凶恶于朕。仍召集期门羽林，语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擒奴，问而款服，乃诛之。帝叹曰：“斯盖天启书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赐书生焉。

（原阙出处，陈校本作出《幽明录》）

汉武帝曾经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来到一户人家，这家有一个女仆长得异常美丽，汉武帝很喜欢她，便住下来，晚上和这个女仆一起睡觉。有一个书生也寄宿在这户人家，他会看星相，忽然发现客星将要遮盖帝星，并且越逼越听。书生心中非常害怕，大声惊呼，不由得声音太大了。这时有一个男子，手中拿着一把刀子正要进屋行凶，听到书生叫喊，以为发现了自己便退了回去。天上的客星也相应地离开帝星，就这样反复了好几次。汉武帝也听到了书生的喊叫，奇怪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书生将看到的星相说了，汉武帝明白这必然是女仆的丈夫，想要对他行凶，便将侍卫们叫来，对这家的主人说：“我是天子。”下命令将那个男子抓来，审讯中全都招认了，于是将这个男子杀了。汉武帝感叹着说：“这都是上天启发了书生，以扶助和保佑我啊！”于是重重地赏赐了书生。

醴泉

太行之东有醴泉，其形如井，本体是石也。欲取饮者，皆

洗心跪而挹之，则泉水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污慢，则泉缩焉。盖神明之常志者也。（出《法苑珠林》）

太行山的东部有眼泉水，水质甘甜这眼泉水的形状像一口井，井体是石头的。想要喝水的人，都必须去掉邪恶之心，跪着舀水，则泉水像溪流一样涌出，喝多少就有多少。但是如果心存邪念，态度傲慢，则泉水便缩回去，不再涌出。这都是因为体现了神灵的意志！

淮南子

淮南子曰：“东风至而酒泛溢。”许慎云：“东风震方也。酒泛清酒也。木味酸，相感故也。”高诱云：“酒泛为米面曲之泛者，风至而沸动。”李淳风又按：今酒初熟，瓮上澄清时，恒随日转。在旦则清者在东畔，午时在南，日落在西，夜半在子。恒清者随日所在。又春夏间，于地荫下停春酒者，瓮上蚁泛，皆逐风而移。虽居深密，非风所至，而感召动也。（出《感应经》）

《淮南子》记载说：“春风吹来酒就会沸动外溢。”许慎说：“春风从东方吹来，酒就会沸动变清，味道就会变酸，这是相互感应的结果。”高诱说：“酒的沸动和米面曲子的发酵，都是因为春风吹来而发生的变化。”李淳风还说：“酒刚刚酿造出来，放入酒瓮里澄清时，酒的清浊随着太阳而变化。早晨时，靠近东方的酒比较清澈；中午时，南侧的酒比较清澈；日落的时候，西侧的酒比较清澈；半夜时，中间的酒比较清澈。清澈的部位总是靠着太阳的方向。还有在春夏之交，在树荫下面放置新酿造出来的酒时，酒瓮里酒液表现漂浮的杂质总是随着风向而移动，虽然酒在瓮内很深的地方。不是风吹动了酒滓，而是感应才发生的变化。”

扬雄

扬雄读书，有人语云：“无为自苦，玄故难传。”忽然不见。雄著玄，梦吐白凤皇集上，顷之而灭。（出《西京杂记》）

扬雄读书，听到有个人在旁边说：“没有意义的自找苦吃，深奥的道理难以领会。”然后就没有声息了。扬雄撰写著作，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梦见自己的嘴里吐出一只白凤凰到书上，

顷刻之间就不见了。

刘向

汉刘向，于成哀之际，校书于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藜杖扣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人乃吹杖端，烂然火明，因以照向。说开辟已前事，乃授洪范五行之文。向裂衣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闻金卯之姓，有博学者，下而观之焉。”乃出怀中竹榜，有关天文地图之事。子歆，从向授此术。（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朝的刘向，在成帝哀帝的时期，在天禄阁校对书稿，非常认真地进行研究和思考。夜晚有个老头，身穿黄色的长袍，手拿用藜草的老茎制成的手杖敲门走进天禄阁内。看见刘向正独自在黑暗中朗读书稿。老人向手杖的顶端吹了一口气，手杖的顶端立刻放射出光芒，照向刘向。老人同刘向谈论天地初开时的情景，并教授他《尚书》洪范篇中可阐述的天地感应以及五行相互影响的思想。刘向撕下袍子上的布，并取下腰带，记录老人讲授的文章内容，天边露出曙光的时候，老

人要走，刘向问老人的姓名。老人回答说：“我是天上的太乙之精，所说人间姓刘的里面，出了一个博学多才的人，所以到下界来看你。说着又从怀里拿出用竹简连接而成的有关天文地理方面内容的图书。刘向又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他的儿子刘歆。

袁安

袁安为阴平长，有惠化。县先有雹渊，冬夏未尝消释。岁中辄出，飞布十数里，大为民害。安乃推诚洁斋，引愆贬己。至诚感神，雹遂为之沉沦，伏而不起，乃无苦雨凄风焉。（出《小说》）

袁安当阴平县令，有很多为人称道的政绩和教化。阴平县原来有一个表面结冰的深潭，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都不融化，每年的六七月份潭里的冰块外溢，覆盖附近十多里地远的地方，成为当地人民的一大灾害。袁安虔诚地沐浴吃斋，祭祀神灵，将出现灾害说成是自己的过错。他的至诚感动了神灵，深潭里的冰块竟沉到水底，不再浮起，并且再也没有发生暴雨狂风等灾害。

樊英

汉樊英善图纬，洞达幽微。永泰（“泰”字疑误，据《汉书》一一二上〈樊英传〉。英值汉安帝顺帝时，然两代均无用泰字者，疑以、宁”字为近）中，见天子，因西向南唾。诏问其故，对曰：“成都今日火。”后蜀郡上言火灾，如英所道。云，时有雨从东北来，故火不为大害。英尝忽被发拔刀，斫击舍中。妻怪问其故，英曰：“郗生遇贼。”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时远行。后还说，于道中逢贼，赖一被发老人来相救，故得免。永建时，殿上钟自鸣，帝忧之，公卿莫能解。乃问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鸣，非圣朝灾也。”寻上蜀山崩事。（出《英列传》）

汉朝的樊英懂得利用河图和六经上的经义来推断事物的学问，并且达到了精通微末细节的造诣。安帝永宁中年，樊英朝见皇帝时，站在西边朝南吐了一口唾沫。皇帝问他为什么吐唾沫，他回答说：“成都今天有火灾。”事后果然接到了蜀郡报告火灾的公文，情况如同樊英说：“当时有雨从东北方向来，所以火灾没有造成大的损失。”樊英有一次突然披发拔

刀向屋里砍了一刀，妻子奇怪地询问他是什么原因。樊英说：“郗生遇到贼了。”郗生的名字叫郗巡，是樊英的学生，当时正出门在外。郗生回来以后说，他在路上碰到了强盗，被个披散头发的老人解救了。永建时期，皇宫大殿上的铜钟没有人去敲，自己就响了起来。皇帝的心中很忧虑，大臣们都无法解释，便去问樊英。樊英说：“蜀郡的岷山发生山崩，母亲崩塌，儿子便鸣叫起来，并不是汉朝要发生灾祸的先兆。”过不久四川上奏岷山山崩的事。

五石精

《论衡》曰：阳燧取火，方诸取水，二物皆当以形势得。阳燧若偃月，方诸若圜杯。若二器如板状，安能得水火也。铸阳燧，用五月丙午日午时，炼五色石为之，形如圆镜，向日即得火。方诸，以十一月壬子夜半时，炼五色石为之，状如圜杯，向月即得津水。今取大蚌蛤向月，亦有津润。《淮南子》云：阳燧见日，烧而为火。方诸见月，津而为水。注云，皆五石之精。阳燧圆以仰日，得火；方诸圜而向月，得水。又云，阳燧之取火于日，方诸之取露于月，天地之间，玄微忽恍，巧历所不能推其数。然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相感动然之也。（出《感应经》）

《论衡》上说：“利用阳燧这种器物取火和用方诸取水，都是因为两种器物有特殊的形状，并在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够取得成功。阳燧像个半月形凸出来，方诸像个瓦刀形杯子，如果这两种器物的形状像块木板，又怎么能够取到水和火呢？制造阳燧，要在五月丙午日中午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冶炼五色石来铸造，制成的阳燧形状像一面圆圆的镜子。把它朝向太阳，就可以取得火。制造方诸，要在十一月壬子日半夜时分，冶炼五色石来铸造，制造出来的方诸形状像个瓦刀形的杯子。把它朝向月亮，就可以承接到露水。如果用大蚌壳朝向月亮，也可以取到露水。”《淮南子》说：“阳燧朝向太阳，燃烧形成火；方诸朝向月亮，润泽形成水。”注释说：“这都是五色石精的精灵所发挥的作用。阳燧圆形的凸面朝向太阳，可以取得火种；方诸以瓦刀的形状朝向月亮，所以承接到露水。”又说：“阳燧能够从太阳采集火种，方诸能够从月亮取得露水，天地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高深的历法也无法推算出来。掌握了这种方法，就可以来认识天地万物之间的变化规律。然而能够取到水和火的真正原因，还是阴阳之间的相互感应的结果。

律吕

《物理论》云：十二律吕候气，先于平地为室三重，重有三重壁，扬子所谓九闭之巾也。外室南户，以布为幔；次室北户；内室南户，并以布为幔。皆上圆下方，闭密无风。人居其中，三日观之，十二律各以木为按，每律各内庳外高，以律加其上，依位安置之。以河内葭莩灰实其端，若气至，吹灰去管首，小动为和，大动为臣强。李淳风云：自古言乐声律吕者，皆本于十二管，以气应灰飞为验。后魏末，孙僧化造六甲一周历，其序云，以管律候某月某时律气应推校。前后五六事，皆不与算历家术数相符。此外诸书，无言候气得应验者。以理推寻，恐无实录。后魏信都芳，白云，造风扇候二十四气，每一气至，其扇辄举。斯又验矣。（出《感应经》）

《物理论》说：十二个音调和节气相对应。先在平地建造有三层墙壁的房子，而每一层墙壁又分为三层，正如扬子所说的“封闭覆盖一共九层”。外面一层房屋的门朝南开，并用布做的门帘挡上，次外墙壁或者叫房屋的门朝北开，内室的

门朝南开，并且都用布做的门帘挡上。三层房屋都是上圆下方的形状，封挡得密不透风。人在里面，三天以后观察。用木头十二支具有十二种声调的一种叫做“管”的乐器，每个音调的管都是内部低沉，外部高亢。如果将这十二只管按照十二个声调的顺序排列起来，用芦苇里面的薄膜烧成的灰放置在管的一端，如果节气到了，则相对应声调的管的顶端的灰就会被“吹”掉，动的轻微叫做和谐，动的大叫做臣强。李淳风说：“自古以来的各种乐器，都起源于十二种音调的管，以节气‘吹’掉管上的灰作为音调准确与否的检验依据。”后来魏朝末期，孙僧将音律和历法相附会，他在著作的序言里说：“以管的音调和某月某时的节气相对应，可以推算和校验事物。”但是实际上总是和历法以及数学运算的结果不一致。其它书籍没有提到音调和气候相对应的，按照道理推断，恐怕不大可能有成功的记录。后魏信都芳说：“造一种比较灵敏的代表二十四节气的风扇，每一个节气到了，相对应的风扇就会自动地抬起来，则又验证了它们之间的相互感应。”

陈业

陈业字文理。业兄渡海倾命。时同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烂，而不可辨别。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戚者，必有

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歃血，余皆流去。（出“会稽先贤传”）

陈业的字是文理。他的哥哥渡海时死了，同时死亡的有五六十人，尸体腐烂，无法辨认。陈业对着皇天后土发誓说：“我听说亲戚之间，必然有与别人不同的某种联系。”然后割破胳膊，将血洒在尸体的骨头上。他哥哥的骨头染上并留存他的血，其他人骨头上的血很快就流了下去。

陈实

颍川陈实有子元方，次曰仲方，并以名德称。兄弟孝养，闺门雍睦，海内慕其风。四府并命，无所屈就。兄弟尝过同郡荀爽，夜会饮宴，太史奏：德星聚。（出《汝南先贤传》）

颍川陈实的大儿子名字叫元方，二儿子叫仲方，哥俩都以品德高尚而为人称道。兄弟俩人共同孝敬奉养老人，家庭非常和睦幸福。天下的人都敬佩他们的风格和品德，大将军府、大尉府、司徒府、司空府四个官府都要选拔任用他们，都

没有去。有一次兄弟俩人去拜访同郡的学者荀爽，夜晚三人在一起喝酒，主管天文和历法的太史向皇帝报告：“天上的德星聚到一块了。”

三州人

晋三州人，纪为父子。父令二人作舍于大泽中，欲成，父曰：“不如河边。”乃徙焉。又几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负土填河，三旬不立。有书生过，为缚两土豚投河中。父乃止二人曰：“何尝见江河填耶？吾观汝行耳。”明回至河边，河中土为高丈余，袤广十余里，因居其上。（出《孝子传》）

晋朝三州人，大概是父子。父亲叫两个儿子在沼泽里修建房屋，快要完工的时候，父亲说：“不如在河边建好。”于是两个儿子又移到河边修建房屋，又要完工了，父亲说：“不如在河里建好。”两个人又运土填河，三十多天也没有填完。有个书生路过这里。为他们装了两袋沙土扔进河里。父亲制止两个儿子说：“什么时候看见过将江河填平的，我只是为了观察你们的品德和行动罢了！”第二天他们来到河边，发现河里的土已经高出河面一丈多，方圆十多里地，于是他们将房

子盖在上面。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薨，如汉东平王礼葬。及丧出，闻空中数百人泣声。送者言，昔乱军杀伤者皆无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欢于地下，精灵以之怀感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魏任城王章死了，比照汉朝东平王的规格办理丧事。出殡这一天，听到天空中有数百人哭泣的声音。送葬的人说：“当年被乱军杀死的人都没有棺木，任成王仁义善良，收集死者的死骨进行安葬，使死者的灵魂在地下高兴。这哭声，就是那些死者的灵魂出于感激和怀念的心情在为他送葬。”

吕虔

魏长沙郡久雨。太守吕虔令户曹掾斋戒，在社三日三夜，祈晴。梦见白头翁曰：“汝来迟，明日当霁。”果然。（出《长沙传》）

魏国的长沙郡连日下雨，太守吕虔命令掌握民户、祀祠、农桑的官署户曹掾吃斋沐浴，遵守戒律，祭祀神灵三天，祈求晴天。当天晚上吕虔梦见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对他说：“你来晚了，明天可以停止下雨，变为晴天。”果然第二天雨住天晴。

管宁

管宁死辽东三十七年，归柩而阻海风。同行数十船俱没，惟宁船望见火光，投之得岛屿。及上岸，无火亦无人。玄晏

先生以为积善之感。（出《独异志》）

管宁死在辽东已经三十七年了，装运他的棺材的船在海上遇到风暴，同行的几十条船全都沉没了。只有装着管宁尸骨的船看见前面有火光，朝着火光驶去停靠到一个小岛上，等到船上的人上了岸，发现岛上既没有火也没有人。玄晏先生认为，这是管宁生前行善所得到的报应。

河间男子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相悦，许相配适。既而男从军积年，父母以女别适人。无几而忧死。男还悲痛，乃至冢所，始欲哭之，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即时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谳于廷尉，廷尉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理之所处，刑之所裁。断以还开冢者。（出《法苑珠林》）

晋武帝的时候，河间有一对青年男女相爱，并且订下了婚约。订婚以后男青年当兵走了好几年，女青年的父母又把她嫁给了别人，她悲愤过度死了。男青年当兵回来非常悲伤，来到女青年的坟前想要大哭一场，但是由于悲愤难忍，便将坟挖开，将棺材打开了，女青年竟苏醒过来。男青年将她背回家里，调养几天以后恢复了体力。女青年的丈夫知道以后赶去，要把媳妇要回去。男青年不给，并且对他说：“你的媳妇已经死了，天下有谁听过死人还能复活的！这个媳妇是天赐给我的，不是你原来的媳妇。”俩人争执不下去打官司，县官和郡守都无法判决，便上报给廷尉审理。廷尉认为，这都是男青年的精诚所至。感动了天地，所以才使女青年死而复生。这件事在常理之外。所以也不能用常理来进行推断和量刑，于是将这个死而复活的女青年判给了挖开坟墓的男青年。

宜阳女子

晋永嘉之乱，郡县无定主，强弱相暴。宜阳县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余口，为长沙贼所杀。时娥负器出汲于溪间，贼至走还，正见墙壁已破，不胜其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出溪边，将杀之。溪际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仰呼曰：“皇天宁有神否？我为何罪，而当如此。”因奔走向山，

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女娥潭。（出《幽冥录》）

晋朝怀帝永嘉年间，天下大乱，郡县没有固定的官员进行管理，盗贼四起，恃强凌弱。宜阳县有个少女叫彭娥，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十多口人，全都被长沙的强盗给杀了。当时彭娥正背着取水的器物到溪边取水，回到家里看见房屋被强盗毁坏了，非常生气，便与强盗搏斗起来，被强盗抓住了。强盗将她带到溪边，准备杀害她。溪边就是大山，山崖的石壁有十多丈高。彭娥抬头喊到：“天上难道没有神仙吗！我有什么罪？却要被害！”喊完就向石壁跑去。山崖立刻裂开几丈宽的一条平坦的道路，强盗们也追赶彭娥跑进山中。山崖突然合拢，变得跟当初一样，强盗们都被挤压死了，彭娥也隐没在山崖里再也没有出来。彭娥丢下的取水的器物变成了石头，形状像是一只鸡。当地人便将这座山叫做石鸡山，将这条溪流的水潭叫做女娥潭。

张应

晋历阳郡张应，先奉魔，娶佛家女为妇。咸和八年，移居芜湖。妻病，因为魔事，家财略尽，而病不瘥。妻曰：“我本佛家女，为我作佛事。”应即往精舍中，见竺昙镜。镜曰：“普济众生，但君当一心受持耳。”昙镜期明，当向其家。应夕梦一人，长五六尺，趋步入门曰：“此家寂寂，乃尔不净。”见镜随此人后，白曰：“此家始欲发意，未可责之。”应眠觉，便把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镜食时往，高座之属，具足已成，应具向说梦，遂夫妻受五戒，病亦得瘥。（出《辩正论》）

晋朝历阳郡的张应，一开始信奉魔教，娶的媳妇却是信奉佛教人家的姑娘。咸和八年，他搬到芜湖居住，妻子生病了，因为请求魔神消灾治病，将家里的钱财花光了，可是病仍然没有治好。妻子说：“我本是信奉佛教人家的女儿，为我求神治病，应该到寺庙里去。”张应来到庙里，见到了竺昙镜和尚，和尚对他说：“佛教拯救一切生灵，但是你必须一心一意地拜佛修行。昙镜明天可以到你家去。”陈应回到家里，当天晚上梦见一个人，身高有五六尺，快步走进门来对他说：

“这户人家冷落寂寞，就是因为你的心灵不干净。”看见昙镜跟在这个人的身后，于是又说：“这户人家就要走上正路并恢复兴旺，不应该再受到责备了。”张应睡醒了以后，便点燃火把连夜赶制高座及鬼子母座。昙镜在吃早饭时来到。佛龕已经做成。张应将所做的梦说了出来，于是夫妻俩开始遵守佛教的五种戒律，诚心拜佛，妻子的病很快就好了。

南郡掾

晋南郡议曹掾姓欧，得病经年，骨消肉尽，巫医备至，无复方计。其子夜如得睡眠，梦见数沙门来视其父。明旦，便往诣佛图。见诸沙门。问佛为何神？沙门为说事状。便将诸道人（“人”原作“何”，据明钞本改）归，请读经。再宿，病人自觉病如轻。昼得小眠，如举头，见门中有数十小儿，皆五彩衣，手中有持幡杖者，持刀矛者，于门走入。有两小儿在前，径至帘前。忽便还走，语后众小人云：“住居中总是道人。”遂不复来前。自此后病渐渐得差。（出《灵鬼志》）

晋朝南郡的议曹掾姓欧，得病一年了，被折磨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求医求神多方治疗无效，再也想不出办法了。他

的儿子夜如睡觉，梦见许多和尚来看望他的父亲，第二天，他到庙里问和尚说：“佛是什么神？”和尚便把佛教的简单知识讲给他听，他便将和尚们请回家中，为父亲诵经消灾。晚上病人就感觉病症减轻了。第二天白天睡了一会儿。夜如一抬头，看见门外有几十个小孩，全都穿着五彩衣服，有的手中拿着幡，有的拿着杖，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矛，从大门走进来。有两个小孩走在前面，走到门帘前面，忽然又往回走，并对后面的小孩说：“住的都是和尚，以后不要来了。”从这以后他的病便逐渐好了。

蒲坂精舍

宋元嘉八年，河东蒲坂城大失火，不可救。惟精舍大小俨然，及白衣家经像，皆不损坠。百姓惊异，倍共发心。（出《辩证论》）

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黄河东岸的蒲坂城发生特大火灾，无法扑灭。只有大小寺庙没有倒塌，佛像也没有烧毁，老百姓都非常惊奇，更加从心里信奉佛教。

吴兴经堂

宋元嘉中，吴兴郡内尝失火，烧数百家荡尽。惟有经堂草舍，俨然不烧。时以为神。（出《宣验记》）

宋元嘉年间，吴兴郡发生火灾，将几百户的房屋烧成平地，只有寺庙的草房，完好无损，当时的人们都认为是有神灵保佑。

南徐士人

宋少帝时，南徐有一士子，从华山往云阳。见客舍中有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成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往至华山云阳，寻见女子，具说之。女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藏于席下，卧之当愈。数日果瘥。忽举席，见

蔽膝，持而泣之，气欲绝，谓母曰：“葬时从华山过。”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打不行，且待须臾。女妆点沐浴竟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君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言讫，棺木开，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土冢。（出《系蒙》）

南朝宋少帝时期，南徐有一个青年男子，从华山去云阳，在旅店中看到一个女子，年龄十八九岁，男子对这女子非常爱慕但没有办法相互交往，相思成病。他母亲问他，他将生病的原因告诉了母亲。他母亲前往华山云阳找到了那个女子，将男子的相思和病情告诉了女子。女子听了很受感动，将自己围裙解下来交给男子的母亲，叫她偷偷地放在男子睡觉的席子底下，可以医治男子的病。男子的母亲回家后按照女子所说的做了，过了一些日子，男子的病果然好了。一次男子偶然掀开席子，看到了女子的围裙，捧在手里，哭得就要昏死过去。他对母亲说：“埋葬我的时候，要从华山经过。”他死后，他的母亲按照他的意愿办理丧事，走到女子的门前，拉车的牛怎么打也不往前走了。等了一会儿，女子沐浴梳妆完毕走了出来，哀婉地唱道：“华山连绵千里，你既然为我而死，我还活着是为了谁呢？如果你真的怜爱我，请为我打开棺材。”唱完，棺材果然开了，女子跳进棺材。于是便将两个人合葬在一起，人们都叫做“神土冢”。

徐祖

嘉兴徐祖，幼孤，叔隗养之如所生。隗病，祖营侍甚勤。是夜，梦一神人告云：“汝叔应合死也。”祖扣头祈请哀愍，二神人云：“念汝如此，为汝活。”祖觉，叔乃瘥。（出《搜神记》）

嘉兴的徐祖，从小失去父母，叔叔隗抚养他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一天他叔叔病了，他非常勤快周到地侍候他叔叔。当天晚上他梦见一个神仙对他说：“你叔叔应该死了。”徐祖叩头祈求不让叔叔死，两个神仙说：“看在你如此孝顺的份上，让他继续为你活着吧。”徐祖睡醒了，叔叔的病果然好了。

刘京

临江郡民刘京，孝行乡里推敬。时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负其母号泣。忽有大龟至其前，举家七口，俱上龟背。然行十许里，及一高岸，龟遂失之。（出《九江记》）

临江郡的居民刘京，孝顺老人被乡里的乡亲们所称赞。一次江水暴涨，不少居民都淹死在水里，刘京背着母亲大哭起来。忽然来了一只巨大的乌龟，他们全家七口人都爬到乌龟的背上，游了十多里地，将他们送到一个高地上，乌龟就没了。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佛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梦一沙门，衲

衣杖锡来云：“县后何家桐甚惜，苦求遮可得。如梦求之，果获。（《梦隼》）

何敬叔信奉佛教，想要刻一尊佛像，但是没有木头。他睡觉梦见一个和尚，披着袈裟，拄着锡杖对他说：“县衙后面的老何家有桐木但非常珍惜，你如果苦苦去哀求能够要到手。何敬叔按照梦中和尚的指点去找，果然要到了桐木。

萧子懋

齐晋安王萧子懋，字云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岁，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罍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子懋流涕礼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胜缘，遂获冥祐，愿华竟斋如故。”七日斋华，色更鲜红。看视罍中，稍有根须。淑媛病寻瘥，当世称其孝感。（出《法苑珠林》）

齐国的晋安王萧子懋，字叫云昌，是武帝的儿子，刚刚七岁，阮淑媛得病非常沉重危险，请来和尚诵经。有人献来

莲花供佛，和尚用一种小口大肚子的铜瓶装上水，然后将莲花插在瓶里，三天以后花仍不枯萎。萧子懋哭着在佛像前敬礼发誓说：“如果能够使生病的阿姨痊愈，我祝愿莲花开放得与当初一样。”七天诵经结束，莲花的颜色更加鲜艳了，观察瓶子里，已经生出了一点根须。淑媛的病也好了。大家都称赞是萧子懋的孝顺感动了佛祖。

萧睿明

齐松滋令兰陵萧睿明，母患积年，睿明昼夜祈祷。时寒冻，睿明下泪，凝结如箸。额上扣血，成水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睿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见。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绢，丹书为日月字。母病即愈。（出《谈薮》）

北齐的松滋县令萧睿明是兰陵人，他的母亲患病多年，萧睿明日夜向神灵祈祷，以保佑母亲早日康复。当时天寒地冻，萧睿明流下的眼泪在脸颊上冻成的冰像筷子一样长，磕头把前额碰出了血，流出的血水冻成一个小冰柱。一天忽然来了一个人，给了他一个石匣，对他说：“这个石匣可以治你母亲

的病。”萧睿明跪着接了过来，来人不见了。他将石匣拿给母亲，见里面只有一块三寸长的丝绢，上面写着两个红色的字“日月”，从此他母亲的病就好了。

解叔谦

齐雁门解叔谦，征为朝请，不赴。母疾，叔谦夜于庭中，稽顙祈福。闻空中云：“得丁公藤为酒便差。”访医及本草，无识者。乃崎岖求访，至宜都境，遥见山中老翁伐木，问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风尤验。”叔谦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怆然，以藤与之，并示其渍酒之法。叔谦受领，此人不复知处。依法为酒，母疾便愈。（出《谈薮》）

齐朝雁门的解叔谦，朝廷要聘任他为朝请，他因为母亲有病没有去。夜晚他在院子里磕头，祈求神灵医治他母亲的病。忽然听到天空有人说：“用丁公藤泡酒便可以治好。”他查阅《本草》，向医生请教，都不知道什么是丁公藤。没有办法，他只好出门到各地去打听寻找。一天他来到宜都境内，远远看见一个老头在山上砍树。他去问老头砍树有什么用，老头说：“这是丁公藤，治疗风症非常有效。”解叔谦哭着请求

老人将丁公藤给他为母亲治病。老头很同情他，将丁公藤送给他，并传授他泡酒的具体方法，解叔谦记在心里。说完老头就不知道哪里去了。解叔谦回家以后按照老头讲述的方法用丁公藤泡制药酒，为母亲治病，母亲的病很快就好了。

宗元卿

齐南阳宗元卿有至行，早孤，为母所养。母病，元卿在远，辄心痛：“大病则大痛，小病则小痛。以此为常则。乡里宗敬，率号宗曾子。（出《谈薮》）

齐朝南阳的宗元卿有很高尚的品德和行为。他从小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母亲生病了，他出门在很远的地方突然感到心痛，母亲病得严重，他疼得便厉害，母亲病得轻，他疼得也轻，从此形成了必然的规律。乡亲们非常尊敬他孝敬母亲的行为，认为他就像孔夫子的弟子曾子一样品德高尚，称他为“宗曾子”。

匡昕

齐庐陵匡昕隐金华山，服食不与常人交。母亡已经数日，昕奔还号叫，母便苏。孝感致也。（出《谈薮》）

齐朝庐陵的匡昕隐居在金华山中，生活饮食都不同常人交往。他母亲死了已经有好几天了，他奔跑哭叫着回到母亲身边，他母亲突然苏醒过来。这是他孝敬母亲，母子间心灵互相感应的结果。

曾康祖

齐扶风曾康祖，母患乳痛，诸医不能疗。康祖乃跪，以两手捧乳，大悲泣。母痛即瘥。（出《谈薮》）

齐朝时扶风的曾康祖的母亲患乳痛，请了很多医生都治不了。曾康祖跪在地上，两手捧着他母亲的乳房大哭，他母亲患的乳痛就好了。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六十二 感应二

崔恕 何瑚 陈遗 王虚之
河南妇人 岑文本 郑鲜 张楚金
罗道惊 陵空观 皇甫氏 田仁会
徐州军士 唐宣宗 李彦佐 胡生
刘行者 王法朗 郝法遵 王晖
李梦旗 孟熙

崔 恕

谯郡有功曹润，天统中，济南来府君，出除谯郡。功曹清河崔恕，弱冠有令德于人。时春夏积旱，送别者千余人。至此润上，众渴甚，来公有思水之色。恕独见一青鸟，于润中乍飞乍止。怪而就焉。鸟起，见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拨之，

清泉涌注。盛以银瓶，瓶满，水立竭。惟来公与恕供饮而已。议者以为德感所致焉。时人异之，故以为目。（出《酉阳杂俎》）

谯郡有个地方叫功曹涧。北齐后主天统年间，济南来太守到谯郡任职。清河的崔恕是本郡功曹，也同时调任，因为他从年青的时候就有美好的品德，所以前来送行的有一千多人。当地从春到夏连续干旱了很长时间，他们走到一个山涧上，众人感到口渴，都想喝一口水。崔恕独自看见一只青鸟一会飞起，一会落下。他感到奇怪便追了过去，在青鸟飞起的地方发现一块直径有五六寸的石头，他用鞭子一拨，石头底下冒出一股泉水。他立刻用银瓶接水，刚将银瓶装满，泉水立即就没有了。接到的一瓶水，刚好够来公和崔恕饮用的。有人议论说这件事是由于崔恕的品德感动了天地神灵的结果，当地人对这件事都感到很怪，所以称这个山涧为“功曹涧”。

何瑚

梁何瑚字重宝，为北征咨议。博问强学，幼有令名。性

淳深，事亲恭谨。母病求医，不乘车马。忽感圣僧，体质殊异，手执香炉，来求斋食，而至无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余日，母病有瘳，僧便辞去。留素书般若经一卷。因执手曰：“贫道是二十七贤圣，不近相人（《辩正论》八“近”作“退”）。感檀越至心，故来看。病者已瘥，贫道宜还。”言讫前行，忽不见，而炉烟香气，一旬方歇。精诚所感，朝野叹嗟。因舍别宅为目（明抄本“目”作“因”）爱寺也。（出《辩正论》）

梁朝有个人的名叫何瑚，字叫重宝，官职是北征咨郎。何瑚博学多才，从小就品德高尚，性格忠厚淳朴，侍奉双亲恭敬严谨。他的母亲病了，他不乘车马，亲自去请医生。他的行为感动了一位已经修成圣果的高僧，这个和尚手持香炉来到何瑚家要斋饭吃，连续来了十多天，每天来都没有固定的时间，何瑚已经感觉到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和尚。等到何瑚母亲的病好了，这个和尚向何瑚告辞，并送给他一卷《般若经》握着何瑚的手对他说：“贫僧我是二十七位圣僧其中的一个，平时不接近普通人，被施主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来为你母亲治病。现在你母亲的病已经好了，我要回去了。”说完就往前走，突然就不见了。但是和尚香炉冒出的香气，十多天以后才飘散。何瑚的孝心感动圣僧的事，传遍了朝廷内外。何瑚还施舍出一所别墅，因为他崇敬佛教。

陈遗

吴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焦饭。遗在役，恒带囊，每煮食，漉其焦以献母。孙恩作乱，遗随例奔逃。母忆遗，昼夜哭泣，遂失明。遗脱难还家，入门见母，再拜号泣，母目忽然开朗。（出《孝子传》）

吴国人陈遗年轻的时候在郡署衙门里当厨师，他的母亲愿意吃锅巴。陈遗在官署里总随身带着一个口袋，做饭的时候将锅巴装进口袋，留着给母亲吃。孙恩作乱的时候，陈遗随着官署人员一齐撤退。他母亲在家想念他，昼夜哭泣，把眼睛哭瞎了。陈遗躲过灾难回家，一进门看见母亲，跪下就哭，他母亲的眼睛忽然好了。

王虚之

王虚之，庐陵西昌人。年十三，丧父母。二十年盐酢不入口。后得重病。忽有一人来诣，谓之曰：“君病寻瘥。”俄而不见。又所住屋室，夜有异光，庭中橘树，隆冬三实。病果寻愈。咸以至孝所感。（出《孝子传》）

王虚之是庐陵西昌的人，他十三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从那以后二十年的时间，他一口食盐和醋都没有吃过。后来他得了重病，忽然来了一个人对他说：“你的病很快就会好。”说完那人就不见了。晚上他发现住的屋里有奇异的光芒，院子里的橘子树在严冬季节，竟连续结了三个果实，他的病也好了。这些都是因为他孝敬父母所感应出来的结果。

河南妇人

隋大业中，河南妇人养姑不孝。姑两目盲，妇以蚯蚓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窃藏其一甕，留示儿。儿见之号泣，将录妇送县。俄而雷雨暴作，失妇所在。寻见妇自空堕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变为白狗，言语如恒。自云：“不孝于姑，为天神所罚。”夫乃斥去之。后乞食于道，不知所在。（出《冥报记》）

隋炀帝大业年间，河南有一个媳妇奉养婆婆很不孝顺。她婆婆的两只眼睛都瞎了她就将蚯蚓当作饭给她婆婆吃。她婆婆感到味道很奇怪，就偷偷地藏起来一小块，留着给儿子看。儿子看到后大声哭喊，气愤地扭送媳妇去县衙，走到路上下起大雷雨，突然失去了媳妇的踪迹，紧接着又从天空中掉了下来，身体和穿的衣服和以前一样，但是脑袋却变成了一只白狗的头，说话声音也和从前一样。她自己说：“不孝顺婆婆，遭到了天神的惩罚。”他的丈夫就赶走了她，她只好到处讨饭，后来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岑文本

唐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诵法华经普门品。曾乘船于巨江中，船坏，人尽死，文本没有水中，闻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随波涌出，已着北岸，遂免死。后于江陵设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独后去，谓文本曰：“天下方乱，君幸不预其灾，终逢太平，致富贵也。”言讫，趋出外不见。既而文本就斋，于自食碗中得舍利二枚。后果如其言。（出《法苑珠林》）

唐朝中书令岑文本是江陵人，他从小信奉佛教，经常念诵佛经法华经普门品。曾经有一次他坐船在一条大江之中，船坏了，乘船的人都淹死了。他也沉到了水中，在水里听到有人说：“只要是念佛，必然不会死。”连续说了三遍，随即他随着波浪涌出水面，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北岸，免除了死亡的灾难。后来他在江陵准备了很多斋饭，和尚们都集结到他们家吃饭，一个和尚单独等到最后才走，临走时对他说：“天下正处在混乱之中，你幸运得没有遭受灾难，一定能够赶上太平时节，最后发财致富。”说完话走出门外就不见了，岑文本

送走和尚也开始吃斋饭，从饭碗里得到了两枚佛宝。“舍利子”，后来他的命运果然同和尚所说的一样。

郑鲜

唐郑鲜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无以可延。梦见沙门问之：“须延命耶？可大斋日，放生念善，持斋奉戒，可以延龄得福。”鲜因奉法，遂获长年。（出《宣验记》）

唐朝有个人名叫郑鲜，字叫道子。他善于通过观察人的相貌来推测别人的命运。他知道自己寿命短，但没有办法可以延长。有一天，他在梦中问和尚如何才能延长寿命？和尚对他说：“如果想要延长寿命，可以选定日期做很多的斋饭给和尚们吃；还应该将人们饲养或抓获的动物放回大自然，还给它们生活的道路；还必须吃斋并遵守佛教的戒律，这样就可以延长寿命并得到幸福。郑鲜按照和尚所说的去做，于是得到了长寿。

张楚金

唐则天朝，刑部尚书张楚金为酷吏周兴构陷。将刑，乃仰叹曰：“皇天后土，岂不察忠孝乎？奈何以无辜获罪。”因泣下数行，市人皆为齟齬。须臾，阴云四塞，若有所感。旋降敕释罪。宣示讫，天地开朗，庆云纷纭。时议言其忠正所致也。（出《御史台记》）

唐朝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刑部尚书张楚金被残酷迫害忠臣的奸臣周兴定计陷害，将要被杀头的时候，他仰天长叹说：“老天爷和土地神啊！你们难道不查看谁是忠臣孝子吗？为什么让没有罪的人去死？”说着流下了几行眼泪，围观的老百姓都哭了。不一会儿，阴云四布，似乎苍天有了感应，随后皇帝降旨免除了张楚金的罪名。刚刚宣布完这个消息，天上的阴云立刻散去，出现了吉祥的彩云。当时的人们都议论说：“这是由于张楚金的忠心和正直感动了天地的结果。”

罗道惊

唐司竹园罗道惊上书忤旨，配流。时有同流者道病卒，泣曰：“所恨委骨异壤。”退惊曰：“吾若生还，当取同归。”遂瘞之而去。及还，为大水漂荡，失其所在。道惊哭告之，请示其灵。俄而水际沸涌，又咒曰：“如真在此下，更请一沸。”又然，遂得之，志铭可验，负之还乡。（出《广德神异录》）

唐朝司竹园的罗道惊，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违背了皇帝的意思，被定罪后押送到边远的地方服劳役。同伴中有一个人病死了，这个人在临死的时候哭着说：“所悔恨的是将尸骨扔到了远离家乡的地方！”罗道惊说：“我如果能活着回去，一定将你的尸体带回家乡安葬。”这个人死后，罗道惊将他掩埋了。等到罗道惊结束劳役，准备回去的时候，掩埋同伴尸体的地方被大水淹没了，无法找到原来的标记。罗道惊哭着祈求说：“请你显灵为我指示一下方位。”说完水面就翻起了水花。他又说：“如果真是在这下面，请水面再翻涌一次。”果然水面又翻涌起来。于是他在这块水面的下面，将同伴的尸体捞取上来，还有墓上的志铭可以验证，于是背上这尸首回

了家乡。

陵空观

唐景龙四年，洛州陵空观失火，万物并尽。惟有一真人，岿然独存，乃泥塑为之。乃改为圣真观。（出《朝野僉载》）

唐中宗景龙四年，洛州的陵空观发生火灾，所有的东西全都烧光了，只有一个“真人”的泥塑像没有损伤，以后陵空观就改名为“圣真观”。

皇甫氏

唐仆射裴遵庆，母皇甫氏，少时常持经。经函中有小珊瑚树。异时，忽有小龙骨一具，立于树侧。时人以为裴氏休祥，上元中，遵庆遂居宰辅云尔。（出《广异记》）

唐朝仆射裴遵庆母亲姓皇甫，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经常手持经卷念诵。她的藏经匣里有一棵小珊瑚树，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小珊瑚树的旁边出现一具立着的小龙骨。人们认为这是她吉祥如意的兆头，果然到了上元年间，她的儿子裴遵庆当上了宰相。

田仁会

唐田仁会为郢州刺史，自暴得雨。人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诚为人上天闻。田中致雨山出云，但愿常在不患贫。”（出《广德神异录》）

唐朝的郢州刺史在闹旱灾的时候，自己曝晒在太阳底下，为老百姓求来了雨。人们编了一首歌来赞颂他说：“像父母养育了我们一样的田刺史，他一心为了老百姓感动了老天爷，田里求来雨解除了旱灾，但愿他永远在这里使我们不再遭受贫穷。”

徐州军士

唐王智兴在徐州，法令甚严。有防秋官健交代归，其妹婿于家中设饌以贺，自于厨中磨刀，将就坐（明钞本就坐二字作生）割羊脚。磨讫，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仓卒相值，锋正中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以告。智兴讯问，但称过误，本无恶意。智兴不之信，命斩之。刀辄自刑者手中跃出，径没于地。三换皆然。智兴异之，乃不杀。（出《因话录》）

唐朝的时候王智兴镇守徐州，法非常严格。有一个秋季防守边防的官员完成任务归来，他的妹夫在家中准备酒菜为他庆贺。他妹夫在厨房里磨刀，准备割羊的蹄子，刀磨好以后手里端着刀快步往外走，恰巧他的大舅哥从堂屋往厨房来，两个人在仓卒中相撞，他手中的刀尖正刺在他大舅哥的心脏上，当时就死了。他被人扭送到州衙门，王智兴亲自审问。他说自己是误伤，本来并没有恶意。王智兴不信，命令将他杀头。行刑时，刽子手的刀从手中自己跳出来插入地下，连换了三把刀都是一样，王智兴感到奇怪，便决定不杀他了。

唐宣宗

唐大中初，京师尝淫雨涉月，将害粢盛。分命祷告，百无一应。宣宗一日在内殿，顾左右曰：“昔汤以六事自责，以身代牺牲。虽甚旱，卒不为灾。我今万姓主，远惭汤德。而灾若是，兆人谓我何？”乃执炉，降阶践泥，焚香仰视，若自责者。久之，御服沾湿，感动左右。旋踵而急雨止，翌日而凝阴开，比秋而大有年。（出《真陵十七史》）

唐朝的大中初年，京城曾经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将要威胁即将丰收的庄稼，皇帝命令对天祈祷，盼望早点天晴，但是多次祷告也没起作用。宣宗一天在皇宫内殿对左右的人说：“当初商汤王以六事自责，以身代牺牲，虽然天旱，但没有造成灾害。我今天身为天下所有老百姓的主人，非常惭愧远远赶不上汤的功德，而灾难若是，人们会怎样评价我呢？”于是他手里拿着香炉，站在台阶下的泥水里，点燃香炉，仰头面向苍天，忏悔责备自己的过失。过了很久，身上穿的龙袍都被雨水浇湿了，左右的人都非常感动。一会儿，大雨就不下了，第二天，多日积聚的阴云也散开了，到了秋天获得

了丰收。

李彦佐

李彦佐在沧景。唐太和九年，有诏诏浮阳兵北渡黄河。时冬十二月。至济南，郡使击冰进舟，冰触舟，舟覆诏失。彦佐惊惧，不寝食六日，鬓发白，至貌侵肤削，从事亦谬其仪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诏尽死。吏惧，且请一祝祷于河，吏凭公诚明，以死索之。彦佐乃令具爵酒，及祝传语诘河。其旨，明天子在上，川渎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望，祀未尝匮，而（“而”原作“两”，据明钞本改）河伯泊鳞介之长，当卫天子诏，何反溺之乎？或不获，予将斋告于天，天将谕尔。吏酹冰辞已，忽有声如震，河冰中断，可三十丈。吏知彦佐精诚已达，乃沉钩索而出。封角如旧，惟篆印微湿耳。彦佐所至，令严务简，推诚于物，著声于官。如河水色浑驶流，大木与纤芥，顷刻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坚冰陷，一钩而沉诏获，得非诚之至乎？（出《阙史》）

李彦佐镇守沧景，在唐朝的太和九年，皇帝发出的公文命令将浮阳的兵马调到黄河以北。当时正是冬天的十二月份，

队伍到了济南，郡府的官员敲打浮冰引导船只向前行驶，船碰到坚冰上产生倾覆。将皇帝的诏书掉到河里。李彦佐又惊又怕，连续六天没有吃饭喝水，头发变白了，相貌变得衰老削瘦，参谋助手们也都说他的相貌发生了变化。李彦佐命令管理渡口的官员，不把文书捞上来就杀头。官员害怕，请李彦佐向黄河祈祷，想要借助李彦佐的虔诚感动神灵帮忙，然后再拼死打捞。李彦佐命令拿酒洒到河里，对着黄河祈祷说：“圣明的天子在上，河流高山。祝史咸秩，是我们这里的声望。我们定期祭祀未曾欠缺。然而水神河伯你是黄河里鱼虾水族的首领，应当护卫天子的诏书，为什么反而将它淹没了呢？如果你不把它还给我，我在吃斋后祭祀的时候将要告诉上天，天将处罚你。”祭祀结束，忽然河里发生震动伴随着巨大的响声，河上的坚冰一下子断裂了三十丈远。官员们知道李彦佐的虔诚和心愿已经感应到河伯那里，便将钩子伸到水中一下子就将诏书钩了出来。见诏书完好，封口如旧，只是上面的印章湿了一点。李彦佐管理政务，令出必行，办事简练，以诚处事，名显赫。黄河涨水，巨大的木头和纤小的种子都可以在顷刻之间漂流千里。哪有船倾覆六天以后，祭祀一次坚冰就开了，用钩子一下就将文书捞出来的事呢？这难道不是李彦佐的精诚感应的结果吗？

胡生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效藪。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家贫，少为洗镜镀钉之业。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御寇之垄，似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业，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太守名流，皆仰瞩之，而门多长者。或有遗赂，必见拒也。或持茗酒而来，则忻然接奉。其文略说数篇，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云：“忽闻梅福来相访，笑著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云：“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云：“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苍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出《云溪友议》）

列子死在郑国，现在他的坟墓还在效外野草丛中，成为名人贤士留下的遗迹，禁止人们在这里砍柴。附近有个叫胡生的人，家里很贫穷，年轻的时候以为别人磨洗铜镜为职业。

他得到水果、好茶或者是美酒，总要供奉到列子的墓前，好像祈求列子能够赐给他聪明和学问。一年以后，他梦见一个人，拿着刀子将他的肚子剖开，把一本书放到了他的心脏里面，睡醒以后，他想要吟诗，朗诵出来的都是非常美妙的词句，但却不是从老师和朋友那里学来的。虽然有了学问，但是他还不放弃磨洗铜镜的低贱职业，真是有隐士的风格。远近的人们都叫他“胡钉铰”。太守等官员和其他一些社会名流都很敬佩他，经常有一些前辈来拜访他，送给他一些礼物，他全都不要。但如果送给他香茶或美酒，他却欣然接受。现在介绍他作的几首诗，一首是高兴地迎接圃田县韩少府来访：忽闻梅福来相访，笑著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还有看郑州崔郎中家的女郎们绣的花：“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另有一首题目是，江际小儿垂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苍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

刘行者

唐庐陵闾闾中，有一刘行者。以钉铰为业。性至孝。母亲患眼二十余年，行者恳苦救疗。一日，忽有衲僧，携净水铜瓶子，觅行者磨洗，出百金为酬，行者不受。告云：“家有

母亲患眼多年，和尚莫能有药疗否？”僧云：“待磨洗瓶子了，与医。”磨洗毕，便出门，而行者随问之，僧云：“但归去，已与医了。”言讫，失僧所在。行者奔还家，见母亲忽自床坠地，双目豁开。阖家惊喜，方知向者僧是罗汉。遂画其形影供养。至今存焉。（出《报应录》）

唐朝庐陵的街市中，有一个姓刘的以修金属器物为职业的人。他非常孝顺，母亲患眼病二十多年，他多方寻求治疗的方法。一天，忽然来了一个和尚，拿着一装净水的瓶子，找到他让他磨洗，并说要给他一百两银子作为酬谢。他不要，对和尚说：“我家里有老母亲患眼病多年，和尚你能治疗吗？”和尚说：“等你磨洗完瓶子再去医治。”磨洗完了，和尚拿起瓶子就走出门去，他追上去问，和尚说：“你回家去吧，我已经医治完。”说完和尚就不见了。他跑回家去，看见母亲忽然从床上掉到地下，双眼忽然好了。全家人又惊又喜，这才知道和尚是个修行成罗汉的高僧，于是画了这个罗汉的图像供奉起来，这张画像现在还保存着。

王法朗

唐夔州道士王法朗，舌大而长，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为恨。因发愿读道德经。梦老君与剪其舌。觉而言词轻利，精诵五千言，颇有征验。（出《录异记》）

唐朝夔州的道士王法朗的舌头又大又长，说话吐字不清楚，经常为此感到伤心。他因此而许下愿望学习《道德经》，梦见道教的创始人《道德经》的作者老子用剪刀修剪他的舌头，睡觉醒了以后感觉说话流利，吐字清晰了，精读五千字的《道德经》。

郗法遵

唐道士郗法遵居庐山简寂观，道行精确。独力检校，已

历数年，全无徒弟。忽梦玄中法师谓之曰：“汝无人力，甚见勤劳。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觉，话于众。出山过民王家，有孩子，年才一晬。见法遵，抱其足不肯舍。遵去，昼夜啼号不息。遵复至则欣然。后数年，父母即舍为童子。又一小儿姓刘，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异，因灸眼屋，其光遂绝。已四五岁，亦舍在观中，相次入道。果符玄中梦授之语矣。（出《录异记》）

唐朝的道士郗法遵居住在庐山简寂观，道行很精深，独自抄写经卷并校对已经许多年了，没有收一个徒弟。一天他忽然梦见玄中法师对他说：“你没有人帮助，还非常勤劳。现在有两个小孩可以作你的徒弟，只是太小了。”睡醒以后，他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了。一天他出山走过一户姓王的人家，这家有个刚刚一岁的小孩看见他，抱着他的腿不让他走。郗法遵走了以后，这小孩昼夜啼哭不停。郗法遵再去，他又不哭了。过了几年，他的父母将他交给郗法遵做了道童。还有一个小孩姓刘，眼睛里向外放射五彩光芒。他的父母怀疑是怪异，用艾蒿点着后烧灸他的眼睛尾角，光芒就消失了。已经四五岁了，也被父母送到观里。两个孩子相继当了道童，果然符合玄中法师梦中所说的话。

王晖

西蜀将王晖尝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无水泉，民皆汲于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绝其水路，城内焦渴。旬日之间，颇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请，哀告神祇。及寐，梦一老父告曰：“州狱之下，当有美泉。”言讫而去，王亦惊寤。迟明，且命畚鍤，于所指之处掘数丈，乃有泉流。居人饮之，蒙活甚众。岐兵比知城中无水，意将坐俟其毙。王公命汲泉水数十罍，于城上扬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岂王公精诚之所感耶？踈勒拜井之事，固不虚耳。王后致仕，家于雍州，尝言之，故记耳。（出《玉堂闲话》）

西蜀将军王晖曾经担任过集州刺史，集州城里没有水源，老百姓都到城外取水。有一次，岐兵攻打集州，并且切断了城外取水的道路。城里的人没有水喝，十多天里，渴死了一些人。王晖便在半夜的时候祈祷神灵帮助。当晚睡觉梦见一个老头告诉他说：“州城监狱的底下，有泉水。”说完就走了。王晖也惊醒了，天亮以后，他命令人拿着工具在老人所指示的地方挖下去几丈深，果然有水。城里的人喝了以后，救活

了许多人，岐兵早就知道城内没有水源，所以想等着他们渴死。王晖命令取来泉水几十瓶，从城墙上洒下去给岐兵看。岐兵见城内有水，便退走了。这难道不是王晖的虔诚所感动神灵的结果吗？踈勒拜井求水的传说，果然不是虚构的。王晖后来调离集州，迁到雍州，曾经提起这件事，所以记录下来。

李梦旗

伪蜀拔山军卒李梦旗经敌擒归岐阳，老母悲泣，因瞽双目。梦旗在岐阳，虔祈切至，愿见慈母，三载方还。梦旗刺股血点母眼，即时如故。乃知孝感通，其昭然耳。（出《儆诫录》）

伪蜀拔山军卒李梦旗被敌方抓住押到岐阳，老母亲在家中悲伤哭泣双目失明。李梦旗在岐阳虔诚地祈祷，希望早日回家去看母亲。三年之后才回家，他刺破大腿，将血滴在母亲的眼睛里，一会儿，他母亲的眼睛又像当初一样能看见东西了。这很明显是他的孝顺感应的结果。

孟熙

蜀孟熙，贩果实养父母，承颜顺旨，温清定省，出告反面，不惮苦辛。父常云：“我虽贫，养得一曾参。”及父亡，绝浆哀号，几至灭性。布苦于地，寝处其上。三年不食盐酪。远近叹服。因见鼠掘地，得黄金数千两，自此巨富焉。（出《儆诫录》）

蜀郡的孟熙靠贩卖水果奉养父母，按照父母的眼色和吩咐办事，每天早晚请安出门要告诉去向，回来要面见父母。孝顺周到，不辞辛苦。他的父亲常说：“我虽贫穷，但养了一个像曾参一样的孝子。”他父亲死了，他不吃不喝整日哭喊，悲伤过度好几次危及生命。他在地铺上草垫子，睡在上面，三年不吃盐和醋，远近的人们全都叹服。后来他看见老鼠在地上挖土，得到了好几千两黄金，从此大富。

太平广记第一百六十三卷

讖应

历阳媼	孙权	高颖	神尧	唐高祖
太行山	桑条歌	突厥盐	封中岳	
杨柳谣	黄獐歌	苾挈儿	安乐寺	
乌鹊窠	鲤鱼儿	挽天枢	黄犊子	
骆宾王	天后	阎知微	长孙无忌	
魏王	武媚娘	孝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孙佺	张易之	饮酒令	
白马寺	李蒙	李进周	志公词	
李怀光	王铎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国闰	竹獠			

历阳媪

历阳县有一媪，常为善。忽有少年过门求食，媪待之甚恭。临去谓媪曰：“时往县门，见门阃有血可登山避难。”自是媪日往之，门吏问其状，媪具以少年所教答之。吏即戏以鸡血，涂门阃。明日，媪见有血，乃携鸡笼走上山。其夕，县陷为湖，今和州历阳湖是也。（出《独异记》）

历阳县有一个老太太，经常行善。一天，忽然有一个少年来要饭吃，老太太对他很客气，临走的时候他对老太太说：“经常去县衙门前，如果看见门坎上有血，可要到山上去避难。”从此以后，老太太每天都去县衙门前看一看。守门的差人问她干什么？老太太讲了少年告诉他的话。差人同她开玩笑，将鸡血涂在门坎上。第二天，老太太见门坎上有血，便拎着鸡笼子躲上山去。当天晚上，县城陷落成为一个湖泊，就是如今和州的历阳湖。

孙权

湓口城，汉高祖六年灌婴所筑。建安中，孙权经住此城，自标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铭石云：“汉六年，颍阴侯开此井。卜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度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权见铭欣悦，以为己瑞。人咸异之。（出《张僧鉴浚阳记》）

湓口城是汉高祖六年的时候灌婴所筑的。汉献帝建安时期，孙权曾经住在这座城里，他选定一块地方打井，竟挖出了一口古井。井里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汉高祖六年，颍阴侯灌婴打了这眼井。有人预言，三百年以后这口井会淤积埋没，然后再过不到一百年，会被顺应时代，有运气的人重新挖掘出来。”孙权看见碑上的铭文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是自己吉祥预兆。人们对这件事也都感到很惊奇。

高颖

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隋曰唐兴村门首。文皇帝移长安城，将作木（明抄本“木”作“大”）匠高颖常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颖坐此树下，不须杀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树尚在。柯叶森竦，根株盘石礪，与诸树不同。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首，今唐家居焉。（出《朝野僉载》）

西京长安百官议事的朝堂北头有一棵大槐树，从隋朝开始就长在唐兴村的村口。文皇帝移都到长安以后，兴修土木高颖经常坐在这棵树下监督指挥。后来栽树的时候觉得它同新栽的树排在一起不整齐，想把它砍倒。皇帝说：“高颖曾坐在这棵树下，不要砍倒。”到现在这棵树已经有一百三十多岁，仍然存在。它枝叶繁茂，树根盘曲坚固，与别的树不同，高入云天立在唐兴庄的树口，村里住着姓唐的村民。

神尧

隋炀帝与神尧高祖俱是独孤外家。然则神尧与炀帝常悔吝（明抄本“然则”作“因是”，“悔吝”作“悔狎”）。每朝谒退，炀帝背有词然（明抄本“背”作“皆”，“然”作“讫”）。后因赐宴，炀帝于众，因戏神尧。神尧高颜面皱，帝目为阿婆面，神尧忿恚不乐。泊归就第，快怅不已。见文皇已下，告文皇皆无言（“告文皇皆无言”六字明抄本作“但流涕而不言”）。次告窦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显毁云阿婆面，据是子孙不免饥冻矣。”窦后欣跃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贺。”神尧不喻，谓是解免之词。后曰：“公封于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尧涣然冰释。喜悦，与秦齐诸王，私相贺焉。（出《芝田录》）

隋炀帝和神尧的远祖外家都姓独孤，然而神尧经常对隋炀帝抱有戒心。每次上朝以后，隋炀帝背后都有说词。一次隋炀帝举行宴会，他当着大家的面同神尧开玩笑，他见神尧长得高额头，满脸皱纹，就说神尧是老婆脸。神尧心中愤恨不乐，等到回到家里，仍然不高兴。见文皇已下，告文皇皆

无言。第二天他告诉窦皇后说：“我的身世本来就可悲，现在皇帝又贬低我为老太婆脸，看来我的儿孙免不了要挨饿受冻了！”窦皇后高兴地说：“这句话应该全家庆贺呀！”神尧不理解，说她是安慰他。窦皇后说：“你被封为唐王，老太太则是堂主，堂主就是唐主呀！”神尧立刻解除了疑虑，高兴起来，与齐王、秦王等王爷私下里庆贺！

唐高祖

唐北京受瑞坛，隋大业十三年，高祖令齐王元吉留守。辛丑，获青石，若龙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渊万吉”。齐王献之，文字映澈，宛若龟形。帝乃令水渍磨以验之。数日，其字愈明。内外毕贺，帝曰：“上天明命，赐以万吉。宜以少牢祀石龟，而爵龟人。”因立受瑞坛。（出《太原事迹杂记》）

唐王李渊在太原修建了一座“受瑞坛”。隋朝大业十三年，唐高祖李渊命令齐王李元吉留守太原。辛丑年，李元吉得到了一块龙形的青石，上面有四个红字：“李渊万吉”。齐王将它献给李渊。石头上面的字迹照耀深澈，好像龟的形状。李渊命令将它蘸上水在石头上磨，以验证字迹是否是天然形成

的。磨了几天之后，字迹更加鲜明，内外臣民都庆贺。李渊说：“上天明白地命令赐给我万年吉祥，要用猪和羊来祭祀石龟。并给献龟的人以封爵。因此修建了这座受瑞坛。

太行山

唐武德初，太行山大声曰：唐国兴，理万年。（出《太原事迹杂记》）

唐高祖武德初年，太行山大声喊：“唐朝国家兴盛，理应延续万年。”

桑条歌

唐永徽年以后，人唱桑条歌云：桑条苜女韦也乐。至神龙年中，逆韦应之。谄佞者郑愔，作桑条乐词十余首进之。逆

韦大喜，擢为吏部侍郎，赏缣百匹。（出《朝野佥载》）

唐高宗永徽年以后，民间流传一首歌谣说：“桑条蒿女韦也乐。”到了中宗神龙年间，韦后应验这首歌谣得到了权势。有个花言巧语谄媚的小人叫郑愔，他作了十多首以桑条为题目的乐词献给韦后。韦后非常高兴，提拔他为吏部侍郎。

突厥盐

唐龙朔已来，人唱歌名突厥盐。后周圣历年中，差阎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书，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送金银器物锦彩衣裳以为礼聘，不可胜纪。突厥翻动，汉使并没，立知微为可汗。突厥盐之应。（出《朝野佥载》）

唐高宗龙朔改元以来，民间流传一首名谣的名字叫“突厥盐”。后来到了武则天的周朝圣历年间，朝廷派阎知微去和匈奴修好，任命他为三品春官尚书，同时护送武延秀去娶突厥成默啜的女儿，带去了数不清的金银绸缎和衣裳作为聘礼。后来突厥又和中原对立，派去的汉族使臣都投降了突厥。突

厥人推举阎知微作为他们的可汗，“突厥盐”得到了验证。

封中岳

唐调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属突厥叛而止。后又欲封，土蕃入寇又停。至永淳年，又驾幸嵩岳。谣云：“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岳下遘疫，不愈，回至宫而崩。（出《朝野僉载》）

唐高宗调露年间，皇帝想要给嵩山封号，由于突厥叛乱而停止。后来又要封，又因为土蕃入侵而停止。到了永淳年，皇帝来到嵩山，当时流传一首民谣说：“嵩山高有几层，不怕登不上去，就怕得不到机会攀登，三次兵马调动打仗，别的道路上车马不断。”皇帝在山下就得了病，没医治好，回到宫里就死了。

杨柳谣

唐永淳之后，天下皆唱‘杨柳杨柳漫头驼’。后徐敬业犯事，出柳州司马，遂作伪敕，自授扬州司马，杀长史陈敬之，据江淮反。使李孝逸讨之，斩业首。驿马驮入洛，杨柳杨柳漫头驼，此其应也。（出《朝野僉载》）

唐中宗永淳年以后，天下的老百姓都唱一句流传的歌谣：“杨柳杨柳漫头驼”。后来徐敬业出事，先是他出任柳州司马，接着他伪造皇帝的文书，自己任命自己为扬州司马，把长史陈敬之杀了，依据江淮一带造反。朝廷派李孝逸去讨伐，砍下了徐敬业的脑袋，用马驮到洛阳，“杨柳杨柳漫头驼”，这件事正是这句话的验证。

黄獐歌

周如意年已来，始唱黄獐歌。其词曰：“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你伤。”俄而契丹反叛，杀都督赵翊，营府陷没。差总管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王孝杰前后百万众，被贼败于黄獐谷。诸军并没，罔有子遗。黄獐之歌，斯为验矣。（出《朝野僉载》）

武则天周朝如意年以来，民间开始流传唱一首“黄獐歌”，歌词是“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你伤”。不久契丹族反叛，杀了都督赵翊，营房和都督府都被契丹人占领。朝廷命令总管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王孝杰四人，前后带领一百多万兵马前去征讨，全都被契丹人给打败了。他们带领军队败退到黄獐谷，被契丹人彻底消灭，没有逃脱一支人马。“黄獐之歌”得到了验证。

苾拏儿

周垂拱已来，京都唱苾拏儿歌词，皆是邪曲。后张易之小名苾拏。（出《朝野僉载》）

武则天的垂拱年间，京城里人们唱一种叫做苾拏儿小调的歌词，全都是低俗的邪词，后来武则天的佞臣张易之的小名叫做苾拏。

安乐寺

唐景龙年，安乐公主于（“于”字原本无，据明抄本补）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童谣曰：“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县。”后诛逆韦，并杀安乐，斩首悬于竿上，改为悖逆庶人。（出《朝野僉载》）

唐中宗景龙年间，安乐公主在洛州道光坊修建安乐寺，花费白银几百万两。当时流传的童谣说：“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县。”后来唐玄宗诛杀韦后一党，同时将安乐公主杀了，并将头悬挂在高竿上，将它贬为“悖逆庶人”。

乌鹊窠

唐神龙已后，谣曰：“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强盛，百姓不得斫桑养蚕种禾刈穀之应也。（出《朝野僉载》）

唐中宗神龙以后，民谣说：“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这是突厥强盛，侵犯中原，老百姓无法栽桑养蚕、种庄稼、割麦子的征兆。

鲤鱼儿

唐景龙中谣曰：“可怜圣善寺，身着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至景云中，谯王从均州入都作乱，败走，投洛川而死。（出《朝野僉载》）

唐朝景龙年间的民谣说：“可怜圣善寺，身着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到了景云年间，谯王从均州进入京城叛乱，失败后逃走，跳进洛河里自杀了。

挽天枢

唐景云中谣曰：“一条麻线挽天枢，绝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枢，收铜并入尚方，此其应验。（出《朝野僉载》）

唐朝景云年间民谣说：“一条麻线挽天枢，绝去也。”等到神武皇帝即位，命令推倒天枢，将制造天枢的铜存放到了皇宫制造刀剑等金属器物的尚方官署。这件事就是民谣的应验。

黄犊子

唐景龙中谣云：“黄柏犊子挽纆断，两脚踏地鞋襦断。”六月平王诛逆韦。挽纆断者，韦欲作乱，鞋襦断者，事不成。阿韦是黄犊之后也。（出《朝野僉载》）

唐景龙年间民谣说：“黄柏犊子挽纆断，两脚踏地鞋襦断。”六月平王便诛杀了韦后一党。“挽纆断”，是韦后要造反作乱，“鞋襦断”，是说造反不会成功。韦后是黄犊子的后人。

骆宾王

唐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宾王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讖也。（出《朝野僉载》）

唐明堂的主簿骆宾王所做的文章《帝京篇》里说：“生出翅膀飞快地乘风飞起，突然间掉进波浪沉入泥沙。”骆宾王后来和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失败后跳到江中淹死，这两句诗就是预言。

天后

唐太宗之代，有秘记云：“唐三代之后，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风以询其事，淳风对曰：“臣据玄象推

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殆将殄尽。”帝曰：“求而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不可废也。王者不死，虽求恐不可得。且据占已长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其余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壮严毒，杀之为血仇，即陛下子孙无遗类矣。”（出《谈宾录》，明抄本作《朝野僉载》）

唐太宗的年代，有秘密的记载上写着：“唐朝开国三代以后，将会有一个姓武的女王代替李家统治天下。”唐太宗秘密地将李淳风找来，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李淳风说：“我根据玄学推测得出结论，这种征兆已经形成。这个女王已经出现在陛下的皇宫里，从现在起不超过四十年，她可以取得天下的统治权，并且开始诛杀皇帝的子孙，几乎杀光。”太宗皇帝说：“把她找出来杀了怎么样？”李淳风说：“这是上天的安排，不应该进行破坏。皇帝的子孙即使不死，也不一定能争到皇位，况且据我推算这个女子已经长大，就在宫里，已经成为陛下的家属。再过四十年，她也会衰老，老了会变得仁慈，不至于将陛下的子孙斩尽杀绝。现在如果杀了她，她还会托生复活，再过四十年，也会取得天下的统治权，那时候她年轻毒辣，现在杀了她所结下仇恨，到时候她会把陛下的子孙杀得一个也不剩。”

阎知微

唐麟德已来，百姓饮酒唱歌，由终而不尽者，号为族盐。后阎知微从突厥领贼破赵定。后知微来，则天大怒，磔于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内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发，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猬毛，锉其骨肉，夷其九族。疏疎亲先不相识者，皆斩之。小儿年七八岁，驱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掷饼果与者，仍相争夺，以为戏笑。监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盐之言，于斯应矣。（出《朝野僉载》）

唐高宗麟德年间以来，老百姓喝酒的时候经常唱歌，歌唱完了而酒还未喝光的，管他叫号为“族盐”。后来阎知微带领突厥的军队攻破了赵定，最后阎知微被抓来，武则天大怒，将他绑到西市，命令百官用箭射他。河内王武懿宗走到距离阎知微七步远的地方，连发三箭，都没有射中，软弱胆小到如此地步。阎知微身上被射得像刺猬的毛一样，并且还割下了他的骨肉，诛杀了他的九族，就连远亲中互相不认识的也都被抓来杀掉。孩子才七八岁，也被抱到西市，老百姓可怜孩子，给他们一些糖果，孩子们互相抢夺，觉得很好玩。监

刑御史不忍杀害孩子，请示武则天留下孩子不杀。当初唱的“族盐”，也就是诛杀姓阎的意思的歌词，到这个时候得到了应验。

长孙无忌

唐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天下慕之，其帽为赵公浑脱。后坐事长流岭南。深脱之言，于是效焉。（出《朝野僉载》）

唐朝被封为赵公的长孙无忌用黑羊毛做成浑脱毡帽，天下的人都认为好看，将这种式样的帽子叫做赵公浑脱。后来他因事获罪被长期流放在岭南，用不着再戴毡帽，浑脱这句话说得到了应验。

魏王

唐魏王为巾子，向前踣，天下欣欣慕之，名为魏王踣。后坐死。至孝和时，陆颂亦为巾子，同此样，时人又名为陆颂踣。未一年而陆颂殒。（出《朝野僉载》）

唐朝魏王的头巾，式样高而朝下折，天下的人都非常喜欢，称这种式样的头巾为“魏王踣”（踣有跌倒、倒毙、灭亡的意思）。不久，魏王被处死了。到了年号为孝和的时候，陆颂也将头巾折成这种高而且向前倒的样式，人们又称这样的头巾为“陆颂踣”，不出一年，陆颂也死了。

武媚娘

唐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

则天临朝，改号大周。二十余年，武氏强盛。武氏三王：梁、魏、定等并开府。自余郡五（《朝野佥载》四五作“王”）。十余人。几迁鼎矣。（出《朝野佥载》）

唐中宗永徽年代，民间流传一首叫《武媚娘》的歌，后来皇帝立武媚娘为皇后，皇帝死了以后，武媚娘上朝主持朝政，改国号为大周。武氏家族兴盛了二十多年，武氏家族的梁王、魏王、定王同时开建府署，成立办事机构，还封了五十多个郡王，几乎全部篡夺了唐朝的江山。

孝和

唐咸亨已后，人皆云：“莫浪语，阿婆嗔，三叔闻时笑杀人。”后果则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则天也；三叔者，孝和为第三也。（出《朝野佥载》）

唐高宗咸亨以后，人们都说：“不要随便说话，小心阿婆怪罪，三叔听到时笑死人。”后来果然武则天即位，最后孝和继承了皇位。阿婆是指武则天，三叔是指孝和，因为他排行

第三。

魏叔麟

唐魏仆射子名叔麟。识者曰：“叔麟反语身戮也。”后果被罗织而杀之。（出《朝野僉载》）

唐朝魏仆射儿子的名字叫叔麟，有明白人说叔麟的反语就是身戮（身遭杀戮的意思。因为麒麟是鹿的身子，鹿身，反过来身鹿，鹿戮同音）。后来叔麟果然被编造罪名而杀害。

武三思

梁王武三思，唐神龙初，改封德靖王。识者言：“德靖鼎贼也。”果有窥鼎之志，被郑克等斩之。（出《朝野僉载》）

梁王武三思在唐朝的神龙初年被改封为德靖王，有明白的人说：“德靖鼎贼也”。后来他果然有篡权当皇帝的想法，被郑克等人杀了。

孙佺

唐孙佺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时军师李处郁谏：“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灭。”佺不从，果没八万人。昔窦建德救王世充于牛口谷。时谓窦入牛口，岂有还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孙佺之北也，处郁曰：“飧若入咽，百无一全。”山东人谓湿饭为飧（音孙），幽州以北，并为燕地，故云。（出《朝野僉载》）

唐朝的孙佺为幽州的都督。五月的时候，他带领军队向北进攻。军师李处郁反对说：“五月的时候，南方属火，北方属水，火入水必然熄灭。”孙佺不听，结果损失了八万人马。当年窦建德进入牛口谷救王世充，当时有人说：“窦入牛口，怎么还能回来。”（窦和豆同音）果然被秦王李世民抓住了。这次孙佺往北进军，李处郁说：“飧如果进入咽喉，不会再保持完整。”山东人将粥饭叫做飧（音孙），幽州以北是当年燕国

的土地，所以李处郁这么说。

张易之

天后时，谣言曰：“张公吃酒李公醉。”张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太盛也。（出《朝野僉载》）

武则天的时代，民谣说：“张公喝酒李公醉”。张公是指张易之的弟弟，李公是说李氏家族太兴盛了。

饮酒令

唐龙朔年已来，百姓饮酒作令云：“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子母者，盏与盘也；连台者，连盘拗盏倒也。及天后永昌中，罗织事起。有宿卫十余人，于清化坊饮，为此令。此席人进状告之，十人皆弃市。自后庐陵徙均州，则子母相去

离也；连台拗倒者，则天被废，诸武迁放之兆。（出《朝野僉载》）

唐朝的龙朔年以来，老百姓喝酒的时候作酒令说：“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子母是指杯子与盘子，连台是说盘子和杯子全都推倒。等到武后永昌中年，罗织罪名陷害人的风气兴起。有十多个宫中的警卫人员在清化坊喝酒，说起了这个酒令，被同席的人告发，十个人全都被处死。到后来，庐陵王迁移到均州，应验了母子分离。连台拗倒是预示着武则天被废，武氏家族的人被定罪流放到边远地区。

白马寺

唐神武皇帝七月即位，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自后捉搦僧尼严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并停革，后出者科决，还俗者十八九焉。（出《朝野僉载》）

唐朝的神武皇帝七月即位当皇帝，东都白马寺内的铁佛的头忽然无故自己掉下来落到了殿门外面的地上。从这以后，

朝廷开始捉拿和尚尼姑，命令他们和自己的父母家人相认回家，不允许再出家当和尚，新出家的捉住判刑，和尚们被迫还俗的达到百分之八九十。

李蒙

开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谶见，其灾甚重。玄宗震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其年及第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艘，进士毕集。蒙问（明抄本“问”作“闻之”），乃逾垣奔走，群众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画舸平沉。声妓篙工，不知纪极，三十进士，无一生者。（出《独异志》）

唐朝开元五年的春天，司天监向皇帝报告说，日有星辰在天空形成的天象预示着一场严重的灾难。皇帝问：“预示着什么灾难？”回答说：“将会有知名人士三十人在同一天无故死亡，今年被录取的进士，正好等于这个数字。”今年被录取的进士李蒙，是公主的女婿。皇帝没有说明事情的真相，只

是秘密地告诉公主说：“每当遇到的游乐活动或宴会，你要将你的女婿关在家中，不要让他参加。”公主家住在昭国里，一天在江上举行大型的音乐游玩活动，音乐声传得很远。当时曲江正涨大水，进士们集合在江边登上连接在一起的好几条船。李蒙听到音乐的声音，从家里跳过院墙跑了出来，进士们正等着他。他刚上船，船就向江中心驶去。不一会儿，游船沉没了，乐器演奏人员，歌女和船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三十名进士全都淹死在江中，一个也没有救上来。

李进周

天宝中，李进（明抄本“进”作“遐”）周颇有道术，多在禁署。徙居宫观，于所居院内，题诗不啻千言，皆预纪上皇幸蜀，禄山僭位之事。初亦不悟，后方豁然。略举一篇云：“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如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贵妃小字阿环，山下鬼嵬字也。（出《抒情诗》）

唐朝的天宝年间，李进周精通预测事物的方术，常在宫内院活动，后来搬到道观里。他在他所住的院子里，题了下一千句诗。全都预示着太上皇去蜀避难，安禄山叛乱的事。

当初看了不理解，事后才明白了，这里仅举一首诗作为例子：“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如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杨贵妃的小名叫阿环，山下鬼是个崑字，预示着杨玉环被缢死在马崑驿。

志公词

刘禹锡曰：“逆胡之将乱中原，梁朝志公大师已赠词曰，‘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者禄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败亡。圣矣符志公之寓言也。”（出《刘公嘉话录》）

刘禹锡说：“叛逆的胡人安禄山将扰乱中原，梁朝志公大师曾有一首词说：“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主，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是个安字，绿和禄在方言里同一个音，一和止字加在一起是个正月的正字。安禄山叛乱果然在正月失败被杀死。事情的发展完全符合志公大师的寓言诗所作的预测。

李怀光

马燧讨李怀光，自太原引兵，至实（明抄本实作宝）鼎下营。问其地，名埋怀村。乃大喜曰：“擒贼必矣。”（出《国史补》）

马燧讨伐李怀光，从太原带领兵马出发，走到实鼎一带准备宿营休息。马燧问宿营地的名字，别人告诉他叫埋怀村，他高兴地说：“打败敌兵，擒获李怀光是必然的事情了！”

王铎

唐乾符中，荆州节度使晋公王铎，后为诸道都统。时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铎观之，问诸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为灾；惟木当为福耳。”或然之。时有术士

边冈，洞晓天文，精通历数。谓晋公曰：“惟斗帝王之宫宿，惟木为福神，当以帝王占之。然则非福于今，必当有验于后，未敢言之。”他日，晋公屏左右密问，冈曰：木星入斗，当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识者言唐世尝有绯衣之讖，或言将来革运，或姓裴，或姓牛。以裴字为绯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晋公主，牛相国僧孺，每罹此谤。李卫公斥周秦行记，乃斯事也。安知钟于殒山之朱乎。（出《北梦琐言》）

唐僖宗乾符年间，荆州节度使后来当了诸道都统的晋公王铎，看到木星侵入南斗六星的位置，许多天也没有退回去，便问星象学家说：“这种现象是吉还是凶？”大家说：“金星、火星、土星侵入南斗星的位置便是灾祸，惟独木星侵入是吉利的征兆。”王铎说：“原来如此。”有个叫边冈的术士，精通利用星象和历数来推测事物的学问，他对晋公王铎说：“只有南斗是代表帝王的星宿，并且只有木星是代表吉祥的星宿，所以应当以他们的星象来推测帝王的命运。但是这种星象不代表现在，而是代表将来的变化。只是不敢随便说出来。”过了几天，晋公王铎叫左右的人退下去，单独秘密地问边冈。边冈说：“木星进入南斗六星，是有人要当皇帝的预兆，木在斗中，是个朱字。”还有明白的人说，唐朝曾经有过关于“绯衣”的预言，或者是说将来改朝换代，皇帝或是姓裴，或是姓牛，以绯衣代表裴字，牛字加个人字，就是朱字。所以后来的晋公裴度，相国牛孺，都因为这种传说和预言遭受过陷害。李卫公斥周秦行纪。也是因为这件事。谁知道这是指殒

山的朱温（灭掉唐朝的梁太祖）呢？

木成文

梁开平二年，使其将李思安攻潞州，营于壶口关，伐木为栅。破一大木，木中朱书隶文六字，曰：“天十四载石进。”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贺，以为十四年必有远夷贡珍宝者。其司天少监徐鸿，谓所亲曰：“自古无一字为年号者，上天符命，岂阙文乎？吾以丙申之年，当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两竖画，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围，以十字贯之，即申字也。”后至丙申岁，晋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鸿之言。（出《稽神录》）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朝廷命令李思安将军攻打潞州。军队宿营在壶口关，伐木修造栅栏。士兵们破开一根树干时，木头当中有六个隶体红字：“天十四载石进”。李思安为这件事写了一个报告送给朝廷，大臣们都向皇帝祝贺，认为十四年必然有边远的国家向皇帝进贡珍宝。司天少监徐鸿暗地里对自己亲近的人说：“自古以来没有以一个字为年号的，天赐祥瑞与天子，作为受命的凭证，还会缺少文字？我认为这预示

丙申年，会有姓石的人当皇帝。因为将四字的两竖移到天字的左右，就是个丙字，将四字的外框的十字贯穿就是个申字。”后来到了丙申年，后晋的高祖石敬瑭开始兴起当了皇帝，果然同徐鸿说的一样。

草重生

初董昌未败前，狂人于越中旗亭客舍，多题诗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白兔，夏满镜湖平。”初人不晓其词，及昌败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国公杨素所筑也；诸侯者，猴乃钱镠，申生属也；白兔昌，卯生属也；夏满，六月也；镜湖者，越中也。（出《会稽录》）

当初董昌没有失败的时候，有一个狂人在越中旗亭旅店的墙壁上题了四句诗：“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白兔，夏满镜湖平。当初人们不知道这句诗的意思，等到董昌失败了才明白。草重是个董字，日日是个昌字，素城代表越城，因为是隋越国公杨素所建造的。侯指猴是申生属，代表钱镠，白兔是卯生属。夏满代表六月，镜湖指的是越中。

唐国闰

伪蜀后主王衍，以唐袭宅建上清宫。于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乃备法驾谒之。识者以为拜唐，乃归命之先兆也。先是司天监胡秀林进历，移闰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隐者亦进历，用宣明法，闰乙酉年十二月。既有异同，彼此纷诉，仍于界上取唐国历日。近臣曰：“宜用唐国闰月也。”因更改闰十二月。街衢卖历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灭。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监，任蜀，别造永昌正象历，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闰之事不爽，历议常人不可轻知之。（出《北梦琐言》）

伪蜀的后主王衍，在从唐朝世袭得来的宅院的位置修建上清宫，在供奉老君神灵的大殿里，悬挂了唐朝十八代皇帝的画像。有能看透事物的人说，供奉唐朝的皇帝，是归顺唐朝的先兆。司天监的胡秀林编制日历报送给王衍审查批准，将闰月移到丙戌年正月，有个隐士也报送了一本日历，用宣明法计算，将闰月移到乙酉年十二月，由于出现分歧，两个人争论起来。后来仍采用唐朝的历法，左右亲近的大臣对王衍

说：“应该采用唐朝的闰月。”所以更改闰月到十二月，在街上卖日历的人说：“只有一个月”。当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前蜀国灭亡。胡秀林是唐朝的司天少监，后来到前蜀任职，他编制了永昌正象历，推算的精妙准确天下第一，但是在这次确定闰月的事上没有算准，因为朝代的变更不是平常人能够轻易推算出来的。

竹獠

竹獠者，食竹之鼠也。生于深山溪谷竹林之中无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发地取之甚艰。岐梁睚眦之年，秦陇之地，无远近岩谷之间，此物争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坏城，或自门闾而入，犬食不尽，则并入人家房内，秦民之口腹饫焉。忽有童谣曰：“獠獠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岁，杨在蜀江头。”智者不能议之。庚午岁，大梁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叛梁入秦，家于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数年间，蜀人又谣曰：“黑牛无系绊，棕绳一时断。”伪蜀先主闻之，惧曰：“黑牛者，刘之小字；棕绳者，吾子孙之名也。盖前辈连宗字，后辈连承字为名，棕绳与宗承同音。吾老矣，得不为子孙之患乎？”于是害刘公以厌之。明年，岁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刘公在目前。蜀人惧之，遂

粉刘之骨，扬入于蜀江。先主寻崩。议者方知獠者刘也，黑牛者刘之小字，戊寅岁扬骨入于蜀江之应。（出《王氏见闻》）

竹獠是一种吃竹子的鼠类，生长在没有人烟的深山溪谷的竹林之中，不是竹子它不吃，竹獠的体型大如野猫，肉质肥脆，山里的居民非常喜欢吃，但是挖地抓竹獠很不容易。岐和梁发生冲突的那一年陕西和甘肃一带，不论是远近的山谷岸石之间，竹獠争先恐后地往外跑，跑到城墙下的壕沟里和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它们或是挖洞毁坏城墙，或是从门坎进入居民家里，狗无法吃尽它们，陕西的老百姓吃够了竹獠的肉。这时忽然流传一首童谣说：“獠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岁，杨在蜀江头。”有学问的聪明人也不理解童谣的意思。庚午年，大梁同州节度使刘知俊背叛大梁，带兵进入陕西，驻扎安家在水天。天水被攻破以后，又流窜进入四川。住了几年以后，四川又流传一首民谣说：“黑牛无系绊，棕绳一时断。”前蜀的先主王建听到后害怕地说：“黑牛是刘知俊的小名，而棕绳是我子孙的名字，是按照家谱继承和接续下去的叫宗然后是承字，棕绳与宗承同音。我老了，不能为子孙留下隐患。于是王建将刘知俊杀了以消除隐患。第二年是戊寅年，先主王建心情不好，一闭上眼睛就见刘知俊在眼前，他很害怕，命令人将刘知俊的骨头砸碎，扔到了蜀江里，不久先主王建死了，这时人们才知道，民谣里的獠是指刘，黑牛是刘知俊的小名，“但看戊寅岁，扬在蜀江头”是指在戊寅年将刘知俊的骨头扬到蜀江中。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贤

(讽谏附)

名贤

郭林宗	李膺	徐孺子	郑玄
蔡邕	崔仁师	张文瓘	虞世南
马周	员半千	严安之	萧颖士
萧嵩	于休烈	李廌	郑纲
独孤郁	赵逢		

讽谏

晏子	优旃	东方朔	简雍
斛斯丰乐	高季辅	李景伯	苏颋
黄幡绰	李绛		

名贤

郭林宗

郭林宗来游京师，当还乡里，送车千许乘，李膺亦在焉。众人皆诣大槐客舍而别，独膺与林宗共载，乘薄笨车，上大槐坂。观者数百人，引领望之，眇若松乔之在霄汉。（出《商芸小说》）

郭林宗来到京城游玩，要回故乡的那一天，前来送行的官员、车子有一千多辆，李膺也来了。众人都只送到大槐旅店便告别回去了，只有李膺和郭林宗同乘一辆破旧的车子，一直登上大槐坡顶，有好几百人伸着脖子观看，就像观看赤松子和王子乔两位神仙行进在高高的天上。

李膺

李膺恒以疾不送迎宾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陈仲弓来，辄乘輿出门迎之。（出膺《家录》，明抄本“录”作“乘”）

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膺居阳城时，门生在门下者，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门下共争之，不得堕地。陈仲弓初令大儿元方来见，膺与言语讫，遣厨中食。元方喜，以为合意，当复得见焉。（出《商芸小说》）

膺同县聂季宝，小家子，不敢见膺。杜周甫知季宝，不能定名，以语膺。呼见，坐置砌下牛衣上。一与言，即决曰：“此人当作国士。”卒如其言。（出《商芸小说》）

膺为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陈仲举为乐安，视事，其余皆病。七十县并弃官而去。其威风如此。（出《商芸小说》）

膺坐党事，与杜密、荀翊同系新汲县狱。时岁日，翊引杯曰：“正朝从小起。”膺谓曰：“死者人情所恶，今子无吝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谁恨也？”膺乃叹曰：“汉其亡矣，汉其亡矣！夫善人天地之纪，而多害之，何以存国？”（出李膺《家录》，明抄本“录”作“乘”）

李膺因为有病，总是不迎送客人，他们家平均二十天方才接迎一回。惟独陈仲弓来作客，李膺总是乘坐车子到大门外迎接。

李元礼像劲松迎风挺立。李膺居住在阳城的时候，门下总有四五百个学生，李膺每当写完一篇文章，学生们都争着阅读，传来传去不会落到地上，陈仲弓叫大儿子陈元方来拜李膺。李膺同他谈完话以后，让他到厨房去吃饭。陈元方心中暗喜，认为自己使李膺感到满意，收下他做学生。

李膺同一个县的聂季宝，出身低微，不敢来见李膺。杜周甫知道聂季宝科举考试不会被录取，将他的情况告诉李膺。李膺同聂季宝会面，坐在台阶下为牛御寒的蓑衣上面。李膺同聂季宝谈了一次话，便断定说：“这个人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后来果然如李膺所预料的一样。

李膺出任负责监察的侍御史，青州六郡的太守，只有陈仲举一人照常为官署处理政务，其余的几个人都称病在家，有七十个县的县令弃官而去。李膺竟有这样大的威风！

李膺受到朋友的牵连而遭受迫害，同杜密、荀翊一起被关押在新汲县监狱。过年这一天，荀翊举酒杯说：“国家的基业必须一点一点才能积累起来。”李膺对他说：“死是谁也不愿意的事情，你现在还有什么要办的事情？”荀翊说：“追求仁义，得到仁义，还有什么可遗憾的！”李膺感叹地说：“汉朝要灭亡了！汉朝要灭亡了！有道德的人是天地国家的基石，而如今都遭到了迫害，还以什么来维护保存国家呢？”

徐孺子

陈仲举雅重徐孺子。为豫章太守，至，便欲先诣之。主簿曰：“群情欲令府君先入拜。”陈曰：“武王轼商容之间，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出《商芸小说》）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若令月无物，极当明邪？”徐曰：“不尔，譬如人眼中有童子，无此如何不暗。”（出《世说》）

陈仲举平素很看重徐孺子，他被任命为豫章太守，刚一到任，就要去看望徐孺子。主簿对他说：“大家都希望太守您先举行交接参拜仪式。”陈仲举说：“周武王没等坐暖席子，就急着去拜访商容，我礼贤下士，有什么不可以呢？”

徐孺子九岁的时候，一次在月亮下面玩耍。有人对他说：“如果月亮里没有月宫和桂树等物体，那么一定会更加明亮。”徐孺子说：“不是这样，就像人的眼睛里面的瞳仁。如果没有瞳仁，将会更加黑暗。”

郑玄

郑玄在徐州，孔文举时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清恳恻，使人继踵。又教曰：“郑公久游南夏，今艰难稍平，倘有归来思，无寓人于室。毁伤其藩垣林木，必缮治墙宇以俟还。”及归，融告僚属，昔周人尊师，谓之尚父，今可咸曰郑君，不得称名也。袁绍一见玄，叹曰：“吾本谓郑君东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长者。夫以布衣雄世，斯岂徒然哉？”及去，绍饯之城东，必欲玄醉。会者三百人，皆使离席行觞。自旦及暮，计玄可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出《商芸小说》）

孔融任北海相的时候郑玄在徐州，他很想请郑玄回到北海郡。派人连续多次去徐州请郑玄回来。孔融还说：“郑玄长时间旅居南方，如今刚刚安定下来。倘若有回来的意思，没有居住的房屋，被毁坏的篱笆围墙和花园树木一定要妥善修理，然后再还给他。”郑玄回来以后，孔融告诉手下的官员说：“当初周朝的人尊敬老师，称老师为‘尚父’，也就是可尊敬的父亲。如今大家可称他郑君，不许直接叫他的名字。”袁绍见到郑玄后感叹地说：“我本以为郑玄只是东州著名的学者，

今天一见才知道，他还是重厚自尊的长者。他以平民百姓的身份在当今之世，受天下人崇敬，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郑玄要走了，袁绍在城东摆酒宴为他饯行，千方百计想让他喝醉。参加宴会的有三百人，他叫每个人都离席向郑玄敬酒。从早晨到傍晚，郑玄一共喝了三百多杯酒，但是他温文尔雅的表情和风度整天都没有变化失态。

蔡邕

张衡死月，蔡邕母始怀孕。此二人才貌甚相类。时人云：邕是衡之后身。初司徒王允，数与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及允诛董卓，并收邕，众人争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谓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旷世逸才，才识汉事，当定十志。今子杀之，海内失望矣。”允曰：“无蔡邕独当，无十志何损？”遂杀之。（出《商芸小说》）

东国宗敬邕，不言名，咸称蔡君。兖州陈留，并图画蔡邕形象而颂之曰：“文同三闾，孝齐参、骞。”（出《邕别传》）

张衡死的那个月，正是蔡邕母亲怀孕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相貌和才能非常相似，人们说蔡邕是张衡所托生的。当初司徒王允好几次同蔡邕辩论，王允经常理屈词穷，因此而怨恨蔡邕。后来王允诛杀了董卓，并且拘捕了蔡邕。太尉马日磾对王允说：“蔡邕忠厚正直，素有忠孝的名声，况且又是旷世奇才。目前刚刚恢复了汉朝的事业，应该整理律历、礼乐、刑法等十项基本制度，在这个时候将蔡邕杀了，恐怕会令天下的人失望。”王允说：“没有蔡邕就难以独挡一面？不能写定十项基本制度有什么妨碍？”于是把邕杀了。邕国宗的尊敬，所以不叫他的名字，都称为蔡君。”兖州的陈留还画了蔡邕的画像来颂扬他，说他的文章同三闾大夫屈原一样好，忠孝与曾参和张骞齐名。

崔仁师

唐崔仁师为度支郎中，奏财物数千言，手不执本，太宗怪之，令杜正伦赍本对唱。一无所误。（出《神异录》）

唐朝的崔仁师是度支郎中，他向皇帝汇报财务收支情况几千笔，手里不拿帐本。太宗皇帝怪罪他，命令杜正伦拿着

帐本同他所报的数字相对照。竟没有一笔错误。

张文瓘

宰相以政事堂供饌弥美，议减之，张文瓘曰：“此食天子所重，以机务待贤才，吾辈若不任其职，当自陈乞，以避贤路。不宜减削公膳，以邀求名誉，国家所费，不在于此，苟有益于公道，斯亦不为多也。”（出《谈宾录》）

宰相在政事堂准备的饭菜非常丰盛，有人议论说应该节俭一点。张文瓘说：“这顿饭是皇帝所重视的，因为有军政大事等着大臣们去处理。我们若不是担任现在的职务，自然可以陈述节俭的道理，以避开贤士进取的道路。不适合削减工作餐的标准，以换取个人的名誉。国家所浪费地方，不在这里。只要有道理，这也不算多。”

虞世南

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帝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太宗称世南，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太宗闻世南薨，哭之恸曰：“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世南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抄》。今此堂犹存，而书盛行于代。（出《国朝杂记》）

太宗皇帝有一次出行，有一个官员请示要将书籍、公文的副本装到车上带着。皇帝说：“有虞世南在，就是此行的秘书。”太宗皇帝称虞世南博文多见、品质高尚、读书广博、词汇丰富、忠诚正直，一个人具备五种长处。太宗皇帝听说虞世南死了，伤心地哭着说：“宫里藏书和著书之处，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上虞世南了！”虞世南当秘书期间，在省后堂将群书中可以在今后写文章时引用的重要事物摘录编纂在一起，叫作《北堂书抄》。如今省后堂还在，《北堂书抄》也流行于世。

马周

马周西行长安，至新丰，宿于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周，遂命酒悠然独酌。主人翁深异之。及为常何陈便宜二十余事，太宗怪其能。问何，何答曰：“此非臣发虑，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遣使使催促者数四。及谒见，语甚悦，授监察御史。奏罢传呼，置鼓，每击以惊众，时人便之。迁中书令。周病消渴，弥年不瘳。时驾幸翠微宫，敕求胜地，为周起宅，名医内使，相望不绝。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为调药，皇太子临问。（出《谈宾录》）

马周西行去长安，中途走到新丰，住在一家旅店里。店主人只顾招待照顾一些有钱的商人，而顾不上照顾马周。马周便要了酒菜，悠然自得地独自喝酒，店主人感到他是个很奇怪的人。后来他协助常何处理了二十多件积压已久，很难处理的公务。太宗皇帝觉得常何很能干，常何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我们家的食客马周协助处理的。太宗皇帝当天就急着召见马周，马周没有及时赶到，太宗皇帝接连派了四个人前去催促。见面以后，太宗皇帝对马周的谈话非常满意，

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太宗皇帝命令摆上鼓乐庆贺。每一下鼓乐的敲击声，都震惊了众人，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马周任中书令以后，得了糖尿病，一年多也没有治好，一次皇帝到翠微宫，命令选一块好地方给马周建一座住宅，并且派名医和使臣不断去探望马周。皇帝还派人将皇宫里的饭菜送去给马周吃。太宗皇帝还曾经亲自为马周调药，皇太子也经常亲临问安。

员半千

员半千本名余庆，与王义方善。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遂改为半千。高宗御武成殿，召举人，问天阵地阵人阵如何？半千曰：“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人阵也。”上奇之，充土蕃使。则天即位，留之曰：“境外不足烦卿。”撰明堂新礼上之。又撰封禅坛碑十二首。迁正谏大夫，兼控鹤供奉。半千以古无此名，又授者皆薄徒，请罢之。由是忤旨。（出《广德神异录》）

员半千本来名字叫员余庆，他同王义方的关系很好。王

义方对他说：“五百年出一个品德才能出众的贤人，你当之无愧。”从此称他为半千。高宗皇帝在武成殿召集举人问如何运用天阵、地阵和人阵？员半千说：“出师要顺应形势，主持正义，就像天上下雨，顺应天时，这就是天阵；兵马的粮食要充足，并且应该一边耕种，一边打仗，这就是地阵；士兵要车马轻便，作战勇敢，统帅和将军要齐心协力，和睦相处，这就是人阵。”皇帝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奇，任命他为出使吐蕃的使臣。武则天即位以后对他说：“边境以外事不必麻烦你去处理。”让他撰写新建成的明堂的典礼仪式上宣读的文章，又让他撰写封禅坛的碑文十二首，然后任命他为正谏大夫兼任负责侍卫的控鹤供奉。员半千认为以前没有这个官职，又因为负责这项工作的都是些浅薄轻浮的人，所以请武则天收回控鹤供奉这项任命。由此而违抗了皇帝的旨意。

严安之

玄宗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人物填咽，金吾卫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谓高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欲与百姓同欢。不知下人喧乱如此。汝有何方止之？”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试召严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必有可观也。”上从之。

安之至，则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人，约曰：“甯此者死。”以是终五日酺宴。咸指其画曰：“严公界”，无一人敢犯者。（出《开天传信记》）

玄宗皇帝在勤政楼大摆酒宴，同时上演各种剧目，让百官和老百姓共同观看。老百姓把道路和广场都塞满了，仪仗队的卫士们用棍棒像雨点一样殴打老百姓，也无法制止。皇帝很忧虑，对高力士说：“我因为全国各地都丰收了，四方又没有战乱，所以排摆酒宴，要和老百姓同乐，没想到老百姓如此喧闹混乱，你有什么办法制止？”高力士说：“我没有办法。皇帝把严安之找来试一试，必定很好看。”皇帝同意了，严安之来了以后，围着广场走了一圈，用上朝时手里拿的手板在地上画了一条线，然后对众人说：“超过这条线的人处死！”由此摆了五天酒宴，演了五天戏剧，老百姓都指着那条线说：“严公界”！没有一个人敢于超越。

萧颖士

萧颖士，文章学术，俱冠词林，负盛名而淹沈不遇。常有新罗使至，云：“东夷士庶，愿请萧夫子为国师。”事虽不

行，其声名远播如此。（出《翰林盛事》，明抄本“翰”作“儒”）

萧颖士的学问和文章，都在文人学者中名列第一，享有盛名，但一直被埋没而没有当官的机会。曾经有一个朝鲜半岛新罗国的使臣来到中原请求说：“东方民族的官员和百姓想请萧颖士去作国师。”这件事虽然没有办成，但却由此可以看出，萧颖士的名声竟传播得那么远。

萧嵩

萧嵩为相，引韩休同列。及在相位，稍与嵩不协，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厌卿，卿何庸去乎？”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极。幸陛下未厌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厌臣，臣首领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殒涕。上为之动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决，卿归私第，至夕当有使。如无使，旦日宜如常朝谒。”及日暮，命力士诏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终始，贵全大义，亦国家之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进黄柑，上以素罗帕包其二以赐之。（出《柳氏史》）

萧嵩当宰相，推荐韩休也当了宰相，等到韩休当了宰相，便与萧嵩产生了矛盾。萧嵩因此而辞官。皇帝安慰萧嵩说：“我没有讨厌你，你何必要走呢？”萧嵩趴在地上说：“我做了宰相，官当到了顶点，幸好皇帝没有讨厌我，我才能辞官。如果皇帝讨厌我，我脑袋不保，又怎么能够自己选择去留呢？”说着流下了眼泪。皇帝受了感动说：“你说得很实在，我没有考虑好怎样决定，你回家去，到晚上应该有使臣去。如果没有使臣去，早晨你像往常一样来上朝。”等到黄昏，皇帝命令力士将萧嵩找来对他说：“我很爱惜你，想要挽留你。而君臣始终如一，遵守大义，也是国家的一件好事。今天任命你为右丞相。”正好有当天荆州进贡的黄柑。皇帝用素罗帕包了两个赏给了萧嵩。

于休烈

于休烈，至性真惠，机鉴敏悟。肃宗践祚，休烈自中都赴行在，拜给事中，迁太常少卿，知礼仪使。中原荡覆，文物未备。休烈献五代论，肃宗甚嘉之。迁工部，在朝凡三十余年，历掌清要，家无担石之蓄。恭俭温仁，未尝见喜愠于颜色。而亲贤下士，推毂后进，虽位重年高，曾无倦色，笃

好书籍，手不释卷。（出《谈宾录》）

于休烈的本性真诚朴实。机警聪明。肃宗即位当了皇帝，于休烈从中都赶到京城被任命为给事中，后来又改任为太常少卿兼知礼仪使。中原遭到战乱破坏，文物书籍损失严重，于休烈将自己收藏的《五代论》献给国家，肃宗皇帝很满意，任命他为工部侍郎。于休烈在朝中任职三十多年，担任过许多重要显赫的官职，但家中却没有什积蓄。一直保持正直俭朴，温文尔雅，从来也不将喜怒显示在脸上，他礼贤下士，鼓励提拔年轻人。虽然他官位高责任大，但工作勤奋，不知疲倦。他非常爱好读书，手中整天都拿着书本。

李廌

尚书左丞李廌，有清德。其妹刘晏妻也。晏方秉权，尝造廌。延至寝室，见其帘甚弊，乃令潜度广狭，以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广。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出《国史补》）

尚书左丞李廙具有廉洁的品德，他的妹妹是刘晏的妻子。刘晏刚刚当官掌权，经常去拜访李廙，他看到李廙寝室的门帘非常简陋破旧，便暗中叫人用竹子编织了一个门帘，边缘上不加装饰，准备送给李廙。他三次带着门帘来到李廙的门口，都没敢进去说明，最后还是带了回去。

郑綱

顺宗风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上乃召学士郑綱于小殿，令草立储宫德音。綱搦管不请，而书立嫡以长四字，跪而呈上。顺宗深然之，乃定。（出《国史补》）

顺宗皇帝对立谁为太子的各种意见不说话表态，牛美人对此有自己的谋略。皇帝将郑綱，找到小殿，命令他起草确立太子的文书。郑綱拿着笔不加请示，在纸上写了“立嫡亲长子”几个字，跪着呈送给皇帝。顺宗皇帝深受感动，认为很有道理，于是便将这件事确定下来。

独孤郁

独孤郁，权相之子婿也。历掌内外纶诰，有美名。宪宗叹曰：“我女婿不如德舆女婿。”（出《国史补》）

独孤郁是当朝宰相李德舆的女婿，负责管理皇帝的诏书公文，名誉很好。宪宗皇帝感叹地说：“我的女婿不如李德舆的女婿。”

赵逢

太傅致仕赵逢，仕唐及梁，薨于天成中。文字德行，风神秀异，号曰玉界尺。扬历台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时同平章事。时以两登廊庙，四退丘园，缙绅仰之。（出《北梦琐言》）

曾经做到最高官职太傅的赵逢，在唐朝和后梁两个朝代任职，死于天成中年。他的文章和品德，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和境界，被人们称为“玉界尺”，就是选拔人才和评价的标准。他在唐朝时担任尚书，入翰林任御史中丞，后梁时任中书门下平章事。两个朝代都出任朝廷的重要官职，四次放弃隐退的机会，被官员和贵族们所敬佩。

讽 谏

晏子

齐景公时，有一人犯众怒，令支解。曰：“有敢救者诛。”晏子遂左手提犯者头，右手执刀，仰问曰：“自古圣主明君，支解人从何而始？”公遽曰：“舍之，寡人过也。”（出《独异志》）

齐景公的时候，有一个人使众人生气，齐景公命令割下他的四肢，并且说：“有敢于求情解救的人处死。”晏子左手

握着那个人的头发，右手握着刀问齐景公：“自古以来英明的君王，分割人的四肢这种酷刑是从谁那里开始实行的？”齐景公立刻说：“放了他，这是我的过错。”

优旃

秦优旃善为笑言，然合于道。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西至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贼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优旃曰：“善。虽百姓愁费，然大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漆之，极易，难为荫室。”二世笑而止之。（出《启颜录》）

优旃侍始皇立于殿上。秦法重，非有诏不得辄移足。时天寒雨甚，武士被楯，立于庭中。优旃欲救之，戏曰：“被楯郎，汝虽长，雨中立；我虽短，殿上幸无湿。”始皇闻之，乃令徙立于庑下。（出《独异志》）

秦朝的优旃很擅于说笑话，但是他说的笑话都符合一定的道理。秦始皇想要建立一个从函谷关到陈仓县的饲养动物的大园子。优旃说：“这个想法很好，多放些野兽在园子里，

敌人如果从东方来，就让麋鹿用犄角把他们顶回去。”于是秦始皇打消了这个想法。等到秦二世即位以后，想要给城墙刷上油漆。优旃说：“好！虽然老百姓会因此而加重负担，但是这件事大有好处，将城墙刷上油漆，宽广而平滑，敌人来了爬不上去，应该马上就办，这是件很容易的事情。”秦二世笑着放弃了这个计划。

优旃侍候秦始皇站在大殿上。秦朝的法律严肃，没有命令，卫士们不允许随便移动脚步。当时天气寒冷，正下着大雨，武士们披着铠甲站在院子里。优旃想要解救他们，便同他们开玩笑说：“披着铠甲的汉子，你虽然长得高大，但是在雨中站着，我虽然长得矮小，却在殿上不致于被雨湿。”秦始皇听到了，便命令武士们转移到屋檐下面。

东方朔

汉武帝欲杀乳母，母告急于东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之时恩耶？”帝怆然，遂赦之。（出《独异志》）

汉武帝要杀死自己的奶妈，奶妈着急地向东方朔求救。东方朔说：“皇帝正发怒，别人再来劝，你死得更快了。你临刑时，只要屡屡回头，我会想办法刺激他。”奶妈按照他的话去做了，东方朔在汉武帝身旁对奶妈说：“你应该赶快去死，皇帝如今已经长大了，怎么还会记得你当初给他喂奶时的恩情呢？”汉武帝受了感动，赦免了奶妈的死罪。

简雍

蜀简雍，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为昭德将军。时天旱禁酒，酿者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造酒者同罚。雍从先主游观，见一男子路中行，告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媮具，与欲酿何殊？”先主大笑，而原舍酿者罪。（出《启颜录》）

西蜀的简雍，从小和先主刘备的关系很好，一直跟随在先主的左右，被任命为昭德将军。有一年天旱收成不好，先主命令禁止喝酒和酿酒，酿造酒的人要被判刑。有一名官员从人家里搜出一套酿酒的器具。审理这个案子的人要把藏酒酿具的人和造酒的人一同治罪处罚。一天简雍和先主一同去

道观游玩。看到一个男子在路上走。简雍指着那名男子对先主说：“他要淫乱，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先主说：“你怎么知道？”简雍回答说：“他有淫乱的器官，与想要酿酒的人有什么不同？”先主大笑，于是免除了想要酿酒的人的罪刑。

斛斯丰乐

北齐高祖尝宴群臣。酒酣，各令歌乐。武卫斛斯丰乐歌曰：“朝亦饮酒醉，暮亦饮酒醉。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上曰：“丰乐不谄，是好人也。（出《谈薮》）

北齐的高祖皇帝曾经有一次设酒宴招待文武百官，酒喝到畅快的时候，高祖叫大家喝酒助兴。武卫士斛斯丰乐唱歌说：“早晨也喝醉酒，晚上也喝醉酒，天天都喝醉酒，国家大事没有时间去商量。”高祖说：“丰乐不奉承说好话，是个好人。”

高季辅

唐高季辅切陈得失，太宗特赐钟乳一剂，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寻更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出《谈宾录》）

唐朝的高季辅向皇帝陈述分析现行政策的优点和缺点，太宗皇帝赏给他一块钟乳石说：“你向我讲了像治病的药石一样的话，我赏给你药石作为回报。”接着又赏给他一面背面是金子做成的镜子，以表扬他高明的鉴别能力。

李景伯

景龙中，中宗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下兵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唱曰：“回波尔时酒卮，兵儿

志在箴规。侍宴已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于是乃罢坐。（出《国史异纂》）

景龙中年，中宗皇帝到兴庆池游玩。陪酒的官员争着起来跳舞，并唱下兵词，以讨好皇帝，求得加官进爵。给事中李景伯也唱歌说：“池中的水就像杯中的酒，我们有责任提出劝告的意见。陪宴已经酒过三巡。继续作乐恐怕不太适宜。”于是结束了宴会。

苏颋

玄宗时，以林邑国进白鹦鹉，慧利之性，特异常者。因暇日，以金笼饰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时苏颋初入相，每以忠说励己，因前进曰：“诗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臣为陛下，深以为志。”（出《松窗录》）

唐玄宗的时候，林邑国进贡了一只白鹦鹉，这只鹦鹉非常聪明奇特。遇到一个没有公事的日子，玄宗皇帝将白鹦鹉装到金笼里，拿给三位宰相看，并且再三称赞这只鹦鹉。当

时苏颋刚刚当上宰相，经常勉励自己要忠诚正直，走上前去说：“诗里面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我以为陛下应该牢牢记住这两句诗。”

黄幡绰

唐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怜（是勿儿。犹言何儿也）？对曰：“自家儿得人怜（时杨妃宠极中宫，号禄山为子，肃宗在东宫，常危。上闻幡绰言，俯首久之）。”（出《因语录》）

唐玄宗问黄幡绰：“什么样的儿子让人喜爱？”黄幡绰回答：“自己家的儿子让人喜爱。”当时杨贵妃在中宫受宠，称安禄山为义子，肃宗做东宫太子，地位不稳。玄宗听了幡绰的话，低头沉思好久。

李绹

宪宗时，中官吐突承璀，有恩泽，欲为上立德政碑。碑屋已成，磨砻石讫，请宣索文。时李绹为翰林学士，奏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无立碑纪美之事。恐取笑夷夏。上深然之，遽命拆屋废石。承璀奏：“碑屋用功极多，难便毁拆。”欲坚其请。上曰：“急索牛拽倒。”其纳谏如此。（出《卢氏杂说》）

唐宪宗的时候，中官吐突承璀受到皇帝的恩惠，要为皇帝立一座“德政碑”，以颂扬皇帝的政绩，碑屋已经建成，碑石也已经打磨完毕，请皇帝下命令征集碑文，当时李绹为翰林学士，他对皇帝说：“德行高尚的人，功绩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用不着立碑来记录政绩，这样做会被天下人耻笑。”皇帝认为他说得非常有道理，立即命令拆毁碑屋，废弃石料。吐突承璀向皇帝请示说：“碑屋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建成，不容易立即拆除。”还想坚持立碑的请求。宪宗皇帝说：“立即找来牛将碑屋拽倒。”皇帝听取意见的态度竟如此诚恳坚决。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六十五 廉俭

(吝嗇附)

廉俭

陆绩 齐明帝 甄彬 高允
崔光 长孙道生 唐玄宗 肃宗
卢怀慎 李勉 杜黄裳 阳城
郑余庆 郑澣 文宗 夏侯孜
裴坦 温璉 仲庭预

吝嗇

汉世老人 沈峻 李崇 南阳人
夏侯处信 柳庆 夏侯彪 郑仁凯
邓祐 韦庄 王叟 王锬
裴璩 归登

廉俭

陆 绩

吴陆绩为郁林郡守，罢秩，泛海而归。不载宝货，舟轻，用巨石重之。人号“郁林石”。（出《转载》）

吴陆绩当郁林太守，任期满了以后渡海回家，没有带什么财宝，船太轻了，只好将一块巨大的石头装到船上压船，人们都将这块石头叫做“郁林石”。

齐明帝

齐明帝尝饮食，捉竹箸，谓卫尉应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箸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恶，往诰流言。象箸蒙殃，先（“先”原作“告”，据明抄本改）哲垂诫。今睿情冲素，还风反古。太平之迹，唯竹箸而已。”（出《谈薮》）

齐明帝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拿着竹筷子对卫尉应昭光说：“你理解我使用竹筷子的意思吗？”应昭光回答说：“当初夏禹的衣服穿的平常，他针对流言说，生活过于舒适，使用象牙筷子，会导致腐化的风气。这是古代的贤人对我们的告诫，如今皇帝你明智地提倡俭朴，发扬古代圣贤的遗风，太平盛世，只有用竹筷子了。”

甄彬

齐有甄彬者，有器业。尝以一束苧，于荆州长沙西库质钱。后赎苧，于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还西库。道人大惊曰：“近有人以金质钱，时忽遽，不记录。檀越乃能见归，恐古今未之有也。”辄以金之半仰酬，往复十余，坚然不受。因咏曰：“五月披羊裘负薪，岂拾遗者也？”彬后为郢令，将行，辞太祖。时同列五人，上诫以廉慎。至于彬，独曰：“卿昔有还金之美，故不复以此诫也。”（出《谈薮》）

齐朝的时候有个叫甄彬的人，有高尚的品质和出色的才能。他有一次用一束苧麻到荆州长沙西库作抵押换了一些钱

用，后来拿钱去赎苧麻，回来后在麻里发现用一条手巾包着的五两金子。甄彬将金子送还西库。管理西库的和尚非常吃惊地说：“近来有人用金子抵押换钱。因为匆忙，没有记清放到什么地方了，施主拾到后，还能送还，这恐怕是从古到今都没有的事情。”和尚特意将一半金子还给他作为酬谢，两个人推辞往复了十多次，甄彬坚决不肯接受。和尚赞叹地说：“五月天气仍然穿着皮袄背柴草的人，竟然是拾金不昧的君子！”后来甄彬被任命为郫县县令，将要去上任之前，去向太祖皇帝辞行，同时去辞行的一共有五位官员。太祖皇帝告诫一定要注意保持廉洁，唯独对甄彬说：“你昔日有还金的美名，所以对你就不用嘱咐这句话了。”

高允

后魏高允字伯恭，燕太尉中郎韬之子。早有奇度，博通经史。神廡（“廡”原作“嘉”，据明抄本改）中，与范阳卢玄、赵郡李灵、博陵崔鉴等，以贤俊之胄，同被诏征，拜中书侍郎领著作，与崔浩同撰书。及浩遇害，以允忠直不苟，特见原宥。性清俭，虽累居显贵，而志同贫贱。高宗幸其宅，唯草屋数间，布被廡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曰：“古之清贫，岂有此乎？”赐之粟帛。（出《谈薮》）

北魏有个人叫高允，字叫伯恭，是燕太尉中郎韬的儿子。他从小就有非凡的胸怀，熟读经史。神䴥中年，他和范阳的卢玄，赵郡的李灵，博陵的崔鉴等人一起，以贵族子弟的身份被朝廷录用，被任命为书侍郎领著作，同崔浩一起撰写书籍。等到崔浩遇害，因为高允素来忠诚正直，所以被宽恕。高允清廉俭朴，虽然多次担任重要官职，但性格同贫贱的时候一样。皇帝到他的家里，见他家只有几间草房，几床布棉被，和几件半新的袍子，厨房里只有咸菜。皇帝感叹着说：“自古以来清贫的官员没有超过这样的。”于是赏给他一些布匹和粮食。

崔光

后魏自太和迁都之后，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庑间，不可校数。太后赐百姓负绢，任意自量，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章武王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问曰：“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出《洛阳伽蓝记》）

北魏自从在太和年间迁移了国都以后，国家丰足。国库里的物品多得快要装不下了，走廊和房屋之间的露天场地，也堆满了钱币和布匹，东西多得无法清点。太后决定将多余的布匹赏给百官，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力气往回拿。官员们都按照自己的能力，拿上布匹回去了。只有章武王融和陈留侯李崇，因为拿得太多而跌倒扭伤了踝骨。太后决定不给他俩布匹了，让他们两个人空着手回去了，遭到了人们的耻笑，侍中崔光只拿了两匹布，太后问他：“侍中为什么拿得这样少？”崔光回答说：“我只有两只手，所以只能拿两匹，这已经够多的了。”朝中的人们都佩服他的清正廉洁。

长孙道生

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代人，性忠谨俭素。虽为三公，而居处卑陋。出镇之后，子颇加修葺。及还叹曰：“吾为宰相，无以报国，负乘是惧。昔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宅为。今强寇尚游魂漠北，吾岂可安坐华美乎？”乃令毁之。时人比之晏婴焉。（出《谈薮》）

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是代国人，他具有忠诚、谨慎、勤

劳、朴素的美德，虽然位居三公这样最高官职，但是住宅却非常简陋。他离开京城去办理公务以后，他的儿子将住宅重新装修了。长孙道生回来以后感叹着说：“我身为宰相，没有报效国家，很惭愧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昔日汉朝抗击匈奴入侵的名将霍去病曾经说过，匈奴没有消灭，不修建府第。如今敌人还在北面的沙漠地带出没，我怎么能追求安逸舒适呢？”于是叫人拆除了新装修的设施。人们都将他比作春秋时以俭朴著称的齐国大夫晏婴。

唐玄宗

肃宗为太子时，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顾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在手，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悛。肃宗举饼啖之，上甚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出《柳氏史》）

唐肃宗作太子的时候，经常陪着皇帝玄宗吃饭。有一次御膳房准备了熟肉。其中有熟羊腿。皇帝让肃宗把羊腿分割开来，肃宗便将羊腿割开，然后他用饼将手上沾满的羊油擦下去，皇帝看了不高兴。肃宗擦完手将饼吃了，皇帝非常满

意，对肃宗说：“幸福的生活应当爱惜。”

肃宗

韩择木奏贺肃宗节俭，妓乐无绮绣之饰，饮食无珍馐之具。上因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三浣矣。”（出《谭氏史》）

韩择木称赞肃宗皇帝节约俭朴，歌女跳舞的时候没有华丽的衣服和装饰，饮食不吃山珍海味。皇帝因此而伸出衣袖给他看，说：“我这件龙袍已经洗过三次了。”

卢怀慎

唐卢怀慎，清慎贞素，不营资产。器用屋室，皆极俭陋。既贵，妻拿不免饥寒。而于故人亲戚，散施甚厚。为黄门侍郎，在东都掌选事，奉身之具，才一布囊耳。后为黄门监，兼

吏部尚书。卧病既久，宋璟、卢从愿常相与访焉。怀慎卧于弊簟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从愿，见之甚喜，留连永日，命设食。有蒸豆两瓯，菜数茎而已。此外翛然无办。因持二人手谓曰：“二公当出入为藩辅，圣上求理甚切，然享国岁久，近者稍倦于勤，当有小人乘此而进。君其志之。”不数日而终。疾既笃，因手疏荐宋璟、卢从愿、李杰、李朝隐。上览其表，益加悼惜。既歿，家无留储，唯苍头自鬻，以给丧事。上因校猎于城南，望墟落间，环堵卑陋，其家若有所营，因驰使问焉。还白：怀慎大祥，方设斋会。上因为罢猎。悯其贫匮，即以缣帛赠之。（出《明皇杂录》）

又云：卢怀慎无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儿女号哭。曰：“公命未尽，我得知之。”公清俭而洁廉，蹇进而谦退。四方赂遗，毫发不留。与张说同时为相，今纳货山积，其人尚在。而奢俭之报，岂虚也哉。及宵分，公复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启陈。怀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炉。日夕为说鼓铸横财。我无一焉，恶可并哉！”言讫复绝。（出《独异志》）

唐朝的卢怀慎清正廉洁，不搜刮钱财，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当官以后身份高贵，妻子和儿女仍免不了经常挨饿受冻，但是他对待亲戚朋友却非常大方。他在东都负责选拔官吏的重要公务，可是随身的行李只是一只布口袋。后来他担任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期间，病了很长时间。宋璟和卢从愿经常去探望他。卢怀慎躺在一张薄薄的破竹席

上，门上连个门帘也没有，遇到刮风下雨，只好用席子遮挡。卢怀慎平素很器重宋璟和卢从愿，看到他们俩来了，心里非常高兴，留他们呆了很长时间，并叫家里人准备饭菜，端上来的只有两瓦盆蒸豆和几根青菜，此外什么也没有。卢怀慎握着宋璟和卢从愿两个人的手说：“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当官治理国家，皇帝寻求人才和治理国家的策略很急迫。但是统治的时间长了，皇帝身边的大臣就会稍稍有所懈怠，这时就会有小人乘机接近讨好皇帝，你们两个人一定要记住。”过了没几天，卢怀慎就死了，他在病危的时候，曾经写了一个报告，向皇帝推荐宋璟、卢从愿、李杰和李朝隐。皇帝看了报告，对他更加惋惜。安葬卢怀慎的时候，因为他平时没有积蓄，所以只好叫一个老仆人做了一锅粥给帮助办理丧事的人吃。皇帝到城南打猎，来到一片破旧的房舍之间，有一户人家简陋的院子里，似乎正在举行什么仪式，便派人骑马去询问，那人回来报告说：“那里在举行卢怀慎死亡两周年的祭礼，正在吃斋饭。”皇帝对卢怀慎家里的贫穷非常怜悯，停止了打猎，派人送去一些布匹。

另一种说法是：卢怀慎没病突然死了，他的夫人崔氏不让女儿哭喊，对他说：“你们的父亲没死，我知道。你父亲清正廉洁，不争名利，谦虚退让，各地赠送的东西，他一点也不肯接受。他与张说同时当宰相，如今张说收受的钱物堆积如山，人还活着，而奢侈和勤俭的报应怎么会是虚假的呢？”到了夜间，卢怀慎又活了，左右的人将夫人的话告诉了他，卢怀慎说：“道理不一样，阴间冥司有三十座火炉，日夜用烧烤的酷刑来惩罚不义的横财的人，而没有一座是为我准备的，我

在阴间的罪过已经免除了。”说完又死了。

李勉

天宝中，有书生旅次宋州。时李勉少年贫苦，与一书生同店。而不旬日，书生疾作，遂至不救（“不救”二字原无，据明抄本补）。临绝语勉曰：“某家住洪州，将于北都求官。于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两遗勉。曰：“某之仆使，无知有此者，足下为我毕死事，余金奉之。”勉许为办事，余金乃密置于墓中而同葬焉。后数年，勉尉开封，书生兄弟赍洪牒来，而累金寻生行止。至宋州，知李为主丧事，专诣开封，诘金之所。勉请假至墓所，出金付焉。（出《尚书谭录》）

天宝中年，有个书生住在宋州旅店，当时李勉很贫穷，与这个书生住在同一个旅店，然而不到十天，书生得了重病，无法医治，临死前书生对李勉说：“我家住在洪州，准备到北都去谋求官职，没想到在这里得病就要死了，这就是命啊！”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一百两黄金交给李勉说：“我的奴仆们不知道我带了这些金子，请你拿它为我办理丧事，剩下的金子送给你。”李勉安葬了他，但剩下的金子却秘密地放在墓中，一起

掩埋了。过了许多年以后，李勉当上了开封县尉。书生的哥哥写信打听书生和金子的下落，到了宋州，知道是李勉为书生办理的丧事，便专程赶到开封，询问金子的下落。李勉请假来到埋葬书生的坟墓前，取出金子交给了书生的哥哥。

杜黄裳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绳，并毡车子一乘，亦近直千缗。使者未敢遽送。乃于宅门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皆青衣褰褛。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白师古。师古乃折其谋，终身不敢失节。（出《幽闲鼓吹》）

李师古专横暴戾，欺上压下，但是对杜黄裳却有所顾忌，不敢无礼，他命令一个能干的差人，准备了几千贯钱和一辆价值上千贯的车子，送给杜黄裳。这个差人没敢立即送去，而是先到杜黄裳家的门外观察了几天，一次他看到从宅院里抬出一顶绿色的轿子，后面跟了两个穿着破旧的黑色衣服的婢女。他问旁边的人轿子里是什么人？旁边的人告诉他是宰相夫人，差人急忙回去，将情况告诉了李师古。于是李师古放

弃了贿赂杜黄裳的计划，终生不敢对杜黄裳失礼。

阳城

阳道州城，未尝有蓄积，唯所服用不可阙者。客称某物可佳可爱，阳辄喜，举而授之。有陈苕者，候其出始请月俸（明抄本无“始”字，韩愈《顺宗实录》四无“出”字），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出《传载》）

城之为朝士也，家苦贫，常以木枕布衾，质钱数万，人争取之。（出《传载》）

道州有个叫阳城的人，家里没有积攒钱财，但是也不缺少吃穿和用的东西。他家的门客如果说喜欢什么东西，他总是愉快地送给门客钱，让门客去买。有个叫陈苕的人，经常等他出来的时候同他要每月的生活费，常常可以从他那里拿到钱物，几乎每个月都有收获。

阳城身为朝廷官员，家里却很清贫，他经常拿木枕和棉被换钱达几万文，人们都争着购买。

郑余庆

郑余庆，清俭有重德。一日，忽召亲朋官数人会食，众皆惊。朝僚以故相望重，皆凌晨诣之。至日高，余庆方出。闲话移时，诸人皆嚣然。余庆呼左右曰：“处分厨家，烂蒸去毛，莫拗折项。”诸人相顾，以为必蒸鹅鸭之类。逡巡，舁台盘出，酱醋亦极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饭一碗，蒸葫芦一枚。相国餐美，诸人强进而罢。（出《卢氏杂说》）

郑余庆清廉俭朴品德高尚。有一次。他忽然请一些与他关系比较好的官员吃饭，大家都感到很奇怪。他的威望很高，大家都很尊敬他，所以凌晨就赶来了。等到太阳很高了，郑余庆才出来，说了很长时间闲话，大家都急躁起来。郑余庆对仆人说：“去告诉厨师，要蒸烂去毛，别折断了脖子。”大家相互交换眼色，以为一定是清蒸鹅、鸭一类的菜。一会儿，摆上桌子，放上餐具，酱和醋也都很新鲜很香。等到吃饭，每人面前只有一碗米饭和一枚蒸葫芦。宰相吃得很香，大家勉强吃了下去。

郑澆

郑澆以俭素自居。尹河南日，有从父昆弟之孙自覃怀来谒者，力农自贍，未尝干谒。拜揖甚野，束带亦古。澆子之弟仆御，皆笑其疏质，而澆独怜之。问其所欲。则曰：“某为本邑，以民侍之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锦游乡里也。”澆然之。而澆之清誉重德，为时所归。或书于郡守，犹臂之使指也。郑孙将去前一日，召甥侄与之会食。有蒸饼，郑孙去其皮而后食之，澆大嗟怒。谓曰：“皮之与中，何以异也？仆尝病澆恣訛俗，骄侈自奉，思得以还淳反朴，敦厚风俗。是犹怜子力田弊衣，必能知艰于稼穡，奈何器浮甚于五侯家绮纨乳臭儿耶？”因引手请所弃者。郑孙错愕失据，器而奉之。澆尽食之，遂揖归宾阁，赠五缣而遣之。（出《阙史》）

郑澆以勤俭朴素要求自己，他出任河南尹的这一天，他叔父家里的兄弟的孙子从覃怀来找他。他这个孙子在家乡务农，没有见过世面，不懂礼节，衣服的式样很落后，郑澆的儿子和仆人都嘲笑他粗俗。只有郑澆可怜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长期在家乡作老百姓，想要当一名县尉，那样

便可以衣锦还乡了。”郑浣答应了他的要求。郑浣为官很重视清廉的名声，为了办成这件事，便给郡守写信，这对于他就像胳膊带动手指一样运用自如，不费什么劲。就在他的孙子要去任职的前一天，郑浣将这个孙子找来和外甥以及侄子等家里人一起吃饭。吃的饭有蒸饼，这个孙子将饼皮扒掉，只吃里面的瓤。郑浣见了又叹息又生气，对他说：“饼皮和里面有什么区别，你竟然有这样轻浮狡诈的毛病，如此奢侈浪费，你应该保持淳朴的风俗习惯，我可怜你在家乡穿着破衣服出力务农，以为你一定会懂得种庄稼的辛苦，没想到你却轻浮得超过诸侯贵族家的纨绔子弟。”说完让他将扔掉的饼皮捡起来。这个孙子惊慌失措。将饼皮捡起来递给郑浣，郑浣接过来全都吃了。然后郑浣将这个孙子送回客房，送给他一些布匹，让他回家乡去了。

文宗

文宗命中使宣两军中尉及诸司使内官等，不许着纱縠綾罗巾。其后驸马韦处仁见，巾夹罗巾以进。上曰：“本慕卿门户清素，故俯从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戚为之，卿不须为也。”（出《卢氏杂说》）

文宗皇帝命令中使通知两军中尉以及诸司使内的官员，一律不准戴值钱的纱縠绫罗头巾。命令发下去以后，驸马韦处仁来朝见皇帝，戴着昂贵的头巾走了进来。皇帝对他说：“本来因为你的家庭正直朴素，所以才挑选你作驸马。这样昂贵的头巾和衣服，允许别的亲戚穿戴，你不许穿用。”

夏侯孜

夏侯孜为左拾遗，尝着绿桂管布衫朝谒。开成中，文宗无忌讳，好文。问孜衫何太粗涩，具以桂布为对。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问宰臣：“朕察拾遗夏侯孜，必贞介之士。”宰臣具以密行，今之颜冉。上嗟叹久之，亦效著桂管布。满朝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出《芝田录》）

夏侯孜当左拾遗，他曾经有一次穿着桂郡产的绿色的粗布衣服去见皇帝。开成中年，文宗皇帝没有什么规矩和忌讳，只是爱好文学。他问夏侯孜所穿的衣服为什么那么低劣粗俗，夏侯孜告诉皇帝，这是桂郡产的粗布。并且说这种布厚，可以御寒。过了几天以后，皇帝对宰相说：“我观察左拾遗夏侯孜一定是个正直可靠的人。”宰相秘密调查夏侯孜的言行，称

赞夏侯孜是今天的“颜冉”。皇帝赞叹很久，也学着穿起了桂郡产的粗布做的衣服，满朝官员全都仿效起来，这种粗布因此而抬高了价钱。

裴坦

杨收、段文昌皆以孤进贵为宰相，率爱奢侈。杨收女适裴坦长子，资装丰厚，什器多用金银。而坦尚俭，闻之不乐。一日，与其妻及儿女宴饮，台上用碟盛果实，坦欣然，既视其器内，有以犀为饰者，坦盛怒，遽推倒茶台，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果以纳赂，竟至不令。宜哉！（出《北梦琐言》）

杨收和段文昌都是宰相，他们两人都喜欢豪华舒适的奢侈生活。杨收的女儿嫁给了裴坦的大儿子，陪嫁的财物非常丰厚，日常用具大多是金银做成的。而裴坦提倡节俭，知道了很不高兴。一天，裴坦和妻子儿女一起吃饭，桌子上有用碟子装着水果，裴坦很高兴。但是当他看到碟子里面有犀角做的装饰时，非常生气，立即将桌子推倒了，然后拂袖而去。一边走一边说：“这是在败坏我的家风啊？”后来，杨收果然

因为收受贿赂，竟至不得善终。太应该了！

温琰

幽州从事温琰，燕人也，以儒学著称，与瀛王冯道幼相善。曾经兵乱，有卖漆灯檠于市者，琰以为铁也，遂数钱买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烛，因拂拭，乃知银也。大小观之，靡不欣喜。唯琰惘然曰：“非义之物，安可宝之。”遂访其卖主而还之。彼曰：“某自不识珍奇，鬻于街肆。郎中厚加酬直，非强买也，不敢复收。”琰固还之，乃拜受而去。别卖四五万，将其半以谢之。琰终不纳，遂施于僧寺，用饰佛像，冀祝琰之寿也。当时远近罔不推腹，以其有仁人之行。后官至尚书侍郎卒。（出《刘氏耳目记》）

幽州从事温琰是燕国那个地方的人，是个著名的学者，他与瀛王冯道幼的关系很好。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有个人在市场上卖涂了漆的灯架。温琰以为是铁制的，花了很少一点钱便买了回去。过了几天以后，家里人准备用这个灯架点蜡烛，擦拭的时候发现这个灯架原来是银制的。家里的人都来观看，没有不高兴的。只有温琰不以为然地说：“不义之财，怎么能

当做宝贝？”于是他找到当初卖灯架的人，将灯架还了回去。卖主说：“我自己都不知道它是银的，拿到市场出售，你给足了钱，并不是强买去的，我不敢收回来。”温璉坚持还给他，卖主表示感谢以后将灯架拿到别处卖了四五万文钱。然后拿出其中的一半准备酬谢温璉。温璉坚决不收，卖主便将钱施舍给佛寺，用以装饰佛像，以祝愿增加温璉的寿命。远近的人们没有不佩服温璉的，认为他讲仁义，后来温璉当官到尚书侍郎而死。

仲庭预

旧蜀嘉王召一经业孝廉仲庭预，令教授诸子。庭预虽通坟典，常厄饥寒。至门下，亦未甚礼。时方凝寒，正以旧火炉送学院。庭预方独坐太息，以箸拨灰。俄灰中得一双金火箸，遽求谒见王。王曰：“贫穷之士见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预曰：“见为制衣。”庭预白曰：“非斯意。”嘉王素乐神仙，多采方术，恐其别有所长，勉强而见。庭预遽出金火箸，陈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还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风。”赠钱十万，衣一袭，米麦三十石。竟以宾介相遇，礼待甚厚，荐授荣州录事参军。（出《玉溪编事》）

旧蜀的嘉王找了一名学识渊博，忠孝廉洁的人叫作仲庭预，让他来教授自己的几个儿子。仲庭预虽然熟读古书，但是仍然贫穷得经常挨饿受冻，他来嘉王家里，对他也没很恭敬。当时天气刚刚转冷，嘉王派人将一只旧火炉送到学校给仲庭预取暖。仲庭预在炉子旁边坐下来休息，并用铁筷子拨弄炉子里的灰，从炉灰里发现了一双金子制成的火筷子。他立刻去求见嘉王，嘉王说：“贫穷的人来找我，必然有什么要求。”叫人告诉仲庭预说，正在为他制做新衣服。仲庭预辩白说：“我来不是这个意思。”嘉王历来想要成为神仙，多方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怀疑仲庭预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勉强接见了他。仲庭预将金筷子拿了出来，讲述了发现它的过程。嘉王说：“我们家里丢失这双金火筷子已经有十年了，你今天得到，还能送还，真有古人君子的风格！”随后，他赏给仲庭预十万文钱，一套衣服，三十石米麦。从这以后他对待仲庭预如贵宾，后来又推荐任命仲庭预为荣州录事参军。

吝 嗇

汉世老人

汉世有人，年老无子，家富，性吝啬。恶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营理产业，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或人

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乞者。寻复嘱云：“我倾家贍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老人俄死，田宅没官，货财充于内帑矣。（出《笑林》）

汉朝的时候有个老头，没有儿子。家里非常有钱，但是他非常俭朴吝啬，吃的穿的都很简单节省。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快到半夜才睡觉，细心经营自己的产业，积攒钱财从不满足，自己也舍不得花费。如果有人向他乞讨，他又推辞不了时，便到屋里取十文钱，然后往外走，边走边减少准备送人的钱的数目，等到走出门去，只剩下一半了。他心疼地闭着眼睛将钱交给乞丐。反复叮嘱说：“我将家里的钱都拿来给了你，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以至乞丐们仿效着都来向我要钱。”老头不久便死了。他的田地房屋被官府没收，钱则上缴了国库。

沈峻

吴沈峻，字叔山，有名誉而性俭吝。张温使蜀，与峻别。峻入内良久，出语温曰：“向择一端布，欲以送卿，而无粗者。”

温嘉其无隐。又尝经太湖岸上，使从者取盐水。已而恨多，敕令还减之。寻以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又说曰，姚彪与张温俱至武昌，遇吴兴沈珩。守风粮尽，遣人从彪贷盐一百斛。彪性峻直，得书不答。方与温谈论。良久，呼左右：“倒百斛盐著江中。”谓温曰：“明吾不惜，惜所与耳。”沈珩弟峻，有名誉而性俭吝。（出《笑林》）

吴国的沈峻，字叫叔山。他有名誉地位，但很吝啬。张温出使蜀国。临行前向沈峻告别，沈峻走进里屋很久，出来后对张温说：“我想找一块布料送给你，但是没有找到一块质量差的粗布。”张温称赞他诚实不加隐瞒。还有一次沈峻经过太湖岸边，叫随行的人去取盐水。过一会儿他觉得多了，叫人逐渐减少。他惭愧地说：“这是我的天性啊！”还有人说，姚彪和张温都来到武昌，碰到了吴兴的沈珩，守风粮尽，派人向姚彪借一百斛，也就是一千斗盐。姚彪性格耿直，接到借盐的书信以后没有立即答复，继续与张温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对左右的人说：“往江中倒一百斛盐。”然后又对张温说：“盐我并不可惜，可惜的是给他。”沈珩的弟弟沈峻有名声，只是太吝啬了。

李崇

后魏高阳王雍，性奢豪，嗜食味，厚自奉养，一食必以数百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陈留侯李崇谓人曰：“高阳一食，敌我千日。”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亦富倾天下，僮仆千人，而性多俭吝，恶衣粗食，食常无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家客李元祐语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闻者大笑。（出《洛阳伽蓝记》）

后魏高阳王雍，性格大方豪爽。他非常喜好美食，生活奢侈，每一顿饭都要花费几万文钱，山珍海味摆满桌子。陈留侯李崇对别人说：“高阳王雍吃一顿饭所花的钱，够我一千天用的了。”李崇的官职是尚书令仪同三司，也富裕为天下少有，家里的书僮和仆人多达一千多人，但是他非常吝啬，吃的和穿的都很俭朴。他很少吃肉，平时只吃炒韭菜和腌韭菜。李崇家的食客李元祐对别人说：“李崇一顿饭要吃十八个菜。”人们问都有什么菜。李元祐回答说：“二韭十八。”听的人都大笑起来。

南阳人

南阳有人，为生奥博，性殊俭吝。冬至日，女婿谒之，乃设一铜瓶酒，数膋獐肉。婿恨其单率，一举尽之。主人愕然，俯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责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贫。”及其死后，诸子争财，逐兄杀之。（出《颜氏家训》）

南阳有一个人，生来就深藏广蓄，非常吝啬。冬至那一天，他的女婿来了，他只准备了一铜瓶酒，几片獐子肉。女婿恨他准备的食物太少，太简单，端起铜瓶一口就喝干了。他非常惊讶，不得已又倒了一瓶酒，如此这样添了好几次酒。他生气地责备女儿说：“你丈夫好喝酒，所以你们贫穷。”等到他死了以后，几个儿子争夺财产，将哥哥杀了。

夏侯处信

唐夏侯处信为荆州长史，有宾过之。处信命仆作食，仆附耳语曰：“溲几许面？”信曰：“两人二升即可矣。”仆入，久不出。宾以事告去，信遽呼仆。仆曰：“已溲讫。”信鸣指曰：“大异事（明抄本“异”作“费”，“事”下有“也”字）！”良久乃曰：“可总燔作饼，吾公退食之。”信又尝以一小瓶贮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余沥。仆云：“醋尽。”信取瓶合于掌上，余数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经手乃授直。识者鄙之。（出《朝野僉载》）

夏侯处信是荆州的长史。一天有客人来，夏侯处信命令仆人准备饭菜。仆人趴在他耳朵旁问需要和多少面，夏侯处信说：“两个人二升就可以了。”仆人进去以后，很久没有出来。客人因为有事先走了，夏侯处信急忙喊仆人。仆人说：“面已经和完了。”夏侯处信指着仆人生气地说：“真是怪事。”过了一会他又说：“可以全都烤成饼。等我办完公事以后回去吃。”夏侯处信用一瓶装了一升醋。留着自己吃，家里人连一滴也吃不着。仆人说：“醋没有了。”夏侯处信将瓶子倒扣在

手掌上，控出几滴，他全都用嘴吸进去吃了。凡是上街买东西，都必须是他亲自付钱，认识他的人都瞧不起他。

柳庆

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器用食物，并致卧内。奴有私取盐一撮者，庆鞭之见血。（出《朝野僉载》）

广州的录事参军叫柳庆，他自己单独住一个房间，所用的东西和吃的食物都放在卧室里，有个仆人私自拿了一小撮盐，柳庆将他用鞭子抽得浑身是血。

夏侯彪

夏侯彪，夏月食饮生虫，在下未曾历口。尝送客出门，奴盗食脔肉。彪还觉之，大怒，乃捉蝇与食，令呕出之。（出

《朝野僉载》)

有个人名叫夏侯彪，夏天吃的食物生了虫子，他一口还没吃过，因为送客人出门时。仆人偷吃了一片肉，他回来发觉后非常生气，便捉来苍蝇给仆人吃，让仆人把吃的肉呕吐出来。

郑仁凯

郑仁凯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凯曰：“阿翁为汝经营鞋。”有顷，门夫着新鞋者至，凯厅前树上有鸛（啄木鸟）窠，遗门夫上树取其子。门夫脱鞋而缘之，凯令奴著鞋而去。门夫竟至徒跣。凯有德色。（出《朝野僉载》）

郑仁凯是密州刺史，有个小仆人来告诉他鞋子磨破了。郑仁凯说：“我替你找一双鞋。”一会儿，看门人穿着新鞋走过来。郑仁凯厅前的树上有一窝啄木鸟，郑仁凯叫看门人上树去掏小啄木鸟。看门人脱鞋光脚爬上树去，郑仁凯叫小仆人穿上看门人的鞋走了。看门人下来以后只好光着脚走路。郑

仁凯却露出了有恩于别人的得意神态。

邓祐

安南都护邓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课口腹自供，未曾设客。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资，鞭二十。（出《朝野僉载》）

安南都护邓祐是韶州人，家里非常富有，有奴婢上千人。家里的好吃的他都留着自己吃，接待客人时也不肯拿出来。他的孙子私自吃了一只鸭子，邓祐以擅自破坏家产处置。打了他孙子二十鞭子。

韦庄

韦庄颇读书，数米而炊，称薪而爨。炙少一脔而觉之。一

子八岁而卒，妻敛以时服。庄剥取，以故席裹尸。殡讫，擎其席而归。其忆念也，呜咽不自胜，唯慳吝耳。（出《朝野僉载》）

韦庄书读得很多，但却吝啬得要数米做饭，称柴烧火。烤熟的肉如果少了一片，他立即就能觉察出来。他八岁的儿子死了，妻子准备让儿子穿着平时穿的衣服埋葬，韦庄却将衣服剥了下来。他用一领旧席子将儿子的尸体裹了出去，掩埋完儿子，他又将席子拿了回来。他想念儿子痛哭不止，只是太吝啬了。

王叟

天宝中，相州王叟者，家邺城。富有财，唯夫与妻，更无儿女。积粟近至万斛，而夫妻俭啬颇甚，常食陈物，才以充肠，不求丰厚。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叟尝巡行客坊，忽见一客方食，盘餐丰盛，叟问其业。客云：“唯卖杂粉香药而已。”叟疑其作贼，问汝有几财而衣食过丰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归谓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

谓达理。吾今积财巨万，而衣食陈败，又无子息，将以遗谁？”遂发仓库，广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数日，夫妻俱梦为人所录，枷锁禁系，鞭撻俱至，云：“此人妄破军粮。”觉后数年，夫妻并卒。官军围安庆绪于相州，尽发其廩，以供军焉。（出《原化记》）

天宝中年，相州有一个老王头，家住在邺城，非常有钱，没儿没女，只有夫妻二人。他家里积攒的粮食有近万斛，但是夫妻俩生活得非常俭朴吝啬，经常以剩饭剩菜充饥。他庄园里的房屋很多，有二百多家佃户。有一天，老王头散步走到旅店，忽然发现一个客人正在吃饭，桌子上摆的饭菜很丰盛。老王头问客人是干什么的。客人回答说：“只是卖杂粉香药的。”老头怀疑他做贼，又问他说：“你有多少钱，吃的穿的这样好？”这个人说：“只有五千文的本钱，每天吃掉利钱，保留本钱不动，不想积攒更多的钱。所以可以吃穿很好。”老王头突然受启发明白过来。回去以后对妻子说：“他只用得的那一点利钱，便生活得很好，可以说是明白道理。我们如今积攒财物好几万，而吃的穿的都不好，又没有儿女，将来留给谁？”于是他打开仓库，挑好的用，大吃大喝起来。没过几天，夫妻两个人都作了一个同样的梦，被人抓了起来。戴上枷锁，遭受鞭打，一个人说：“此人胆敢糟蹋军粮。”几年以后，夫妻一同死了。朝廷的军队围困安庆绪在相州，打开老王头的粮仓，充作了军粮。

王锷

王锷累任大镇，财货成积。有旧客，谕以积而能散之义。后数日，复见锷。锷曰：“前所见戒，诚如公言，已大散矣。”客请问其名，锷曰：“诸男各与万贯，女婿各与千贯矣。”（出《国史补》）

王锷连续担任几任镇守一方的大官，积攒了很多钱财。有一个老朋友，对他讲了应该将多余的钱救济别人的道理。过了几天这个人见到王锷。王锷对他说：“你上次告诫我的话，我已经按照去做了，将大部分钱财分散接济了别人。”这个人问王锷都接济谁了。王锷说：“几个儿子每人一万贯，女婿每人一千贯。”

裴璩

裴司徒璩，性靳嗇。廉问江西日，凡什器图障，皆新其制，闲屋贮之，未尝施用。每有宴会，即于朝士家借之。（出《北梦琐言》）

司徒裴璩，性格非常吝啬，他察访江西的时候，家庭应用的各种器具，全都是新做的，他都放在闲屋里存放起来。每次请人吃饭，他不用自己的餐具桌椅，而是到别的官员的家里去借。

归登

归登尚书，性甚吝啬。常烂一羊脾，旋割旋啖，封其残者。一日，登妻误于封处割食，登不见元封，大怒其内。由

是没身不食肉。登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窥之，乃巨龟也。（出《北梦琐言》）

尚书归登非常吝啬，常煮一个羊脾，自己边割边吃，剩下的封存起来。一天他的妻子将羊脾割下一点吃了，他不见了封记，对妻子大发脾气，从那以后，他再也舍不得吃肉了。归登每次洗澡，必须叫左右的人都退出去。有的人从外面偷看，发现他原来是一只大乌龟。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六十六 气义一

鲍子都 杨素 郭元振 狄仁杰 敬昭
道 吴保安

鲍子都

魏鲍子都，暮行于野，见一书生，卒心痛。子都下马，为摩其心。有顷，书生卒。子都视其囊中，有素书一卷，金十饼。乃卖一饼，具葬书生，其余枕之头下，置素书于腹旁。后数年，子都于道上，有乘驄马者逐之。既及，以子都为盗，固问儿尸所在。子都具言，于是相随往。开墓，取儿尸归，见金九饼在头下，素书在腹旁，举家感子都之德义。由是声名大振。（出《独异志》）

魏国的鲍子都有一天傍晚在荒野行走，遇到一位书生突然发作心脏疼痛，鲍子都下马为书生按摩心脏。不一会儿，书生就死了。鲍子都看到书生的口袋里有一册兵书和十个金饼，他便卖了一个金饼，用所卖的钱将书生安葬了，并将剩下的九个金饼枕到书生的头下，兵书放到书生的肚子旁边。几年以后，鲍子都在路上发现有一个骑一匹黑白相杂的马的人追赶他。等到那人追上他以后，说他是强盗。那人还问鲍子都他儿子的尸体哪去了。鲍子都将当时的情况说了，带领那个人来到书生的墓前，挖开坟墓将书生的尸体取出来，看到九个金饼仍在书生的头下枕着，兵书还在书生的身旁放着。书生的全家都非常感谢鲍子都的大仁大义，从此鲍子都名声也响了起来。

杨素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德言为太子舍人，方属时乱，恐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傥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各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

京。遂以正月望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乃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归”原作“各”，据明抄本、陈校、许本改）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出《本事诗》）

陈朝太子舍人徐德言的妻子是后主叔宝的妹妹乐昌公主，才貌极为出色。徐德言当太子舍人这个时候，正赶上陈朝衰败，时局很乱的时期，无法保证国家和个人的安全。徐德言对妻子说：“以你的才华和容貌，如果国家灭亡了，你一定会流落到有权有势的富豪人家，恐怕我们会永远分离。倘若我们的缘分没断，还能相见，应该有一个信物。”于是徐德言折断一面铜镜，夫妻两人各拿一半。他又同妻子约定说：“将来你一定要在正月十五那一天将镜片在街上出售，如果我见到了，就会在当天去找你。”等到陈朝灭亡了，他的妻子果然流落到越公杨素的家里，杨素对他非常宠爱。徐德言流离失所，好不容易才来到京城。他于正月十五这天到市场上寻找，果然有一个仆人模样的老头出售一片一半的镜子，而且要价非常高，人们都嘲笑他。徐德言将老人带到自己的住处，给老头吃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拿出自己那一半镜子和老头卖的那半镜子合在一起，并在镜子上题了一首诗：“镜子和

人都离我而去，如今镜子回来人却未归，镜子上已映不出嫦娥的倩影，只能反射出一片月光。”陈朝的乐昌公主陈氏看到题诗以后，哭哭啼啼地不肯吃饭，杨素了解情况以后也非常伤感，派人将徐德言找来，决定将妻子还给他，并送给他们许多钱物。听说这件事的人没有不赞叹的。杨素设酒宴为徐德言和陈氏饯行，并叫陈氏也作了一首诗：“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新丈夫面对旧丈夫，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才知道作人的艰难。”然后陈氏和徐德言回到江南，一直到白头偕老。

郭元振

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学。薛稷、赵彦昭为友。时有家信至，寄钱四十万，以为举粮，忽有衰服者扣门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时迁窆，乏于资财。闻公家信至，颇能相济否？”公即命以车一时载去，略无留者，亦不问姓氏，深为薛赵所诮。元振怡然曰：“济彼大事，亦何诮焉。”其年粮绝，竟不成举。（出《摭言》）

郭元振十六岁就上了大学，与薛稷、赵彦昭结交成朋友。一次他家里来人，给他带来四十万文钱，作为他上学吃饭等

的费用。忽然有一个穿着丧服的人敲开门对他说：“我有五代亲人没有安葬在一起，分别埋在不同的地方，如今想一齐迁到元振便叫来人将自己家里携来的钱全都用车子拉走了，自己一点也没留，也不问那人的姓名。薛稷和赵彦昭嘲笑他。郭元振却愉快地说：“资助别人办理大事，有什么可嘲笑的！”郭元振当年因为没有钱用，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

狄仁杰

狄仁杰，太原人，为府法曹参军。时同僚郑崇资，母老且病，当充使绝域。仁杰谓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泣乎？”乃请代崇资。（出《谈宾录》）

狄仁杰是太原人，担任府法曹参军。同他在一起共事的官员郑崇资的母亲年老多病，朝廷派郑崇资出使极为边远的国家。狄仁杰对郑崇资说：“老太太病重，而你要远行。怎么可以让母亲留在离你万里之遥的地方哭泣呢？”于是请求上级让自己代替郑崇资出使。

敬昭道

敬昭道为大理评事。延和中，沂有反者，诖误四百余人。将隶司农事（明抄本“事”作“寺”），未即路，系在州狱。昭道据赦文而免之。时宰切责大理，奈何赦反人家口？大理卿及正等失色，引昭道，执政怒而责之。昭道曰：赦文云见禁囚徒，反者系在州狱，此即见禁也。反覆诘难，至于五六，执政无以夺之，诖误者悉免。昭道迁监察御史。又先是夔州征人舒万福等十人，行次巴陵，渡滩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万年驿，梦此十人祈哀，至于再三。乃召驿吏问之，吏对如所梦。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尸，具洒肴以酹之。观者莫不歔歔。乃移牒近县，备槽棹，归之故乡。征人闻者，无不感仰。（出《大唐新语》）

敬昭道是中央审判机关大理寺的评事。延和中年，沂州有个人造反，欺骗裹挟了四百多人。朝廷准备将这些人作为奴隶去开荒种地，在没有押送之前，便关在州府的监狱里。敬昭道根据朝廷赦免的公文将这些人的罪行减免释放了。宰相责问大理寺为什么将造反的人免罪释放。大理寺的长官非常

惊慌，对敬昭道说：“宰相生气斥责我们了！”敬昭道说：“赦免的公文叫关押罪犯，现在造反的人仍然关押州府的监狱里，这就是执行了关押罪犯的命令。”上级反复核查了五六次，宰相也无法裁决，被欺骗裹挟的人终究还是被赦免了。敬昭道后来改任监察御史。有从夔州招募的兵士舒万福等十个人，走到巴陵，渡江的时候全都被淹死了。敬昭道因为公事去巴渝，中途到了万年驿站，他晚上梦见这十个人反复哀求他，向他诉苦。他把驿吏找来询问。驿吏所介绍的情况和他所做的梦一样。敬昭道便雇佣了一些会游泳的人，把这十个人的尸体捞了出来。他还准备了酒菜，举行了祭奠仪式，围观的人都感动得哭了。然后敬昭道又写信给附近的县衙，让他们买了简易的棺材送来，将这十个人的尸体装进去返回家乡安葬。被招募的兵士们知道了，没有不感激佩服的。

吴保安

吴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义尉。其乡人郭仲翔，即元振从侄也。仲翔有才学，元振将成其名宦。会南蛮作乱，以李蒙为姚州都督，帅师讨焉。蒙临行，辞元振。元振乃见仲翔，谓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将行，如破贼立功，某在政事，当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蒙诺之。

仲翔颇有干用，乃以为判官，委之军事。至蜀，保安寓书于仲翔曰：“幸共乡里，籍甚风猷。虽旷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国相犹子，慕府硕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将军秉文兼武，受命专征，亲统大兵，将平小寇。以将军英勇，兼足下才能，师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学，长而专经。才乏兼人，官从一尉。僻在剑外，地迥蛮陬。乡国数千，关河阻隔。况此官已满，后任难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选曹之格限。更思微禄，岂有望焉？将归老丘园，转死沟壑。侧闻吾子，急人之忧，不遗乡曲之情，忽垂特达之眷。使保安得执鞭弭，以奉周旋。录及细微，薄沾功效。承兹凯入，得预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铭镂之日。非敢望也，愿为图之。唯照其款诚，而宽其造次，专策驽蹇，以望招携。”仲翔得书，深感之。即言于李将军，召为管记。未至而蛮贼转逼，李将军至姚州，与战破之。乘胜深入，蛮覆而败之。李身死军没，仲翔为虏。蛮夷利汉财物，其没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赎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适值军没，迟留未返。而仲翔于蛮中，间关致书于保安曰：“永固无恙（保安之字，“字”原作“子”，据明抄本改）。顷辱书未报，值大军已发。深入贼庭，果逢挠败。李公战没，吾为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顾身世已矣，念乡国杳然。才谢钟仪，居然受縶。身非箕子，且（“且”原作“山”，据明抄本改）见为奴。海畔牧羊，有类于苏武；宫中射雁，宁期于李陵。吾自陷蛮夷，备尝艰苦。肌肤毁剔，血泪满地。生人至艰，吾身尽受。以中华世族，为绝域穷囚。日居月诸，暑退寒袭。思老亲于旧国，望松楸于先茔。忽忽发狂，膈膈流恸，不知涕之无从。行

路见吾，犹为伤愍。吾与永固，虽未披款，而乡思先达，风味相亲。想睹光仪，不离梦寐。昨蒙枉问，承间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则请为管记。大军去远，足下来迟。乃足下自后于戎行，非仆遗于乡曲也。足下门传余庆，无祚积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并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幕府，则绝域之人，与仆何异？吾今在厄，力屈计穷。而蛮俗没留，许亲族往赎。以吾国相之侄，不同众人，仍苦相邀，求绢千匹。此信通闻，仍索百缣。愿足下早附白书，报吾伯父。宜以时到，得赎吾还。使亡魂复归，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请不辞劳。若吾伯父已去庙堂，难可咨启，即愿足下，亲脱石父，解夷吾之骖，往赎华元，类宋人之事。济物之道，古人犹难。以足下道义素高，名节特著，故有斯请，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见哀矜，猥同流俗，则仆生为俘囚之竖，死则蛮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吴君，无落吾事。”保安得书，甚伤之。时元振已卒，保安乃为报，许赎仲翔。仍倾其家，得绢二百匹往。因住嵩州，十年不归。经营财物，前后得绢七百匹，数犹未至。保安素贫窶，妻子犹在遂州。贫赎仲翔。遂与家绝。每于人有得，虽尺布升粟，皆渐而积之。后妻子饥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驾一驴，自往泸南，求保安所在。于途中粮尽，犹去姚州数百。其妻计无所出，因哭于路左，哀感行人。时姚州都督杨安居乘驿赴郡，见保安妻哭，异而访之。妻曰：“妾夫遂州方义尉吴保安，以友人没蕃，丐而往赎，因住姚州。弃妾母子，十年不通音问。妾今贫苦，往寻保安。粮乏路长，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谓曰：“吾前至驿，当候夫人，济其所乏。”既至驿，安居赐保安妻钱数千，

给乘令进。安居驰至郡，先求保安见之，执其手升堂。谓保安曰：“吾常读古人书，见古人行事，不谓今日亲睹于公。何分义情深，妻子意浅，捐弃家室，求赎友朋，而至是乎？吾见公妻来，思公道义，乃心勤伫，愿见颜色。吾今初到，无物助公。且于库中假官绢四百匹，济公此用。待友人到后，吾方徐为填还。”保安喜，取其绢，令蛮中通信者持（“持”原作“特”，据明抄本改）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状憔悴，殆非人也。方与保安相识，语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书，则为仲翔洗沐，赐衣装，引与同坐，宴乐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宠之。于是令仲翔摄治下尉。仲翔久于蛮中，且知其款曲，则使人于蛮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辞安居归北，且以蛮口赠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岂待报耶？钦吴生分义，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亲在此，且充甘膳之资。”仲翔谢曰：“鄙身得还，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赐也。翔虽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蛮口，故为公求来。公今见辞，翔以死请。”安居难违，乃见其小女曰：“公既频繁有言，不敢违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钟爱。今为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辞其九人。而保安亦为安居厚遇，大获资粮而去。仲翔到家，辞亲凡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录事参军，则迎亲到官。两岁，又以优授代州户曹参军，秩满内忧。葬毕，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赖吴公见赎，故能拜职养亲。今亲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义尉选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访之。保安秩满，不能归，与其妻皆卒于彼，权窆寺内。仲翔闻之，哭甚哀。因制衰麻，环珮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绝声。至彭山，设祭酹

毕，乃出其骨，每节皆墨记之（墨记骨节，书其次第，恐葬斂时有失之也），盛于练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记贮于竹笼。而徒跣亲负之，徒行数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爱之如弟。于是尽以家财二十万，厚葬保安。仍刻石颂美。仲翔亲庐其侧，行服三年。既而为岚州长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为娶妻，恩养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宝十二年，诣阙，让朱绂及官子保安之子以报。时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没也，赐蛮首为奴。其主爱之，饮食与其主等。经岁，仲翔思北，因逃归。追而得之，转卖于南洞。洞主严恶，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弃而走，又被逐得，更卖南洞中。其洞号菩萨蛮，仲翔居中经岁，因厄复走，蛮又追而得之，复卖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难禁止邪？”乃取两板，各长数尺，令仲翔立于板，以钉自（“自”原作“其”，据明抄本改）足背钉之，钉达于木。每役使，常带二木行。夜则纳地槛中，亲自锁闭。仲翔二足，经数年疮方愈。木鏤地槛，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忧。保安之使人往赎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转为取之，故仲翔得归焉。（出《纪闻》）

吴保安的字叫永固，是河北人，官职是河北方义县尉。他家乡的郭仲翔是元振的堂侄。郭仲翔很有才学，元振想帮助他当官。南方的少数民族作乱，朝廷派李蒙为姚州都督，率领军队前去讨伐。李蒙出发之前向元振辞行，元振将郭仲翔推荐给李蒙说：“这是我弟弟的独生子，还没有官职。我想让他跟着你，如果能够杀敌立功，我会在朝廷想办法提拔他，让

他去提任个不重要的职务。”李蒙答应了，郭仲翔很有才干，被聘任为判官，帮助李蒙处理军务。到了蜀郡，吴保安写信给郭仲翔说：“有幸和你是同乡，知道你品德高尚，虽然平时没有结交，但是心中对你一直很仰慕。宰相对待你如同亲生儿子，你又有当官的才能。如今宰相安排你去那里，李蒙将军文武兼备，接受命令出征，亲自率领大军，必然能剿灭作乱的小股敌人，以李蒙将军的英勇，加上你的才能，出师打败敌人，很短的时间就会成功。我从小爱好读书，长大考取了功名，才学不比别人差，可只做了一个县尉，又是在很偏僻荒凉的地区，离家几千里地，有重重关山阻隔。况且我的任期已满。下一个职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任命。以我的才学，却因为受到选拔官员的办法的限制，再想求得晋级升官，怎么能有希望。将来只好回归农舍，老死田园了。听说你急人之难，重视同乡的感情，希望能伸出援助的手，保举我去军中服务，跟随你的左右，记录下战绩细节，沾你们一份功劳。等到胜利凯旋的时候，能够封赏到一个最小的官职，便是你对我高山一样的恩情，也是我刻骨铭心值得纪念的日子，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但我要努力争取。仅表示我的恳切心情，请原谅我的唐突。特意写了这封信送去，以求得你的提携。郭仲翔接到吴保安的信以后，很受感动。便向李蒙将军请示，决定任用吴保安为管记。吴保安还没有赶到，敌人就迎了上来。李蒙将军率兵达姚州，于敌兵交战将敌兵打败，大军乘胜追击，深入敌人腹地。敌人又杀了回来。将朝廷的军队打败，李蒙将军战死，军队也被消灭了，郭仲翔被敌军俘虏。敌人想要换取汉族的东西，被俘的人员，都可以和家里

通信，让家里人拿东西往回赎，每人需要三十匹绢来换。吴保安赶到姚州，正是前方军队战败的时候，便滞留在姚州。郭仲翔在敌人的押解过程中给吴保安写信说：“你近来平安吧？你的来信还没来得及回复，军队就出发了，深入到敌人的巢穴，被敌人打败，李蒙将军阵亡，我成了俘虏，忍辱偷生，远在天涯地角，感叹自己的遭遇，想到家乡是多么的遥远。才谢过钟仪，居然被拘禁；不是箕子，却被迫成为奴隶。在湖边放羊，很像当年的苏武。希望有人像宫中射雁的故事一样，将我像李陵一样救回去。我自从身陷敌方，饱尝艰苦，身体遭受摧残，血泪流得像池水一样多，人生的艰难，我都受尽了，我是显贵的家庭出身，却成为极远地域的囚徒。暑去寒来，岁月流逝。思念亲属，想念家乡，精神难以控抑住，经常发狂，烦闷悲痛，眼泪流尽，别人在路上见了我的模样，都会可怜。我与你虽然没见过面，但是同乡的感情已经把我们连在一起。情趣相投，很想见到你的风采，经常睡觉梦见你。当时李蒙将军问起你，我介绍了你的情况，李蒙将军历来知道你的才学和名声，同意聘请你为管记。大军走远了，你来迟了，这是因为大军走以后你才赶到，不是我丢下你这个同乡。你祖上有德，上天保佑，没有赶上这场战事，得以保全性命和名声。如果你早到李蒙将军麾下效力，同我一起参谋军事，会同我一样成为极远地域的囚徒。我今天在这里，力气用尽，毫无办法。而敌人的规矩是允许亲友来赎人。我因为是宰相的侄儿，不同于其他人，所以被严加看护，必须拿一千匹绢来赎。就是此信发出的时候，仍需要一百匹缣。请你早一点将我的信送交我伯父，早一点来把我赎回去，使我

的身体和灵魂能一起回到故乡。如果我的伯父上朝去了，难以通报见面，便请你做石父，将我从苦役中解救出来，使我能像春秋时的大夫华元一样逃脱归去。帮助援救人的事情，自古以来都是很难办的。因为你的道德高尚，大仁大义，声名响亮，所以才请你帮忙，丝毫不怀疑你的品质人格。如果你不怜悯，同世俗一样袖手旁观，则我只能生是战俘奴隶，死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鬼了，还有什么指望？拜托你了，不要使我的希望落空。”吴保安接到信以后很着急，这时元振已经死了。吴保安为了报答朋友的信任，决定设法赎回郭仲翔。他变卖了所有家产，买了二百匹绢前往南方，到达衢州，十年不回家，在那里做买卖，而后共得到七百匹绢，仍然没有凑够一千匹绢的数目。吴保安的家历来贫穷。妻子仍然在遂州，吴保安为了赎郭仲翔，毅然和家里断绝了来往。每当做买卖有一点收入，那怕只是一尺布，一升米，也积攒起来。后来他妻子挨饿受冻，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下去，便带着幼小的儿子，骑着一头毛驴，前往泸南来找吴保安。在途中钱花光了，离姚州还有几百里地，她没有办法。便坐在路旁哭了起来。过路的人都替他悲伤。姚州都督杨安居沿着驿道去州府，看见吴保安的妻子在哭，奇怪地过去询问，吴保安的妻子说：“我的丈夫是遂州方义县尉吴保安，因为朋友被困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所以设法去赎人，来到姚州，抛弃我们母子，十年不通音讯。我如今贫困，去寻找吴保安，钱花光了路还很远，所以悲伤地哭起来。”杨安居非常惊奇地说：“我到前面的驿站等你，资助你路费。”等到他们来到驿站，杨安居给了吴保安妻子几千文钱，并安排车马送她继续向前走。杨安居到了

州府，立即将吴保安找来，握着他的手来到堂上坐下，对他说：“我常读古人的书，佩服古人做事，没想到亲眼见到了你的仁义行为。但也不必只顾及朋友的情义而抛弃妻子，去赎朋友，也不要这样做，我遇到你的妻子，想到你的道义，心中敬佩，想和你见面。我今天刚到，没有东西给你，便从仓库中借四百匹绢。资助你办这件事。等到朋友回来以后，我再慢慢地偿还所借的绢。”吴保安很高兴，取了绢，派人前往少数民族地区赎人，又过了二百天才将郭仲翔赎回来。郭仲翔来到姚州，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不像个人的样子，他和吴保安见面以后，痛哭了一场，杨安居手下的郭尚书带郭仲翔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坐下来喝酒吃饭。杨安居敬重吴保安的行为，对他非常好，于是让郭仲翔当了他所管辖地区的一名县尉。郭仲翔在少数民族地区呆的时间很长，知道那里的详细情况，派人到那里的部落买来十名少女，个个长得都很美丽。买来以后，他辞别杨安居要回北方去，将十名少女送给杨安居作为酬谢。杨安居不接受说：“我不是市俗小人，不要报答。只是因为敬佩吴保安的仁义，所以才帮助他办成这件事。你有亲人在北方，将她们换成养家的费用吧。”郭仲翔感谢地说：“我能够回来，是你的恩情，小命得以保留，是你赏给我的。郭仲翔就是死了，也不敢忘记你的再生之德。但是这些少数民族少女，是专门为你买来的。你今天推辞，我要以死请求你接受。”杨安居没有办法，看着十名少女中最小的一个说：“你既然一再请求，不敢违背了你的好意。这个女子最小，我很喜欢。今天为了这个女子，接受你的赠送。”辞退了其余的九个人。吴保安因为得到杨安居的帮助，也得到

一大笔钱财回北方去了。郭仲翔回到家，已经离开亲人十五年了，他到了京城，因为有功劳被任命为蔚州录事参军，将母亲也接到蔚州，任期满了的时候，他母亲死了。他安葬了母亲，守孝期满以后说：“我被吴保安赎回来，所以才能担任官职奉养母亲，如今母亲死了，守孝已满，我可以去办我想办的事去了。”然后他便去找吴保安。而吴保安从方义县尉又被任命为眉州彭山丞，郭仲翔便赶往蜀郡，吴保安任期满了以后，没有能够返回家乡，夫妻两人都死在彭山，埋葬在当地。郭仲翔非常悲伤，制做了丧服，带着环麻丧杖，从蜀郡开始光着脚，一路哭着来到彭山，设酒菜祭奠完毕，将吴保安的骨头挖出来，每一节都用墨标上序号数字，以免重新安葬时遗失，然后装到口袋里。又将吴保安的妻子的骨头也挖出来，也做上标记以后装到竹笼里。他光着脚，亲自背着两个人的骨头，徒步走了几千里，来到魏郡。吴保安有一个儿子，郭仲翔对他如同对待自己的弟弟，他花费二十万文钱，隆重安葬了吴保安夫妻，并立了一块石碑记录功德。郭仲翔搭了一间茅屋，亲自在坟旁守孝三年。过后他被任命为岚州长史，又改任朝散大夫。他还提携吴保安的儿子当了官，并给他娶了媳妇，对其关怀备至。郭仲翔感激吴保安的心情始终不减。天宝十二年，他赴皇帝的殿庭，请求将自己的官职让给吴保安的儿子接任，官员们都很敬佩他。当初，郭仲翔被敌兵抓住，送给少数民族的首领作奴隶。主人很喜欢他，让他和主人吃一样的饭。一年以后，郭仲翔想念北方，逃跑后被抓了回来，就卖到另一个部落的首领洞主，洞主凶恶，让郭仲翔干重活，用鞭子打他，郭仲翔逃跑，又被抓回来就卖

到另一个部落，这个洞主绰号叫“菩萨蛮”，郭仲翔呆了一年以后，再次逃走，又被追上抓了回来，又被转卖给另一个洞主。这个洞主见到郭仲翔生气地说：“你好逃跑，难以看住。”他叫人拿来两块木板，每块长数尺，命令郭仲翔站在两块木板中间，用钉子钉上，脚背上的钉子深达木头里面。每当干活，必须带着木板一起走。晚上被关在地牢，洞主亲自开门上锁。郭仲翔脚上的疮伤，经过许多年才好。这样过了七年，郭仲翔已经无法再继续忍受。吴保安派人去赎他，先找到他的第一个主人，然后辗转寻找，才使郭仲翔回归中原。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六十七 气义二

裴冕 李宜得 穆宁 赵骅 曹文洽
阳城 王义 裴度 廖有方

裴 冕

裴冕为王鉉判官，鉉得罪伏法。李林甫操窃权柄，咸惧之。鉉宾佐数人，不敢窥鉉门。冕独收鉉尸，亲自护丧，瘞于近郊。（出《谈宾录》）

裴冕是王鉉聘用的中级官员。王鉉获罪被杀，因为李林甫掌握朝廷的大权，官员们都害怕他，所以王鉉的几个关系亲近的门客和下级都不敢靠近王鉉家门口，只有裴冕单独去为王鉉收尸，并亲自护送灵柩埋葬到城外。

李宜得

李宜得，本贱人，背主逃。当玄宗起义，与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卫将军。旧主遇诸涂，趋而避之，不敢仰视。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惧。至宅，请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旧主流汗辞之，留连数日。遂奏云：“臣蒙国恩，荣禄过分。臣旧（“旧”原作“曹”，据明抄本改）主卑琐，曾无寸禄。臣请割半俸解官以荣之。愿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为郎将，宜得复其秩。朝廷以此多之。（出《朝野僉载》）

李宜得本来是个身份低贱的人，背着主人逃跑了。后来在玄宗起义的时候，他和王毛仲等人立了功，被任命为武卫将军。他过去的主人在路上遇到他，立即躲到路旁，低着头不敢看他。李宜得命令随行人员去叫他过去的主人。他过去的旧主人非常惊慌害怕。到了李宜得的住宅，他将旧主人让到上座，并亲自为旧主人端菜倒酒，旧主人紧张地流着汗推辞。李宜得留旧主人住了几天，然后上朝对皇帝说：“我蒙受国家的恩情，得到的官职和俸禄太高了。而我的旧主人身份低贱，没有官职，我请示将我的一半官职和俸禄让给我的旧

主人，希望皇帝满足我这个愚蠢的请求。”皇帝表扬了他的义气，提拔他的旧主人为郎将，李宜得仍保留原来的官职，朝廷从此盛行讲道义的风气。

穆宁

穆宁不知何许人，颜真卿奏为河北道支使。宁以长子属母弟曰：“唯尔所适，苟不乏嗣，吾无累矣。”因往平原，谓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谓死有轻于鸿毛者，宁是也。愿毕佐公，以定危难。”其后宁计或不行，真卿弃平原，夜渡河。（出《谈宾录》）

穆宁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颜真卿向朝廷推荐他担任河北支道史。穆宁以长子的身份对母亲说：“这是适合我的志愿的事，您不缺少儿子，我没有什么牵挂的了。”然后他前往平原，对颜真卿说：“我的先人有后代子孙，古人讲有人死得轻于鸿毛的，我就是个，我愿意全力帮助你，解决眼前的危难。”后来因为计策行不通，颜真卿放弃平原，夜间渡河去。

赵骅

赵骅因胁于贼中，见一妇人，问之，即江西廉察韦环之族女也。夫为畿官，以不往贼军遇害。韦氏没入为婢。骅哀其冤抑，以钱赎之。俾其妻致之别院，而骅竟不见焉。明年，收复东都。骅以家财贍给，而求其亲属归之。议者咸重焉。（出《谈宾录》）

赵骅被胁迫呆在贼兵之中，他见到贼营里有一位妇女，便走上前去询问。了解到她是江西廉察韦环同族兄弟的女儿，丈夫是京官，因为不肯参加贼兵被杀害，韦氏被迫给贼兵充当女仆。赵骅很同情她的遭遇，用钱将她赎了出来，然后让他的妻子将韦氏安排到别的院子里居住，从此不再和她见面。第二年，官军收复了东都，赵骅给了韦氏一些钱，寻找到她的亲属，将她送了回去。知道这件事的人都称赞赵骅。

曹文洽

曹文洽，郑滑之裨将也。时姚南仲为节度使，被监军薛盈珍怙势于夺军政。南仲不从，数为盈珍谗于上。上颇疑之。后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表南仲，诬谗颇甚。文洽时奏事赴京师，窃知盈珍表中语。文洽愤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旰，驿吏开门，见血伤满地，傍得文洽二缄：一状告盈珍，一表理南仲冤，且陈谢杀务盈。德宗闻其事，颇疑。南仲虑衅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扰卿甚耶？”南仲曰：“盈珍不扰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能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谈宾录》）

曹文洽是郑滑的副将。姚南仲为节度使，被监军薛盈珍依仗势力，篡夺了军政大权。姚南仲不服，薛盈珍多次到皇帝那里说姚南仲的坏话，皇帝对这件事有疑问。后来薛盈珍派了一名叫程务盈的下级官员送公文诬蔑姚南仲，内容非常恶毒。曹文洽正好有事去京城，暗中知道了薛盈珍公文中的

话，心中非常气愤，便日夜兼程，追赶程务盈。到了长乐驿站，追上了程务盈。晚上两人住在一个房间，曹文洽把程务盈杀了，公文扔到厕所里，然后自杀了。晚上，驿站的管理人员开门，看到满地都是尸体和鲜血，旁边放着曹文洽写的两封信。一封信状告薛盈珍，一封信替姚南仲鸣冤，并且写明了杀程务盈的原因。德宗皇帝听到这件事，感到非常奇怪。姚南仲怕皇帝疑虑日深，入朝去见皇帝。皇帝对他说：“薛盈珍扰乱你很厉害吧。”姚南仲说：“薛盈珍不是扰乱我，是破坏皇帝的法律制度。如果允许薛盈珍这种人存在，虽然是羊祜和杜预那样正直有才能的人复活，来安抚百姓和统帅三军，也不能治理成和乐的太平盛世，师律善阵之制矣。”德宗沉默思考了很久。

阳城

阳城，贞元中，与三弟隐居陕州夏阳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饮水，莞蕈布衾，熙熙怡怡，同于一（“同于一”三字原作“难名其”，据明抄本改）室。后遇岁荒，屏迹不与同里往来，惧于求也。或采桑榆之皮，屑以为粥。讲论诗书，未尝暂辍。有苍头曰都儿，与主协心，盖管宁之比也。里人敬以哀，馈食稍丰，则闭户不纳，散于饿禽。后里人窃令于中户

致糠核十数杯，乃就地食焉。他日，山东诸侯闻其高义，发使寄五百缣。城固拒却，使者受命不令返，城乃标于屋隅，未尝启缄。无何，有节士郑倜者，迫于营举，投入不应，因途经其门，往谒之。倜戚容瘵貌，城留食旬时，问倜所之，及其瘠瘵之端。倜具以情告。城曰：“感足下之操，城有诸侯近贖物，无所用，辄助足下人子终身之道。”倜固让。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让焉？”倜对曰：“君子既施不次之恩，某愿终志后，为奴仆偿之。”遂去。倜东洛茔事罢，杖归城，以副前约。城曰：“子奚如是？苟无他系，同志为学可也，何必云役己以相依？”倜泣涕曰：“若然者，微躯何幸。”倜于记览苦不长，月余，城令讽毛诗，虽不辍寻读。及与之讨论，如水投石也。倜大惭。城曰：“子之学，与吾弟相昵不能舍，有以致是耶？今所止阜北，有高显茅斋，子可自玩习也。”倜甚喜，遽迁之。复经月余，城访之，与论国风，倜虽加功，竟不能往复一辞。城方出，未三二十步，倜缢于梁下。供饷童窥之，惊以告城。城恸哭若裂支体，乃命都儿将酒祭之，及作文亲致祭，自咎不敏。我虽不杀倜，倜因我而死。自脱衣，令仆夫负之。都儿行櫜楚十五，仍服缌麻，厚瘞之。由是为缙绅之所推重。后居谏议大夫时，极谏裴延龄不合为国相，其言至恳，唐史书之。及出守江华都，日炊米两斛，鱼羹一大鬻。自天使及草衣村野之夫，肆其食之。并置瓦甌櫛杓，有类中衢樽也。（出《乾馱子》）

贞元中年，有个叫阳城的人和他的三弟隐居在陕州夏阳

山中，两个人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他们每日粗茶谈饭，睡草编的席子，盖粗布做的被，两个人快快乐乐地住在一间屋子里。后来遇到一个灾荒年，他俩隐藏踪迹不与同乡的人来往，怕有求与别人。他俩采集桑树和榆树的皮切碎了做粥吃，在这种条件下仍然坚持学习诗词书籍，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他们有一个仆人叫都儿，与主人一条心。人们将阳城比作三国时辞官不作的管宁，同乡的人都很尊敬他们。人们赠送给他们的食物如果稍稍好一点，他们就关起门来，不肯接受，或是扔给鸟吃。有一次同乡人暗中送给他们米糠十几杯，他们就地吃了。山东的诸侯听到他们的行为高尚，派使者送来五百匹缣。阳城不收，使者按照命令不收就不回去。阳城只好将缣堆到屋子的角落里，从来也没使用过。不久，有个有节操的人叫郑侗，为了办理丧事，找亲友借钱没有借到，回来路过阳城的门前，进屋拜见阳城。郑侗一副悲伤瘦弱的样子，阳城留他住了十多天，问郑侗悲伤瘦弱的原因。郑侗将情况告诉了阳城，阳城说：“被你的品德节操所感动，我这里有诸侯近来赠送的物品，放在这里没有用处，全都送给你，以尽孝道吧。”郑侗推辞不要。阳城说：“这东西不是我所需要的，你还让什么呢？”郑侗说：“你既然给了我这个不寻常的恩惠，我愿意办完事后，做你的奴仆以偿还你的恩情。”说完便走了。郑侗在东洛办理完丧事以后，回到阳城这里，以履行自己的诺言，阳城说：“你如果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作为同学留在这就可以了，何必要当奴仆呢？”郑侗流着泪说：“要像你说的这样，我这个卑贱的人是多么的幸运。”郑侗在读书记忆上很不擅长，一个月以后，阳城叫他背诵《诗经》，虽然郑侗

不停地学习，可是一讨论，他一句也回答不上来。郑侔非常惭愧，阳城说：“主要是因为我和你弟弟太亲近了，所以效果不好。这里的北面，有一幢高大的茅屋，你可以到那里单独学习。”郑侔很高兴，立刻搬了过去。又过了一个月，阳城去看他。与他讨论《国风》，郑侔虽然用功，但竟一句话也接不上。阳城刚走出二三十步，郑侔就吊死在房梁上。送饭的童子看见了告诉了阳城，阳城哭得要昏死过去。他命令小仆人备酒祭奠郑侔，并且作了祭文亲自在祭奠仪式上朗读。他说：“我虽然没有杀郑侔，郑侔却是因我而死。”然后脱去衣服，让老仆人背着他，由小仆人用櫜木荆条鞭打十五下。他再穿上丧服，将郑侔埋葬了，后来由于贵族以及官员们的推荐，阳城在当了谏议大夫以后，极力向皇帝提意见，认为裴延龄不适合当宰相，其言词的诚恳，唐朝的史书上有记载。等到他出任江华都，每天都做两斛米的饭和一大锅鱼汤，召集皇帝的使者和没饭吃的村夫一起食用，并且准备了餐具，供大家吃饭的时候使用，真是恩泽于众人。

王义

王义，即裴度之隶人也。度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为人所刺，义挥刃而死。度由是获免，乃自为文以祭。

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二三焉。（出《国史补》）

王义是裴度的奴仆，裴度是御史中丞。宰相武元衡遇害的那一天，裴度也被人刺了一刀。由于王义替裴度挡了这一刀而死，裴度才躲过死亡的灾难。裴度做祭文哀悼王义，并给了王义的妻子很多钱。当年的进士撰写《王义传》的，竟有十二三人。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录事参军，未赴任，遇盗，敷剽殆尽，告敕历任文薄，悉无子遗。遂于近邑求丐故衣，迤逦假货，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晋公第。时晋公在假，因微服出游侧近邸，遂至湖紉之店。相揖而坐，与语周旋，问及行止。紉曰：“某之苦事，人不忍闻。”言发涕零。晋公悯之，细诘其事。对曰：“某主京数载，授官江湖，遇寇荡尽，唯残微命，此亦细事尔。其如某将娶而未亲迎，遭郡牧强以致之，献于上相裴公，位亚国号矣。”裴曰：“子室之姓氏何也？”答曰：“姓某字黄娥。”裴时衣紫袴衫，谓之曰：“某即晋公亲校也，

试为子侦。”遂问姓名而往。糾复悔之，此或中令之亲近，入而白之，当致其祸也。寝不安席。迟明，诣裴之宅侧侦之，则裴已入内。至晚，有赧衣吏诣店，颇匆遽，称令公召。糾闻之惶惧，仓卒与吏俱往。至第斯须，延入小厅，拜伏流汗，不敢仰视。即延之坐。窃视之，则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过再三。中令曰：“昨见所话，诚心惻然。今聊以慰其憔悴矣。”即命箱中官诰授之，已再除湖糾矣。喜跃未已，公又曰：“黄娥可于飞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装千贯，与偕赴所任。（出《玉堂闲话》）

元和中年，有个新任命的湖州录事参军，没等去上任遇到了强盗，将他的钱物都抢去了，就连委任状也没有给他留下。于是他便在京城附近收购旧衣服，然后想办法换钱，夜晚住在旅店里。这个旅店靠近裴晋公裴度的住宅。这一天裴度休息，穿上便衣到附近散步，来到了这个人住的旅店。裴度与这个叫湖糾的人打招呼以后坐下说话，问他是干什么的。湖糾说：“我的遭遇，别人都不忍听。”说着哭了起来。裴度觉得他很可怜，详细询问他的遭遇。他说：“我在京城任职数年，被授予一个官职在湖州，遇到强盗把我的东西抢光了，只剩下一条性命。这还是小事，还有的是，我准备结婚还没有去迎娶，未婚妻就被郡牧抢去，献给了宰相晋公裴度，他可是最大官了。”裴度说：“你未婚妻姓什么？”回答说：“姓某字，叫黄娥。”裴度当时穿着有钱人常穿的紫色衣服，他对湖糾说：“我就是裴度的亲信官员，会帮着你查访。”然后问了

湖糾的姓名以后走了，湖糾非常后悔，心想刚才来的人如果是裴度的亲信，回去和裴度一说，会给我带来灾祸，当天晚上他想着这件事睡不着，等到天明，他来到裴度的住宅附近观察，可是他看不到屋内。到了傍晚，有个穿红衣服的公差来到旅店，非常急促地对他说，裴度让他去。湖糾的心里非常惊慌害怕，急忙跟着差人去了。他们进了裴度的住宅，来到一个小客厅。他趴在地上吓得直出汗，不敢抬头观看。主人让他坐下，他偷着观看，正是昨天穿紫衣服的那个官员，再三点头表示谢罪。裴度说：“昨天听了你说的，心中很同情可怜你，今天可以弥补一下你的遭遇了。”说着命令将箱子里的授官凭证交给他，重新任命了他的官职，他高兴得要跳起来。裴度又说：“黄娥立刻就可以还给你，同你一起去那里上任。”然后特意派人将他送回旅店，并给了他衣服行李和一千贯钱，第二天这个人 and 未婚妻一起上任去了。

廖有方

廖有方，元和乙未岁，下第游蜀。至宝鸡西，适公馆。忽闻呻吟之声。潜听而微愒也。乃于间室之内，见一贫病儿郎。问其疾苦行止，强而对曰：“辛勤数举，未偶知音。眄睐叩头，久而复语。唯以残骸相托。”余不能言。拟求救疗，是人俄忽

而逝。遂贱鬻所乘鞍马于村豪，备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为金门同人，临歧凄断。复为铭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恻，不知何处是家乡。”后廖君自西蜀回，取东川路，至灵龕驿。驿将迎归私第。及见其妻，素衣，再拜呜咽，情不可任，徘徊设辞，有同亲懿。淹留半月，仆马皆馐。掇熊虎之珍，极賓主之分。有方不测何缘，悚惕尤甚。临别，其妻又悲啼，赠赆缁锦一驮，其价值数百千。驿将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绾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复叙平生之吊，所遗物终不纳焉。少妇及夫，坚意拜上。有方又曰：“仆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当兹厚惠。”遂促轡而前，驿将奔骑而送。复逾一驿，尚未分离。廖君不顾其物，驿将执袂。各恨东西，物乃弃于林野。乡老以义事申州。州将以表奏朝廷。文武宰寮，愿识有方，共为导引。明年，李逢吉知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声动华夷，皇唐之义士也。其主驿戴克勤，堂帖本道节度，甄升至于极职。克勤名义，与廖君同远矣。（出《云溪友议》）

廖有方在元和乙未年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被录取去蜀郡游玩，走到宝鸡的西面，住在旅店里，他忽然听到有人呻吟，仔细一听又听不见了。他从一间屋子里找到一个生了重病的贫困少年。廖有方问他生了什么病，准备去哪里。青年吃力地说：“我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未被录取。”然后看着他磕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死后的事只好托付给你了。”廖有方没有回答，想要为他治病，但是不一会儿这个少年就死了。廖有

方将自己所骑的马和鞍具一块卖给了村子里有钱的富豪，用所得到的钱将少年安葬了。不知道这个少年的姓名，廖有方感到很遗憾。同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同路人，却是两种命运，真是令人悲伤。廖有方为这个少年所做的碑文是：“感叹你死的时候两手空空，几年辛辛苦苦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成名，只见了一面就与你永别，还不知道你的家乡在哪里。”后来廖有方从西蜀回来，经过东川，走到灵龕驿站。驿站的官员将他请到家中。廖有方看到驿站官员妻子穿着白色的丧服，同他一边见面一边哭，表情非常伤心。然后围在他的周围招待他，如同对待自己的至亲。他们留他住了半个月，就连仆人和马匹都吃喂得很好，吃的尽是山珍，极力表达了宾主之间的情意。廖有方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心中非常不安。等到分手的时候，驿站官员的妻子又哭了起来，并且赠送给廖有方一驮子价值千百贯的丝织品。驿站的官员对他说：“你今年春天所安葬的叫做胡绹的秀才，就是我妻子最小的弟弟。”到这时廖有方才知道那个死亡少年的姓名，他也讲了当时安葬少年的情形和怀念的话，但是不肯接受所赠送的物品。驿站的官员和他的妻子坚决请他收下。廖有方又说：“我作为一个男子，明白一些古今做人的简单道理，偶然安葬了一个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同路人，不应该接受这样贵重的物品。”说着便催马往前走。驿站的官员也骑着马送他，两个人又经过一个驿站，仍然没有分手。廖有方不拿所赠送的物品，驿站的官员与他最后握手告别，两人各奔东西，赠送的物品竟扔到了野外。乡里掌管教化的乡老将这件事上报给州里，州里又上报给朝廷。文武百官知道了都想结识廖有方，互相介绍引见。第二年，李

逢吉主持科举考试廖有方被录取。他改名叫廖有卿，声名传遍了全国，被公认为国家的义士。那个驿站的官员戴克勤，也被宰相发公文推荐提拔为当地的节度使，官升到了极高的位置。从此戴克勤的声名和廖有方的名字传得一样远。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六十八 气义三

熊执易 李约 郑还古 江陵士子
郑畋 章孝子 发冢盗 郑雍
杨晟 王殷

熊执易

熊执易赴举，行次潼关。秋霖月余，滞于逆旅。俄闻邻店有一士，吁嗟数次。执易潜问之，曰：“前尧山令樊泽，举制科，至此，马毙囊空，莫能自进。”执易造焉，遽辍所乘马，倒囊济之。执易其年罢举，泽明年登科。（出《摭言》）

熊执易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走到潼关，秋雨连绵下了一个多月，无法行走，滞留在旅店里。他忽然听到隔壁房间

有一个男子连声叹气，熊执易走过去询问。那个人说：“我是前尧山县令叫樊泽，去京城赴皇帝亲自在殿廷的考试。走到这里，马死了，口袋里的钱也花光了，没有办法继续前进。”熊执易回到自己的房间，将自己所骑的马和口袋里的钱全部拿出来送给樊泽。熊执易当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而樊泽及时赶到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

李约

李约为兵部员外，汾公之子也。识度清旷，迥出尘表。与主客张员外谔同官。并韦征君况，墙东遁世，不婚娶，不治生业。李独厚于张，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人莫得知。赠张诗曰：“我有心中事，不与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见，以二女托之，皆绝色也。又遗一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约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后，死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检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类也。（出《尚书故实》）

李约是汧公的儿子，官职为兵部员外，他见识出众，超凡脱俗，与主客员外张谔是同事。并韦征君况。他避世不结婚，也不积攒家产，只是同张谔的关系特别亲密。每当他同张谔躺在一张床上说话时，总是非常投机，经常整夜都不睡觉，别人对此都不了解，他作了一首诗赠给张谔：“我有心中事，不与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李约有一次坐船在江上航行，同一个胡商的船前后行驶。胡商生病了，将李约请过船去，把两个女儿托付给他。他的两个女儿都长得异常美丽。胡商又交给他一枚珠子，嘱咐他许多话。等到胡商死了，李约将他遗留下来的钱财约有好几万贯全都如数送给官府，并为胡商的两个女儿寻找配偶，办理婚事。当初胡商临死之前，同李约约定，死后要含着那枚夜光珠入殓，别人并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死去的胡商的亲属来清理胡商留下的财产，请来官府的人挖开坟墓检查，夜明珠果然还在。李约所做的事情，即使是别人不知道，也是这样讲义气。

郑还古

郑还古，东都闲居，与柳当将军者甚熟。柳宅在履信东街，有楼台水木之盛。家甚富，妓乐极多。郑往来宴饮，与诸妓笑语既熟，因调谑之。妓以告柳，怜郑文学，又贫，亦

不之怪。郑将入京求官，柳开筵饯之。酒酣，与妓一章曰：“冶艳出神仙，歌声胜管弦。眼看白苎曲，欲上碧云天。未拟生裴秀，如何乞郑玄。莫教金谷水，横过坠楼前。”柳见诗甚喜。曰：“某不惜此妓，然吾子方求官，事力空困，将去固不易支持。专待见荣命，便发遣入京，充贺礼。”及郑入京，不半年，除国子博士。柳见除目，乃津置入京。妓行及嘉祥驿，郑已亡歿。旅村寻到府界。柳闻之悲叹不已，遂放妓他适。（出《卢氏杂说》）

郑怀古闲住在东都，与柳当将军的关系很密切。柳当将军的住宅在履信东街，有楼台花园，家中非常富有，养了许多乐师歌妓，郑怀古经常去赴宴，同歌妓说笑很熟悉。便调戏歌妓，歌妓告诉了柳当将军，柳当将军爱惜郑还古有才学，又很贫穷，所以也不责怪他。郑怀古要去京城谋求官职，柳当将军设宴为他饯行。酒喝到畅快的时候，郑还古为妓女作了一首诗：“冶艳出神仙，歌声胜管弦，眼看白苎曲，欲上碧云天。未拟生裴秀，如何乞郑玄。莫教金谷水，横过坠楼前。”柳当将军见了这首诗很高兴，对郑还古说：“我不可惜这个歌妓，然而你正要去谋求官职，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如果让歌妓随你去，恐怕你支持不了，等到你当了官，我便将她送到京城，作为贺礼。”郑还古入京不到半年，当上了国子博士。柳当在新任官员的名单上看到他的名字，立即准备贺礼送往京城。歌妓走到嘉祥驿站，郑怀古死了。当郑还古的灵柩运到东都时，柳当将军知道后悲伤感叹不止，于是让歌妓嫁给

了别人。

江陵士子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贫，求尺题于交广间，游索去万，计支持五年粮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归，任尔改适。”士子去后，五年未归。姬遂为前刺史所纳，在高丽坡底。及明年，其夫归，已失姬之所在。寻访知处。遂为诗，求媒标寄之。诗云：“阴云漠漠下阳台，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泪，一心如结不曾开。纤萝自合依芳树，覆水宁思返旧杯。惆怅高丽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刺史见诗，遂给一百千及资装，便遣还士子。（出《卢氏杂说》）

江陵住着一个读书人，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他的妻子长得很美丽，家里很贫穷。他要出门去收集题诗书画，准备了一些钱，够妻子生活五年的费用。他对妻子说：“我如果五年不回来，你可以随便改嫁。”读书人走了以后，五年没回来。他的妻子嫁给了前刺史，住在高丽坡底。又过了一年读书人回来了，找不到妻子。查访妻子的居住地点以后，他写了一首诗托别人送去。这首诗说：“阴云漠漠下阳台，惹着襄王更

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泪，一心如结不曾开。纤萝自合依芳树。覆水宁思返旧杯。惆怅高丽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刺史见到这首诗，便给了书生的妻子一百贯钱和一些衣物，将她送还给读书人。

郑畋

郑文公畋，字台文。父亚，曾任桂管观察使。畋生于桂州，小字桂儿。时西门思恭为监军，有诏征赴阙。亚餽于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托之，曰：“他日愿以桂儿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讫，泣然流涕。思恭志之。及为神策军中尉，亚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馆之于第。年未及冠，甚爱之，如甥侄，因选师友教导之。畋后官至将相。黄巢之入长安，西门司空逃难于终南山。畋以家财厚募有勇者，访而获之，以归岐下。温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终于畋所。畋葬于凤翔西冈。松柏皆手植之。未几。畋亦卒。葬近西门之坟。百官造二垆以吊之，无不堕泪，咸伏其义也。（出《北梦琐言》）

文公郑畋，字叫台文。他的父亲叫郑亚。曾经担任过桂

管观察使。郑畋出生在桂州，小名叫桂儿。当时的监军叫西门思恭。朝廷有命令，叫西门思恭去京城，郑亚在城北为他设宴饯行。郑亚因为自己年老了，将郑畋托付给西门思恭说：“将来你如果能照顾桂儿，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不敢忘了你！”说完流下了眼泪，西门思恭记住了他的嘱托。等到西门思恭当上了神策军中尉的时候，郑亚死了，西门思恭派人将郑畋找来，收养在家中。他很喜爱郑畋，对待他像对待自己的外甥和侄子一样，还请来教师教导他。后来郑畋当官直至大将和宰相。黄巢攻进长安时，西门思恭逃难到终南山。郑畋用家财高价招募勇敢的人，去把西门思恭找了回来，奉养在家中，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无微不至。西门思恭死在郑畋家里，郑畋将他安葬在凤翔西岗，墓地的松柏树都是他亲手栽植的。过了不久郑畋也死了，也葬到了西岗思恭的墓地。官员们修建两个人的坟墓，以祭奠他们。在场的人没有不落泪的，都佩服他们二人的仁义。

章孝子

章孝子名全益，东蜀涪城人。少孤，为兄全启养育。母疾，全启割股肉以馈，其疾果廖也。他日，全启出游。殁于逆旅。全益感天伦之恩，制斩缞之服。又以全启割肉啖母，遂

以火炼指，以申至痛。仍以银字写法华经一部，日夕讽诵，仍通大义。后于成都府楼巷，舍于其间。傍有丹灶。不蓄童仆，块然一室。鬻丹得钱，数及两金，即刻一象。今华亭禅院，即居士高楼之所，人谓之黄白之术。尝言于道友曰：“点水银一两，止一两银价。若丸作三百粒，每粒百钱，乃三十千矣。其利博哉。但所鬻之丹亦神矣。”居士到蜀之后，制土偶于丹灶之侧，以代执热之用。护惜不毁，殆四十年。大顺中物故，年至九十八。寺僧写真于壁，节度判官前眉州刺史冯涓撰赞以美之。（出《北梦琐言》）

章孝子的名字叫章全益，是东蜀涪城人。他从小丧父，由哥哥章全启抚养。他母亲病了，章全启割下大腿上的肉给母亲吃，母亲的病果然好了。过后章全启出门旅游，死在旅店里。章全益感激哥哥的恩情，制作了丧服，又因为章全启曾割自己的肉给母亲吃，他使用火烧自己的手指，以重复体验哥哥的疼痛。他还用银字书写《法华经》一部，早晚阅读朗诵。领会其中的道理。后来他在成都的府楼巷，建造了一座房屋，里面设置一座炼丹的炉子。他不用仆人，独自住在这间屋子里，炼丹得钱。数目达到一两金子，便刻一座佛像。如今的华亭禅院，就是他当年炼丹奉佛的场所。人们称他的炼丹化为金银的法术为“黄白之术”。他曾经对同他一样奉佛的人说：“冶炼一两水银，只能得到一两银子，如果将它分作三百粒，每粒化为一百文，便是三万文，其利是非常大的，但是所炼的丹也非常神奇。”他到了蜀郡以后，做了一个泥人放

在炼丹炉旁，以使用来看火。他非常爱惜，不使泥人毁坏，一直用了四十年。大顺中年他死了，死的时候九十八岁。庙里的和尚将他的像画在墙壁上，节度判官前眉州刺史冯涓撰写文章纪念和赞美他。

发冢盗

光启大顺之际，褒中有盗发冢墓者，经时搜索不获。长吏督之甚严。忽一日擒获，置于所司。淹延经岁，不得其情。拷掠楚毒，无所不至。款古既具，连及数人，皆以为得之不谬矣。及临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岂容枉杀平人者乎！发冢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之中，不为获擒，而斯人何罪，欲杀之？速请释放。”旋出丘中所获之赃，验之，略无差异。具狱者亦出其赃，验之无差。及藩帅躬自诱而问之，曰：“虽自知非罪，而受捶楚不禁，遂令骨肉伪造此赃，希其一死。”藩帅大骇，具以闻于朝廷。坐其狱吏，枉陷者获免，自言者补衙职而赏之。（出《玉堂闲话》）

光启大顺年间，褒中县发生盗墓的案件，搜索了一段时间没有抓获罪犯，长吏催促破案非常严厉。忽然有一天抓到

了罪犯，拖延了一年多，也没有招供。狱吏毒刑拷打，无所不用，后来招供了，并且牵连了好几个人，大家都认为审判没有错误。等到行刑处死罪犯时，旁边有一个人拉着罪犯的衣服大声呼喊：“王法怎么能允许错杀好人呢？盗墓的人是我。我在众人之中，没有被抓住，而这个人有什么罪，却要被杀头？快放了他！”随后拿出从墓中所得的赃物，经过检验，一点不差。藩帅亲自审问先前抓住的罪犯，这个人说：“我虽然知道自己无罪，但是经受不住没完没了的酷刑，所以叫家里人伪造了赃物，希望早点死。”藩帅听了非常恐惧，将情况上报朝廷，把审理此案的狱吏抓起来治罪，将被诬陷的人释放，自己出来自首的人补充录用为衙役，并获得奖赏。

郑雍

郑雍学士未第时，求婚于白州崔相公远。才允许，而博陵有事，女则随例填宫。至朱梁开平之前，崔氏在内托疾。敕令出宫，还其本家。郑则复托媒氏致意，选日亲迎。士族婚礼，随其丰俭，亦无所阙。寻有庄盆之感，又杖经期周，莫不合礼。士林以此多之，美称籍甚。场中翘足望之，一举中（“中”原作“之”，据明抄本改）甲科（封尚书榜下）。脱白，授秘校，兼内翰，与丘门同敕入。不数载而卒。（出《玉堂闲

话》)

学士郑雍在未参加科举考试时，曾经向白州相公崔远的女儿求婚。崔远刚刚同意，郑雍就有事去了博陵。崔远的女儿崔氏按惯例被召进宫中去作宫女，到了后梁开平年前，崔氏在宫中假托有病，被命令出宫，归还原来自己的家庭。郑雍又托媒婆去求婚，选定日期迎娶结婚。按照家族的规矩举办婚礼，也不缺少什么，便有庄子鼓盆之感了。又经过一年的服丧，所做的事没有不合礼仪的。有文士身份的读书人以他为榜样的人多了起来，他的美名轰动一时，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都等着看他的考试结果。他一举考中甲科进士，脱下丧服以后，被任命为秘校兼内翰，同丘门在同一份公文上被任命。不过几年他就死了。

杨晟

杨晟，始事凤翔节度使李昌符。累立军功，因而疑之，潜欲加害。昌符爱妾周氏，悯其无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获免。后为驾前五十四军都指挥使，除威胜军节度使。建节于彭州。抚绥士民，延敬宾客，泊僧道辈，各得其所。厚于礼

敬，人甚怀之。李昌符之败，因令求周氏。既至，以义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复有美色，愚有好合之情。晟告誓天地，终不以非礼偶之。每旦，未视事前，必申问安之礼。虽厄在重围，未尝废也。新理之郡，兵力不完，遽为王蜀先主攻围。保守孤垒，救兵不至，凡千日，为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马步使安师建者，杨氏之腹心也，城克执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为其用，欲宽之。师建曰：“某受（某“受”原作其“授”，据明抄本改）杨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赏而行戮，为其设祭而葬之。（出《北梦琐言》）

杨晟一开始在凤翔节度使李昌符的手下任职，多次立下战功，因此而受到李昌符的猜忌，暗中要陷害他。李昌符所宠爱的小老婆周氏，可怜他没有什么罪过，偷偷告诉了他，于是他逃跑了，免除了灾难。后来杨晟当上了驾前五十四军都指挥使，不久又改任威胜军节度使，去镇守彭州。他安抚百姓，尊敬宾客，甚至和尚和道士都生活得很自由。他提倡礼仪，尊敬贤士，人们都拥护怀念他。李昌符失败，他派人把周氏找来，以父母的礼节来对待。周氏认为自己年轻，又长得容貌美丽，恳切请求和杨晟结合。杨晟对着天地发誓，始终没有对周氏有任何无礼的行为。每天早晨，在没有去处理事之前，必然先给周氏请安，虽然是在敌人的围困之下，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因为新建的郡府兵力不足，突然被前蜀先主王建带兵包围。杨晟守卫孤城达一千多天。终于因为没有救兵而被先蜀的军队攻破，杨晟遇害身亡。马步使安师建是

杨晟的心腹，城破以后被敌军抓住。先主知道他忠诚勇猛，先要留下他为自己服务，准备宽恕他。安师建说：“我受杨晟的提拔重用，不敢怕死。”先主赞叹着命令人将他杀了，然后为他举行祭奠仪式之后，将他安葬了。

王殷

王殷，梁开封尹瓚之犹子也。乾化中，为徐州连率。众叛拒命，杀害使臣，点阅市井而授甲焉。有亲随苗温与数辈，度其必不济，窃谋作乱。吏（明抄本“吏”作“事”）泄被擒，刳心而死。其妻配隶别部军校，殊不甘，挟短刃，割乳而殒。闻者无下嗟尚。（出《玉堂闲话》）

王殷是后梁开封尹王瓚兄弟的儿子。乾化中年，他任徐州连率。士兵们叛乱抗拒命令，杀了朝廷的使臣，然后在市场上检阅封官。王殷的亲信苗温等人，推测叛乱不会成功，暗中商量作乱，因为有人泄秘而被抓住，被挖心而死。苗温的妻子被强行分配给别人的军校，她不甘心，拿短刀割下自己的乳房而死。听了这件事的人没有不叹息的。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陈实	黄叔度	郭泰	马融
蔡邕	顾邵	诸葛瑾兄弟	庞士元
武陟	裴頠	匈奴使	桓温
谢鲲	唐太宗	李绩	薛收
王圭	王师旦	杨素	王义方
选将	英公	刘奇	张鷟
李峤	郑杲	卢从愿	裴宽
韦诜	裴谈		

陈 实

陈实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栋梁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龙泉。”客有问陈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

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于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渊；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出《世说》）

陈实曾经感叹着说：“周子居真是栋梁之才。如果做宝剑，就应该作为今日的‘龙泉’。”有人问陈季方说：“你父亲有什么功绩和德行？而敢于将自己比作天下有名的重要人物？”陈季方说：“我父亲譬如是一棵生长在泰山上的桂树，上面还有万仞绝壁，下面有测不着底的深渊。他的枝叶承受甘露，根须被山涧中的泉水所滋润。可是，桂树怎么能知道泰山高大和山涧泉水的深度呢！不知道他是否有功绩和德行啊？”

黄淑度

郭泰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千顷之波，澄之不清，挠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矣。”（出《世说》）

郭泰来到汝南，会见袁奉高的时候，车子没有离开道路，马匹没有卸下鞍具。拜访黄叔度。则在那里连宿两夜，人们询问这是为什么？林宗说：“黄叔度像浩瀚的千顷波涛一样，沉淀过滤不改清澈，翻动搅拌不会混浊，其才能的深度和广度难以测量。”

郭泰

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渊停。九州之士，悉懔懔宗仰，以为覆盖。蔡伯喈告卢子干、马日磾曰：“吾为天下作碑铭多矣，未尝不有惭。唯为郭先生碑颂无愧色耳。”（出《世说》）

郭泰譬如独自屹立高山之上，安然面临万丈深渊。全国有才能的人都尊敬仰慕他，认为他的才能和品德超出和覆盖了所有的人。蔡伯喈告诉卢子干和马日磾说：“我为天下的人撰写刻在碑石上的铭文很多，不是没有为之感到惭愧的时候，唯独为郭泰先生所作碑文的颂扬之词没有丝毫感到惭愧的地方。”

马融

郑玄在马融门下。融尝不解割裂书七事，而玄思其五，别令卢子干思其二。融告干曰：“孔子谓子贡，‘回也闻一知十，吾与汝弗如也。’今我与子，可谓是矣。”（出《世说》）

郑玄在马融门下作门客，马融不知道什么是“割裂书七事”。而郑玄研究知道了其中的五件事，又让卢子干想出了两件。马融对卢子干说：“孔子对子贡说，颜回听到一便知道十，我和你都不如啊！我和你也就是如此罢了。”

蔡邕

蔡邕评陈蕃、李膺先后，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易（明抄本“易”上有“犯上难摄下”五字）。仲

举三君之下（谢沈《汉记》曰：三君者，一时之所重，窦武、刘淑、陈蕃）；元礼八俊之上（“上”原作“重”，据明抄本、陈校本改。薛莹《汉书》曰：李膺、王畅、荀爽、朱宇、魏明、刘佑、杜楷、赵典为俊）。（出《世说》）

蔡邕评论陈蕃和李膺的排列顺序说：“陈蕃的优点是敢于冒犯皇帝，李膺的特点是严格要求下属。李膺应排在陈蕃等‘三君’的最下面，李膺则排在‘八俊’的上面。”

顾邵

顾邵尝独谓庞士元曰：“闻子孙人，吾与足下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与时沉机，吾不如子；论霸王之余策，览倚伏之要最，吾亦有一日之长。邵亦能为之乎？”（出《世说》）

顾邵曾经单独对庞士元说：“听说你能识别人的贤惠善恶，我和你谁胜过谁？”庞士元说：“培育教化社会风俗，顺应时代潮流，我不如你。要说称王称霸的计策，克敌致胜的

决窃，我也稍有所长，顾邵你也能做这些事吗？”

诸葛瑾兄弟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事一国。时以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出《世说》）

诸葛瑾和他的弟弟诸葛亮，以及堂弟诸葛诞，同时具有响亮的声名，各自为一个国家服务。人们评价说：蜀国得到诸葛亮，是得到了一条龙，吴国得到诸葛瑾是得到了一只虎，魏国得到诸葛诞，是得到了一只狗。

庞士元

庞士元至吴，吴人并友之。见陆绩、顾邵、全琮而为之目曰：“陆子所谓驽马有逸（“逸”字原阙，据世说补）足之

用，顾子所谓弩牛可以负重致远。或问，如目陆为胜邪？曰：“弩马虽精速，能致一人耳。弩牛一日百里，所致岂一人哉！”吴人无以难。全子好声名，似汝南樊（“樊”原作“楚”，据世说改）子昭。（出《世说》）

庞士元到了吴国，吴国的人都来拜会他。会见了陆绩、顾邵、全琮以后他评价说：“陆绩就像是马可以奔跑，有使用的价值，顾邵如牛能负重走得很远。问他陆绩和顾邵谁更强一些？庞士元说：“马跑得虽然迅速，但只能乘坐一人，牛一天只能行走百里，但是所拉载的岂止是一个人呢！”吴国人无法反驳他。庞士元又说：“全琮的声名很好，就像汝南的樊子昭一样。”

武陔

司马文王问武陔曰：“陈泰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出《世说》）

司马文王问武陟说：“陈泰同他的父亲司空相比较怎样？”武陟说：“渊博典雅，能以天下的声威和教化为己任这方面，不如他父亲，精明干练，处理事物，比他父亲强。”

裴頠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放，爱乔之有风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也。”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无检局，乐言为得。然并为后之双隼。（出《世说》）

冀州刺史杨淮有两个儿子，杨乔和杨髦，都是在很幼小的时候就具有一定的才干。杨淮和裴頠、乐广的关系很好，他叫两个儿子来拜见他俩。裴頠性格豪放，喜欢杨乔有风度气质。他对杨淮说：“杨乔将来能赶上你，杨髦稍差一点。”乐广性格高洁淳朴，喜爱杨髦的聪明检点。他对杨淮说：“杨乔能赶上你，但是杨髦更为出色。”杨淮笑着说：“我两个儿子的优点和缺点，就是裴頠和乐广的优点和缺点。”有人评论说：

“杨乔虽然风度韵致好，但是缺少约束检点，还是乐广的说法比较准确。然而两个孩子都很出色，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对杰出的人才。”

匈奴使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怀远国，使崔季圭代当之，自捉刀立床头。事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乃英雄也。”王闻之，驰杀此使。（出《商芸小说》）

魏武王将要会见匈奴的使者，但他认为自己的形象丑陋，不足以给边远的国家留下良好深刻的印象，便叫崔季圭来代替，自己在旁边持刀侍立。会见结束了，他派使者问匈奴的使者：“魏王怎么样？”使者说：“魏王的形象非常好，然而他身旁的助手才是个真正的英雄呢！”魏王听了，派人骑马追上这个使者，将他杀了。

桓温

晋殷浩既废，桓温语诸人曰：“少时与之共骑竹马，我弃去已，浩辄取之，故当出我下。”（出《世说新书》）

东晋的殷浩被废为平民，桓温对众人说：“小的时候我和他一同骑竹马玩耍，我抛弃的东西，殷浩总是拾起来，所以他赶不上我。”

谢鲲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出《世说新书》）

明帝问谢鲲：“你自己说说同庾亮相比较怎么样？”谢鲲回答说：“规规矩矩地上朝当官，作为百官的样板，我不如庾亮。要讲胸中的真才实学，我自己认为超过他。”

唐太宗

贞观五年。上谓长孙无忌等曰：“朕闻主贤则臣直。人固不自知，公宜论朕得失。”无忌曰：“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愆失。”上曰：“朕欲闻己过，公乃妄相谀悦。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足以自改。因曰，无忌善于筹算，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兵机政术，或恐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事朕三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更事，急缓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所长，持论恒据经远，自不负于理。刘洎性最坚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诺朋友，能自补阙，亦何以尚焉。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出《唐会要》）

贞观五年，皇帝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我听说皇帝英明，大臣才敢于直言。人难以正确评价自己，大家说一说我的优点和缺点。”长孙无忌说：“皇帝的战功和以礼乐教化统治国家的政绩，超过古今所有的帝王。发号施令，作出各项决策，都非常正确有效，我忙于执行，没有空闲的时间，实在没有看见皇帝有什么过失。”皇帝说：“我想要听自己的过错，你这是随便奉承讨好。今天要当面议论大家的优点和缺点，以便今后戒鉴。说的人不论对错都没有关系，听的人应该注意加以改正。”皇帝接着开始评价说：“长孙无忌善于精心谋划，反应迅速，对答如流，就是古人也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人。但是领兵打仗和治理国家恐怕不是他的长处。高士廉知识丰富，思维敏捷，遇到困难，也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做官不搞宗派，所缺少的是不能大胆提出意见。唐俭说话爽快，善解人意，愿意喝酒，敢于讲话，为我服务三年，却没有一句话是议论国家兴亡的大事的。杨师道性格纯朴善良，自然没有过错，然而性格实在怯懦，办不了什么大事，什么时候都不能指望他出力起作用。岑文的本性诚朴宽厚，写文章的长处是善于引经据典，道理论述得明白。刘洎的性格最坚贞，说话大多涉及到利益关系，但是其意图，如果是答应朋友的，他一定想办法办成，也不应该提倡。马周处理事物敏捷，性格很忠诚正直。至于识别评价人物的本领，直爽地说，我比你们都强。褚遂良学问稍好一点，性格也很坚强正直，非常亲近依附于

我，就像飞鸟如果靠近人，自然应该爱护。”

李绩

武德初，李绩得黎阳仓，就食者数十万人。魏征、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客游其所，一见于众人之中，即加礼敬。平武牢获郑州长史戴胄，释放推荐之。当时认为有知人之鉴。（出《唐会要》）

又贞观元年，绩为并州都督。时侍中张文瓘为参军事。绩曾叹曰：“张稚圭后来管萧，吾不如也。”待以殊礼。时有二僚，亦被礼接。绩将入朝，一人赠以佩刀，一人赠以玉带，文瓘独无所及。因送行二十余里。绩曰：“谚云，千里相送，归于一别。稚圭何以行之远也？可以还矣。”文瓘曰：“均承尊奖，彼皆受赐而返，鄙独见遗，以此于悒。”绩曰：“吾子无苦，老夫有说。某迟疑少决，故赠之以刀，戒令果断也；某放达小拘，故赠之以带，戒令检约也，吾子宏才特达，无施不可，焉用赠焉？”因极推引。后文瓘累迁至侍中。（出《广人物志》）

唐朝武德初年，李绩得到黎阳粮仓，前来吃饭并领取粮

食的多达数十万人。魏征、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都来游玩作客，李绩在众人之中见了，便向他们招呼致意。他清理整顿武王的监狱时，发现了被关押的郑州长史戴胄，李绩立即将戴胄释放并向朝廷推荐，当时人们都认为李绩有识别人才的能力。

还有在贞观元年，李绩担任并州都督，侍中张文瓘当时是参军事。李绩感叹地说：“张文瓘将来的前程，我不如他。”对待张文瓘特别重用。当时还有两个下属官员，李绩对他们也很器重。李绩将要调入中央，临行的时候他分别赠送那两个下属官员一柄佩刀和一条玉带，唯独没有送给张文瓘任何东西。张文瓘送了他二十多里地。李绩说：“民谚讲：千里相送，终有一别，你为什么送得这样远呢？可以回去了。”张文瓘说：“大家都受到你的表扬，他们都得到你的赏赐而回去了，唯独没有奖励给我任何东西，所以心中不安。”李绩说：“你不要不高兴，听我对你说，他们俩人，一个处理事物优柔寡断，所以赠给他快刀，提示他处事要果断。一个放荡不羁，所以赠给带子，警戒他要注意检点和约束，你的才能宏博通达，没有什么事情处理得不好，还需要赠送什么？”李绩对张文瓘极力推荐引进，之后张文瓘不断升官直至侍中。

薛收

唐薛收与从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收与元敬俱为文学馆学士，时房杜等处心腹之寄，深相友托。元敬畏于权势，竟不狎。如晦常云：“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出《谭宾录》）

唐朝的薛收与堂兄的儿子元敬和同族兄弟的儿子德音有同样响亮的声名，被人们称为“河东三凤”。薛收和元敬都是文学馆的学士，房玄龄和杜如晦等都想拉拢他们作为心腹，互相托人前来游悦，元敬害怕他们的权势，对谁也不敢表示过份的亲近，杜如晦常曾说过：“小记室这样的官员，不可以因为得到谁的恩惠就对谁亲近，得不到谁的恩惠就对谁疏远。”

王圭

贞观六年，上宴侍臣。谓王圭曰：“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房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与诸子孰贤。”圭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彦博；剴繁理剧，众務必举，臣不如戴胄；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能，谓之确论。（出《唐会要》）

唐朝贞观六年，皇帝设宴招待文武百官。他对王圭说：“你善于识别鉴定人才的优点和缺点，尤其擅长发表议论，从房玄龄开始，你逐个评价一下。再说一说你自己同他们相比较怎么样？”王圭回答说：“勤勤恳恳地为国家服务，能做到的就不遗余力地去做，我不如房玄龄。文武兼备，出朝能当将军，入朝可以作宰相，我不如李靖。陈述奏报得详细明白，将皇帝的命令向下宣告，将下面的意见向皇帝报告，我不如彦博。处理复杂繁琐的事物，我不如戴胄。直言规劝，及时

指出皇帝的失误，我不如魏征。至于揭发批评丑恶行为。提倡表扬善良正义的事物，我同各位比较也稍胜一筹。”太宗皇帝非常赞同他的议论。大臣们也认为他说出了自己的长处，是正确的评价。

王师旦

贞观十九年，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考张昌龄、王公瑾策下。太宗叹曰：“二人咸有词华。”对曰：“体性轻薄，文绝浮艳，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如其言也。（出《谭宾录》）

唐朝贞观十九年，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主持考核推荐举子，考核完张昌龄和王公瑾的政事、经义和文章以后，太宗皇帝感叹着说：“两个人的对答和文章都很有文采。”王师旦说：“体态性格轻浮浅薄，语言文章词藻华丽，必然不会成为优秀的人才。我不向上推荐，恐会改变皇帝文章教化的风气。”皇帝认为他说得正确，后来的情况果然和王师旦所说的一样。

杨素

封德彝之少也，仆射杨素见而奇之，遂妻以侄女。常抚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后讨辽东，封公船没，众皆谓死。杨素曰：“封郎当得仆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没于大海中，力尽欲放之，忽忆杨公之言，复勉力持之，胸前为板所摩击，肉破至骨。众接救得之。后果官至仆射。（出《定命录》）

封德彝少年的时候，仆射杨素见了非常惊奇，于是将侄女嫁给他。杨素经常拍着自己的座椅说：“封德彝将来必然坐上这个座位。”后来征讨辽东，封德彝所乘坐的船沉没了，众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杨素说：“封德彝将来要当仆射，这次一定没死。”派人去寻找。封德彝抱着一块木板，落在大海中，力气用尽了想要放弃木板，忽然想起了杨素说过的话，于是又用力勉强坚持着。胸前被木板撞击摩擦得皮肉破烂，已经见到了骨头，众人去接应将他救了上来，后来果然当上了仆射。

王义方

员半千本名余庆，师事王义方。义方重之。尝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因改名半千。（出《谭宾录》）

员半千原名叫员余庆，在王义方手下做事，王义方很器重他，曾经说过：“五百年出一名德才兼备的贤士，你当之无愧。”于是改名为半千。

选将

李绩每临阵选将，必相有福祿者而后遣之。人问其故。对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君子以为知言。（出《谭宾录》）

李绩每当临打仗之前选择上阵或出征的将官，必然挑选面相有福的人然后再派遣出去。人们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命薄的人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和声名。”有学识的人认为这是一句有见识的话。

英公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彼州发卒郊迎，敬业尽放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处分他事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吏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觐望，及见舡中无所有，乃更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云：“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首，责以不早降，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家者，必此儿也。”（出《国史异纂》）

唐高宗的时候，南方的少数民族聚众为寇，多次派兵讨伐不能成功，于是朝廷派徐敬业去做刺史，并叫州府来兵马到城外接应。徐敬业传去命令叫士兵们回去，自己单人匹马

来到州府。贼兵听说新刺史到了，全都严阵以待。徐敬业一句也不问敌兵的情况，处理完其他事情以后才说：“贼兵在什么地方？”回答说在南岸。徐敬业便叫一两名参谋人员陪同前往，观看的人没有不惊奇害怕的。贼兵一开始准备队伍观望等待，等待看清徐敬业的船上没有兵马时，便关上营门隐藏起来。徐敬业直接闯入敌人营内，告诉贼兵说：“国家知道你们是被贪官污吏所逼迫的，没有其它的罪恶。全都可以回去种田，不回去的按做贼人来处理。”然后又把敌兵的首领找来，责备他们为什么不早早投降，打了每人几十军棍，又放了回去。营寨内一片肃静，敌人都被他的威风 and 胆量震慑住了。徐敬业的爷爷英公知道了，称赞他的胆略说：“我也办不了这件事，然而破坏损伤家族声誉的，必定是这个孙儿。”

刘奇

唐证圣中，刘奇为侍郎，注张文成、司马锽为御史。二人因申屠珣以谢。奇正色曰：“举贤无私，何见谢？”（出《谭宾录》）

唐朝的证圣中年，刘奇担任侍郎，推荐张文成和司马锽

为御史。两个人委托申屠锡去表示感谢，刘奇严肃地说：“推荐有才能的人没有私心，有什么可谢的！”

张鷟（自号浮休子）

唐娄师德，荥阳人也，为纳言。客问浮休子曰：“娄纳言何如？”答曰：“纳言直而温，宽而栗，外愚而内敏，表晦而里明，万顷之波，浑而不浊，百练之质，磨而不磷，可谓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杰为纳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览经史，薄闲文笔，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剪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晚途钱癖，和峤之徒与？”客曰：“凤阁侍郎李昭德，可谓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气高而智薄，假权制物，扼险凌人，刚愎有余，而恭宽不足。非谋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问洛阳令来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险德薄。巧辩似智。巧谀似忠，倾覆邦家，诬陷良善，其汪充之徒欤？蜂蚕害人，终为人所害。”无何，为太仆卿，戮于西市。又问武三思可谓名王哉？答曰：“三思凭藉国亲，位超袞职，貌象恭敬，心极残忍，外示公直，内结阴谋，弄王法以复仇，假朝权而害物，晚封为德静王，乃鼎贼也，不可以寿终。”竟为节愍太子所杀。又问中书令魏元

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双阙，名实两空，外示贞刚，内怀趋附，面折张食其之党，勇若熊罴；谄事武士开之俦，怯如弩犬。首鼠之士，进退两端。虺蜥之夫，曾无一志。乱朝败政。莫匪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终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长流思州，忧恚而卒。又问中书令李峤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章，憎文才笔；性好贪浊，憎人受贿。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鲜，禁人食肉，性爱绮罗，断人衣锦；性好淫纵，憎人畜声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问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胆，刚而能断。处陵夷之运，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荡之朝，不逊辞以苟免，来俊臣罗织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锻炼者，有功宽之，蹊虎尾而不惊，触龙鳞而不惧。凤跼鸱梟之内，直以全身；豹变豺狼之间，忠以远害。若值清平之代，则张释之、于定国岂同年而语哉？”又问司农卿赵履温何如？答曰：“履温心不涉学，眼不识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谋大，赅赅狗盗，突忽猪贪，晨羊诱外，不觉其死，夜蛾覆烛，不觉其毙，头寄于颈，其能久乎？”后从事韦氏为逆，夷其三族。又问郑愔为选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浅学浮词，轻才薄德，狐蹲贵介，雉伏权门，前托俊臣，后附张易，折支德静之室，舐痔安乐之庭，鸛鵒栖于苇苕，魴鱉游于沸鼎；既无雅量，终是凡材。以此求荣。得死为幸。”后果谋反伏诛。（出《朝野僉载》）

唐朝的娄师德是茌平人，官职为纳言。门客问浮休子：“娄纳言这个人怎么样？”浮休子说：“娄纳言性格直爽又温和，宽厚又严肃，外表愚笨而内心聪慧，表面糊涂而心里明白，就像万顷波涛，深不见底但不污浊，有如百练生丝，不易磨损，可称得上是正人君子了。”门客又说：“如果狄仁杰当纳言怎么样？”浮休子说：“粗略地懂得经典历史，简单地会写一点文章，敢于直接给皇帝提出规劝和意见，有古人的风格。主张拆除滥设的祠庙，有坚强的品德，心里光明正大，近墨不黑。有胆略有气魄，处理事物英明果断。晚年喜爱钱财成癖，成为同晋朝的和峤一样有才能、有作为，而又贪婪吝啬的人。”门客问：“凤阁侍郎李昭德，可以称得上名相吗？”浮休子回答说：“李德昭志向大而才能小，气派大而智慧浅，凭借权力控制形势，扼制关键来压人。刚愎自用有余，谦虚宽厚不足，不是处事的正路，将来必然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又问：“洛阳令来俊臣，相貌俊美，气派雍容，是个赤胆忠心的忠臣吗？”回答说：“来俊臣表面善良，喜欢冒险而缺少道德，巧言辩解似乎是有智慧，巧言奉承似乎是有忠心，破坏颠覆国家，诬蔑陷害忠良，是一个像汪充一样狠毒的人，他像蜜蜂和蝎子一样毒害人，最后必被人所害。”后来来俊臣当了太仆卿，被杀死在西市。又问：“武三思可以称为名王吗？”回答说：“武三思凭借他是皇亲国戚，职位竟超过了三公，表面谦和恭敬，内心极为残忍，外表公正耿直，内心隐藏阴谋，利用法律报私仇，凭借王权而害人，后来被封为德靖王，是个想篡夺皇位的奸贼，不会得好死。”后来果然被节愍太子所杀死。又问：“中书令魏元忠，耿耿忠心，处事正直，称得上是

当代的名臣了吧？”回答说：“魏元忠文武才能都缺乏，声名和实际都没有。外表忠贞刚强，内心趋炎附势，当面折辱张食其的奸党，勇敢得像熊罴，谄媚奉迎武士开之流，胆小得像一条狗，又像老鼠一样迟疑不定，像毒蛇和蜥蜴一样肆毒害人，扰乱朝廷，败坏政治的就是这个人。他追随武三思，排斥李姓五王家族。以我的推测，他最终不会有好结果。”果然他获罪被长期流放到思州，忧，憎恨别人升官，他喜欢写文章，憎恨别人文章写得好；他贪财，憎恨别人得到财物。就像古时候有个女王，喜欢美食，禁止别人吃肉；喜欢打扮，不要别人穿好衣服；喜欢放纵淫欲，憎恨别人欣赏音乐美色。这女王和李峤是一类人物。”又问：“司刑卿徐有功怎么样？”回答说：“是个正直的有功之臣，明智而有胆略，刚强并且能决断。即使是处在衰落和不顺利的时候，也不偷机取巧，奉承上司以求得好处，处在政局变动，社会动乱的时期，也不会丧失立场以求得保全自己。来俊臣罗织罪名，因为他有功而没有攻击他，袁智弘陷害忠良，因为他功高而没有敢涉及他。他踩着老虎尾巴而不惊惧，碰到龙的鳞片也不害怕，如同凤凰峙立在乌鸦群中，因为正大光明而免受其害，犬如豹子混杂的豺狼之中，因为忠诚而使敌人躲避。如果是赶上太平年代，那么张释之和于定国能够相提并论吗？”又问：“司农卿赵履温怎么样？”回答说：“赵履温没有才能，眼睛不识文字，外貌谦恭而本性狠毒，智慧少而阴谋大，边走边停像猪狗一样胆小而又贪婪。就像早晨的羊被诱骗出栏，不知道将要被宰杀，又像夜蛾扑向灯烛，不知道将要被烧死，脑袋寄存在脖子上，时间会长吗？”后来赵履温追随韦后叛乱，被诛杀三

族。又问：“郑愔作选部侍郎怎样？”回答说：“郑愔是个猖狂狡猾的小人，缺少才能和道德，像狐狸一样蹲在贵族身旁，像野鸡一样拜伏在当权者的门下，前面奉承来俊臣，背后投靠张易，卑躬屈膝在武三思的身下，谄媚屈伏在安乐公主家中。就像鸛鷀，栖息在芦苇丛中，又像魛鱈游在开水锅里。没有不凡的气度，终究是个平常的小人，靠这点本钱和本事钻营，只能求得一死。”后来果然因为谋反而被诛杀。

李峤

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见参谋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记名。项有刀痕。问之。对曰：“某昔为番官，曾事特进李峤。峤奖某聪明，每有诗什，皆令收掌。常熟视谓之曰：“汝甚聪明，然命薄。少官禄，年至六十已上，方有两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过否。尔后轆轳，不得觅身名。胡至三十，忽遇孙（“孙”原作“张”，据本书卷一六三孙佺条改）佺北征，便随入军。军败，贼刃颈不断。于积尸中卧，经一宿，乃得活。自此已后，每忆李公之言，更不敢觅官。于寺中洒扫，展转至六十。因至盐州，于刺史郭某家为客。有日者见之，谓刺史曰：“此人有官禄，今合举荐，前十月当得官。刺史曰：“此边远下州，某无公望，岂敢辄荐举人？”俄属有恩赦，今

天下刺史各举一人。某年五月，郭举此人有兵谋。至十月，策问及第，得东宫卫佐官，仍参谋范阳军事。（出《定命录》）

御史裴周因公事来到幽州，会见了一个参谋姓胡，他自己说是易州人，记不住名字了。胡参谋的脖子上有刀疤，裴周问他是怎么回事。胡参谋说：“我当年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曾经在特进李峤手下做事。李峤夸奖我聪明，每当有诗作都叫我整理保存。他经常看着我说，你很聪明，然而命薄，缺少官禄。一直到六十岁以后，才能当两任官。三十岁的时候，有一场很大的灾难，不知道能不能躲过去。以后坎坷不得志，不要勉强去谋求功名。”胡参谋到了三十岁那年，孙佺北征，他参军一同北征。北征军战败，他被贼兵一刀砍在脖子上，但脖颈没断。他躺在尸体当中，过了一夜，活了过来。从此以后，他牢记李峤的话，再也不敢谋求官职，在庙里洒水扫地。岁月流逝一直到了六十岁，他来到盐州，在郭刺史家作门客。有个算命的见了，对刺史说：“此人有官运，今年应该推荐他，十月份以前能当官。”刺史说：“这里是边远不被重视的州，我也没有升官的希望，还敢推荐举人？”不久皇帝发下公文，叫全国的刺史每人荐举一人。郭刺史五月份推荐他，说他有行军打仗的谋略。到十月份，他参加政事和经文的考试被录取，初任命为东宫卫佐官，仍然参与参谋范阳的军事。

郑杲

唐圣历中，侍郎郑杲注韩思复太常博士，元希声京兆府士曹参军，尝谓人曰：“今年当选，得韩元二子，是吏部不负朝廷矣。”（出《谭宾录》）

唐朝圣历中年，侍郎郑杲推荐思复为太常博士，元希声为京兆府士曹参军。他对别人说：“今年选拔官吏，得到韩、元两个人，是吏部没有辜负朝廷的表现。”

卢从愿

唐景云中，卢从愿为侍郎。杜暹自婺（“婺”原作“虢”，据本书一八六杜暹条改）州参军注郑县尉，后为户部尚书。卢自益州长史入朝，杜立于上。乃曰：“选人定如何？”

卢曰：“亦由仆藻鉴，遂使明公展千里之足。”（出《谭宾录》）

唐朝景云中年，卢从愿担任侍郎，考核推荐杜暹从婺州参军改任郑县尉，后来又改任户部尚书。卢从愿自益州长史调入中央，现在杜暹的官职超过了他。杜暹问卢从愿：“选拔官员如何确定？”卢从愿说：“由我来品评鉴别，所以使你得以迈开千里马的步伐。”

裴宽

尚书裴宽罢郡西归，沂流停午，因维舟暂驻。见一人坐树下，衣服故弊，因命与语，大奇之，遂为知心，曰：“以君才识，必自富贵，何贫也？”举一船钱帛奴婢贶之，客亦不让所惠。语讫上船，偃蹇者鞭扑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张徐州（“州”下原有“人”字，据幽闲鼓吹删）也。（出《幽闲鼓吹》）

尚书裴宽从郡西辞职归来，逆着河水行驶到中午，停下来休息。他看见一个人坐在树下，衣服很破旧。他走过去与

这个人说话，心中非常惊奇，于是和这个人交了知心朋友，对这个人说：“以你的才学，必然得到富贵，为什么仍然很贫穷呢？”然后将一条船上的钱财和奴婢都赠送给了这个人，这个人也不推辞。说完话裴宽上船，脚步慢慢的，那人就鞭打他。裴宽更加惊奇，这个人就是张徐州。

韦诜

润州刺史韦诜，自以族望清华，尝求子婿，虽门地贵盛，声名籍甚者，诜悉以为不可。遇岁除日，闲无事，妻孥登城眺览，见数人方于园圃有所瘞。诜异之，召吏指其所，使访求焉。吏还白曰：“所见乃参军裴宽所居也，令与宽俱来。”诜诘其由，宽曰：“某常自戒，义不以苞苴污其家。今日有人遗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于家童瘞于后园，以全其所守。不谓太守见之。”诜因降阶曰：“某有息女，愿授君子。”裴拜谢而去，归谓其妻曰：“尝求佳婿，今果得之。”妻问其谁，即向之城上所见瘞物者。明日复召来，韦氏举家视其帘下。宽衣碧衫，踈瘦而长（旧制。八品已下衣碧）。入门，其家大噓，呼为鹤鹄。诜妻涕泣于帷下。既退，诜谓其妻曰：“爱其女，当令作贤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诜竟以女妻之，而韦氏与宽偕老。其福寿贵盛，亲族莫有比焉。

故开元天宝，推名家旧望，以宽为称首。（出《明皇杂录》）

润州刺史韦诜，自己认为是有声名的世家豪族，他挑选女婿，虽然有一些门第显要的人，可是韦诜都认为不行。等到过年这一天，闲着没事，他和妻子儿女登上城楼观赏眺望风景。忽然看见远处有几个人在一个园圃里掩埋什么东西。韦诜觉得很奇怪，便叫来一个差人，指着那个地方，叫他去看一看。差人回来说：“看到的地方是参军裴宽的住宅。”韦诜叫他把裴宽找来，问裴宽在干什么。裴宽说：“我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接受贿赂而败坏家风。今天有人送来一只鹿，放下以后就走了。我不能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和仆人将它埋在后面的园圃里，以便坚持自己的原则，没想到让刺史看到了。”韦诜放下架子对裴宽说：“我有个亲生女儿，想要许配给你。”裴宽拜谢后走了。韦诜回去对妻子说：“总想挑选一个好女婿，今天果然找到了。”妻子问他是谁，他告诉妻子就是今天在城上看到埋东西的那个人。第二天又把裴宽找来，全家人在门帘后面观看，见裴宽穿着八品以下官员的服饰，又瘦又高，进了门以后，全家人一齐大笑，称裴宽是鹤鹄。韦诜的妻子在帷幕后面哭了。裴宽走了以后，韦诜对妻子说：“爱护女儿，就应该让他作德才兼备的大官的妻子，难道要找一个漂亮的奴才吗？”韦诜将女儿嫁给了裴宽。而他的女儿韦氏果然和裴宽白头偕老，福寿尊贵，亲戚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所以开元天宝年间，推选名家望族，裴宽被排在第一位。

裴谈

苏颋年五岁，裴谈过其父。颋方在，乃试诵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柳，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谈骇叹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出《广人物志》）

苏颋五岁时，裴谈来拜访他的父亲。正好苏颋在旁边，便叫他试着背诵庾信的《枯树赋》。快要背到文章的末尾了，苏颋为了尊重裴谈，避开谈字，将“谈”字念成个“任”字。朗诵到“昔年移柳，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裴谈惊叹很久，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七十 知人二

姚元崇	卢齐卿	薛季昶	元怀景
张九龄	王丘	杨穆弟兄	李丹
郑綰	苗夫人	杜鸿渐	杜佑
梁肃	吕温	顾和	刘禹锡
韩愈	顾况	于邵	李德裕
韦岫	知人僧	蔡荆	亚子

姚元崇

姚元崇与张说同为宰辅，颇怀疑阻，屡以事相侵，张衔之颇切。姚既病，诫诸子曰：“张丞相与吾不叶，罅隙甚深。然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后，以吾尝同僚，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

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自此，吾属无所虞。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砬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必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讫。”姚既歿，张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不数日文成，叙述该详，时为极笔。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后数日，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加删改。姚氏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出《明皇杂录》）

姚元崇和张说同时为皇帝的辅政大臣，他们之间的矛盾很深，多次互相伤害，张说尤其讨厌姚元崇，姚元崇病重，告诫几个儿子说：“张丞相与我而不和，矛盾很深，然而这个人生生活浑霍浪费，尤其喜欢服用和玩赏的东西，我死以后，他以同事的身份，必然前来吊唁，你们多拿一些我平生喜欢的东西，如饰有珍宝的带子和各种宝器，陈列到帐前。如果他不看这些东西，你们要迅速安排家里的事情，全家人都会遭到他的迫害，如果他注意这些东西，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将他喜欢的东西送给他，然后请他撰写我墓碑的碑文。得到他写的碑文以后，立即就上报给皇帝，并先将石料准备好备用，尽快镌刻，并告诉张说已经经过皇帝同意。”姚元崇死后，张说果然来了，他非常注意姚元崇的三四件宝器，姚元崇的儿子完全按父亲嘱咐的做了。几天以后张说送来了写好的碑文，叙

述姚元崇的生平，很详细，文章写得非常好，大致的意思是称赞姚元崇像撑天的八根柱子之一，应该列在高超明智的贤人行列中，虽然岁月流逝一切成为过去，但他的教化政绩功劳永存。几天以后，张说果然又派使者来索要碑文，说是词句没有考虑周密，想要拿回去修改。姚元崇的儿子引导使者去观看已经刻制完成的石碑，并告诉已经上报给了皇帝，使者回去向张说作了报告。张说悔恨地拍着胸说：“死了的姚元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我今天才知道自己的才能同姚元崇相比，还差得远呢！”

卢齐卿

卢齐卿开元初为幽州刺史。时张守圭为果毅，齐卿特相礼接。谓曰：“十年内知节度。”果如其言。（出《谭宾录》）

卢齐卿开元初年为幽州刺史，张守圭来担任果毅将军。卢齐卿特意去迎接他，并对他说：“你十年之内升任节度使。”果然同他说的一样。

薛季昶

左相陈希烈初进士及第，曾与人制碑文。其人则天时破家，因搜家资，见其文，以为与反者通，所由便以枷杖送陈于府，见河南尹薛季昶，陈神色无惧，自辩其事百余言。薛尹观而奇之，便引上厅。谓之曰：“公当位极台铉，老夫当以子孙见托耳。”后陈位果至丞相。（出《定命录》）

左丞相陈希烈当初刚刚被录取为进士时，曾经给别人撰写了一篇碑文。这个人在武则天时候获罪被抄家，发现了那篇碑文的手稿，以为他与造反的人是同党。办案人员便将陈希烈抓到衙门来见河南尹薛季昶。陈希烈丝毫也没有害怕的神色，自己为自己辩护讲了一百多句话。薛季昶见了非常惊奇，便将他请上厅来，对他说：“你将来能当丞相，我要把子孙托付给你。”后来陈希烈果然当上了丞相。

元怀景

燕公说之少也，元怀景知其必贵，嫁女与之。后张至宰相，其男女数人婚姻荣盛，男尚公主，女为三品夫人。（出《定命录》）

燕公张九龄年少时，元怀景知道他将来必然位高显贵，把女儿嫁给了他，后来张九龄做了宰相，几个儿女的婚姻都很荣耀，男儿作公主的女婿，女儿为三品夫人。

张九龄

开元二十一年，安禄山自范阳入奏。张九龄谓同列曰：“乱幽州者，是胡也。”其后从张守圭失利，九龄判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犹戮宫嫔。守圭军令若行，禄

山不宜免死。请斩之。”玄宗惜其勇，令白衣效命。九龄执谏请诛之。玄宗曰：“岂以王夷甫识不勒也。”后至蜀，追恨不从九龄言，命使酹于墓。（出《感定录》）

唐朝开元二十一年，安禄山从范阳来京城朝见皇帝，张九龄对别的官员说：“扰乱幽州的人，就是这个北方的胡人。”后来在张守圭手下打了败仗，张九龄在送给皇帝的公文上写到：“司马穰苴带兵出征，必然诛杀庄贾，孙武发布命令，也要杀戮宫中的嫔妃。若要使张守圭的军令严明，安禄山的死罪不能免，请杀了安禄山。”玄宗皇帝爱惜安禄山作战勇猛，命令免去安禄山的官职，继续留用。张九龄坚持请求杀了安禄山，玄宗皇帝说：“怎么能以王夷甫识别石勒的例子来看待这件事？”后来玄宗皇帝逃到蜀郡，后悔没有听从张九龄的话，派人到张九龄的墓前祭奠他。

王丘

开元八年，侍郎王丘拔山阴县尉孙逖，进士王冷然，数年皆掌纶诰。侍郎崔琳收残选人裴敦复、于特卿、卢恺等十数人，皆入台省。众以为知人。（出《谭宾录》）

唐朝开元八年，侍郎王丘选拔推荐了山阴县尉孙逖和进士王冷然。没过几年，他俩担任了为皇帝起草文件的重要职务。侍郎崔琳选拔推荐了裴敦复、于特卿、卢恺等十多个人，全都进入中央机关。众人都认为他们两人有识别人才的能力。

杨穆弟兄

贞元中，杨氏、穆氏弟兄，人物气概，不相上下。或云：“杨氏弟兄。宾客皆同；穆氏弟兄，宾客皆殊。以此优劣。穆氏弟兄四人，赞、质、员、赏。时人谓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仁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出《国史补》）

唐朝贞元中年，杨家弟兄和穆家弟兄的人物气质都差不多。有人说：“杨家兄弟个个相同，穆家弟兄，每个人都不一样。”按照优劣的顺序是：穆赞、穆质、穆员、穆赏。人们说：“穆赞脱俗而又有风度，可以比作奶酪；穆质貌美并且仁义，可以比作酥油；穆员可以比作美酒；穆赏可以比作乳腐。”

李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萧复处士寄家楚州白田。闻丹之义，来谒之。且无佣保，棹小舟，唯领一卯岁女僮。时方寒，衣复单弊，女僮尤甚。坐于客次，女僮门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处士。”复即芒屨而入，丹揖之坐，略话平素。复忽悟足礼之阙，矍然。乃启（“启”原作“起”，据陈校本改）丹曰：“某为饥冻所迫，高堂慈母处分，令入关投亲知。无奴仆，有一小女僮，便令将随参谒。朝至此，僮駭恐惧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踈脱，唯惶悚而已。”丹曰：“靴与履，皆一时之礼。古者解袜登席，即徒跣以为礼。靴，胡服也，始自赵武灵王，又有何典据？此不足介君子怀，但请述所求意。”遂留从容，复颐旨趋。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领重事。”于是遣使于白田，馈遗复母甚厚。又饯复以匹马束帛，复后竟为相。（出《乾膺子》）

郎中李丹调到濠州当刺史，有个叫萧复的读书人将家迁到楚州开荒种田，他听说李丹非常仁义，便前去拜见李丹。他没有雇工，自己划着一条小船，带着一个未成年的女仆。天

气寒冷，衣服单薄，女仆在客厅里等候感到非常寒冷，便到门外去找火烤手，将萧复的靴子也带了出去。接待客人的官员忽然说：“郎中怠慢先生了。”然后请他进去。萧复只好穿着草鞋走了进去，李丹与萧复相互行礼以后坐下谈话。萧复忽然想起自己光着脚有失礼节，非常惊慌尴尬，便对李丹说：“我为饥饿寒冷所逼迫，在母亲的吩咐下，入关投靠亲友。我没有奴仆，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僮。”说着便叫人让女僮来参拜李丹，没想到女僮害怕官府，竟然自己跑了。萧复的靴子也不小心让女僮带走了，萧复显得非常狼狈。李丹说：“穿靴子还是穿鞋，都只是一种礼节。古时候脱了袜子坐在席子上，以光脚作为一种讲礼貌的表示。靴子是西北少数民族的服饰，据说是从赵武灵王的时代，人们才开始穿靴子，其实又有什么根据？这一点你不必介意，请你只管说出你来的意思。”并让萧复安心，遂留他住下来休息。李丹还对萧复说：“你有做宰相的才能，将来必然担任重要的官职。”然后派人到萧复的家里，给萧复的母亲送去很多礼物，又为萧复设宴饯行，送给他马匹和布匹。后来萧复果然当了宰相。

郑綱

刘瞻之先，寒士也。十许岁，在郑綱左右主笔砚。十八

九，綱为御史，巡荆部商山，歇马亭，俯瞰山水。时雨霁，岩峦奇秀，泉石甚佳。綱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胜概，不能吟咏，必晚何妨？”却返于亭，欲题诗。顾见一绝，染翰尚湿。綱大讶其佳绝。时南北无行人。左右曰：“但向来刘景在后行二三里。”公戏之曰：“莫是尔否？”景拜曰：“实见侍御吟赏起予，辄有寓题。”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回京阙，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刘景他日有奇才，文学必超异。自此可令与汝共处于学院，寝饌一切，无异尔辈。吾亦不复指使。”至三数年，所成文章，皆辞理优壮。凡再举成名，公召辟法寺学省清级。乃生瞻，及第作相。（出《芝田录》）

刘瞻的父亲，当初是个贫穷的读书人。十岁的时候，他就在郑綱的身旁，管理笔墨砚台等书房用具。十八九岁的时候，郑綱当上了御史，前往荆部商山巡视，中途在亭子里休息。当时正是雨过天晴，俯瞰山水，山色非常秀美，泉水分外好看。郑綱坐了很久，起来走了五六里地说：“如此美景，却没有作诗。就是观赏到天黑又有什么关系！”于是又返回亭子，想要往亭子上题一首诗。他忽然发现亭子上已经题了一首绝句，墨迹还没有干。郑綱惊奇这首诗作得非常好，而当时南北方向又都没有行人。随行的人对郑綱说：“刚才只有刘景走在后面，落后了二三里。”郑綱同刘景开玩笑说：“莫非是你题的吗？”刘景行了礼说：“实在是因为看见侍御您欣赏风景作诗所引起的，所以特意作了这首拙诗题在上面。”说完自我检讨又行了一个礼，郑綱赞叹很久才离开。这次巡视回

到了京城，郑綯对自己的后辈郑涵、郑瀚等人说：“刘景将来是个出奇的人才，文学上必然有超人的成就，从今以后让他和你们共同上学院读书，住宿吃饭的标准和你们一样。我也再不把他当作仆人指使。”三年以后，刘景所做的文章词汇十分出色，经过科举考试被录取，郑綯推荐他当上了辟法寺学省清级。刘景所生的儿子就是刘瞻，长大了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成名，最后当了宰相。

苗夫人

张延赏累代台铉。母宴宾客，选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晋卿之女也。夫人有鉴，甚别英锐，特选韦皋秀才曰：“此人之贵，无以比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岁，以韦郎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张公稍悔之，至不齿礼。一门婢仆，渐见轻怠。唯苗氏待之常厚。其于众，多视之（明抄本“其于众多视之”作“其余贱视”），悒快而不能制遏也。张氏垂泣而言曰：“韦郎七尺之躯，学兼文武，岂有沉滞儿家，为尊卑见诮。良时胜境，何忍虚掷乎？”韦乃告（“告”原作“武”，据明抄本改）辞东游。妻罄妆奁赠送。延赏喜其往也，赈（“赈”原作“尽”，据明抄本改）以七驮物。每之一驿，则附递一驮而还。行经七驿，所送之物，尽归之矣。其所有

者，清河氏所赠收奩及布囊书策而已。延赏莫之测也。后权陇右军事，会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独居其上。圣驾旋复之日，自金吾持节西川，以代延赏。乃改易姓名，以书作韩，以皋作翱，莫敢言之也。至天回驿，去府城三十里（上皇旋驾。因以为名），有人特报延赏曰：“替相公者，金吾韦皋将军，非韩翱也。”苗夫人曰：“若是韦皋，必韦郎也。”延赏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韦生应已委弃沟壑，岂能乘吾位乎？”妇女之言，不足云尔（初，有巫咎姬者，每述祸崇，其言多中。常云：相公当直之神渐减，韦郎拥从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复再召）。苗夫人又曰：“韦郎比虽贫贱，气凌霄汉。每以相公所谈，未尝一言屈媚，因而见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来早入州，方知不误。延赏忧惕，莫敢瞻视，曰：“吾不识人。”西门而出，凡是旧时婢仆，曾无礼者，悉遭韦公棒杀。投于蜀江。独苗氏夫人无愧于韦郎。贤哉乎！贤哉乎！韦公侍奉外姑，过于布素之时。海内贵门，不敢忽于贫贱之婿。所以郭圆诗曰：“宣父从周又适秦，昔贤谁少出风尘。当时甚讶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出《云溪友议》）

张延赏家几辈都是做大官的，他经常举行宴会招待客人，想要从客人中挑选一个女婿，可是没有他满意的。他的妻子苗氏是太宰苗晋卿的女儿，她有识别人才的能力，挑选了秀才韦皋。她说：“韦皋将来的尊贵，无人能比。”于是将女儿嫁给了韦皋。过二三年，因为韦皋性格清高，不拘小节，张延赏有点后悔，以至于对韦皋非常无礼，家中的奴婢们也逐

渐瞧不起他。只有苗夫人对他一直很好，其他人对他都不好，他心中的愁闷和气愤不能控制。妻子张氏哭着说：“韦皋是个七尺男儿，又文武全才，怎么能长期呆在我们家中，让家里人和奴婢瞧不起。大好年华，怎么能够虚度？”韦皋向张延赏家里的人告辞，独自准备东游，妻子张氏将自己的嫁妆首饰全都送给了他。张延赏对于他的出走很是高兴，送给他用七匹马所驮的物品。每到一个驿站，他就叫一匹马驮着物品返回家中，经过七个驿站，所送的物品，又全回到家中，韦氏所带的东西，只剩下妻子所送的首饰和一个口袋以及一些书籍。这些是张延赏所不知道的。后来韦皋代理陇右军事，同德宗皇帝巡视奉天。西面的功劳，以他立的最大。皇帝回到京城以后，皋以金吾将军的身份去镇守西川，以接替张延赏。这时韦皋改了姓名，将韦改作韩，皋改作翱，没有人敢叫他原来的姓名。他到了天回驿站，距离西川府城还有三十里。有人特意报告张延赏说：“替换你的，是金吾将军韦皋，而不是韩翱。”苗夫人说：“如果是韦皋，必然是女婿韦郎。”张延赏笑着说：“天下同名同姓的人何其多，那个韦皋早已经死在水沟里了，怎么会来继承我的位置？女人说的话，不会准确。”苗夫人又说：“韦皋虽然贫贱，但是英雄气概冲天。当时同你说话，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奉承话，因而可以看出，成事立功，必然是他。”第二天早上新官入城，才知道苗夫人说的没错。张延赏非常难堪，不敢抬头观看。他说：“我不会识别人。”说完从城西门走了。凡是当初对韦皋无礼的奴婢，都被韦皋派人用棒子打死，扔到了蜀江中。只有苗夫人无愧于韦皋，真是有远见！韦皋对待岳母超过了当初没有当官的时候。从此

全国当官有钱的人家，不敢轻视贫贱女婿。郭圆作了一首诗说：“孔子从周又适秦，古来圣贤出风尘，可笑当日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

杜鸿渐

丞相杜鸿渐，世号知人。见马燧、李抱贞、卢新州杞、陆相贄、张丞相弘靖、李相蕃，皆云并为将相。既而尽然。许郭之徒，又何以加也。（出《嘉话录》）

人们都认为丞相杜鸿渐有鉴别人才的本领，他见了马燧、李抱贞、卢新州的杞、陆贄、张弘靖、李蕃之后说：“这些人都会成为大将军或宰相。”后来果然同他说的一样，许郭之辈，又怎么比得上他？

杜佑

太司徒杜公，见张相弘靖曰：“必为宰相。”贵人多知人也如此。（出《嘉话录》）

大司徒杜佑见到宰相张弘靖说：“张弘靖将来必然成为宰相。”贵人大多像他这样会识别人才。

梁肃

唐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绹、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之定交久矣，共游梁补阙肃之门。居二岁，肃未之面，而四贤造肃多矣，靡不偕行。肃异之。一旦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然肃素有人伦之鉴。观等既去，复止绹、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

子位极人臣，勉旃，勉旃。”后二贤果如所言。（出《摭言》）

唐朝的贞元中年，李元宾、韩愈、李绹、崔群同一年被录取为进士。他们四个人已经结交很长时间了，有一天他们四个人共同去拜访补阙梁肃。二年之内他们去了很多次都没有见到梁肃，每一次都是四个人一同去，梁肃感到很奇怪，有一天见了面，梁肃发现他们都以文学见长。他们在一起谈论结交朋友的事情，梁肃素有辨别、鉴定人的官禄命运的能力。会见过后四个人要走，梁肃叫住李绹和崔群说：“你们四个人都很有文学才能，将来都有很大的功名，然而你们两个能够当上最大的官，努力，努力！”后来两个人果然同他说的一样。

吕温

初，李绅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温。温谓员外郎齐照及弟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期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出《云溪友议》）

当初李绅被推荐去参加选拔官员的考试，他经常拿着自己所作的古风去向吕温请教。吕温对员外郎齐照和弟弟吕恭说：“我看了李绅的文章，此人将来必然成为九卿和宰相那样的高官。”后来李绅果然当了宰相。李绅送给吕温看的两首诗是：“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顾和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慧。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厌。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俱与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之谓：“彼亲故泣，彼不亲故不泣。”敷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出《世说新书》）

张玄之和顾敷是顾和的中表孙子，顾和知道两个人从小就很聪明，然而认为顾敷胜过张玄之，对顾敷比较偏向，对张玄之差一些。张玄之九岁，顾敷七岁这一年，顾和带着他俩上庙里去，观看佛祖涅槃，也就是死亡的画像。学生中有

哭的有不哭的，顾和问两个孙子，这是为什么。张玄之说：“感情深的就哭，感情不深的就不哭。”顾敷说：“不是这样，修行比较深的，对于喜怒哀乐之事不动感情，淡然若忘的忘情者就不哭，不忘情者就哭。”

刘禹锡

刘禹锡曰：季龙挟弹弹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犊须（“须”原作“虽”，据陈校本改）走车破辕，良马须逸鞅泛驾，然后能负重致远。大言童稚，不奇不惠，必非异器定矣。”（出《嘉话录》）

刘禹锡说：“季龙拿弹弓射人，他的父亲非常生气。他的母亲说，强壮的牛犊会撞破车前的辕木，好马会挣脱脖子上的皮套，然后才能负重物，行远路，儿童如果不淘气，没有出格的举动，将来必然不会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才。”

韩愈

李贺以歌诗谒吏部韩愈。时为国子博士分司，时送客出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插带，急命邀之。（出《云溪友议》，明抄本作出《幽闲鼓吹》）

李贺给吏部韩愈拿出自己所作的诗歌，向韩愈请教，并以此作为结交韩愈的手段。当时韩愈分管国子博士，他将客人送走以后感到非常困倦，这时看门的人送来了李贺的诗歌。韩愈一边解带一边漫不经心地阅读，第一首诗《雁门太守行》写道：“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韩愈急忙又把带子系上，命令立即将李贺请来。

顾况

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出《幽闲鼓吹》）

尚书白居易当初去参加科举考试，刚到京城，便拿着自己所写的诗歌去拜见著作佐郎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诗稿上的名字，凝视着白居易说：“长安米价很贵，居住并不容易。”然后打开诗稿，看到第一首诗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由得赞叹着说：“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居住下来就容易了。”由此顾况开始向别人推荐宣扬白居易的才学，使白居易的名声传播开来。

于邵

于邵性孝悌，内行修洁，老而弥笃。初，樊泽尝举贤良方正，一见于京师，曰：“将相之材也。”不五年，泽为节度使，崔元翰近五十，始举进士。邵异其文，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司诰命。”竟如其言。独孤绶举博学宏词，吏部考为第一，在中书，升甲科，人称允当。（出《谭宾录》）

于邵非常尊敬他的哥哥，在家中的言行很检点注意，并且岁数越大越坚定。当初，樊泽被推荐为参加贤良方正科目的考试。于邵在京城一见到他便说：“樊泽是担任大将和宰相的人才啊！”没有超过五年，樊泽就当上了节度使。崔元翰快到五十岁，才被推荐参加考取进士，于邵很欣赏他的文章，录取他为甲科进士第一名，并说：“不出十年，崔元翰会掌管起草皇帝发布的公文。”结果同他说的一样。独孤绶被推荐参加博学宏词科举科目的考试，被吏部录取为第一名，并推荐他参加中书省主持的科举考试，人们认为录取得公正准确。

李德裕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特以国器重之，于是缙绅间多所延誉。然而资用不充，无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国遗钱十万，俾为酒肴之备。约省阁名士数人，克日同过其第。时秋暮沉阴，涉旬霖沥。贺跋任（《剧谈录》“任”作“恁”）员外府罢，求官未遂，将欲出薄游。与白公同年登第，羸驹就门告别。阍者以俟朝客，乃以他去对之。贺跋驻车留书，备述羁游之意。白览书曰：“丈夫处穷达，当有时命。苟不才者，以侥幸取容，未足为发身之道，岂得家畜饮饌，止邀当路豪贵。曩时登第贫交，今日闭门不接，纵使便居荣显，又安得不愧于怀？”遽令仆者命贺跋回车，遂以杯盘同费。俄而所约朝客，联骑而至，阍（“阍”原作“间”，据明抄本改）者具陈与贺跋从容，无不惋愕而去（“去”原作“不”，据明抄本、许刻本改）。翌日，于私第谒见。相国询朝士来者为谁？白公对以宾客未至。适有同年出京访别，悯其龙钟委困，不忍弃之，留饮数杯，遂阙祇接。既负吹嘘之意，甘从谴斥之罪。相国称欢逾时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兹贵达，可以激劝浇薄。”不旬日，贺跋自使下评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库部郎中入为翰林学士。未薊三载，便乘

钧衡。其后五镇藩方，再居廊庙。蹈义怀仁，始终一致。流芳传素，士林美之。大初中（明抄本“初中”作“中初”），边鄙不宁，吐蕃尤恣屈强。宣宗皇帝决于致讨，延英先问宰臣。公首奏兴师，遂为统帅，率沿边藩镇兵士数万，鼓行而前。时犬戎列阵于（明抄本作“平”）川，以生骑马数千匹，伏藏山谷。既而得于牒者，遂设奇兵待之。有蕃酋帅，衣绯茸裘，系宝装带。所乘白马，骏异无比。锋鏑未交，扬鞭出于阵面者数四，频召汉军斗将。白公诫兵士无得而应之。俄而驻军指挥，背（“背”原作“皆”，据明抄本、许本改）我师百余步而立。有潞州小将骁勇善射，驰马弯弧而出，连发两箭，皆中项。跃马而前，抽短剑，蹈于鞍上，以手扶挟，如斗欧之状。蕃军但呼噪助之，于鞍脱绯裘，解金带，夺马而还。师旅（“旅”原作“旋”，据明抄本改）无不奋勇。既而大战沙漠，虏阵瓦解，乘胜追奔，几及黑山之下。所获驼马輜重，不可胜计。束手而降四三万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为唐土。宣宗初览捷书云：“我知敏中必殄凶丑。”白公凯旋，与同列宰辅（“辅”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进诗云：“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自闲。河水九盘收数曲，陇山千里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马相植诗云：“舜德尧仁化犬戎，许提河陇款皇风。指挥文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圣功。四帅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韬弓。天留此事还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诗云：“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崔相铉诗云：

“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方洽凯歌。有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偶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出《剧谈录》）

白敏中刚刚担任中令，人们都不熟悉他，没有知名度，只有宰相李德裕将他当作国家的栋梁之材。十分器重，于是官员们也都开始为他宣扬传播声名。然而白敏中没有钱，无法宴请同事和朋友。一天宰相给了他十万文钱，作为置办酒菜的费用，邀请了一部分中书省的官员和知名人士在约定的日期到他的家中作客。当时正是晚秋，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贺跋被免去了员外职务，还没有谋求到新的官职，准备出外游玩。他与白敏中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临行前牵着马到白敏中的门前告辞。看门人正等着接待宴请的客人，同贺跋对话，贺跋停下车马留下一封书信，信中叙述了要远游他乡的意思。白敏中看了信说：“大丈夫身处逆境或者顺利发达，都是命运的安排。没有本事的人想要靠侥幸升官，不是求得进取的正道。怎么能用给牲畜吃的草料来招待英雄豪杰呢！从前考取进士的时候是好朋友，今日闭门不见，纵然就是当了大官，内心又怎能不感到羞愧。”立刻命令仆人去把贺跋追回来，两个人在家中喝酒，不一会儿，白敏中所邀请的客人一同骑着马来了，看门人告诉他们白敏中正在招待贺跋，这些人又是惊奇，又是惋惜地走了。第二天白敏中去宰相的家中拜见宰相，宰相询问昨天都有哪些官员前去作客。白敏中回答说客人没有去，有同年考中进士的朋友离开京城之前去告

别，因为同情他的境遇，不忍抛弃，留下他喝了几杯酒，所以没有迎接招待前去作客的官员，辜负了宰相抬举自己的美意，甘愿受到宰相的责备。宰相李敏求称赞他说：“这件事做得真有古人的风格，由此而提拔你们，可以改造浮薄的社会风气。”没过十天，贺跋从使下评事被任命为美官，白敏中由库部郎中改任翰林学士，又过了不到三年，白敏中便担负了评价选拔官员的重要职责，后来又五次出任镇守边关的重要官职。之后回到中央，始终按照仁义的标准行事，美好的声名四处传颂，赢得了上流知识界的赞誉。大初中年，边关很不安宁，藏族的首领不归顺朝廷，宣宗皇帝决定进行讨伐。皇帝询问宰相，得知是白敏中首先建议出兵的，便任命白敏中为征讨部队的统帅，率领边关各郡的兵马数万人，击鼓进军。敌人的首领率队在开阔的平地摆开阵势，白敏中派出骑兵几千人，埋伏在山谷中，抓到了敌人送信的士兵，于是又增派奇兵等敌人进入圈套。敌人的阵营中有一个头目，穿着红色的衣服，披着毛皮大衣，扎着镶着珠宝的腰带，骑着一匹神骏无比的白马。没等开战，他便四次骑马冲出阵前，向朝廷的军队挑衅，白敏中命令兵将不许随便应战。不一会儿，敌人指挥队伍距离白敏中的部队只有一百多步远。潞州兵马中有一员小将勇猛善于射箭，他骑马冲出队伍，弯弓连射两箭，全都射中敌人那个首领的脖子，小将跃马上前，抽出短剑将敌人首领刺死在马上。然后用手扶持着，厮打着，敌人仍然呐喊着为自己的首领助威。小将在马上将敌人的大衣和战袍脱下来，解下镶了珠宝的带子，夺了白马回归自己的队伍。兵将们受到鼓舞，全都奋勇向前。接着又和敌军在沙漠中展开

大战，敌人被打败，朝廷的军队乘胜追击，队伍一直追到黑山脚下，所缴获的马匹和军用物资，多得无法统计。敌人被迫投降的有三四万人，过去被敌人侵占的地区，全都收复为大唐的国土。宣宗皇帝刚刚看到报捷的公文便说：“我知道白敏中必然能消灭凶恶的敌人。”白敏中凯旋以后和共同为辅政大臣的几位官员给皇帝献词，白敏中所作的诗是：“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自闲。河水九盘收数曲，陇山千里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宰相马植献诗说：“舜德尧仁化犬戎，许提河陇款皇风，指挥文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圣功。四帅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韬弓。天留此事还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宰相魏扶献的诗是：“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宰相崔铉的诗是：“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方洽凯歌，有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偶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

韦岫

唐丞相卢携，大中初，举进士。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呼

“携”为“慧”。盖舌短也。韦氏昆弟皆轻侮之，独尚书岫加敬，谓昆弟曰：“卢虽人物甚陋，观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此卜之，他日必为大用乎？”尔后卢果策名，竟登廊庙，奖拔岫至福建观察使。向时轻薄诸弟，率不展分。所谓以貌失人者，其韦诸季乎？”（出《北梦琐言》）

唐朝丞相卢携在大中初年刚刚中进士的时候，因为相貌和风度都不出众，说话又吐字不清，将“携”读成“慧”，是因为舌头短的原因。韦家兄弟都轻视和侮辱他，只有尚书韦岫对他很尊重，他对兄弟说：“卢携虽然人长得丑但是他的文章写的好。这个人如果按照他的文章来推测，将来必然有大的作为。”后来卢携果然通过考问政事和经义测试，竟然进入中央担任重要职务，他奖励提拔韦岫为福建观察使。当初轻视侮辱卢携的韦家兄弟，都没有什么出息，所以说以貌取人的是韦家兄弟。

知人僧

唐令公韦昭度少贫窶，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太师，随僧斋粥。净光有人伦之鉴，恒器重之。（出《摭言》）

唐朝的中书令韦昭度年轻的时候很贫穷，经常依赖去左街僧录向净光和尚求助，同和尚在一起吃斋粥。净光和尚有识别人才的本领，一直对他非常器重。

蔡荆

唐蔡荆尚书为天德军使，衙前有小将顾（“顾”原作“颜”，据明抄本改）彦朗、彦晖，知使院宅市买。荆有知人之鉴。或一日，俾其子叔向以下，备酒馔于山亭，召二顾赐宴。荆俄亦即席，约令勿起。二顾惶惑，莫谕其意。荆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爱。他年愿以子孙相依。”因增其职级。洎黄寇犯阙，顾彦朗领本军，同立收复功，除东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请叔向为节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军府大事，皆谘谋焉。大顾薨（“薨”原作“梦”，据明抄本、陈校本、许刻本改），其弟彦晖嗣之，亦使相。（出《北梦琐言》）

唐朝的尚书蔡荆担任天德军使，他手下有两员小将顾彦朗和顾彦晖。蔡荆有辨别人才的能力，有一天，他让儿子蔡

叔向在山上的亭子里摆上酒席，请两员小将来喝酒。过了一会儿，蔡荆亲自赶来入座喝酒，并且不让两员小将站起来，顾彦朗和顾彦晖非常惶恐和疑惑，不知道蔡荆是什么意思。蔡荆勉励他们两人说：“你们弟兄都有封侯的相貌，要注意爱护自己，将来我要把子孙托付给你们。”过后蔡荆提升了他们的职务和级别。等到黄寇侵犯边关的时候，顾彦朗率领本部人马收复失地立了功，被任命为东川节度使。蔡叔向兄弟去投靠顾彦朗。顾彦朗聘任蔡叔向为节度副使，并且以对待长辈的礼节来对待他，军中和府里的大事，都征求他的意见。顾彦朗死了以后，他的弟弟顾彦晖继承了哥哥的职位，仍然像哥哥一样对待蔡叔向。

亚子

后唐庄宗年十一从晋王讨王行瑜。初令入覲献捷，昭宗一见，骇异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抚其背曰：“儿将来之国栋，勿忘忠孝于吾家。”乃赐鸛鹑酒卮、翡翠盘。十三读春秋，略知大义。骑射绝伦。其心豁如，采录善言，听纳容物，殆刘聪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亚其父。”时人号曰“亚子”。（出《北梦琐言》）

后唐的庄宗十一岁时跟随晋王讨伐王行瑜，每次命令他入关报捷。昭宗皇帝见了他惊奇地说：“这个孩子的相貌奇特。”因此而拍着他的脊背说：“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不要忘了忠于我们李家。”并且赏赐给他鸛鵲酒杯和翡翠盘。庄宗十三岁读《春秋》，就知道大概意思，他骑马射箭的技艺非常高超，并且心胸开阔，善于听从正确的意见，有度量，能容人，赶上十六国时的刘聪了。昭宗皇帝说：“这个孩子可以仅次于他的父亲。”所以当时的人们都称他为亚子。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李子荃 袁安 严遵 李崇
魏先生 李义琛 蒋恒 王璲
李杰 裴子云 郭正一 张楚金
董行成 张鷟 张松寿 苏无名
赵涓 袁滋

李子荃

汉李子荃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櫜为人，象囚人形，凿地为陷，以芦为郭，卧木囚其中。囚罪正是，木囚不动；囚冤侵夺，木囚动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邪？将天神之气动木囚也！（出《论衡》）

汉朝的李子苕处理政务，想要知道关押在监狱里的罪犯的情况。他便将木头当作人，将木头刻成罪犯的形状，在地上挖一个坑作为监狱，用芦苇插成监狱的墙壁，然后将木人横放在里面。如果木人所代表的那个罪犯所判定的罪行正确，则木人不动。如果木人所代表的罪犯有冤屈，木人就会自动跃出来。不知道是罪犯的灵魂附在了木人身上，还是有神仙在操纵木人？

袁安

汉袁安为楚相。会楚王坐事，平相牵引，拘系（“系”字原阙，据明抄本、许本、黄本改）者千余人。毒楚横暴，囚皆自诬。历三年而狱不决，坐掠幽而死者百余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控轡而行。既到，决狱事，人人具录辞状，本非首谋，为王所引，应时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时甘两滂霈，岁大丰稔。（出《汝南先贤传》）

汉朝的袁安是楚国的丞相，楚王获罪，牵连到其他的人，陆续抓了一千多人，这些人经受不住毒刑拷打，全都自己诬陷自己。经过了三年，也没有审理清楚这个案子，关押的人

被拷打死一百多人。天降旱灾，几千里地看不到庄稼。袁安接受了审理此案的任务，他骑马赶往那里，到了以后立即审理案件。他让每个人如实陈述自己的情况，只要不是主谋，而是受到了楚王牵连的，立即释放，一天之内，保全了上千人的性命。这时久旱的天气下起了大雨，当年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

严遵

严遵为扬州刺史，行部，闻道傍女子哭而声不哀。问之，亡夫遭烧死。遵敕吏舆尸到，令人守之曰：“当有物往。”更日，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鍤锥贯顶。考问，以淫杀夫。（出《益都耆旧传》）

严遵是扬州刺史，八月份巡视部属时听到路旁有女子在哭，但声音并不悲哀。严遵询问那个女子，女子回答丈夫被火烧死了。严遵命令差人将尸体运来，派人守着。他说：“会有东西来到尸体旁边。”第二天，有苍蝇聚集在尸体的头顶，严遵命令拨开头发查看，发现有一铁锥插在死者的头顶。经过拷问那个女子，知道这个女子同别人淫乱将自己的丈夫杀

了。

李崇

北齐顿丘李崇，陈留公诞之子。高祖时，为兖州刺史。兖州比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槌鼓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闻者复挝以为节，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伏其险要，无不擒获。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时，除扬州刺史。崇明察审，奸邪惮之，号曰“卧虎”。（出《谈薮》）

北齐时顿丘的李崇是陈留公陈诞的儿子。高祖皇帝时，他担任兖州刺史。兖州的土匪很多，李崇叫人在每一个村庄修建一座亭楼，楼上悬挂一面鼓。如果有土匪抢劫，那里的人们便使劲敲鼓。四周的村庄听到鼓声，立即敲一通鼓。远处的村子听到鼓声，也陆续敲一通鼓。顷刻之间，鼓声响彻百里，然后派出队伍，埋伏在险要的地方，没有一次不将土匪抓获的。各州设置鼓，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世宗皇帝的时候，李崇出任扬州刺史。他擅长调查处理案件，违法做坏事的人全都怕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卧虎”。

魏先生

魏先生生于周，家于宋，儒书之外，详究乐章。隋初，出游关右。值太常考乐，议者未平，闻先生来，竞往谒问。先生乃取平陈乐器，与乐官林（明抄本“林”作“苏”）夔、蔡子元等，详其律度，然后金石丝竹，咸得其所，内致清商署焉。太乐官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复入仕，遂归梁宋，以琴酒为娱。及隋末兵兴，炀玄感战败，谋主李密亡命雁门，变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乡曲，由是遂相来往。常论钟律，李密颇能。先生因戏之曰：“观吾子气沮而目乱，心摇而语偷。气沮者新破败；目乱者无所主；心摇者神未定；语偷者思有谋于人。今方捕蒲山党，得非长者乎？”李公惊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岂不能救我欤？”先生曰：“吾子无帝王规模，非将帅才略，乃乱世之雄杰耳。”李公曰：“为吾辨析行藏，亦当由此而退。”先生曰：“夫为帝王者，宠罗天地，仪范古今。外则日用而不知，中则岁功而自立。尧询四岳，举鲧而殛羽山，此乃出于无私；汉任三杰，纳良而围垓下，亦出于无私也。故凤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废者，能付其道，而永自集于时者，此帝王规模也。凡为将帅者，幕建太一旗，驱无战之师，伐有民之罪。乃凋戈既授，玉弩斯张，诚负羁之

有言，那季良之犹在。所以务其宴犒，致逸待劳，修其屯田。观衅（“衅”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而动。遂使风生虎啸，不可抗其威，云起龙骧，不可攘其势。仲尼曰：“我战则克，孟柯云：‘夫谁与敌？’此将帅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动以机铃，公于国则为帅臣，私于己则曰乱盗。私于己者，必掠取财色，屠其城池。朱亥为前席之宾，樊哙为升堂之客。朝闻夕死，公孙终败于邑中；宁我负人，曹操岂兼于天下。是忘辇千金之赐，陈一饭之恩，有感谢之人，无怀归之众。且鲁史之诫曰度德，连山之文曰待时。尚欲谋于人，不能惠于己。天人厌乱，历数有归。时雨降而袄祲除，太阳升而层冰释。引绳缚虎，难希飞兔之门，赴水持瓶，岂是安生之地？吾尝望气汾晋，有圣人生。能往事之，富贵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杀取天下，吾家以勋德居人表。振臂一呼，众必响应。提兵时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质于时，诚所未忍。汝真竖儒，不足以计事。”遂绝魏生。因寓怀赋诗，为乡吏发觉，李公脱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阳，而南据洛口，连营百万，与王充争衡，首尾三年，终见败覆。追思魏生之言，即日遂归于唐。乃授司农之官。后复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盖文真之宗亲也。（出《甘泽谣》）

魏先生出生在北周时代，家在宋国。他除了学习儒家经典之外，还精通音乐理论。隋朝初年，他旅行到了关右，正赶上太常寺考核选拔音乐人才，参加评论的官员意见不统一，

他们听说魏先生来了，便去拜访请教。魏先生取出自己的标准乐器，与掌管音乐的乐官林夔和蔡子元等人详细判定音调，然后将钟磬、弦乐和竹制乐器的音调和音阶调整正确。太乐官准备了二百块丝织品送给他作为酬劳。魏先生不想当官，又回到家里，将喝酒和弹琴作为娱乐。等到隋朝末年，战争兴起的时候，杨玄感被打败，为他出谋划策的李密逃到雁门。他隐姓埋名，作了一名教书先生，魏先生和他同在一个村里。互相有了来往。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音乐，李密对音乐也有很高的造诣。魏先生同他开玩笑说：“我看你神情沮丧，目光散乱，心中矛盾，说话吞吞吐吐。神情沮丧是因为刚刚被打败，目光散乱是因为无处投靠，心中矛盾是因为心神未定，说话吞吞吐吐是害怕别人知道你曾经给反叛出过主意。如今正在搜捕叛乱者的余党，你莫非不是个好人？”李密吃惊地跳了起来，握着魏先生的手说：“你既然知道，难道不能救一救我吗？”魏先生说：“你没有帝王的气概，也没有将帅的才智，只是个扰乱社会的草莽英雄”。李密说：“我被你看破了身份来历，应当从此隐退。”魏先生说：“能够成为帝王的人，心胸包罗天地，威严震慑古今，不注意生活中的琐碎事物，只知道推动时代发展和建立巩固政权。尧征求分管四方的诸侯四岳的意见，四岳推荐鲧去治水，而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被舜杀死在羽山，这些都是出于无私。汉朝任用了张良、萧和、韩信三杰，采纳他们的计策，将项羽围困消灭在垓下，也是因为出于无私。所以凤凰有利爪和尖嘴而不用作进攻的武器，麒麟有可以进攻的脚趾，然而永远也不使用。能够掌握命运，顺应时代潮流的人，才是帝王的气概。凡是作为将帅的人，帐

幕前插着旗帜，率领军队维护社会安定，讨伐对百姓有罪的叛乱者。既然接受武器，掌握了兵权，担负起责任，象季良的威风，所以要爱护休整军队，以逸待劳，开荒种地养兵，根据敌人的动向调动部署军队，于是便可以操纵控制战争形势。就像虎啸风起，龙行云起一样，没有人能抵抗和夺取他的威风和气势。孔子说，我出战必胜。孟子说，谁是我的对手？这才是将帅之才呢！就是说忠诚而有才智，动以机钤，为公为国的人、才能成为将帅。而为私为己的人，只能称为叛逆和强盗。为个人利益的人，必然抢夺财物和美色，滥杀无辜。朱亥受人尊敬而被请到前席入座，樊哙因为勇猛而被请到堂上。主张早上知道了理，晚上死也无憾的公孙终败于邑中。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怎么能够兼并天下？是忘了人家千金之赠，想一饭之恩，才有感谢之人，无怀归之众。鲁史告诫说，要衡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连山的文章提倡要等待时机。为别人谋划造反，而对自己又没有什么好处。上天和百姓都反对战乱，朝代的更换是有规律的。就像天降大雨清除妖邪之气，太阳出来融化坚冰一样，拿着绳子去缚虎，不要希望会像绑兔子一样获得成功，拿着瓶子进入水中，怎么会是安全的地方。我曾经观察发现在汾晋一带，会有圣贤出现。如果你能去投靠效力，可以取得富贵。”李密提着衣服说：“隋炀帝杀死父亲而取得天下，我以德行作人们的表率，振臂一呼，百姓必然响应，带兵征伐，有什么攻不下的城池。成功了得到江山，不成功也可以割据一方称王。委屈地呆在这里，实在无法忍受，你真是个书呆子，不足以共同商量大事。”从此李密和魏先生断绝了来往。因为他在住所

的墙上题诗，被乡里的官员发现，李密向西逃走。他招兵买马，北靠黎阳，南据洛口，修建了无数的营寨。他与王允作战，前后一共打了三年，终于失败。这时他想起魏先生的话，便归顺了唐朝，被封为司农，后来他又在桃林发动叛乱。魏先生是个有高深学问和修养的人，没有记录他的名字和所作所为，他其实是魏徵的本家。

李义琛

太宗朝，文成公主自吐蕃贡金数百，至岐州遇盗。前后发使案问，无获贼者。太宗召诸御史目之，特命李义琛前曰：“卿神清俊拔，暂劳卿推逐，必当获贼。”琛受命，施以密计，数日尽获贼矣。太宗喜，特加七阶，锡金二十两。（出《御史台记》）

唐太宗时，文成公主从西藏向皇帝进贡黄金数百万两，押运到岐州被盗贼劫去。先后派了几名官员，专程去进行调查，都没有抓住盗贼。太宗皇帝将各位御史召集到一起进行挑选，特意把李义琛叫到跟前说：“你的神采气概俊秀出众，暂时有劳你去进行调查，一定能够将盗贼抓获。”李义琛接受命令以

后，实施了巧妙的计策，数日之后将盗贼一网打尽。太宗皇帝很高兴，特意将李义琛的官阶提升了七级，并赏赐给他二十两金子。

蒋恒

贞观中，卫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有卫州三卫杨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发。夜有人取三卫刀杀张迪，其刀却内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视乃有血痕，囚禁拷讯。真等苦毒，遂自诬。上疑之，差御史蒋恒覆推。至，总追店人十五已上集。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狱典密覘之。曰：“婆出，当有一人与婆语者，即记取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语，即记之。明日复尔，其人又问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并是此人。恒总追集男女三百余人。就中唤与老婆语者一人出，余并放散。问之具伏。云：“与迪妻奸杀有实。”奏之，敕赐帛二百段，除侍御史。（出《朝野佥载》）

唐朝贞观中年。卫州板桥旅店的店主张迪的妻子回娘家了。晚上有卫州城负责警卫工作的杨真等三名卫士前来住宿，

五更天又早早出发了。夜里有人拿他们的刀把店主张迪杀了，然后又把刀放回刀鞘中，杨真等三人一点都没察觉。天亮以后，旅店里的人追上杨真三人，检查他们的刀上有血迹，便把他们三人抓起来拷打审讯。他们三人经受不住严酷的折磨，只好诬陷自己杀了人。皇帝对这个案件产生了怀疑，派御史蒋恒重新进行审理。蒋恒到了以后，店内十五个人已经赶集去了，剩下的人不够，并且已经分散，只留下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在店里。蒋恒命令傍晚将老太太放出去，派办案人员在后面跟踪观察。蒋恒说：“老太太一出去，一定有一个同老太太说话，你要调查记住这个人的姓名，不要走漏消息。”果然有一个人同老太太说话，办案人员查明并记了他的姓名。第二天老太太出去，这个人又问老太太，朝廷派来的官员怎样调查这个案件。连续三天，都是这个人，蒋恒召集了男女三百多人，从中把与老太太说话的那个人叫了出来，其余的人全都遣散。经过审问，这个人全都招供了，承认他与张迪的妻子通奸，所以把张迪杀了。蒋恒将审理结果上报，皇帝赏赐他丝织物二百段，并且提拔他为侍御史。

王璠

贞观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诜，前妻子忠，烝其后母，遂

私将潜藏。云敕追入内，行廉不知，乃进状。奉敕推诘峻急，其后母诈以领中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见留数宿，不知姓名，勒项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疑之，执送县。县尉王璲引就房内，推问不承。璲先令一人伏案褥下听之，令一人报云；长使唤，璲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璲至开门，案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出《朝野僉载》）

贞观中年，左丞相李行廉的弟弟李行谗的儿子李忠同继母通奸，将继母偷偷藏了起来，然后谎称他的继母被皇帝叫进宫去了。李行廉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便向皇帝反映了这件事。长安县在皇帝的命令下追查得很急。李忠的继母假装被人用披巾勒住了脖子，躺在大街中间，长安县的办案人员询问她，她说有人假传皇帝的命令将她骗去，有一个穿紫衣服不知姓名的人留她住了几宿，又把她的脖子勒上，送到大街上。李忠心中惊慌，偷偷地去算卦，被官府的侦探发现，产生了怀疑，将他送到长安县衙门。县尉王璲将他叫到屋里审问，他什么也没承认。王璲事先叫一个人藏在床底下偷听，又安排另一个人来说：“长使叫您。”王璲锁上门走了。李忠和他的继母互相约定说：“千万不能承认。”并且秘密商量对策。王璲回来打开门，床底下的人也出来了。李忠和他的继母大吃一惊，只好全都招认，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李杰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杰察其状，非不孝子。谓寡妇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乎？”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觇其后。寡妇既出，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杰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讯承伏，与寡妇私通，常为儿所制，故欲除之。杰放其子，杖杀道士及寡妇，便同棺盛之。（出《国史异纂》）

李杰担任河南尹，有个寡妇告状说她的儿子不孝顺。她的儿子不辩解，只是说：“得罪了母亲，甘愿一死。”观察他不是个不孝顺的儿子，对寡妇说：“你守寡，只有这一个儿子。今天告他，他罪该处死，你不会后悔吗？”寡妇说：“儿子是个无赖，不顺从母亲，有什么可怜惜的！”李杰说：“既然如此，你可以去买棺材，来收取你儿子的尸体。”然后派人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寡妇出去以后对一个道士说：“事情办完

了。”一会儿，寡妇买来棺材。李杰还希望她能回心转意，再三询问她，寡妇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道士站在门外，李杰秘密派人将他抓来，一经审问，他全都承认了。原来是道士和寡妇通奸，经常被她的儿子所制止，所以想要除掉她的儿子。李杰释放了寡妇的儿子，将道士和寡妇用棍子打死，一同装到了寡妇买来的棺材里。

裴子云

卫州新乡县令裴子云好奇策。部人王敬戍边，留犝牛六头于舅李进处。养五年，产犝三十头。例十贯已上，敬还索牛。两头已死，只还四头老牛，余并非汝牛生，总不肯还。敬忿之，投县陈牒。子云令送敬付狱禁，叫追盗牛贼李进。进惶怖至县，叱之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于汝家。”唤贼共对。乃以布衫笼敬头，立南墙之下。进急，乃吐疑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犝牛所生，实非盗得。”云遣去布衫，进见是敬曰，此是外甥也。云曰：“若是，即还他牛。进默然。”云曰：“五年养牛辛苦，与数头，余并还敬。一县服其精察。”（出《朝野僉载》）

卫州新乡县令裴子云擅长制订奇妙的计策。他所管辖地区的老百姓王敬当兵去守卫边疆，留下六头母牛寄养在舅舅李进家中。李进养牛五年，生下了三十头牛犊，每一头都价值十贯钱以上。王敬回来以后，要求李进归还牛。那六头母牛已经死了两头，李进只将剩下的四头老牛还给他，说剩下的牛不是他的牛所生的，总也不肯还给他。王敬气愤地到县衙告状，裴子云命令将王敬关押起来，并派人去传盗牛贼李进。李进既惊慌又害怕地来到县衙。裴子云训斥他说：“盗贼带着你共同偷了三十头牛，藏在你们家里。”然后让他站在南墙根，将他的脑袋用布衫包上，再和盗贼对质。李进着急地说：“三十头牛都是外甥的母牛所生的，实在不是偷来的。”裴子云说：“如果是，立即还给他牛。”李进不说话了，裴子云说：“养牛五年辛苦。给你留下几头，其它的全都还给王敬。”全县的人都佩服裴子云的案子断得明白。

郭正一

中书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姝艳，令专知财物库。正一夜须浆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进。正一急曰：“此婢药我！”索土浆甘草服之，良久乃解。觅婢不得，并失金银器物余十事。录奏，敕令长安万

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选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笼头至街。缚卫士四人，问十日内已来，何人觅舍人家。卫士云：“有投化高丽留书，遣付舍人捉马奴。书见在。”检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无语。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甚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拷问，乃是投化高丽共捉马奴藏之。奉敕斩于东市。（出《朝野僉载》）

中书舍人郭正一在朝廷的军队攻破平壤以后，得到了一名朝鲜婢女，名字叫玉素，长得异常美丽，郭正一叫她管理财物仓库。郭正一每天晚上要喝一碗粥，不是玉素煮的他不吃，玉素便在粥里放了毒药以后送给他，郭正一喝了粥以后有所察觉，着急地大喊：“这个婢女想药死我”！然后要来解毒的药物土浆和甘草服下。过了好长时间才把毒性解了。这时再寻找婢女玉素已经不见了，并且丢失了十多件金银器物。将这件事上报以后，皇帝命令长安万年县捉拿。结果兴师动众，将刑侦人员的脊背都用鞭子打烂了，过了三天也没有抓到。刑事侦察人员的主帅魏昶有了新的办法，他在郭正一的奴仆中挑选出三个长得比较端正的，用布口袋把他们的脑袋罩上之后带到大街上。又抓了四个站岗的士兵，问他们在这十天以内，有什么人寻找过郭正一家。士兵说：“有一个投降归顺的朝鲜人留下一封书信。”派人到郭正一家把养马的奴仆抓住，搜出那封信。打开后见上面写着：“金城胡同里有一所空宅院。”再没有别的话，办案人员前往金城胡同搜查空宅院。

来到一所宅院前，看见院门锁得很严密，他们将门锁砸开以后进去，婢女玉素和那个朝鲜人都在里面。经过拷问得知，女婢玉素是那个朝鲜人和养马人共同隐藏的。奉皇帝的命令，将他三人押到东市杀了。

张楚金

垂拱年，则天监国，罗织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书，割字合成文理，诈为徐敬业反书以告。差使推光，款书是光书，疑语非光语。前后三使推，不能决。敕令差能推事人，勘当取实。金曰：张楚金可，乃使之。楚金忧闷，仰卧西窗。日到，向看之，字似。补作平看则不觉，向日则见之。令唤州官集，索一瓮水，令琛投书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头伏罪。敕令决一百，然后斩之。赏楚金绢百匹。（出《朝野僉载》）

唐朝垂拱年间，武则天代行处理国政，兴起了一股编造罪名陷害别人的风气。湖州佐史江琛，剪下刺史裴光书写的公文上的字，拼凑成了表达新的意思的文章，伪装成同徐敬业一起谋反的书信向朝廷告状。朝廷派官员调查裴光，认为

落款签名是裴光写的，但怀疑内容不像是裴光说的话。前后派了三名官名，都没有把这个案件审理清楚。武则天决定派一名擅于推理判断，一定能调查清楚的官员。大家都说张楚金能行。于是派张楚金去重新审理。张楚金去了以后心情忧虑烦闷，独自躺在西窗下的床上。太阳照了过来，他拿着那封伪造的书信对着阳光观看，发觉字和字之间有破绽，放平了则看不见，对着太阳则能看见。于是他将州府的官员召集到一起，让人拿来一盆水，命令江琛把信扔到水里，信上的文字一个个分散开来。江琛磕头承认了罪行，武则天命令打江琛一百大板，然后将他杀了，赏赐给张楚金一百匹绢。

董行成

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策贼。有一人从河阳长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天欲晓，至怀州。行成至街中见之，叱曰：“个贼住！即下驴来，遂承伏。人问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驴行急而汗，非长行也；见人则引缰远过，怯也；以此知之。捉送县。有顷，驴主寻踪至，皆如其言。（出《朝野僉载》）

怀州河内县的董行成能够看出谁是盗贼。有一个人在河

阳老店，偷了一位旅客的驴和皮口袋。天快亮时，跑到怀州。董行成在街上看见了，喊到：“盗贼站住！”盗贼下了驴，承认了偷驴的罪行。人们问董行成是如何知道的，董行成说：“这人骑着驴走得非常快，又出了一身汗，不是走了很远的路。见了人就远远地躲开，证明他心虚害怕，根据这些就可以判定。”董行成将盗贼送到县衙，不一会儿，驴的主人顺着踪迹找来了，实际情况和董行成说的一样。

张鷟

张鷟为河阳县尉日，有构架人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盗柴仓粟。忱不认书，元乃坚执，不能定。鷟取吕元告牒，括两头，唯留一字，问：“是汝书，即注是字，不是，即注非字。”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决五下。又括诈冯忱书上一字，以问之，注曰“是”。去括，乃诈书也。元连项赤，叩头伏罪。又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三日访不获，告县。鷟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钱。鷟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喂处。鷟令搜其家，其鞍于草积下得之。人伏其能。（原阙出处，今见《朝野僉载》）

张鷟当河阳县尉的时候，有一个陷害别人的人叫吕元，他伪造了一份仓督冯忱的文字材料，诬陷冯忱盗卖仓库的粮食。冯忱不承认是自己写的，而吕元是坚持说是冯忱写的，一时无法判定。张鷟取来吕元写的状子，压住两头，只露出来一个字，问吕元说：“如果你写的字，你就注上一个字，如果不是，就注上一个非字。”吕元注了一个非字，打开一看正是吕元写的状子，一连判断了五次。张鷟又压上伪造的冯忱的文字材料，仅留下一个字，又问吕元，吕元注了一个是字。打开一看，正是伪造的文字材料，吕元连脖子都红了，磕头承认了罪行。还有一次，一个旅客的驴的缰绳断了，驴和鞍子一块丢了。这个人自己找了三天没找到，报告了县衙。张鷟追查的很紧迫，偷驴的人在晚上把驴放了出来，而将鞍子留下藏了起来，因为鞍子价值五千文钱。张鷟说：“有驴就能找到鞍子。”命令将驴的笼头摘下来放掉，驴自动走向喂它的地方。张鷟命令搜查这户人家，从草垛底下找到了鞍子。人们都佩服张鷟的才能。

张松寿

张松寿为长安令，时昆明池侧有劫杀。奉敕，日内须获贼，如违，所由科罪。寿至行劫处，寻踪绪。见一老婆于树

下卖食。至，以从骑驮来入县，供以酒食。经三日，还以马送旧坐处。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语，即捉来。须臾，一人来问：明府若为推逐？即被布衫笼头，送县。一问具承，并赃并获。时人以为神明。（出《朝野僉载》）

张松寿提任长安县令，昆明池旁发生了抢劫杀人案。张松寿接到命令，必须在限期内抓获罪犯，否则，有关人员治罪。张松寿来到案发地点。寻找线索。他看见附近树下有一个老太太在树下卖食品。张松寿叫随行人员用马将老太太驮到县衙，好酒好菜侍候。过了三天，又用马送回原来的地方。张松寿派了一名心腹人员，前去观察。如果发现有人和老太太说话，立即抓回来。过了一会，有一个人过来问老太太：“县令怎样判断这个案子？”立即被抓住，用布衫罩上脑袋送到县衙。一经审问，这个人全都承了，人赃并获。人们都认为张松寿像神仙一样明察善断。

苏无名

天后时，赏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合，所直黄金千镒。公主纳之藏中，岁余取之，尽为盗所将矣。公主言之，天后

大怒。召洛州长史谓曰：“三日不得盗，罪。”长史惧，谓两县主盗官曰：“两日不得贼，死。”尉谓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惧，计无所出。衢中遇湖州别驾苏无名，相与请之至县。游徼白尉：得盗物者来矣。无名遽进至阶，尉迎问故。无名曰：“吾湖州别驾也。入计在兹。”尉呼吏卒，何诬辱别驾？无名笑曰：“君无怒吏卒，抑有由也。无名历官所在，擒奸擒伏有名。每偷，至无名前，无得过者。此辈应先闻，故将来，庶解围耳。”尉喜，请其方。无名曰：“与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长史大悦。降阶执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赐吾命，请遂其由。”无名曰：“请与君求见对玉阶，乃言之。”于是天后召之，谓曰：“卿得贼乎？”无名曰：“若委臣取贼，无拘日月，且宽府县，令不追求，仍以两县擒盗吏卒，尽以付臣，臣为陛下取之，亦不出数十日耳。”天后许之。无名戒使卒：缓则相闻。月余，值寒食。无名尽召吏卒，约曰：十人五人为侣，于东门北门伺之。见有胡人与党十余，皆衣缁经，相随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报。吏卒伺之，果得。驰白无名。往视之，问伺者：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冢，设奠，哭而不哀。亦撤奠，即巡行冢旁，相视而笑。无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尽执诸胡，而发其冢。冢开，割棺视之，棺中尽宝物也。奏之，天后问无名：卿何才智过人，而得此盗？对曰：臣非有他计，但识盗耳。当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时。臣亦见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处。今寒节拜扫，计必出城，寻其所之，足知其墓。贼既设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毕，巡冢相视而笑，喜墓无损伤也。向若陛下迫促府县，此（此字原阙，

据明抄本补) 贼计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缓，故未将出。天后曰：“善。”赐金帛，加秩二等。(出《纪闻》)

天后武则天代行处理朝政的时候，赏赐太平公主金银珠宝整整装满了两个盛食物的盒子，价值黄金几万两。太平公主收藏起来，一年以后再去取，全部被盗贼偷走了。太平公主报告了武则天，武则天十分生气，把洛州的长史找来说：“三天之内，抓不住盗贼，就将你治罪。”长史很害怕，对所管辖两个县主管侦破刑事案的官员县尉说：“两天之内抓不住盗贼，就把你们处死。”县尉对手下的刑事侦察人员说：“一天之内就必须抓住盗贼，抓不到，先处死你们。”衙役和侦探都很害怕，但是找不到破案的办法。他们在街上遇到了湖州别驾苏无名，大家把他请到县衙。侦探对县尉说：“找来偷东西的盗贼了。”苏无名快步走到台阶下，县尉迎上问这是怎么回事，苏无名说：“我是湖州别驾，同他们在这里商量计策。”县尉训斥手下人说：“为什么诬蔑别驾？”苏无名笑着说：“您不要怪罪他们，他们也是有原因的。我当官经历的地方，擒贼破案很有名。只要是小偷，在我面前没有能逃过去的。他们也有耳闻，所以把我请来。”县尉很高兴，向他请教破案的方法。苏无名说：“我和你州府，你可以先进去说明。”县尉同长史讲述了苏无名的情况，长使非常高兴，走下台阶握着苏无名的手说：“今天遇到您，就等于赏赐给我一条性命，请您讲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办？”苏无名说：“请你和我去求见

天后，那时我将说明白。”于是他们请示以后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武则天问：“你抓到盗贼了吗？”苏无名说：“如果委派我去抓贼，必须取消限期，并且放宽对府县的催促，叫他们暂时不要追查。还要把两个县的刑事侦察人员全都归我指挥。我为陛下抓获盗贼，也不会超过几十天的时间。”武则天同意了。苏无名告诉刑侦人员放松追查，一个月以后，到了寒食节这一天。苏无名把刑侦人员全都召集起来，命令他们说：“十五个人一伙，到东门和北门等候。如果看见有十多个回民，全都穿着丧服，一同出城往北邙山方向去，可以跟踪观察并派人告诉我。”这些人去等候，果然发现了一伙回族人。他们立刻派人报告苏无名。苏无名赶去以后问跟踪的人：“这些回族人干了些什么？”跟踪观察的人说：“回族人到了一座新坟之前，摆设供品进行祭奠。他们哭泣的声音并不显得悲伤，撤了祭物以后，他们围绕坟墓观看，互相笑着交换眼色。”苏无名高兴地说：“可以动手了。”命令刑侦人员将这伙回族人全部逮捕。然后挖开那座坟墓，打开棺材一看，里面装的全是丢失的金银珠宝。报告武则天以后，武则天问苏无名：“你为什么才智超过别人，能够抓住这伙盗贼？”苏无名回答说：“我并不是有别的计策，只是会识别盗贼。我刚到京城那天，正遇上这伙回民人抬着棺材假装出葬，我观察认定他们是盗贼，但不知道他们把东西埋在什么地方。今年寒食节扫墓，我估计他们必然出城。跟踪他们，就可以找到埋东西的地方。盗贼祭奠时哭声不悲痛，说明墓中所埋的不是人。祭奠结束，他们围绕坟墓观看微笑，是高兴坟墓没有人动过。如果当初陛下您催促州府和县衙破案，这些盗贼着急害怕，必然会取出

珍宝逃走。而我们不再追查，他们必然放松警惕，所以没有逃走。”天后武则天说：“很正确！”奖励给他金子和布匹，并且增加两级俸禄。

赵涓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屋室数十间，与东宫稍迫近，代宗深惊疑之。赵涓为巡使，令即讯。涓周立案验，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推鞠明审，颇尽事情，代宗甚嘉赏焉。德宗在东宫，常感涓之究理详细。及典衢州，年老，韩滉奏请免其官。德宗见其名，谓宰相曰：“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涓乎？”对曰：“然。”即日拜尚书左丞。（出《谭宾录》）

永泰初年，皇宫中着火，烧毁了几十间房屋，因为失火的地点距离东宫很近，代宗皇帝对此感到非常怀疑。赵涓担任巡使，奉命进行调查。赵涓立案侦察，查明火灾原因是由于值班太监遗落的火种而引起的。调查推理的过程报告得十分详细，事实非常清楚。代宗皇帝对他很赞赏。德宗皇帝当时为东宫太子，非常感谢赵涓调查得详细明白。等到赵涓出任衢州刺史以后，年岁已高。韩滉请示皇帝想要免除他的官

职。德宗皇帝见到请求公文上赵涓的名字问宰相：“是不是永泰初年那个御史赵涓？”宰相回答说：“是”。没过几天，皇帝任命赵涓为监察百官、权势极大的尚书左丞。

袁滋

李汧公勉镇凤翔，有属邑编氓因耨田，得马蹄金一瓮。（汉书武帝诏云：东岳见金，文有白麟神马之瑞。宜以黄金铸麟趾褭蹄金，以叶瑞徵。盖铸金象马蹄之状。其后民间多效之。）里民送于县署。公牒将置府庭。宰邑者喜获兹宝，欲自以为殊绩。虑公藏主守不严，因使实于私室。信宿，与官吏重开视之，则皆为块矣。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为变更，靡不惊骇。以状闻于府主。议者佥云：奸计换之。遂遣理曹掾与军吏数人，就鞠其案。于是获金里社，咸共证。宰邑者为众所挤，拥沮莫能自由。既而诘辱滋甚，遂以易金伏罪。词款具存，未穷隐用之所。令拘繫仆隶，胁以刑辟。或云藏于粪壤，或云投于水中。纷纭枉挠。结成，具司备狱，以案上闻。汧公览之亦怒。俄而因有宴，停杯语及斯事。列坐宾客，咸共谈谑。或云效齐人之攫，或云有杨震之癖。谈笑移时，以为舐筐穿窬，无足讶也。时袁相国滋亦在幕中，俯首略无词对。李公目之数四曰：“宰邑者非判官懿亲乎？”袁

相曰：“与之无素。”李公曰：“闻彼之罪，何不乐甚乎？”袁相曰：“甚疑此事未了，便请相（相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公详之。”汧公曰：“换金之状极明，若言未了，当别有所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相曰：“诺。”因俾移狱于府中案问。乃令阅瓮间，得二百五十余块，诘其初获者，即本质存焉。遂于列肆索金，镕写与块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询其负担人力，乃二农夫，以竹舁至县境。计其金大数，非二人以竹担可举，明其即路之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群疑大豁。宰邑者遂获清雪。汧公叹伏无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后履历清途，至德宗朝为宰相。愚常闻金宝藏于土中，偶见者或变其质。东都敦化坊有麟德废观，殿悉皆颓毁。咸通中，毕诚相国，别令营造，建基址间，得巨瓮，皆贮白银。辇材者与工匠三四十人，当昼，惧为官中所取，遂辇材木盖之，以伺昏黑。及夜，各以衣服包裹而归。明旦开之，如坚土削成为银挺。所说与此正同。（原无出处，明抄本作出献二字，按见《剧谈录》卷上）

汧公李勉镇守凤翔时，他所管辖的地区有一个编入户籍的普通农民，在田间锄草的时候，挖出了一大坛子马蹄形的金子。村子里的人把金子送到县衙，县衙用公文向州府报告，准备将金子送往州府。宰邑对挖出珍宝很高兴，准备作为自己的政绩向上级请功。他害怕金子在公家的仓库里不安全，便存放在自己家里。过了一宿，他和其他官员重新打开观看，金子全都变成了土块。一坛金子出土时，乡里的官员、里正都

去观看检验，如今突然发生变化，没有不吃惊的。他们上告到主管官员那里，人们议论是有人用奸计将金子换走了。于是上级派理曹掾带了一部分士兵来审问处理这个案子。挖出金子的乡里的里正共同为这件事作证，宰邑受到众人的谴责，沮丧地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反复的询问和污辱，只好承认自己偷换了金子，并且在供词上签了里了，有的说扔到水里了，纷纷说自己冤枉。审理结束，将这些人关到监狱，然后将审理结果上报。汧公李勉看了报告后很生气，过了一会他去赴宴，喝酒的时候说到了这件事。在坐的宾客，都把这件事当作笑谈的话题，有的说宰邑是效仿齐人的贪婪，有人说他也许有杨震的癖好，说笑了很长时间，都以为这只是个跳墙撬锁的一般性案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当时相国袁滋也在场，他低着头没有说话。汧公李勉用眼睛看了他几次以后对他说：“宰邑同判官你是亲戚吗？”袁滋说：“我和他没有关系。”李勉说：“讲了他的罪状，你为什么不高兴？”袁滋说：“我非常怀疑这件事没完，请您详细调查。”李勉说：“偷换金子的事实非常清楚，如果说没完，是还有不同的看法，不是你无法调查清楚。”袁滋说：“可以”，将这个案子移袁滋府中审理。袁滋检查收藏坛子的房间，得到了二百五十多个金子形状的土块。袁滋问最初挖到金子的人，认定这些土块的形状和数量同原来的金子一样。于是袁滋从市场上的各个商店里借来金子，熔化铸成土块一样大小的金块。铸造完成以后，只秤了其中的一半金子，就已经是三百斤了。袁滋询问是什么人把金子送到县衙的，回答是两个农夫，用竹扁担抬到县衙的。计算一下，仅是这些金子里的大部分，也不是两个人

所能用扁担抬动的，袁滋明白了，金子在没有上路之前，就已经全部化成土块了。这下大家的疑虑都解除了，宰邑的冤案得到了澄清。汧公李勉对此表示赞叹和佩服，多次说自己的才智不如袁滋。袁滋从这件事以后，多次担任重要官职，正确处理了多起案件。到了德宗皇帝即位以后，他当上了宰相。经常听说金银珠宝埋在土里，偶然发现以后有可能会变成别的东西。东都的敦化胡同有一座废弃的道观麟德观，主要建筑已经倒塌毁坏。咸通中年，相国华诚命令在别的地方重新建造一座麟德观。在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坛子，里面装满了白银。运送建筑材料的人和工匠有三四十人，他们发现银子的时候正是白天，害怕被官员们没收，便用木材把银子盖上，以便等到天黑。当天夜里，这些人各自用衣服包上银子回家。天亮以后打开一看，全都变成了用坚实的土块削制成的银子形状的东西，所传说的故事和这个案件的情形一样。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韩滉 颜真卿 李景略 李夷简
孟简 李德裕 裴休 崔碣
赵和 刘崇龟 杀妻者 许宗裔
刘方遇

韩滉

韩滉在润州，夜与从事登万岁楼，方酣，置杯不悦。语左右曰：“汝听妇人哭乎？当近何所？”或对在某桥某街。诘朝，命吏捕哭者讯之。信宿，狱不具。吏惧罪，守于尸侧。忽有大青蝇集其首。因发髻验之，果妇私于邻，醉其夫而钉杀之。吏以为神。因问，晋公云：“吾察其哭声，疾而不惮，若强而惧者。王充论衡云：郑子产晨出，闻妇人之哭，拊仆之手而听。有间，使吏执而问之，即手杀其夫也。异日，其仆

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死于其所亲爱，知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以死而惧，知其奸也。”（《出西阳杂俎》）

韩滉在润州，夜晚和从事登上万岁楼喝酒。正喝的畅快的时候，他忽然停下酒杯不喝了，对左右的人说：“你们听到女人的哭声了吗？就在附近的某一个地方。”有人回答在某桥某街。第二天早上，韩滉命令刑事侦察人员把哭的人抓来审问，连续两天，被抓的妇女也没有招供。刑侦人员害怕韩滉怪罪，守在尸体旁边。忽然发现有大绿苍蝇聚集在死者的头顶，拨开头发检查，果然是这个妇女同邻居通奸，将丈夫灌醉以后，用钉子钉入丈夫的头顶，将丈夫害死。刑侦人员认为韩滉是神仙，询问韩滉。晋公韩滉说：“我听她的哭声急促但不悲伤，像是因为害怕而勉强装出来的。王充在《论衡》里说，郑子产早晨出门，听到妇女的哭声。他抓住仆人的手仔细倾听，过了一会，派人将妇女抓来审问，果然是这个妇女杀死了丈夫，第二天，仆人间郑子产是如何知道的？郑子产说：“死了自己所亲爱的人的正常表现是，知道丈夫有病了应该忧愁，丈夫快要死了的时候害怕，死了以后悲痛。这个女人的丈夫死了以后的哭声里充满恐惧，所以知道她必有奸情。

颜真卿

颜鲁公真卿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立辩之。天久旱，及狱决乃雨。郡人呼御史雨。（出《传载》）

鲁公颜真卿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去充当河西陇右军覆屯交兵使。五原那个地方有冤案，一直没能澄清平反，颜真卿极力调查了解。当地久旱无雨，等到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天空立即下起雨来。当地人称这场雨为“御史雨”。

李景略

李景略，凉州人，寓居河东，阖门读书。李怀光为朔方节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将张光者挟私杀妻，前后不能断。

光富于财，货狱吏，不能劾讯得实情。以景略验之，光伏辜。既而亭午，有女厉被发血身，膝行前谢而去。左右识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出《谭宾录》）

李景略是凉州人，居住在河东闭门读书。李怀光出任朔方节度使，招聘他到署衙任职。五原有一个叫张光的副将把妻子杀了，前后几个办案人员都没能调查清楚。张光很有钱，收买办案人员不能秉公调查，所以得不到实情。派李景略去审理，张光才服罪。到了正午，有一个女鬼披散头发，浑身是血，跪着来到李景略面前拜谢后离去。左右认识张光妻子的人说，这女鬼正是张光的妻子。

李夷简

李相夷简未登第时，为郑县丞。泾军之乱，有使走驴东去甚急。夷简入白刺史曰：“闻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请执问之。”果朱泚使于朱滔者。（出《国史补》）

宰相李夷简没有考中进士时是郑县县丞。泾原兵在京城

晔变时，有一个送信的人骑着驴向东走得很急。李夷简对刺史说：“听说京城有变化，这个信使一定不是朝廷派出来的，请把他抓住审问。”果然是叛军推举的首领朱泚派出来给他弟弟朱滔送信的。

孟简

故刑部李尚书逊为浙东观察使，性仁恤，抚育百姓，抑挫冠冕。有前诸暨县尉包君者，秩满，居于县界，与一土豪百姓来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实，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困（困原作因，据明抄本改）憊。有人视者，皆曰：此状中蛊。及问所从何来，乃因土豪献果，妻偶食之，遂得兹病。此家养蛊，前后杀人已多矣。包君曰：为之奈何？曰：养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将夫人诣彼求乞。不然，即无计矣。包君乃当时雇船携往。仅百余里，逾宿方达。其土豪已知，唯（唯字原阙，据明抄本补）恐其毒事露，愤怒彼甚。包君船亦到，先登岸，具衫笏，将祈之，其人已潜伏童仆十余，候包君到，靽履拄球杖，领徒而去。包未及语，诟骂叫呼，遂令拽之于地，以球杖击之数十，不胜其困。又令村妇二十余人，就船拽包君妻出，验其病状，以头摔地，备极耻辱。妻素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殒。包君聊获余命。及

却回，土豪乃疾棹到州，见李公诉之云：“县尉包某倚恃前资，领妻至庄，罗织搅扰，以索钱物，不胜冤愤。”李公大怒，当时令人斋枷锁追。包君才到，妻尚未殓，方欲待事毕，至州论。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锁身领去。其日，观察判官独孤公卧于厅中睡次，梦一妇人，颜色惨沮，若有所诉者。捧一石砚以献，独孤公受之，意颇凄惻。及觉，因言于同院，皆异之。逡巡，包君到。李公令独孤即推鞠。寻甚辩对。包君所居，乃石砚村也。郎惊异良久，引包君入，问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诘其妻形貌年几，乃郎梦中所见。感愤之甚。不数日，土豪皆款伏。具狱过（过原作遇。据明抄本改。）李公。李公以其不直，遂凭土豪之状。包君以倚恃前资，擅至百姓庄搅扰。决臂（明抄本臂作臀）杖十下。土豪以前当县官，罚二十功。从事宾客，无不陈说。郎亦力争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在扬州闻之，奔波过浙江，见李公。涕泣论列其妹冤死之状。李公大怒，以为客诘，决脊杖二十，递于他界。自淮南无不称其冤异。郎自此托疾请罢。时孟尚书简任常州刺史。常与越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为浙东观察使。乃先以帖，令录此土豪一门十余口。到才数日，李公尚未发，尽毙于州。厚以资币赠包君。数州之人闻者，莫不庆快矣。（出《逸史》）

刑部尚书李逊曾经担任浙东观察使，他的性格仁慈，保护百姓利益，抑制官僚势力。原诸暨县尉包君的任期满了以后，居住在诸暨县边境附近。他与一个土豪有来往，这个土

豪家里非常富有，每当有好吃的或新鲜水果，都送一些给包君。有一天，包君的妻子突然心腹发病，十分难受。别人看了以后都说是中了一种叫作蛊的毒虫的毒，并问包君这毒是从哪里来的。包君回答说是因为土豪送来水果，妻子偶然吃了一点，就得了这种怪病。别人告诉包君，这个土豪家里养蛊，已经害死过许多人了。包君问如今该怎么办？人们告诉他说：“养这种毒虫的人，都会解毒的方法。如今你应该迅速把夫人送到土豪家去求救，否则就没有办法了。”包君当时就雇了一条船，带着妻子前往土豪家。他们家距离土豪家一百多里，过了一宿才到达。这时土豪已经知道他们要去，害怕自己养毒虫害人的事情泄漏，非常生气。包君的船到了以后，包君走上岸去，整理衣服正要去求救。土豪已经暗中埋伏了十多个仆人，等候包君的到来。土豪鞭拉着，拿着木棍，来到船前。没等包君说话，这些人就开始大声叫骂，把包君拽倒在地，用棍子打了几十下。土豪又叫村里的二十多个妇女，上船把包君的妻子拉出来，查看了中毒的症状，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头往地上碰，百般折磨污辱，包君的妻子本来就瘦弱多病，并且怀有身孕，回到船上就死了。包君侥幸留下一条性命，还没有回到家里，土豪就坐快船赶到州府，向观察使李逊告状，说包君倚仗从前当过县尉，带着妻子来到他的庄院，虚构罪名，扰乱闹事，诈取钱物，令他非常冤屈气愤。李逊非常生气，当时就派人带着枷锁去抓包君。包君刚刚回到家里。妻子的尸体还没有掩埋，准备办完丧事再去州府讲理。这时州里的差人忽然到了，给他戴上枷锁，将他押走。这一天，观察判官独孤在厅里打盹儿。梦见一个女人，神色悲

伤凄惨，似乎要对他说什么，捧着一个石砚献给他。独孤接受了，心里对她很同情。不一会儿，包君被押到了，李邕让独孤来审理。独孤一问，包君所居住的地方正是石观村，独孤心中惊奇了很久。他把包君叫进屋里，仔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包君哭着将事情的经过说了。独孤问包君妻子的体形相貌和年龄，正是自己梦中所见到的女人，心中既感慨又愤怒。数日之后，土豪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独孤把审理报告拿给李邕看，李邕认为他判的不公正，只凭土豪的原状，改判包君倚仗以前的资历，擅自到老百姓家里闹事，打十棍。土豪以前当过县官，罚做二十天工。从事和幕僚等官员都为包君说话，独孤也极力为包君争辩，然而竟没有效果。包君妻子的哥哥在扬州听到判决结果，从远处赶来浙东求见李邕，哭着述说妹妹冤死的惨状。李邕大怒，认为他是来作说客，打了他脊背二十棍，将他赶出州界。淮南一带没有不认为这个案子断得冤枉奇怪的。独孤托病辞职了。当时尚书孟简任常州刺史，经常到浙东附近，对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第二年，他接替李邕担任浙东观察使，便先送出名片，命令逮捕土豪一家十多口人。孟简到任以后没过几天，李邕还没有走，就把土豪一家十多口人处死了。他还赠送给包君许多钱物。几个州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不庆贺叫好的。

李德裕

李德裕出镇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诉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隐用却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割传领，文籍分明。众词皆指以新得替引隐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时，交领分两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见其金，鞠成具狱，伏罪昭然。然未穷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费之，以无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宪之际，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人乃具实以闻曰：“居寺者乐于知事，前后主之者，积年已来，空放分两文书，其实无金矣。群众以某孤立，不杂洽辈流，欲乘此挤排之。”流涕不胜其冤。公乃悯而恻之曰：“此固非难也。”俯仰之间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人对事，咸（咸原作成，据唐语林改）遣坐兜子。下帘子毕，指挥（挥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门下（下学原阙，据唐语林补）不令相见，命取黄泥，各令模前后交付下次金样（样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数辈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获清雪。（出《桂苑丛谈》）

李德裕镇守浙右的时候，有一个甘露寺管事和尚未告状，说庙里的一些物品被前管事和尚隐藏使用了，还贪污了金子若干两。前几任管事和尚，全都有交接文书，记载得十分清楚明白，大家还以为是他这个新的管事给藏起来使用了。并且还说：“我要管事时，准备接交的东西的种类和数量很明确，等到正式交接那一天，却不见金子。”于是立案审查，原来的和尚伏罪。事情很清楚，只是没有查清金子藏在什么地方，只好认定是那个和尚不守戒律花费了。和尚也无法申诉，只好等死。等到判决这一天，李德裕怀疑这个案子还没有十分清楚，便重新同那个原来的管事和尚谈话。和尚告诉他实情说：“庙里的和尚愿意管事，前后那些管事的和尚，多年以来，凭空书写和公布金子的数字和帐目，其实没有金子，大家都孤立我，因为我不和他们同流合污，他们就乘机排挤我。”和尚哭的很冤屈，李德裕怜悯地说：“这固然是非难你。”他略微考虑一下又说：“我有办法了。”他叫人准备只有坐位而没有轿厢的软轿数乘，命令把与此案有关系的和尚找来对证。让和尚都坐在轿子，放下帘子，相互无法看见。然后指挥部下拿来黄泥，让每一个和尚捏出各自经手交接过的金子的模型，以便作为证据。和尚们既然不知道金子的大小和形状，所以也就捏不成。李德裕很生气，命令起诉前几任管事和尚，这些和尚都一一认了罪。那个受排挤的和尚，得到了澄清昭雪。

裴休

裴休尚古好奇，掌纶诰日，有亲表调授邑宰于曲阜者。土人垦田，得古器曰盎，腹容三斗，浅项痹足，规口矩耳，朴素古丑，将蠹土壤者。既洗涤之后，磨堊之，隐隐有古篆九字带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辩。兖州有书生姓鲁，能八体书字者，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虽某颇尝学之。是九字曰：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邑宰大奇其说。及以篆验，则字势存焉。及辇致河东公之门，公以为麟经时物，得以言古矣，宝之犹钟珖郃鼎也。视草之暇，辄引亲友之分深者观之。以是京华声为至宝。公后以小宗伯掌贡举，生徒有以盎宝为请者。裴公一日设食，会门弟子，出器于庭，则离立环观，迭词以质。独刘舍人蜕以为非当时之物，近世矫作也。公不悦曰：“果有（有原作不。据明抄本、许刻本、黄刻本改。）说乎？”紫微曰：“某幼专丘明之书，具载小白桓公九合诸侯，取威定霸，葵丘之会第八盟。又按礼经，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后反虞，虞然后卒哭，卒哭然后定谥。则葵丘之役，实在生前，不得以谥称。此乃近世之矫作也。裴公恍然而悟，命击碎，然后举爵尽饮而罢。（出《唐阙史》）

裴休崇尚喜爱珍奇的古董。他负责管理皇帝的诏书的时候，他的一个表亲调任曲阜邑宰。当地农民开荒耕地的时候，挖出一件古代器物，名字叫做“盎”。这个盎的容积大约三斗，短脖鸟足，圆口方耳，古朴笨重。将上面的泥土洗掉以后，磨擦干净，在盎的腰部隐约显现出九个古篆字，曲阜的县令也不认识。兖州有个书生姓鲁，能用八种字体写字。将这个书生找来，拿出盎让他辨认。他说：“这是大篆，不是现在仍然使用的字体，我曾经学过。这九个字是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邑宰对他说的话感到很惊奇，等到拿来篆体字的书籍来对照检验，觉得字迹的笔画相似。邑宰用车把盎送到河东裴休家里。裴休以为是春秋时代的器物，非常珍爱，视同国宝。他在修改皇帝的诏书以后的空闲时间，特意请感情比较深的亲戚朋友前来观赏，从此被人们称为京城里的至宝。后来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主管科举考试，学生中有人要求观赏他收藏的盎。有一天他摆酒宴，请来学生弟子到家里聚会，将盎拿出来摆在院子，大家围着鉴赏。只有中书舍人刘蛻认为不是春秋时的器物，而是近代伪造的赝品。裴休不高兴地说：“有什么根据吗？”刘蛻说：“我从前专门学习过历史文献，上面记载齐桓公小白九次召集各路诸侯，树立威信，定下霸主地位。葵丘这次聚会是第八次结盟。又据《礼经》记载，诸侯五月安葬桓公小白，结成同盟的各路诸侯到了，就开始进行埋葬，然后举行拜祭，拜祭以后是早晨和晚上哭丧，哭丧以后确定追封谥号。然而葵丘聚会确是齐桓公小白生前的事情，那时还没有得到谥号，所以这是一件近代伪造的赝品。”裴休

恍然大悟，命令人把盃打碎，然后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崔碣

崔碣任河南尹，惩奸剪暴，为天下吏师。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是年，又笈贿适楚，始返楫于彭门，值庞勋作乱，阱于寇域，逾期不归。有妻美少，且无伯仲息裔之属。妻常善价募人，访于贼境之四裔，竟无究其迹者。或曰：已戕于盗，帑其货矣。洛城有杨乾夫者善卜称。妻晨持一縑，决疑于彼。杨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财，思以计中之。乃为端蓍虔祝，六位既兆，则曰：所忧岂非伉俪耶？是人绝气久矣。象见坟墓矣。遇劫杀与身并矣。妻号啕将去，即又勉之曰：阳鸟已晚，幸择良晨，清旭更问，当为再祝。妻诚信之。他日，复往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异也，无复望也。”仍言号恸非所以成礼者，第择日举哀，绘佛饭僧，以资冥福。妻且悲且愧，以为诚言，无巨细事，一以托之。杨生主办，雅竭其志。则又谓曰：“妇人茕独，而衷财贿，寇盗方炽，身之灾也，宜割爱以谋安适。”妻初不纳，夕则飞砾以惧之，昼则声寇以危之，次则役媒以饵之。妻多杨之义，遂许嫁焉。杨生既遂志，乃籍所有，雄据厚产。又逾月，皆货旧业，挈妻卜居乐（明抄本乐作洛）渠

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诏大赦就擒外，胁从其间者，宥而不问，给篆为信，纵归田里。可久髡裸而返，瘠瘁疥秽，丐食于路。至则访其庐舍，已易主矣。曲讯妻室，不知其所。展转饥寒，循路哀叫。渐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见妻及杨，肆目门首，欲为揖认，则诃杖诟辱，仅以身免。妻愕眙以异，复制于杨。可久不堪其冤，诉于公府。及法司按劾，杨生贿赂已行，取证于妻，遂诬其妄。时属尹正长厚不能辨奸，以诬人之罪加之。痛绳其背，肩扶出疆。可久冤楚相萦，殆将溘尽，命丝未绝，洛尹改更，则衔血赍冤于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鞠吏，得以肆其毒于箴言。且曰：以狱讼旧政者，汉律在焉。则又裂臄，配邑之遐者，隶执重役。可久双眦流血，两目枯焉。时博陵公伊人燕居，备聆始卒。天启良便，再领三川。狱吏屏息，覆盆举矣。揽辔观风之三日，潜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掩乾夫一家，兼素鞠胥，同梏其颈。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鞠吏贿赂，丑迹昭焉。既捶其胁，复血其背，然后擢发折足，同瘞一坎。收录家产，手授可久。时离毕作冷，衣云复郁。断狱之日，阳轮洞开，通逵相庆，有出涕者。沉冤积愤，大亨畅于是曰。古之循吏，孰能拟诸。（《出唐阙史》）

崔碣担任河南尹，他惩治坏人和恶霸势力，成为天下官员的榜样。有个贩卖货物的商人叫王可久，家庭非常富裕美满，每年在各地贩卖茶叶，经常赚很多钱回家。这一年，他又带了很多茶叶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销售。这一天，他乘船到

了彭门，正赶上庞勋领兵叛乱，于是被阻隔在贼兵控制的地区，超过了预定的日期回家。他的妻子年轻貌美，没有兄弟子女和亲属。她几次花钱雇人到贼兵占领的地区四处寻找丈夫，都没有查访到王可久的踪迹。有的人回来说她丈夫已经被强盗杀死了，把钱和货物抢走了。洛城有个叫杨乾夫的人算卦很出名，王可久的妻子在一天早晨拿着一块细绢去找杨乾夫，请他推算丈夫的情况。杨乾夫对王可久家里的情况很清楚，并且对王可久的钱财很眼红，于是便想借此机会算计王可久的妻子。他拿出算卦用的蓍草为她占卜，结果出来以后，他对王可久的妻子说：“你所担忧的莫非是你的丈夫吗？他已经死了很久了。卦象已经显示出他的坟墓，遇到强盗把他杀了。”王可久的妻子大声哭着要走，他又劝她说：“太阳已经升的很高了，幸亏选择了早晨的好时辰来算卦。改日早晨你再来，我再为你重新算一遍。王可久的妻子很相信他，过了几天，又去算卦，仍然得到了上一次的卦象。杨乾夫说：“神仙也真是奇怪，看来没有希望了。”并且告诉王可久的妻子说，只是悲伤不成礼仪。应该选择日期办理丧事，请和尚做法事，以保佑你丈夫在阴间平安。王可久的妻子又悲伤又惭愧，以为杨乾夫对她说的全是真诚关心的话，便把办理丧事的大小事情全都托付给杨乾夫。杨乾夫认真操办丧事，使王可久的妻子很满意。杨乾夫又对王可久的妻子说：“夫人一个人很孤独，而家里又很有钱，当前正闹强盗，容易招灾，应该忘掉死去的丈夫早一点嫁人。”王可久的妻子起初不答应。杨乾夫就晚上扔石头吓唬她，白天说有强盗威胁她，或者是请媒人去诱骗她。王可久的妻子感激他助办理丧事的义气，便

嫁给了他。杨乾夫实现了自己的计划，霸占王可久的全部家产。过了一个月，他又重操旧业，带着妻子搬到乐渠北边居住。第二年，徐州的战乱平息，天下没有了战争。皇帝发布命令，只把发动战乱的贼兵头领抓住法办，其余的胁从者不加追究，并且发给证明，释放回家。王可久空手而返，饥寒贫病，一路要饭，回到家里时，房屋已经换了主人。他询问妻子的下落，人们不知道，他遭受不了奔走饥寒的打击，在路上哭喊，有知道情况的人，告诉他妻子的新住址。他去找妻子和杨乾夫，站在门口，想要和妻子相认，杨乾夫骂他，污辱他，并且用棍子打他，他只好逃走。妻子非常惊奇，制止了杨乾夫的行为。王可久无法忍受冤屈，去官府告状。等到官府开始审理时，杨乾夫已经送上了贿赂。办案官员去他妻子那里取了证据，然后诬蔑王可久狂妄。河南尹正长厚不能辨别真伪善恶，给王可久加上了诬陷的罪名，将他打了一顿。王可久扶着别人的肩膀回去。他饱受冤屈，就要支持不下去了。也许他命不该绝，来了新任洛尹。王可久又去告状，仍然没有得到正确的判决。以前办案的官员对他百般污蔑，说：“诬告前任官员，按照汉朝廷续下来的法律，要车裂砍脚，发配远地，应该罚作苦役。”王可久哭得两眼流血，快要瞎了。这时博陵公崔碣退朝闲居在家，对王可久的冤情了解得很清楚。上天发了慈悲，行了方便，朝廷又启用崔碣为河南尹，办理案件的官员都很害怕他。王可久的案件又重新提了出来，崔碣决心澄清吏治，调查了解了三天以后，秘密到监狱里把王可久叫出来，然后命令突然逮捕杨乾夫全家，同原来审理案件的官员一同关进监狱。并且暗中命令王可久清点家产，贵

重器物还剩下不少。原来审理案件官员收受贿赂的罪行也调查清楚了。崔碣命令对他们施加重刑，用棍子打前胸和后背，然后揪着头发把腿打断，全都埋在一个坑。又把他们的家产没收，送给王可久。当时天气很冷，阴云覆盖，重新判决这一天，突然日出天晴，满街是欢庆的人们。有的人激动地哭了。沉积的冤情和愤怒都在这一天得到了澄清和发泄。人们说：“从古到今的官员，有谁能比得上博陵公崔碣！”

赵和

咸通初，有天水赵和者任江阴令，以片言折狱著声。犹是累宰剧邑，皆以雪冤获优考。至于疑似晦伪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时有楚州淮阴农，比庄俱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货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贲本利以赎。至期，果以腴田获利甚博，备财赎契，先纳八百缗。第检置契书。期明日以残资换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征纳缗之籍。明日，贲余镪至，遂为西邻不认。且以无保证，又乏簿籍，终为所拒。东邻冤诉于县。县为追勘，无以证明。宰邑谓曰：“诚疑尔冤，其如官中所赖者券，乏此以证，何术理之？”复诉于州。州不能理。东邻不胜其愤。远聆江阴善听讼者，乃越江而南诉于赵宰。赵

宰谓曰：“县政地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东邻则冤泣曰：“此地不得理，无由自涤也。”赵曰：“第止吾舍，试为思之。”经宿召前曰：“计就矣，尔果不妄否？”则又曰：“安敢诬。”赵曰：“诚如是言，当为实法。乃召捕贼之干者数辈，赍牒牒至淮壖，曰：（曰原作口，据明抄本改）有啸聚而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恶相济者，在某处居，名姓形状，具以西邻指之，请梏送至此。先是邻州条法，唯持刀截江，无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还。然自恃无迹，未甚知惧。至则旅于庭下。赵厉声谓曰：“幸耕织自活，何为寇江？”囚则朗叫泪随曰：稼穡之夫，未尝舟楫。赵又曰：“证词甚具，姓氏无差，或言伪而坚，则血肤取实。”囚则大恐，叩头见血，如不胜其冤者。赵又曰：“所盗幸多金宝锦彩，非农家所实蓄者，汝宜籍舍之产以辩之。”囚意稍解。遂详开所贮者，且不虞东邻之越讼也。乃言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等纳到者；绉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贯，东邻赎契者；银器若干件，匠某锻成者。赵宰大喜。即再审其实。谓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谓讳东邻所赎八百千，遂引诉邻，令其偶证。于是慚惧失色，祈死厅前。赵令梏往本土，检付契书，然后实之于法。（出《唐阙史》）

唐朝咸通初年，天水的赵和担任江阴县令。他平素以用非常简要的程序和语言判明复杂的案件出名，所以多次出任政务繁重的县的县令，全都因澄清了许多冤案而受到高度评价。不论什么复杂曲折的案件，他全能调查处理得清楚明白。当时楚州淮阴有个农民，他们村里的人都因为丰收有钱而去

经商。他的东邻则购买了数百亩肥沃的田地。但是买地的钱不够，他便把庄园房产的契据抵押给西邻，借贷了一百万文钱。交付检验了契据，说明第二年带上本钱和利息去赎回契据。到了约定的日期，东邻果然因为买来的土地肥沃，收获了很高的利润。他带着钱去赎契据，先交纳了八十万文，并且验看了契约，准备第二天把钱交齐，换回契据。因为只隔一两宿，又是世交，所以东邻没有向西邻索要已经交纳的八十万文的收据。第二天，他拿够了剩余那部分数额的钱去西邻家。西邻竟不承认他已经交纳了八十万文，因为没有证明，所以西邻一直拒绝交还契据。东邻去县衙告状，县衙进行调查，但找不到证据。宰邑对他说：“实在怀疑你是冤枉的，他赖帐不交还契据，但是缺乏证据，有什么办法处理呢？”他又去州府告状，州府也无法审理。他无法忍受心中的愤怒，听说江阴县衙善于正确断案，便过江向南面的江阴县令赵和起诉。赵和说：“县一级的衙门级别低，并且超越了我们管辖地界，有什么办法为你昭雪呢？”他哭着说：“你们这里如果不给审理，我就没有办法伸冤了。”赵和说：“如果真像你说的，应当为你执法。”于是赵和召集了几个捕贼办案的能手，带着公文来到淮壖，对西邻说：“有一伙聚集在长江常抢劫的土匪，案件已经调查审理结束。其中有人供认有同伙帮助作恶，居住在某地，长相姓名，指的就是你，所以要把你逮捕带走。我们邻州的法律规定，唯独是对持刀在江上抢劫的，不允许藏匿不究，所以带公文追捕到这，果然抓到了你。”西邻倚仗自己并无劣迹，所以不怎么害怕。等到被带到县衙大堂上，赵和厉声说道：“有条件自己耕种织布生活，为什么要作江上的

强盗？”西邻大声哭叫说：“种田的人，没有上过船。”赵和又说：“供词非常具体明白，姓名也没有差错，你还要狡猾抵赖，则必须使用重刑迫使你招认。”西邻非常恐惧，把头磕出了血，似乎是非常冤屈的样子。赵和又说：“所抢劫偷盗的东西幸好大都是金银珠宝和绸缎布匹，不是农家所购买和积存的东西，你可以申报你的财产来进行核实辩护。”西邻稍微缓解了一点恐惧的心理。详细开列了自己财产的清单，一点也没有料到东邻越境诉讼这一招。他交待有稻米若干斛，是佃户某些人交纳的；绸绢若干匹。是自己家用织机织的；有钱若干贯，是东邻交来赎契据的；银器若干件，是某银匠给加工制做的。赵和大喜，便进一步核查落实，对他说：“如果不是在江上抢劫的强盗，你为什么隐匿东邻所赎契据的八十万文钱？”于是把告状的东邻叫出来和他对质。这下子西邻又惭愧又害怕，脸上变了颜色，在厅上请求恕罪饶命。赵和命令把他押回家去，检查交还契据，然后按刑法罚处。

刘崇龟

刘崇龟镇南海之岁，有富商子少年而白皙，稍殊于稗贩之伍。泊船于江。岸上有门楼，中见一姬年二十余，艳态妖容，非常所睹。亦不避人，得以纵其目逆。乘便复言，某黄

昏当诣宅矣。无难色，颔之微哂而已。既昏暝，果启扉伺之。比之未及赴约，有盗者径入行窃。见一房无烛，即突入之。姬即欣然而就之。盗乃谓其见擒，以庖刀刺之，遗刀而逸。其家亦未之觉。商客之子旋至，方入其户，即践其血，汰而仆地。初谓其水，以手扪之，闻鲜血之气未已。又扪着有人卧，遂走出。径登船，一夜解维。比明，已行百余里。其家迹其血至江岸，遂陈状之。主者讼穷诘岸上居人，云：某日夜，有某客船一夜径发。即差人追及，械于圜室，拷掠备至，具实吐之。唯不招杀人。其家以庖刀纳于府主矣。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设，合境庖丁，宜集于球场。以候宰杀。”屠者既集，乃传令曰：“今日既已，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于厨而去。府主乃命取诸人刀，以杀人之刀，换下一口。来早，各令诣衙请刀，诸人皆认本刀而去。唯一屠最在后，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诘之，对曰：“此非某刀。”又诘以何人刀，即曰：“此合是某乙者。”乃问其住止之处，即命擒之，则已窜矣。于是乃以他囚之合处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毙之于市。窜者之家，旦夕潜令人伺之，既毙其假囚，不一两夕，果归家，即擒之。具首杀人之咎，遂置于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以奸罪杖背而已。彭城公之察狱，可谓明矣。（出《玉堂闲话》）

刘崇龟镇守南海那一年，有一个富商的儿子年轻而且长得白晰，不同于一般贱买贵卖的商人，一天他的船停靠在江边，岸上有一座住宅。里面有一个女子，年龄有二十多岁，长得非常美丽妖艳，不是平常所能见到的。这个女子不躲避人。

所以富商的儿子得以和她交换目光眉来眼去。并乘机和她说道：“我傍晚到你家里去。”女子面无难色，只是点头微笑，到了傍晚，这个女子果然开着门等富商的儿子。没等富商的儿子前来赴约，有一个小偷进来偷东西。他看到一间屋里没有点灯。便窜了进去。那女子高兴地扑了上去。小偷以为来人抓他，便用杀猪刀刺了女子一刀，然后扔下刀跑了，女子的家人没有发觉。富商的儿子随后来到了，一进屋就踩到鲜血上，立刻摔倒在地上。一开始他以为是水，用手一摸，闻到了一股血腥味。接着又摸到地上躺了一个死人，便赶忙出去。直接上了船，船开了一夜，到天亮，已经驶出一百多里。女子家里的人循着血迹找到江岸。然后便向官府报了案。主持办案的官员普遍询问了住在江边的人，有人说某月夜晚，有某一条船夜里发出。办案官员立刻派人把富商的儿子追回，将他关到狱里严刑拷打。富商的儿子供出实情，只是不承认杀人，女子家里的人把捡到的杀人凶器。一把杀猪刀交到官府。郡守下命令说：“某日召开盛大宴会，全境的屠夫，都要集中到球场上，等着屠宰牲口。”屠夫们聚集以后，他又传令说：“今天已经晚了，明天再来，现在各自把杀猪刀留到厨房里，空手回去。”然后他又叫人把屠夫们的刀取来，用杀人那口刀换下一口。第二天早晨。命令屠夫们到衙门去取刀，众人都认领了自己的刀走了，只有一个屠夫留在最后，不肯拿刀。郡守问他为什么不取刀，他说：“这不是我的刀。”又问他是谁的刀。屠夫说应该是某人的刀。又问清了刀的主人居住的地点。郡守立刻派人去抓，结果杀人者已经逃走了。于是郡守又命令将牢狱里应处死的犯人，假装成富商的儿子，傍晚时

公开处死在市场上，逃跑的杀人犯的家属，每天早晚都探听官府的消息。既然已经将“杀人犯”杀了，没过一两天，杀人者就放心地回家了。马上就被官府抓来，他全部招认了杀人的经过，按法律被处以死刑，商人的儿子，夜入民宅，仅以通奸罪论处，打了一顿板子就释放了。彭城公审理案件可以说是明断的。

杀妻者

闻诸耆旧云：昔有人因他适回，见其妻为奸盗所杀。但不见其首，支体具在。既悲且惧，遂告于妻族。妻族闻之，遂执婿而入官丞。行加诬云：尔杀吾爱女。狱吏严其鞭捶，莫得自明，泊不任其苦，乃自诬杀人，甘其一死。款案既成，皆以为不缪。郡主委诸从事，从事疑（疑原作款，据明抄本改）而不断。谓使君曰：“某滥尘幕席，诚宜竭节。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误举典刑，岂能追悔也？必请缓而穷之。且为夫之道，孰忍杀妻？况义在齐眉，曷能断颈。纵有隙而害之，盍作脱祸之计也。或推病殒，或托暴亡，必存尸而弃首，其理甚明。使君计其谏义，从事乃别开其第，权作狴牢。慎择司存，移此系者，细而劾之，仍给以酒食汤沐，以平人待之。键户棘垣，不使系于外。然后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

各供通。近来应与人家安厝坟墓多少去处文状。既而一面诘之曰：“汝等与人家举事，还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于一豪家举事，具言杀却一奶子，于墙上舁过，凶器中甚似无物，见在某坊。发之，果得一女首级。遂将首对尸，令诉者验认。云：“非也。”遂收豪家鞠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杀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尸易此良家之妇，私室蓄之。豪士乃全家弃市。吁！伍辞察狱，得无慎乎？（出《玉堂闲话》）

听几位年纪大的朋友讲，当年有一个人出门回家，发现妻子被强盗杀死，脑袋不见了，只剩下身体，他又悲伤又害怕，及时通知了妻子家里的人。妻子家的人听了，把女婿抓到官府，诬陷他杀死了他们的女儿。办案人员严刑拷打，也没有调查清楚。这个人经受不住拷打，便自己诬陷自己，承认杀了妻子，甘愿被处死。定案以后，大家都认为审理结果没有什么问题，郡守把案件后期的处理交给一位从事办理。从事对这个案件的审理抱有怀疑，不敢决断。他对郡守说：“我没有多少能力，勉强充当您的幕僚，应当尽职尽责。奉命处理人命案件，而人死不能再生，如果错杀了人，岂不是追悔莫及，必须要慎重处理。况且作丈夫的，谁忍心杀害妻子。夫妻相亲相爱，怎么会割下对方的头颅。纵然是有矛盾要杀害，为什么不想办法逃脱追查呢？或者是推说病死了，或者是推托暴死的，何必留着尸体而扔掉脑袋呢？这里的道理很明显。”郡守同意了他的意见。从事另外找了一个地方，当作牢狱。慎重选择办案人员。将那个被指控为杀妻的人，转移到这个地

点关押，详细审问调查。仍然给这个人供应酒饭和生活用具，向对平常人一样对待他。加强防守，不让他逃脱。然后找遍全城埋葬死人、办理丧事为职业的人，叫他们讲述近来给别人埋葬死人的情况，并且询问他们有没有觉得可疑的事情。有一个人说，他去一个土豪家办理丧事，都说是一个奶妈被杀，凶手跳墙跑了，棺材里好象没装什么，埋到某个地点了。从事派人挖出棺材，见里面有一个女人的头，将这个头和当初发现的无头尸体对在一起，让那个在押的人辨认。那个人说不是。于是将土豪和家里的人抓来，土豪服罪坦白了。原来是土豪杀了一个奶妈，将头装到棺材埋了，用她的尸换了那个良家妇女，藏到密室里偷偷霸占。于是土豪一家被在闹市中处以死刑。审理案件，能不谨慎吗？

许宗裔

蜀之将帅，鲜不好货。有许宗裔者，分符仗钺，独守廉隅。尝典剑州，民有致寇者，灯下认识暴客，待晓告巡，其贼不禁拷捶，远首其罪，囚而送州。宗裔引虑，縲囚纷诉，且言丝钩紈乃是家物，与劫主递有词说。宗裔促命两縲丝车，又各赍紈卷时胎心，复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退下紈线，见杏核，与囚款同。仍以丝钩安车，量其轻重

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者有妄认之过，巡捕吏伏拷决之辜，指顾之间，为雪冤枉，乃良吏也。（出《北梦琐言》）

蜀郡的官员将领，很少有不贪图钱财的。有个叫许宗裔的官员，虽然手握大权，却品行端正。他曾经掌管剑州，有个居民家中去了强盗。在灯光下看见了强盗的样子，天亮以后报告了官府的刑事巡察人员。巡察人员把他认定的人抓住以后，这个人经受不住拷打，只好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强盗。被押送到州府，许宗裔慎重处理，将囚徒带上来重新审问。囚徒说，所谓抢劫来的赃物缲丝工具是自己家里原有的东西，说的和被抢劫的人说的正好相反。许宗裔立刻命令两个人当面对质核实，问他们各自家里的缲丝车上卷丝轴心是用的什么东西？一个说是杏核，一个说是瓦片。许宗裔命令退下卷上的蚕丝，拆下轴心，见是杏核，与囚徒说的相同。然后又把缲丝车安装好，测量其重大小，也说明确实是囚徒家中的用具，因而证明了被抢劫的人认错了人，巡捕官差也有行刑逼供的错误。许宗裔在一指一瞥的短暂时间里。就澄清了一起冤案，真是一个好官啊！

刘方遇

镇州士人刘方遇家财数十万。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发长，为继室。田有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货殖，方遇以所积财，令令遵兴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业。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财素为令遵兴殖，乃举族合谋，请以令遵姓刘，为方遇继嗣。即令鬻券人安美，为亲族请嗣券书。即定，乃遣令遵服斩衰居丧。而二女初立令遵时，先邀每月供财三万。及后求取无厌，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诣本府论诉云：令遵冒姓，夺父家财。令遵下狱。石李二夫族与本府要（要原作安，据明抄本改）吏亲党上在府帅判官、行军司马，随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赂钱数千缗，而以令遵与姊及书券安美同情共盗，俱弃市。人知其冤。府帅李从敏，令妻来朝，慎事发，令内弟弥缝。侍御史赵都嫉恶论奏，明宗惊怒，下镇州，委副使符蒙按问。果得事实。自亲吏高知柔，及判官行军司马，并通货僧人、妇人，皆弃市。唯从敏初削官停任，中宫祈哀，竟罚一季俸。议者以受赂曲法杀人，而八议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诲诛后，王贵妃用事故也。（出《北梦琐言》）

镇州的刘方遇有家财数十万贯，他的妻子田氏死得很早，田氏的妹妹是尼姑，经常出入刘方遇家，刘方遇让她把头发留长了，娶她为继室夫人。刘方遇的内弟善于经商，刘方遇便将自己积攒的钱财，交给内弟去经营。刘方遇有个儿子很幼小，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刘方遇病死了，儿子太小，不能管理家业。刘方遇的继室夫人和两个女儿。将刘方遇的全部家产交给刘方遇的内弟经商。并且全家在一起商量，决定请刘方遇的内弟改成姓刘，继承刘方遇。找来书写契约文书的安美。为刘方遇家族的人撰写了请刘方遇的内弟继嗣刘方遇的契约文书。确定下来以后，便叫刘方遇的内弟穿丧服按规矩办理丧事。刘方遇的两个女儿一开始把刘方遇的内弟确定为父亲的继承人时，每月向刘方遇的内弟索要两万文钱，后来越要越贪。而他们两个姓石和姓李的丈夫，又教唆她们去官府告状，说刘方遇的内弟冒充姓刘，夺取了父亲的家产，刘方遇的弟弟被逮捕入狱。刘方遇两个女儿丈夫家里的人和官府的主要官员及其判官、行军司马随军都押衙等官员，分别接受了刘方遇两个女儿数千贯的贿赂。将刘方遇的内弟和刘方遇的继室夫人以及撰写契约文书的安美定为同伙强盗，一同在闹市杀头。人们都知道这个案子断得冤枉，府帅李从敏害怕事情败露，派妻子上朝中找内弟弥补漏洞。侍御史赵都憎恨他们的丑恶行径，向皇帝报告。明宗皇帝又惊又怒。巡视镇州，派副使符蒙去调查这个案件，果然弄清实情。将负责办案的官员高知柔和判官行军司马，以及送受贿赂的刘方遇的两个女儿等，全部在闹市处死。只有李从敏一开始被免

除官职，王贵妃为他求情，又改为只罚一个月的俸禄。人们议论这个案子，一开始破坏法律冤杀人命，而重新审理也没有惩治李从敏，丧失了法律的尊严和尺度。这是仍用女人裙带关系的缘故啊。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辩一

东方朔 匡衡 边文礼 荀慈明
曹植 诸葛恪 车浚 诸葛靓
蔡洪 范百年 张融 庾杲之
王俭 周顒 王融 李膺
商铨 萧琛 朱淹 崔光
陈元康 李谐 卢恺 卢思道
王元景

东方朔

汉武帝见画伯夷、叔齐形象，问东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齐，天下廉士，何谓愚邪？”朔对曰：臣闻贤者居世，与之推移，不凝滞于物。彼何不升

其堂、饮其浆，泛泛如水中之鳧，与彼徂游。天子穀下，可以隐居，何自苦于首阳？上喟然而叹。

又

汉武游上林，见一好树，问东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阴使人落其树。后数岁，复问朔，朔曰：“名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与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且昔为善或，今为瞿所；长少死生，万物败成，岂有定哉！帝乃大笑。（出《小说》）

汉武帝观看伯夷阳和叔齐的画像，问东方朔画像上的两个人是谁，东方朔说：“古代很愚蠢的人。”武帝：“伯夷和叔齐是天下有名的廉洁之人，怎么能说愚蠢呢？”东方朔回答说：“我听说，聪明的人活在世上，应该顺应时代发展，不阻碍潮流。他们为什么不坐到自己应该坐的位置上，畅快地喝酒，自由自在地就像在水中游泳的野鸭一样？如果他们不想当官，天子脚下，京城附近，哪里不可以隐居，为什么要跑到首阳山去饿死呢？”武帝不觉也为之长叹。

还有一次，武帝去长林游玩，见到一棵长得十分茂盛的树，他问东方朔是什么树。东方朔说：“名字叫善哉。”武帝暗中叫人把这棵树砍下去一截。过了几年，武帝又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名字叫瞿所。”武帝说：“你欺骗我很久了，名称为什么和以前不一样？”东方朔说：“比如马，大的叫马，小的叫驹；长大叫鸡，小时叫雏；大的叫牛，小的叫犊；人生下来叫儿子，长大叫老子。所以这棵树当初叫善哉，如今叫瞿所。大小生死，万物变化，哪有固定的事情。”武帝大笑起来。

匡衡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人有烛而不与，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之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为其佣作，而不求直。主人怪而问之，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名也，时人畏服之如此，闻之皆解颐欢笑。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顾。（出《西京杂记》）

匡衡的字叫稚圭，他勤奋好学但没有蜡烛，邻居家有蜡烛但不借给他，他便将墙壁凿了一个小孔，把烛光引过来，拿着书对着烛光读书。同镇有一个人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认识，但家中有钱，收藏了很多书。匡衡为他干活，但不要工钱，他奇怪地问匡衡为什么。匡衡说：“愿意借来你的书，全都读一遍。”这个人非常感叹，便资助匡衡书读，使匡衡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匡衡能够讲解《诗经》，人们为他编写了一首歌谣说：“没有人会讲解《诗经》，请匡鼎来。匡鼎来讲授《诗经》，能解除人们的疑问和忧愁。”“鼎”是匡衡的小名。人们竟是如此敬佩他，听他讲解诗经的人都开颜欢笑。镇上有个人讲解《诗经》，匡衡前去听讲。同这个人讨论《诗经》的疑难问题，这个人辩论不过他，对他十分佩服，急忙羞愧地倒穿着鞋跑了。匡衡追上去说：“先生请留步，听我和你讨论刚才的问题。”那个人说：“我讲不出什么来了。”不顾匡衡而去。

边文礼

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之曰：昔尧聘许由，面无忤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出《世说》）

边文礼拜见袁奉高，慌乱中搞错了礼节次序。袁奉高开玩笑说：“昔日唐尧聘用许由，许由面无惭愧之色，先生为什么慌乱的反穿衣服？”边文礼回答说：“贤明的首长初次接见，您像尧舜一样的功德未来得及展现，所以贱民我颠倒了衣裳。”

荀慈明

荀慈明与汝南袁少朗相见，问颖川士，慈明先及诸兄。少朗叹之曰：“但可私亲而已。”慈明答曰：“足下相难，依据何经？”少朗曰：“方问国士，始及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公旦周文王之子，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何？先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中国而外诸夏，且不能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当以是勃德乎？”（出《世说》）

荀慈明与汝南的袁少朗见面，袁少朗问颖川的名人，慈明先提到自己的弟兄。袁少朗感叹地说：“你只会照顾自己的亲属而已。”荀慈明回答说：“你非难我，根据什么经典理论？”

袁少朗说：“正要问你谁是全国少有的人才，可你却先提到自己的弟兄，所以不满意你。荀慈明说：“昔日的祁奚，推荐继承自己职位的人，对内不回避自己的儿子，对外不漏掉自己的仇人，人们都认为他是一心为公。历史上周公姬旦还是周文王的儿子呢！诗歌不歌颂尧舜，反歌颂文王武王是为什么呢？先照顾推举自己的亲人，也是春秋以来提倡的道义。先统治平定天子脚下，才能去治理各个诸侯国。如果不能热爱自己的亲人，而只爱其他的人，不是也违背道德标准吗？”

曹植

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子建策马而驰，既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鹵土头，崑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赋成，步犹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世说》）

魏文帝曹丕曾经和弟弟陈思王曹植一同出去游玩，看见两头牛在墙里斗架。一头牛斗不过对方，掉到井里摔死了。曹丕命令曹植，以死牛为题材作一首诗。但不许说“牛”字，也不许说“井”字，不许说“斗”，也不许说“死”。马走一百步，必须作完一首四十个字的诗，如果一百步作不完，就杀头。曹植一边骑马往前跑，一边提笔写道：“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凶土头。崢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诗作完了，还不到一百步。于是他又作了一首自己怜悯自己的三十个字的诗：“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诸葛恪

孙权暂巡狩武昌，语群臣曰：“在后好共辅导太子，太子有益，诸群厚赏，如其无益，必有重责。”张昭、薛综，并未能对。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达，比青盖来旋，太子圣睿之姿，必闻一知十，岂为诸臣虚当受赏。”孙权尝问恪，君何如丞相？恪曰：“臣胜之。”权曰：“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为君叔，何宜言胜之邪？”恪对曰：“实如陛下明诏，但至于仕于污君，甘

于伪主，暗于天命，则不如臣从容清泰之朝，赞扬天下之君也。”权复问恪：“君何如步骖？”恪答曰：“臣不如之。”又问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问何如陆逊？亦曰：“不如之。”权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胜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国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是以胜也。（出《刘氏小说》）

孙权临时巡视武昌，对众位大臣说：“以后你们要共同好好辅导太子。太子有进步，大家都有重赏，如果没有进步，众位都要受到责备。”张昭和薛综对答不上。诸葛恪说：“如今太子精明细心，出类拔萃。等到乘青篷车来到，太子聪明睿智，必然听到一就知道十，怎么能让大家无功受禄呢？”孙权曾经问诸葛恪说：“你能不能比得上丞相？”是问他能不能比得上诸葛亮。诸葛恪说：“我胜过他。”孙权说：“丞相受命辅佐处理政务，国家富足，刑法严明，民众安定。虽然昔日的伊尹遵循皇天的意旨，周公影响到四方极远的地方，也没有超过丞相多少，况且又是你叔叔，怎么可以说胜过他呢？”诸葛恪回答说：“事实确实如陛下您说的一样，但是如果投靠昏庸的君主，甘心为非法的君主服务，违背天命，则不如我从容地效忠清明安泰的朝廷，为天下赞扬的君主效力。”孙权又为诸葛恪说：“你能不能赶上步骖？”诸葛恪回答说：“我不如他。”又问能否比得上朱然，诸葛恪也说不如他。又问能否比得上陆逊，也回答不如他。孙权说：“你说不如这三个人，而说胜过你叔叔，这是为什么？”诸葛恪说：“不敢欺骗陛下，小国虽然有君主，不如灭亡的诸侯国，所以说胜过他。”

车浚

陆逊闻车浚令名，请与相见。谓曰：“早钦风采，何乃龙蟠凤峙，不肯降顾邪？”答曰：“诚知公侯，敦公旦之博纳，同尼父之善诱。然蜥蜴不能假重云以升举，鸚雀不能从激风以飞扬，是以无因尔。”时坐上宾客，多是吴人，皆相顾谓曰：“武陵蛮夷郡，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吴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发文身之俗。今乃上挺圣主，下生贤佐，亦何常之有？逊叹曰：“国其昌也，乃有斯人。”（出《刘氏小说》）

陆逊听到车浚的美名，把车浚请来相见，他对车浚说：“早就钦佩您的风采，为什么像龙一样盘曲而伏，像凤一样耸立不动，不肯归顺投降东吴呢？车浚回答“确实知道吴侯和将军像周公旦一样广招贤士，像孔夫子一样善于诱导。然而蜥蜴不能借助云彩而飞升，麻雀不能凭借激风而飞扬，所以没有投靠。”当时在坐的客人，大都是吴国人，他们说：“武陵郡少数民族地区，还有这样的出奇人才！”车浚说：“吴太伯善于教化，使东吴人改变了披发纹身的习俗，如今的吴侯孙权英明，下面出现贤士扶助，这个局面也不是容易得来的。”

陆逊赞叹说：“有了这个人，国家一定会昌盛。”

诸葛靓

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出《世说新语》）

诸葛靓在东吴百官商量事情的会议上。孙皓问他：“你的名字叫仲思，为什么事情而思？”诸葛靓回答说：“在家中思孝，为君主效力时思忠，结交朋友时思信义，如此而已。”

蔡洪

晋蔡洪赴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拔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异才，

而应斯举？”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尺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出于西羌，贤圣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又问洪，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朝之盛佐，明时之俊人，朱永长理物之宏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鸿鹄，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龙鸿鹄之徘徊，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墨为稼穡，以义礼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缙帛，坐谦虚为席荐，张议意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循道德为墙宅者矣。（出《刘氏小说》）

晋朝的蔡洪来到洛中，有人问他：“官署衙门刚刚开始办公，有才能的人都在谋求官职等待任命。正是从平民陋室中寻求英雄奇才，从山乡隐居之处选拔贤士俊杰的时候。你是吴楚亡国以后剩下来的人，有什么出奇的本领，而来投奔应聘？”蔡洪回答说：“夜明珠不一定非得产在孟津的河中，大块的玉石，也不一定非得到昆仑山开采。大禹出生在东夷，文王出生在西羌，圣人贤士的出现，未必一定要在固定的地方。昔日周武王讨伐纣王，在洛邑动迁顽愚不服从统治的人，诸位大盖就是他们的后代子孙吧！”那人又问：“吴国的旧臣都怎么样？”蔡洪回答说：“吴国的官员都是英明君主的得力助手，太平时代的有用人才。比如朱永长处理事物的才能，慎重严谨的崇高威望。严仲弼如同深远的沼泽里的天鹅，深谷

中的白马。顾彦先如同钟、磬、琴瑟八种乐器，又像五彩龙纹的礼服。张伯威如同严冬的青松，黑夜的灯光，陆士龙就像飞舞徘徊的天鹅，如同悬挂的钟鼓，等待有人去敲响。以上这些人，以笔当锄，以纸张作田地，以墨当庄稼，以礼义当作丰收，以谈论为美好的名誉，以忠诚和宽恕作为珍宝，以撰写文章当作锦绣，以收藏经典著作当作布匹，以保持谦虚作为坐位，以建立理论作为帷幕，以提倡仁义作为房屋，以遵守道德作为墙壁。”

范百年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谒明帝。帝言次，及广州贪泉，因问之曰：“卿州复有此水否？”百年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在何处？”曰：“臣居廉让之间。”上称善。后除梁州刺史。（出《谈薮》）

南朝时候梁州的范百年有事去见明帝，明帝在谈话中涉及到广州的贪泉，因而问范百年：“你们那里是否也有这种泉水？”范百年回答说：“梁州只有倡文习武的乡镇和廉泉让水。”明帝又问：“你的住宅在什么地方？”范百年回答说：“我住在

廉泉和让水之间。”明帝认为他回答得好，后来任命他为梁州刺史。

张融

吴郡张融字思光，长史畅之子，郎中纬之孙。融神明俊出，机辩如流，尝谒太祖于太极西堂。弥时之方登。上笑曰：“卿至何迟？”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融为中书郎，尝叹曰：“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融善草隶，太祖尝语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出《谈薮》）

吴郡的张融字叫思光，他是长史张畅的儿子，郎中张纬的孙子。张融聪明英俊，人才出众，他反应机敏，对答如流。有一次他去太极西堂朝见太祖皇帝，晚些时才赶到。皇帝笑说问：“你为什么才到？”他回答说：“我从地面升到了天上，按道理不应该太快。”张融是中书郎，他曾经感叹地说：“不恨我没有生在古人的时代，恨古人没有生在我这个时代！”张融善于写草书、隶书，太祖皇帝对他说：“你的字非常具有骨架和力度，可惜缺少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章法。”张融回答

说：“不恨我缺少二王的章法，只恨二王缺少我的章法。”

庾杲之

齐武帝尝谓群臣曰：“我后当何谥？”莫有对者。王俭因目庾杲之对。杲之曰：“陛下寿比南山，与日月齐明，千载之后，岂是臣子轻所度量。”时人称其辩答。（出《谈薮》）

齐武帝曾经对众位大臣说：“我死以后，会给我追加个什么谥号？”没有人能回答。王俭用目光示意庾杲之回答，庾杲之说：“皇帝陛下寿比南山，像日月一样长久放射光辉，千年以后的事情，哪里是我们现在作臣子的所能猜测和确定的。”当时的人们都称赞他有辩解应答的才能。

王俭

齐王俭字仲宝，金紫僧绰之子，侍中昙首之孙。少孤，幼有珪璋器，四五岁，与凡童有异。常为五言诗曰：“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己愧前哲，衿衽归山丘。”故论者以宰相许之。后为吏部尚书，有客姓谭诣俭求官。俭曰：“齐桓灭谭，那得有汝。”答曰：“谭子奔莒，所以有仆。”俭赏之。帝常幸乐游宴，群臣奉乐。帝曰：“好音乐，孰与朕同？”对曰：“沐浴皇风，并沾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帝称善。俭尝集才学之士，累物而丽之，谓之丽事，丽事自此始也。诸客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色花簟白团扇。宪坐簟执扇，意气自得。秣陵令王擢后至，操笔便成，事既焕美，词复华丽，擢乃命左右抽簟掣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谓大力负之而趋。”（出《谈薮》）

齐朝的王俭字叫仲宝，是二品大官王僧绰的儿子，侍中王昙首的孙子。他从小丧父，年幼的时候就品行端正，四五岁的时候，就和一般的儿童不一样。他曾经作了一首诗说：“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己愧前哲。衿衽归山丘。”议

论评价的人都说他能当上宰相。后来当上了吏部尚书。有一个姓谭的人来找他谋求官职，他说：“齐桓公消灭了谭国，怎么还会有你？”那人回答说：“谭国的子孙投奔了莒国，所以还会有我。”王俭表示赞赏。皇帝经常游玩设宴，让大臣们奉献演奏乐曲助兴。有一次皇帝说：“喜欢音乐，谁和我一样？”王俭回答：“沐浴皇风，并沾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皇帝认为回答的很好。王俭曾经召集有才学的人，指定事物，作诗赞美，叫作“丽事”，丽事就是从此开始的。一次大家都没词了，只有庐江的何宪最后得胜。王俭便奖赏他一块五色的花席子和一把白团扇。何宪坐在席子上，手里拿着扇子，十分得意。这时秣陵县令王擢来晚了，他一到立刻抓起笔，一挥而就，描写的事物美好，词句也华丽。王擢命令左右随行的人员上前抽出花席，抢下扇子，上车而去。王俭笑着说：“这真是力气大，拿了就走啊！”

周顒

汝南周顒隐居钟山，长斋蔬食。王俭谓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啗食？”答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顒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顒历中书侍郎。（出《谈薮》）

汝南的周颙隐居在钟山，长期只吃素食及蔬菜。王俭问他：“你在山里，吃什么东西？”周颙回答说：“红米白盐，绿葵紫蓼。”王俭又问“什么菜最好吃？”周颙回答：“初春韭菜，晚秋白菜。”周颙曾经当过中书侍郎。

王融

魏使宋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问弁曰：“秦西冀北，实多骏骥，而彼所献，乃驽骀之不若，求名检事，殊为未知。且将信誓有时而爽，而駟駟牧马，或未能嗣。”弁曰：“不容虚为之名，当是不习水土。”融曰：“周穆马迹，遍周天下，若骐骥之性，因地而迁，则造父之策，有时而蹶。”弁曰：“卿何勤勤于千里？”融曰：“卿国既名其优劣，卿以相访，若于千里必至，圣主将驾之鼓车。”弁不能答。（出《谈薮》）

魏国的使臣宋弁来了，南齐王命令王融兼任主客郎中。王融问宋弁说：“秦西冀北一带，有很多牧民，而你所进献的马匹，连劣马都不如。如果核查清楚，结果恐怕难以预料。况且你们早就立下了表示忠诚的誓言，为什么没有饲养和挑选

肥壮的骏马呢？”宋弁说：“不要随便说不好，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王融说：“周穆王骑马巡游的踪迹遍布天下，如果好马的性格随着地点而改变，那么造父驯养马的技术也会失败。”宋弁说：“你为什么不断地讲述马的事情？”王融说：“你们国家既然知道优劣，我简单地了解一下，如果真送来了千里马，我们南齐王将用来拉车。”宋弁无法回答。

李膺

梁李膺有才辩。武帝谓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时李膺？”答曰：“臣以为胜。昔时李膺，仕桓灵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主。”众皆悦服。（出《谈薮》）

萧梁时代的李膺有才而且善辩，武帝对他说：“当今的李膺，能否比得上昔日的李膺？”李膺回答说：“我自己认为胜过昔日的李膺。昔日的李膺为汉桓帝和灵帝那样昏庸的皇帝和没落的朝代效力，而当今的李膺为像尧舜一样的英明君主和太平盛世服务。”众人全都佩服他的回答。

商铎

东郡商铎名子为外臣。外臣仕为廷尉评，铎入谢恩。武帝问：“卿名子外臣，何为令其入仕？”铎答曰：“外臣生于齐季，故人思匿迹，今幸遭圣代，草泽无复遗人。”上大悦。（出《谈薮》）

东郡商铎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外臣，“外臣”的意思是方外之臣，也就是隐居不当官的意思。外臣被任命为廷尉评以后，商铎进去给武帝谢恩。武帝问他：“给儿子取名字叫外臣，为什么还让他当官？”商铎回答说：“外臣如果生活在衰败的朝代，必然会不求上进，隐居起来。如今有幸遇上了当代的太平盛世，山林荒野不会再有遗漏的人才隐士了。”武帝听了非常高兴。

萧琛

武帝尝以枣掷兰陵萧琛，琛仍取栗掷帝，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战栗于陛下。”琛尝于御座，饮酒于北使员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卿劝。”众皆失色，恐无以酬。琛徐曰：诗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状受酒。琛历尚书左丞。（出《谈薮》）

武帝曾经扔红枣打兰陵的萧琛，萧琛也用栗子回敬，结果正打在武帝的脸上，萧琛说：“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战栗于陛下。”萧琛曾经在武帝的座位旁向北使员外常侍李道固敬酒，李道固不接受，并且说：“宫廷议事的地方，不讲私下的礼节，我不接受你的劝酒。”众位官员的脸上都变了颜色，以为萧琛无法下台。萧琛不慌不忙地说：“诗经里面讲，即使是在井田的公田里下雨，也要和耕种另外八块私田的人家发生关系。”李道固表示服气，接受了敬酒。萧琛曾经担任过尚书左丞。

朱淹

后魏太皇太后冯氏崩，齐使散骑常侍裴昭明来吊，欲以朝服行事。主客问之。昭明曰：“不听朝服行礼，义出何典？”著作佐郎朱淹接对，谓之曰：“吉凶不同，礼有成数，玄冠不吊，童孺共知。昔季孙将行，请遭丧之礼，千载之后。犹共称之。卿远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乃云义出何典，行人得失，何甚异哉？”昭明曰：“齐帝昔崩，李彪通吊。于时初不素服，齐朝不以为报，那见苦得邀迫。”淹曰：“彼朝不遵高宗追远之慕，乃逾月即吉，李彪行吊之时，齐之君臣，皆以鸣玉盈廷，朱紫照日。彪既不被主人之命，何容独以素服间厕衣冠之中哉？来责虽高，未敢闻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于有虞，谅暗已来，百官听于冢宰，卿岂得以此方彼也？”明乃摇手而言曰：“三皇不同礼，亦知得失所归。”淹曰：“若如来谈，卿以虞舜高宗非邪？”明对曰：“非孝无亲，请裁吊服，今为魏朝所逼，必获罪于本邦。”淹曰：彼有君子，卿将命抗中，应有高赏；若无君子，但令有光国之誉，虽复非理得罪，亦复何嫌，南史董狐自当直笔。高祖赏之，转著作郎。齐又使员外郎何宪、主客邢宗庆来朝，遣淹接对。宗庆谓淹曰：南北连和既久，而比弃信绝好，为利而动，岂是大国善邻之义？

淹曰：夫为王者，不拘小节，中原有菽，工采者获多，岂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齐先王历事宋朝，荷恩积世，岂应便尔篡夺？庆等相顾失色。何宪知淹昔从南入北，谓淹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鲁肃？”淹曰：“我舍危就顺，欲追踪陈韩，何于禁之有。”宪不能答。（出《谈薮》）

北魏的太皇太后冯氏死了，南齐的使臣散骑常侍裴昭明前来吊唁。他想要穿平日上朝的礼服参加吊唁活动，北魏的主客质问他，裴昭明说：“不准穿朝服行礼，这个规矩出自什么典籍？”著作佐郎朱淹接过话茬说：“吉事和凶事不同，在礼节上有不同的规矩，不能穿礼服戴礼帽参加丧事，这是连儿童都知道的事情，从前季孙将出门，请问遭遇丧事的礼节。千年以后，仍然受到人们的赞扬。你自江南奉命前来吊唁，不能按规矩把事情办好，反而问礼节出自什么典籍。你作为使臣，不明白什么是得失，多么让人奇怪啊！”裴昭明说：“当初齐朝皇帝驾崩，李彪去吊唁，当时并没有穿丧服。齐朝也没有怪罪他，哪像你们如此苦苦相逼。”朱淹说：“你们齐朝不怀念高宗皇帝，过了一个月就结束了居丧。李彪去吊唁的时候，齐朝的皇帝和大臣都已经穿起了腰间饰玉的礼服上朝议事了，太阳下尽是穿着鲜艳礼服的高级官员。李彪又没有接到主人的命令，怎么能独自穿上白色的丧服夹杂在穿礼服的人群之中呢？去的责任虽然重大，但不能不听从主人的安排。我们皇帝既仁义又孝顺，自从举行葬礼拜祭以来，到开始居丧的时候，文武百官全都守候在墓地。你怎么能把我们

这里想像成你们那里呢！”裴昭明摆着手说：“三皇，没有相同的礼节，我已经知道了得失利害。”朱淹说：“若是如此，你说虞舜和高宗谁对？”裴昭明回答说：“不孝不亲，请为我裁制丧服。今天被魏朝所逼迫，必然获罪于齐朝。”朱淹说：“你们朝中如果有君子，你出色地完成使命，应该受到重赏，如果没有君子，只要是为国争了光，虽然不是无理而得罪了某些人，那又有什么关系。”正直的史官董孤定会如实地记录这段历史。他受到高祖皇帝的赏识，改任他为著作郎。齐朝又派员外郎何宪、主客邢宗庆来北魏，北魏命令朱淹接待。邢宗庆对朱淹说：“南齐北魏友好合作已经很久了，而你们抛弃信义，断绝友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不是大国和邻居应该遵循的道义。”朱淹说：“作为称王的人，不拘小节。中原有豆类作物，善于采摘者收获就多，岂能只是依恋想往而像尾生那样死板地遵守信义。况且齐朝的先王在宋朝当官，受到宋朝的恩惠，怎么可以篡夺了宋朝的江山呢！”邢宗庆和何宪相顾失色。何宪知道朱淹当初是从南齐来到北魏的，便对朱淹说：“你为什么不作于禁而作鲁肃？”朱淹说：“我舍弃危险而顺应形势，想要走韩信的道路，跟于禁有什么相干？”何宪不能回答。

崔光

后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悦、悵。崔光名子励、勸、勉。高祖谓光曰：我儿名傍皆有心。卿儿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上大嗟悦。（出《谈薮》）

北魏高祖皇帝的儿子的名字分别叫“恂”、“愉”、“悦”、“悵”，崔光的儿子的名字分别叫“励”、“勸”、“勉”。高祖对崔光说：“我儿子的名字旁边部有‘心’，你儿子的名字旁边都有‘力’。”崔光回答说：“所以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了。”高祖非常高兴和赞叹。

陈元康

北齐河阳陈元康，刀笔吏也，善暗书。尝雪夜，太祖命

作军书，顷尔数十纸，笔不暇冻。太祖喜曰：“此人何如孔子？”自此信任焉。故时人谓之语曰：三崔两张，不如一陈元康。三崔：暹、季舒、昂也。两张：德微、纂也。（出《谈薮》）

北齐河阳的陈元康是个办理文书的小官，他善于在黑暗中写字。有一个下雪天的夜晚，太祖皇帝命令他作军事文书。他顷刻之间就写了几十张纸，笔上的墨都来不及结冰。太祖高兴地说：“这个人多么像孔子。”从此对他十分信任，因此当时的人们说：“三崔两张，不如一个陈元康。”“三崔”是崔暹、崔季舒、崔昂，“两张”是张德微、张纂。

李谐

北齐顿丘李谐，彭城王疑之孙，吏部尚书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辩。为黄门侍郎，除名，作述身赋。其略曰：独浩然而任己，同虚舟而不系。既未识其所以来，岂知其所以逝。于是得丧同遣，忘怀自深。遇物栖息，触地山林。虽类西浮之迹，何异东都之心。除散骑常侍，为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问曰：“今犹可暖，北间当少寒于此。”谐答曰：地居阴阳之正，寒暑适时，不知多少。胥曰：“所访邻下。

岂是侧景之地。”谐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远，可得统而言之？”胥曰：“洛阳既称盛美，何事廷邺？”谐曰：“不常厥邑，于兹五迁。王者无外，所在关河，复何怪。”胥曰：“殷人毁厄，故迁相圯耿，贵朝何为而迁。”谐曰：“圣人藏往知来，相时而动，何必候于隆替。”胥曰：“金陵王气，肇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谐曰：“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胥默而无答。江南士子，莫不嗟尚。事毕。江浦赋诗曰：帝献二仪合，黄华千里清。边笳城上响，寒月浦中明。（出《谈薮》）

北齐顿丘的李谐是彭城王李疑的孙子，吏部尚书李平的儿子。他从小就才华出众，性格豪爽，长大以后富有才能而且善辩。官职是黄门侍郎。他除去原有身份的时候。作了一篇讲述自己身世和理想的文章，大概意思是：光明正大独来独往，像没有系上缆绳的小船一样自由飘荡。既然是不知道为什么而来，怎么能知道要去哪里。于是得失都不计较，并且越来越不介意。随处栖息，不管是山林还是荒野。虽有西去的行为，但与去东都的心思也没分别。在这之后，他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受命出使萧梁。萧梁派主客范胥迎接，范胥问他：“今天比较暖和吧？北方应该比这里稍冷一点。”李谐回答说：“我们那里地处阴阳的中心，寒暑冷暖适时恰当，不知道有什么差别。”范胥说：“如果出访你们那里，有什么风景名胜？”李谐说：“那里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君主出身的家乡，差别不大，可以作出不差的点评。”范胥说：“既然洛

阳美丽繁华，为什么还要将都城迁到邺城？”李谐说：“不常在一个地方建宅居住，于是多次搬迁，帝王也是如此。只要还在国家的山河上，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范胥说：“殷朝人面临危难，所以迁都到圯耿。你们为什么迁移都城？”李谐说：“圣人知道过去未来，按时机而行动，何必等待形势的变化？”范胥说：“金陵的帝王之气，开始于先代。帝王应运而生的气象，本来出自东南。所以君临天下万邦的皇帝和都城，应该在这里。”李谐说：“受命于天的征兆气象，哪里能同我们中国相比，帝王应运而生的气象终究还是在洛阳。”范胥沉默不语。江南的读书人，没有不佩服李谐的。事情完毕以后，李谐在江边作了一首诗说：“帝献二仪合，黄华千里清。边笳城上响，寒月浦中明。”

卢恺

礼部尚书范阳卢恺兼吏部选，达野客师为兰州总管，客师辞曰：“客师何罪，遣与突厥隔墙？”恺曰：“突厥何处得有墙？”客师曰：“肉为酪，冰为浆，穹庐为帐毡为墙。”恺，中书监子刚之子也。（出《谈薮》）

礼部尚书范阳卢恺兼任吏部选，他推荐客师去当兰州总管。客师推辞说：“容师有什么罪，被送到和游牧民族只隔一道墙的地方？”卢恺说：“游牧民族的什么地方有墙？”客师说：“肉为酪、冰为浆，天作帐篷，毡子作墙。”卢恺是中书监卢子刚的儿子。

卢思道

武阳太守卢思道，常晓醉。于省门，见从侄贲。贲曰：“阿父何处饮来？凌晨崑峨。”思道曰：“长安酒，二百价，不崑峨，何崑峨？”贲，燕郡公景仁之子，中书侍郎景裕之犹子，位历太常卿。（出《谈薮》）

武阳太守卢思道一天早晨喝得大醉，来到官署门前，他的侄子卢贲见了问他：“叔叔在什么地方喝过酒，凌晨这么高大？”卢思道说：“长安的酒，二百文的钱价，不高大，何物高大？”卢贲是燕郡公卢景仁的儿子，中书侍郎卢景裕侄子，担任过太常卿。

王元景

王元景尝大醉，杨遵彦谓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头低，麦熟头昂，黍麦俱有，所以低昂矣。”（出《谈薮》）

王元景喝得大醉，杨遵彦对他说：“为什么又是昂头又是低头的？”王元景说：“黍子成熟了把头低，麦子成熟了把头昂。黍麦都有，所以又低又昂。”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辨二

(幼敏附)

俊辨

阳 玠	薛道衡	薛 收	张后裔
崔仁师	卢庄道	许敬宗	胡楚宾
裴琰之	苏 颋	王 勣	李 白
柳 芳	王 藻	韩 愈	李 程
李吉甫	王 生	辛丘度	温庭筠
柳公权	权德舆	东方朔	李 彪
班 蒙			

幼 敏

陈元方	孙策	钟毓	孙齐由	陆琇
王绚	萧遥欣	房氏子	张琇	浑瑊

俊辩

阳 玠

隋京兆杜公瞻，卫尉台卿犹子也。尝邀阳玠过宅。酒酣，因而嘲谑。公瞻谓：“兄既姓阳，阳货实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尝射宣王。”殿内将军陇西牛子充，寮友推其机辩，尝谓玠曰：“君阳有玠，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见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复啖芥菹？”对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断牛肉？”有太仓令张策者，在云龙门与玠议理屈，谓玠曰：“卿本无德量，忽共叔宝同名。”玠抗声曰：“尔既非英雄，敢与伯符连讳。”太子洗马兰陵萧诜爽俊有才辩，尝谓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乐土。”玠曰：“族欢兜于崇山，江南岂是胜地。”录尚书晋昌王唐邕闻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宝物。定州人以绫绮为宝，沧州人以鱼盐为宝。及至玠，邕曰：“卿幽州人，以何物为宝？答曰：“刺史严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宝也。”邕有愧色。（出《谈薮》）

隋朝的京兆尹杜公瞻是卫尉杜台卿的侄子，他曾经邀请阳玠到家里作客，酒喝到畅快的时候便互相开玩笑。杜公瞻说：“大哥既然姓阳，春秋时鲁国的阳货曾经污辱孔子。”阳玠说：“老弟既然姓杜，西周时的杜伯曾经射杀宣王。”殿内将军陇西的牛子充被同事和朋友们公认为机敏善辩，他对阳玠说：“你的阳物有疥疮，恐怕不能作菜。”阳玠说：“你这头牛既然已经充实肥腴，正好可以宰杀烹烧。”牛子充又看见阳玠吃一种叫做“芥菹”的蔬菜，便对阳玠说：“你的名字叫玠，为什么还吃芥菹？”阳玠回答说：“你既然姓牛，为什么仍经常吃牛肉？”太仓令张策在云龙门同阳玠辩论时理屈词穷。便对阳玠说：“你本来就没有道德和胆量，只是和卫玠同名。”阳玠抗议说：“你既然不是英雄，怎么敢用同孙策一样的字号。”太子洗马兰陵的萧诒英俊豪爽，并且有才善辩，他对阳玠说：“流放凶暴的共工到幽州，易北一带恐怕不是安乐之地。”阳玠说：“释放凶恶的欢兜于崇山，江南怎么会是名胜之地。”录尚书晋昌王唐邕对各个官署的官员说：“各位可以说出本州的宝物。”定州人说当地的丝织品是宝物。沧州人说当地的水产和食盐是宝物。轮到阳玠了，唐邕说：“你是幽州人，以什么东西为宝物？”阳玠回答说：“刺史长官公正严明，文官武将遵纪守法，这就是幽州的宝物。”唐邕脸上露出了惭愧的神色。

薛道衡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努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恍然不能对。（出《谈薮》）

隋朝的吏部侍郎薛道衡游览钟山开善寺，他问小和尚：“金刚为什么怒张其目，菩萨为什么低头垂眉？”小和尚回答：“金刚怒目，所以降服四方妖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众生。”薛道衡惊奇地说不出话来。

薛收

唐薛收在秦府，檄书露布，多出于收，占辞敏速，皆同

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出《谭宾录》）

唐朝的薛收在秦王府充当幕僚，秦王府的公文信函，大多出自薛收的手笔。他撰写文章迅速敏捷，全都像是预先构思好了的，挥笔即成，从来不用加以修改。

张后裔

张后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传。后因召入赐宴，言及平昔。从容谓曰：“今日弟子何如（如原作知，据明抄本改）？”后裔对曰：“昔孔子领徒三千，徒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即为万乘主，计臣此功，愈于先圣。”太宗大悦，即赐马五匹。后为礼部尚书。陪葬献陵。（出《谭宾录》）

张后裔在并州，太宗皇帝请他来讲解《春秋左氏传》。然后设宴招待他。他们说话间谈起过去的事情，太宗皇帝从容地对他说：“今天我这个学生怎么样？”张后裔回答说：“昔日孔子有学生三千人，但是其中没有一个人得到过子男以上的爵位。如今我只辅佐一个人，就是万乘之主的皇帝。如此看

来，我的功劳超过了古代的圣人。”太宗皇帝非常高兴，立即赏赐给他五匹马，后来又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张后裔死后，皇帝又命令将他葬到了皇家陵墓附近。

崔仁师

崔仁师为度支郎中，尝陞奏度支钱物数千言没官为轻，改（轻改字原作改轻，据宋孔平仲续世说一改）从死。仁师议，以为父子天属，昆季同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既欲改法，请审商量。竟从仁师议。（出《谭宾录》）

崔仁师担任度支郎中，向皇帝报告钱物的支配调度情况数千笔，手里不拿帐本。太宗皇帝觉得奇怪，命令杜正伦拿着帐本对照，然后由崔仁师大声报告，结果没有发现一笔差错。刑部认为反叛罪犯的兄弟受牵连而要处罪，只将家产没收充公太轻，改为同罪犯一同处死。崔仁师认为，父子兄弟血缘相连，诛杀了罪犯父子，足以震撼兄弟的心。如果如此还受不到教育，怎么能说爱兄弟呢。所以要求修改法律，请求审议商量，结果竟通过了崔仁师的建议。

卢庄道

卢庄道，范阳人也，天下称为名家。聪慧敏悟，冠于今古。父彦与高士廉有旧。庄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会上有上书者，庄道窃窥览，谓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怪谓曰：后生勿妄言，为轻薄之行，请诵之，果通。复请倒通，又通。士廉称叹久之。乃跪谢曰：“此文实非庄道所作，向傍窥而记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读之，一览而倒诵。并呈示所撰文章。士廉具以闻。太宗召见，策试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满二岁，制举擢甲科。召见，太宗曰：“此是朕聪明小儿邪？”特授长安尉。太宗将省囚徒，庄道年才二十，县令以幼年，惧不举，将以他尉代之。庄道不从。时系囚四百余人，俱预书状。庄道但闲暇，不之省也。令丞等忧惧，屡以为言，庄道从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庄道乃徐书状以进，引诸囚入，庄道对御评其罪状轻重，留系月日，应对如神。太宗惊叹。即日拜监察御史。（出《御史台记》）

卢庄道是范阳人，被天下公认为有学问的人，他的聪明

才智超过了古今所有的人，他的父亲卢彦和高士廉的关系很好。卢庄道从小丧父，十二岁的时候去拜见高士廉，高士廉因为他是故人的儿子，让他坐下。恰巧有人送来文章向高士廉请教，卢庄道偷着观看，然后对高士廉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高士林责怪他说：“小孩子不要说大话！”认为他轻薄，让他背诵，卢庄道果然背下来了。又让他倒着背诵，他又背下来了，高士廉称赞感叹不已。卢庄道跪下请罪说：“这篇文章实在不是我作的，而是在旁边偷看时记住的。”高士廉取来其他文章和官府文书叫他读，卢庄道全都能看一遍以后就能倒背下来。卢庄道拿出自己所作的文章请高士廉看，高士廉上报给皇帝。太宗皇帝召见卢庄道，考问他政事和经义问题，录用了他，十六岁便授予他河池县尉的官职。满两年以后，他参加科举考试，又考中了甲科进士。太宗皇帝召见他时说：“这就是我的聪明的小儿童。”并且特别任命他为长安县尉。太宗皇帝将要视察牢狱，卢庄道才二十岁。县令认为他太年轻，怕他不能应付处理，想要以别的县尉代替他，卢庄道不同意。当时牢狱里关押的囚犯有四百多人，全都有罪状案卷材料，卢庄道有了空闲时间也不去审理。县令和县丞既忧虑又害怕，多次询问告诫他，卢庄道就是不以为然。第二天，太宗皇帝召见囚犯，卢庄道不慌不忙地拿着案卷材料引导囚犯进来。他当着皇帝的面审理评议各个罪犯的罪行轻重，关押的时间，应对处理迅速正确如神。太宗皇帝十分惊异赞叹。过了不几天就任命卢庄道为监察御史。

许敬宗

高宗东封，窦德玄骑而从。上问德玄曰：“濮阳古谓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对。许敬宗策马前对所问，上意称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无学，吾向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强所不知也。”李绩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出《谭宾录》）

高宗皇帝云游东岳泰山，举行祭天的典礼，窦德玄骑马跟随。皇帝问窦德玄说：“为什么古时候把濮阳叫作帝丘呢？”窦德玄回答不上来。许敬宗上前回答了皇帝的问题，皇帝说回答得好。许敬宗退回去对别人说：“作大臣的，不可以没有学问，我刚才看见窦德玄回答不上来，心里实在替他害羞。”窦德玄听到以后说：“人各有能和不能的，善于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笨拙，不强行假装明白自己所不知道的问题。”李绩说：“许敬宗见多识广，的确很好，而窦德玄的话，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胡楚宾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全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出《谭宾录》）

胡楚宾写作时敏捷迅速，每次都是喝得半醉以后再提笔。高宗皇帝每次命令他写文章，都先用金杯装上酒给他喝，然后就把金杯赏赐给他。

裴琰之

裴琰之作同州司户，年才弱冠，但以行乐为事，略不为案牍。刺史谯国公李崇义怪之而问户佐。佐曰：司户达官儿郎，恐不闲书判。既数日，崇义谓琰之曰：“同州事物固（明抄本“固”作“困”）系，司户尤甚，公何不别求京官，无为

滞此司也。琰之唯诺。复数日，曹事委积，诸窃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遨游耳。他日，崇义召之，厉色形言，将奏免之。琰之出，谓其佐曰：“文案几何？”对曰：“遽者二百余。”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仍命五六人以供研墨点笔。左右勉唯而已。琰之不之听，语主案者略言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华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墙，惊叹之声不已也。案达于崇义，崇义初曰：“司户解判邪？”户佐曰：“司户太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十案，词彩弥精。”崇义悚忤，召琰之，降阶谢曰：公之词翰若此，何忍藏锋，成鄙夫之过。是日名动一州。数日，闻于京邑。寻擢授雄（明抄本“雄”作“雍”）州司户。（出《御史台记》）

裴琰之担任同州司户的时候，刚刚二十岁，每天以玩乐为主要的，一点也不关心处理公文。刺史谯国公李崇义怪罪他而去询问户佐，户佐说：“司户是大家的孩子，恐怕不善于处理公文。”过了数日，李崇义对裴琰之说：“同州的公务繁忙，司户尤为突出。你何不另外谋求个京城里的官当，没有必要滞留在这里。”裴琰之只好点头称是。又过了数日，司户应该办理的公文堆积。大家偷偷议论，以为裴琰之不会撰写公文，只会玩乐。后来李崇义召见裴琰之，严厉地对他说，要请示朝廷将他免职。裴琰之出来问户佐：“有多少公文案卷？”户佐回答说：“着急处理的有二百多份。”裴琰之说：“我以为有多少呢，竟如此逼迫人！”他命令每件等待处理的

案卷后面附上十张纸，又命令五六个人给他研墨点笔，左右的人勉强去做了。裴琰之不听详细情况，只让主办各个案卷的事物的人员汇报事情的大概情况，他倚着柱子处理。词意奔放，文笔华美，手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写完的纸如飞落下。州府的官员都赶来了，围观的人像墙一样，惊异赞叹声音不断。处理完的公文案卷送到李崇义那里，李崇义一开始还问：“司户会处理公文吗？”户佐说：“司户手笔太高了！”李崇义仍然不知道裴琰之的奇异才能。等到他看了四五十卷，发现词句语言非常精采。李崇义惊奇惭愧，将裴琰之找来，走下台阶谢罪说：“你的文章如此好，何必隐藏锋芒，这都是我的过错啊！”当天裴琰之的声名就震动了全州，数日之后又传到京城，不久被提拔为雄州司户。

苏颋

苏颋聪悟过人，日诵数千言。虽记览如神，而父瑰训励严至，常令衣青布襦，伏于床下，出其胫受榎楚。及壮而文学该博，冠于一时。性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难，将欲草制书，甚难其人。顾谓瑰曰：“谁可为诏？试为思之。”瑰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颋甚敏捷，可备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醒未解，粗备拜舞，尝

醉呕殿下，命中人扶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授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立拜中书令，瑰署官告，颀为之辞，薛稷书，时人为之三绝。颀才能言，有京兆尹过瑰，命颀咏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瑰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瑰曰：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瑰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瑰子颀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出《明皇杂录》）

苏颀的聪明超过了普通的人，每天能背诵数千句诗文，虽然记忆如神，然而父亲苏瑰仍严加管束和鼓励。经常命令他穿上旧衣服趴到床底下，露出小腿用木板打。苏颀长大以后文章写得非常好，一时声名大震，然而他粗心好酗酒。等到玄宗皇帝平定国内动乱，想要发布公告，没有找到合适的撰稿人，对苏瑰说：“谁能够为我起草诏书文告？请你为我想一想。”苏瑰说：“我不知道别人，我的孩子苏颀文章写得非常敏捷，可以随时指使。只是他好喝酒，如果没有喝醉，足以完成这个任务。”玄宗皇帝立即命令去找苏颀。苏颀来了以后，隔夜喝的酒还没醒，歪歪斜斜的勉强给皇帝磕了头，然后便吐到殿下。皇帝命令太监将他扶到跟前躺下，亲自为他盖上被子。过了一会儿，苏颀醒了酒，就递给他一支笔，他接过来一挥而就。文章写得才思文采奔放，叙事论理明白。玄宗

皇帝大喜，拍着他的脊背说：“了解儿子莫过于父亲，就像这件事一样。”从此对苏颋很器重，准备委以重任。韦嗣被任命为中书令时，由苏瑰组织起草委任状，由苏颋起草修辞，薛稷书写，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三绝。”苏颋刚刚会说话时，京兆尹去苏瑰家作家客，命令苏颋歌颋“尹”字。苏廷说：“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苏瑰和东明观的道士周彦云平素有来往，周彦云想要为师傅立一块碑。他对苏瑰说：“要实现我的愿望，只不过麻烦你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由五郎撰写碑文，六郎书写，七郎往碑上刻字。”苏瑰大笑，嘴上没说，心中很服周彦云。苏瑰的几个儿子，苏颋排行第五，苏诜第六，苏冰第七，苏诜善于书写八分体的字。

王勳

王勳，绛州人，开元中任中书舍人。先是五王出阁，同日受册，有司忘载册文，百官在列，方知阙礼。勳召小吏五人，各执管，口授分写，一时俱毕。（出《摭言》）

绛州人王勳开元中年担任中书舍人，五个皇子离开朝廷去自己的封地作藩王，当天要接受皇帝册封称号，秘书机关

忘了携带册封的文书，百官已经上朝的时候才想起来。王勣立即召集五个小官，每人手里拿一支笔，由王勣口授，五个人分别书写，一会功夫就将文书全部准备好了。

李白

开元中，李翰林白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出《摭言》）

开元中年，翰林学士李白奉皇帝的命令起草白莲花盛开的序言和以宫廷生活为题材的词十首。当时李白喝得酩酊大醉，宦官用冷水将他浇醒。李白起来走到皇帝面前，要来毛笔一挥而就，不用修改。

柳芳

李幼奇者，开元中，以艺干柳芳。尝对芳念百韵时，芳已暗记，便题之于壁，不差一字。谓幼奇曰：“此吾之诗也。”幼奇大惊异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戏耳，此君所念也。”因请幼奇更诵所著文章，皆一遍能写。（出《尚书故实》）

李幼奇在开元中年在柳芳面前显示自己的才能，对柳芳念自己所作的百句诗。柳芳一边听一边记，然后用笔题在墙壁上，与李幼奇的原诗一字不差。柳芳对李幼奇说：“这是我作的诗。”李幼奇非常惊奇，脸上露出不平的神色。过了一会柳芳对李幼奇说：“同你开个玩笑，这是你刚才念的诗。”然后又请李幼奇念他所写的其它文章，柳芳全都能听一遍就背写下来。

王藻

王藻、王素，贞元初应举，齐名第十四。每偕往还通家，称十四郎（明抄本每偕往还通家称十四郎作每诣往还家通王廿四郎），或问，曰：藻、素也。（出《传载》）

王藻和王素在贞元初年参加科举考试，并列第十四名。每当他们一块前往世交朋友家时，人们都称他俩为“十四郎。”有人问谁是“十四郎”，回答说“王藻和王素。”

韩愈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时韩吏部愈为河南令，除职方员外，归朝，问前后之政如何，对曰：将兼来比素。（出传载）

河南李素代替杜公兼，这时吏部的韩愈由河南令改任职方员外。他回到朝中以后，人们问他前后官员的才能和政绩怎么样。韩愈回答说：“将兼来比素。”

李程

李相国程执政时，严谟、严休皆在南省。有万年令阙，人多属之。李云：二年（明抄本作严）不知谟。（出《传载》）

宰相李程主持政务时，严谟和严休都在尚书省任职。万年县令出现空缺，很多人都想去。李程说：“二年不知‘谟’。”

李吉甫

宪宗久亲政事，忽问京兆尹几员。李相吉甫对曰：“京兆尹三员：一员大尹，二员少尹，以为善对。（出《国史补》）

宪宗皇帝长时间亲自处理国家政务，忽然问有几名京兆尹。宰相李吉甫回答说：“京兆尹有三名，一名叫‘大尹’，二名叫‘少尹’。”人都以为对答极妙。

王生

或问罗浮王生曰：为政难易？曰：简则易。又问儒释同否？曰：直则同。（出《国史补》）

有人问罗浮的王生说：“主持处理政务容不容易？”王生说：“简政则容易。”又问儒家和佛教是否一样，王生回答说：“坦诚直爽说穿了则一样。”

辛丘度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丘字原阙，据传载补）纾，杜元颖，同时为遗补。令史分直，故事但举其姓曰：辛、（辛字原阙，据传载补）丘、杜当入。（出《传载》）

唐朝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纾和杜元颖同时为后补官员。令史为他们排列后补递进的顺序时故意按他们姓氏上的巧合排列推荐说：“辛、丘、杜当入。”

温庭筠

会昌毁寺时，分遣御史检天下所废寺，及收录金银佛像。有苏监察者不记名，巡检两街诸寺，见银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归。人谓之“苏扛佛”。或问温庭筠：将何对好？遽曰：

无以过“密陀僧”也。（出《尚书故实》）

唐朝会昌年间大肆拆毁寺庙的时候，皇帝派御史检查各地毁寺的情况，同时收集金银佛像。有个苏监察，已经记不清名字了。他巡视检查两条街上的各个寺庙，见到一尺以下的银佛像，便藏到袖子里带回家。人们都叫他“苏扛佛”。有人问温庭筠，以什么来对应这三个字。温庭筠立即回答：“没有比‘密陀僧’更恰当的了。”暗喻“藏匿佛像的和尚。”

柳公权

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尝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也。”目御前蜀笺数十幅授之。公权略不伫思，而成一绝曰：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上大悦，锡锦彩二百匹，令宫人上前拜谢之。（出《摭言》）

唐朝的柳公权在武宗皇帝的时候是宫廷内的官员。皇帝

很长时间对一名宫内女官生气，皇帝将她叫来后对柳公权说：“我对这个人很不满意，然而如果得到你的一篇作品，我就不再怪罪她了。”说完将御案上的几十张蜀郡产的纸递给他。柳公权不加思索，立即写成一首绝句：“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皇帝很高兴，赏赐给他二百匹锦缎，并命令女官上前向他拜谢

权德舆

权丞相德舆言无不闻，又善廋词。尝逢李二十六于马上，廋词问答，闻者莫知其所说焉。或曰，廋词何也？曰：隐语耳。语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谓也。（出《嘉话录》）

丞相权德舆没有不知道的事情，并且还善于说“廋语”，也就是隐语。他与李二十六郎在马上相遇，互相用廋语问答说话，旁边的人都听不懂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有人问：“什么是廋语？”权德舆说：“就是隐语，不明说话，人如何去寻找。”人如何去寻找？这就是他说的话。

东方朔

汉武帝尝以隐语召东方朔。时上林献枣，帝以杖击未央前殿槛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乎？朔见上以杖击槛两木，两木林也，束束枣也，叱叱四十九也。”（出《东方朔传》）

汉武帝曾经招呼东方朔上殿猜隐语，当时上林献来一些枣。武帝用手杖敲击未央宫前的大殿门槛，说：“叱叱，先生束束。”东方朔走过来说：“是不是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东方朔见武帝以手杖敲击门槛两木，想到两木为林，束束相加为棗（枣），叱叱（谐音七七）为四十九。

又

东方朔常与郭舍人于帝前射覆。郭曰：臣愿问朔一事，朔得，臣愿榜百；朔穷，臣当赐帛。曰：客来东方，歌讴且行。不从门入，逾我垣墙。游戏中庭，上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攘攘。格斗而死，主人被创：是何物也？朔曰：长喙细身，昼匿夜行，嗜肉恶烟，常所拍扞，臣朔愚戆，名之曰蚊，舍人辞穷，当复脱褌。（出《东方朔传》）

东方朔经常和郭舍人在汉武帝的面前猜谜，郭舍人说：“我想问东方朔一件事，东方朔猜着了，我愿意挨一百下板子；如果东方朔猜不着。请赏赐我帛布。”接着他出谜语说：“客来东方，且歌且行。不从门入，逾我院墙。游戏中堂，出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纷乱。格斗而死，主人受伤。是什么东西？”东方朔回答说：“长嘴细身，昼伏夜出。喜肉怕烟，常所拍扞。臣朔愚笨，名之曰蚊。舍人辞穷，当脱裤子。”

李彪

后魏孝文皇帝尝殿会群臣酒酣欢极，帝因举卮属群臣及亲王等酒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妪瓮注圬，屠儿割肉与称同。尚书左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技儿掷袖在虚空。彭城王勰曰：“臣思解此是习字。高祖即以金钟赐彪。朝庭服彪聪明有如。甄琛和之亦速。（出《伽蓝记》）

北魏的孝文皇帝曾经举行盛大的文武百官宴会，当酒喝得非常畅快高兴的时候，皇帝举杯向大臣和亲王们敬酒说：“三三横，两两纵，谁能猜着赐金杯。”御史中尉李彪说：“沽酒老妪瓮注圬，屠儿割肉与称同。”尚书左丞甄琛说：“吴人浮水自云工。技儿掷袖在虚空。”鼓城的王勰说：“我猜谜底是个‘習’（习）字。”高祖皇帝便把金杯赏赐给了李彪。官员们都佩服李彪聪明有见解，而甄琛和的也很快。

班蒙

唐太保令狐相绹，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观前壁所题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双勾两日全。诸宾幕顾之，驻足良久，莫之能辨。独班蒙曰：一人岂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点去冰，水字；二人相连，天字；不欠一边，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然，无字；两日除双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乎？”众皆洗然曰：黄绢之奇智，亦何异哉！称叹弥日。询之老僧曰：顷年有客独游，题之而去，不言姓氏。（出《桂苑丛记》）

唐朝的太保衙宰相令狐绹离开朝廷镇守淮海的时候，带领班蒙和几位从事一同游览大明寺的西廊。他们忽然发现前面的墙壁上有题字，内容是：“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一尺，点去冰傍，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双勾两日全。”各位宾客和幕僚看了，站在那里很长时间，都无法解释。只有班蒙说：“一人不是个大字吗；二曜是日月，

不是明字吗；尺一为十一寸，不是寺字吗；点去水（冰），水字；二人相连，天字；不欠一边，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然，无（无）字；两日除双勾，比字。连起来不就是‘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吗！”大家恍然大悟说：“杨修破解‘黄绢幼妇’隐语的奇异智慧也不过如此！”大家赞叹了一整天，又去询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去年有一个独自游览的客人题了这段隐语以后就走了，他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

幼敏

陈元方

汉末，陈太丘实与友人期行，过期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其子元方，年七岁，在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时，过申（明抄本申作中）不来，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遂入门不顾。（出《商芸小说》）

汉朝末年，太丘陈实与朋友约定一同出门，过了约定的时间朋友没来，陈实便自己走了。陈实走了以后朋友才到，陈实的儿子，七岁的陈元方正在门外玩耍。陈实的朋友问陈元方说：“你父亲在吗？”陈元方说：“等你不来，已经走了。”陈实的朋友生气地说：“不是人，与人约好一块走，却扔下别人自己走了。”陈元方说：“你与父亲约定今天中午见面，过时不来，则是没有信用，当着儿子骂父亲，则是无礼。”陈实的朋友惭愧地下车去拉陈元方的手，陈元方走进门去不理他。

孙策

吴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俄而刘豫州备到，便求去。袁曰：“刘豫州何关君？”答曰：“不尔，英雄忌人。”即出，下东阶，而刘备从西阶上，但转顾视孙之行步，殆不复前。（出《语林》）

东吴的孙策十四岁那年去寿阳拜见袁术。刚到不一会儿。豫州牧刘备就来了，孙策要走。袁术说：“刘豫州来和你有什么关系？”孙策回答说：“不然，英雄互相妒忌。”说完就往外走。他从东面台阶下去，刘备从西面台阶上来，只是转头看

孙策走路的姿势，却不再往前走了。

钟毓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繇曰：“令卿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问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出？”会对曰：“战战栗栗，汗不得出。”又值其父昼寝，因共偷服散酒，其父时觉，且假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问之，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出《小说》，明抄本作《世说》）

钟毓和钟会从小就有美名。十三岁的时候魏文帝听到了他俩的名声以后，对他们的父亲钟繇说：“叫你的两个儿子来。”于是钟毓和钟会按命令来朝见魏文帝。钟毓的脸上有汗水，魏文帝问他：“你脸上为什么有汗？”钟毓回答说：“战战惶惶，汗如水出。”又问钟会：“你为什么不出汗？”钟会回答说：“战战栗栗，汗出不来。”有一天，他俩的父亲白天睡觉，他俩一块偷散酒喝，他们的父亲觉察到了，仍然装睡观察他

俩。钟毓先行礼后喝酒，而钟会是喝酒不行礼。父亲询问他俩，钟毓说：“酒是礼仪用品，所以不敢不行礼。”又问钟会：“你为什么不行礼？”钟会说：“偷本就是非礼的行动，所以用不着行礼。”

孙齐由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曰：“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又问齐庄何字，答曰：“齐庄。”公曰：“欲齐何邪。”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答曰：“圣人生知，故难慕。”庾公大喜小儿答对。（出《世说新语》）

孙齐由和孙齐庄两个人小时候拜见庾公。庾公问齐由叫什么名字，齐由说：“齐由。”庾公问：“想要和谁‘齐’啊？”齐由回答：“同许由齐”。庾公又问齐庄叫什么名字，齐庄说：“齐庄。”庾公又问：“想要向谁看齐啊！”齐庄说：“和庄周齐名。”庾公说：“为什么不羡慕孔子而羡慕庄周呢？回答说：“圣人生而知之，所以难以羡慕。”庾公对小孩的回答非常满意。

陆琇

后魏东平王陆俟，代人也，聪悟有才略。子馥有父风。高宗见而赏之，谓朝臣曰：“吾常叹其父智过其躯，此逾于父矣。”为相州刺史，迁太仆。馥子琇，年九岁。馥谓曰：“汝祖东平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吾今年老，属汝幼童，讵堪为陆氏宗首乎？”琇对曰：“苟非斗力，何患童稚。”馥奇之，立为嫡。（出《谈薮》）

北魏的东平王陆俟是世袭的王位，他聪明而有谋略。他的儿子陆馥保留了父亲的风格，高宗皇帝看见他赞赏地对大臣们说：“我经常感叹他父亲的才智超过了身体，而他的才智又超过了他父亲。”陆馥的官职是相州刺史，后来又改任太仆。他的儿子陆琇才九岁。陆馥对儿子说：“你祖父东平王有十二个儿子，我是嫡传长子，继承了家业。我如今已经老了，将来属于你这个小孩。你能否担陆氏家族的首要继承人？”陆琇说：“又不是斗力，何必担心年龄小。”陆馥很惊奇，把陆琇立为继承人。

王绚

宋王景，僧朗之子，美风貌，善玄言。与谢庄、张畅、何偃，俱有盛名。于是景文本名彧。与明帝名同，故称字。长子绚年五六岁，警悟。外祖何尚之赏异焉。尝教读《论语》，至郁郁乎文哉，因戏之曰：可改邪邪乎文哉。绚应声答曰：尊者之名，安可为戏，便可道草翁之风则舅。论语曰：草上之风则偃，偃尚之子也。绚卒于秘书丞。（出《谈薮》）

刘宋时代的王景是王僧朗的儿子，他的相貌俊美，风度高雅，善于讲精微玄妙的语言。他和谢庄、张畅、何偃，都很有响亮的名声。原来王景的名字叫王彧。因为与明帝同名。所以改成“景”字。王景的长子王绚才五六岁，就非常机敏聪慧。他的外祖父何尚之很欣赏他，曾经教他读《论语》。念到“郁郁乎文哉”一句，同他开玩笑说：“可以改成‘邪邪乎文哉’吗？”王绚应声回答说：“尊贵人物的名字，怎么可以开玩笑。那么也可以说‘草翁之风则舅’了。”《论语》上有“草上之风则偃”一句，而“偃”是何尚之的儿子。王绚后来担任秘书丞。死在任职期间。

萧遥欣

南齐曲江公萧遥欣少有神采干局。为童子时，有一小儿左右弹飞鸟，未尝不应弦而下。遥欣谓之曰：凡戏多端，何急弹此？鸟自云中翔，何关人事？小儿感之，终身不复捉弹。尔时年十一。士庶多竞此戏，遥欣一说，旬月播之，远近闻者，不复为之。（出《谈薮》）

南齐曲江公萧遥欣从小就有神采和办事的才能。他还是儿童时，看见有一个小孩在附近用弹弓射杀飞鸟，没有不应声而落的。萧遥欣对他说：“游戏的玩法很多，为什么要把飞鸟打下来。鸟儿在云中飞翔，哪里碍着人的事了！”孩子受了感动，终身不再打鸟。当时萧遥欣才十一岁。当地的民众都愿意打鸟比赛取乐，萧遥欣的话，在一个月的时间传播开来，远近的人们听了，从此不再打鸟。

房氏子

唐韦陟有疾，房尚书琯使子弟问之。延入卧内，行步悉籍茵毯，房氏子袜而登阶，侍婢皆笑之。举朝以为韦氏贵盛，房氏清俭。俱为美谈。（出《国史补》）

唐朝的韦陟生病了，尚书房琯派子弟去探望。来到韦陟的卧房，地上全都铺着毛毯。房氏子弟穿着袜子登上台阶走了进去，奴婢们全都嘲笑他们。满朝的官员都认为，韦陟的家庭尊贵富足，房琯的家庭清廉朴素，都是人们乐于称道的好事。

张琬

张童子者名琬，审素之子也。开元二十二年，琬杀殿中

侍御史杨万顷于阙下，复父仇也。初审素受贿事发，诏万顷按之。万顷按审素过入，故坐诛，家属徙边。琇会赦得还，时未冠，乃追复前怨，与其弟琤手刃万顷于都城。闻者骇之。帝嘉其孝，将释之。有司以专杀抗论，琇坐死。时人哀之，葬于邙山，为疑冢焉：盖惧杨宗之所发也。故虞部员外郎顾云谏之曰：“冒法复仇，信难逃于刑典，忘身徇孝，诚有契于礼经。且从古以来，谁人不死？得其死矣，夫可恨欤？”（出《顾云文集》）

少年张琇是张审素的儿子。开元二十二年张琇在皇宫门外杀死了殿中侍御史杨万顷，报了父仇。当初张审素受贿的事情泄露，由杨万顷审理。杨万顷在审理中偏激有过失。导致了张审素被诛杀，家属迁往边远地区。张琇遇到大赦回到京城时，还未成年。他为了复仇和弟弟张琤把杨万顷刺杀于京城。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感到惊讶。皇帝赞赏他的孝心，想要释放他。办案机关以他是故意杀人提出异议，最后将张琇处死，张琇被葬在邙山，没有标明坟墓的位置，因为怕杨万顷家里的人掘墓。虞部员外郎顾云写了一篇悼念张琇的文章说：“冒犯法律复仇，实在难逃刑法的追究，舍身忘死尽孝，符合仪礼周礼。况且从古以来，谁人不死。死得其所，了却恩怨。”

浑瑊

浑太师瑊年十一，随父释之防冬。朔方节度张齐丘戏问：“将乳母来否？”其年立跳荡功。后二年，拔石堡城，收龙驹岛，皆有奇效。（出《国史补》）

太师浑瑊十一岁的时候，随父亲浑释之参加冬季边境防卫，朔方节度使张齐丘同他开玩笑说：“带乳母来了吗？”当年浑瑊就立下了突袭破敌的功劳。二年后，在攻破石堡城和收复龙驹岛的战役中，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贾逵	李百药	王勃	元嘉
毛俊男	苏颋	刘晏	林杰
高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铉
李琪	刘神童	路德延	韦庄

贾 逵

汉贾逵五岁，神明过人。其姊韩瑶之妇，瑶无嗣，而妇亦以贞明见称。闻邻里诸生读书，日抱逵隔篱而听，贾逵静听无言，姊以为喜。年十岁，乃暗诵六经。姊谓逵曰：“吾家穷困，不曾有学者入门。汝安知天下有三坟五典，而诵无遗句邪？”逵曰：忆姊昔抱逵往篱下，听邻家读书，今万不失一。乃剥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于扉屏。且诵且记。期年，经史遍通。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皆口

受经文。赠献者积廩盈仓。或云：贾逵非力耕所得，诵经口倦，世为舌耕。（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朝的贾逵五岁的时候就聪明过人。他的姐姐是韩瑶的妻子。韩瑶没有儿子。逵的姐姐以贞节贤明出名。她听到邻居家孩子们读书，便每天抱着贾逵隔着篱笆听。贾逵静静地听别人读书，一句话也不说，姐姐很高兴。贾逵十六岁的时候，就会背诵诗书礼易春秋“六经”。姐姐对他说：“我们家很贫穷。从来没有过学者上门，你是怎么知道天下有‘三坟五典’等书籍，并且背诵得一句不差的？”贾逵说：“当初姐姐抱我在篱笆下听邻居家孩子读书，我便记住了，所以如今全都能一句不差的背诵下来。”贾逵剥下院子里桑树的皮当作纸张，或者将字写在门扇或墙壁上，一年以后便把各种经典著作和历史书籍全都读了一遍。这时各地的学生不远万里来向他拜师学习，还有的人背着子孙来送给他教育。他认真地教这些学生读书，学生及家长所赠送的钱物和粮食装满了仓库。人们说：“贾逵不是用力气耕田种地来取得收获，而是用嘴讲授经史，一辈子用舌头耕种。”

李百药

唐李百药七岁能属文。齐中书舍人陆琇，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说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并称无其事。百药进曰：“传称禹卩人籍稻，注云。禹卩国在琅邪开阳县。”人皆惊喜云：此儿即神童。百药幼多疾，祖母以百药为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郁，尤长五言。虽樵童牧竖，亦皆吟讽。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筑山，文酒谭宾，以尽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诏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迁中书舍人，三代皆掌制诰。安期孙义仲又为中书。（出《谭宾录》）

唐朝的李百药七岁就会写文章。他的文章和中书舍人陆琇齐名。有一次他的父亲设宴请客，有人谈论起徐陵的文章，说到其中的一句：“收割琅邪的稻谷”。在座的人都不理解，说没有这一回事。李百药在旁边说：“《春秋》记载。禹卩国曾耕种稻谷，禹卩国在琅邪开阳县境内。”大家都惊喜地说：“这个孩子真是神童啊！”李百药从小多病，祖母给他起名叫

“百药”。他是名臣的后代。继承了先辈的才能和品德，四海之内的著名人士没有不佩服他的。他文章写得既华美又深刻，尤其擅长写五言诗。不论是砍柴的孩子，还是放牛的儿童，他都赞美歌颂。他告老还乡以后，更加怡然自得，砍柴耕种，宴请朋友，谈论诗文，尽情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活了八十五岁，从前因为奉和太宗帝的诗篇。太宗皇帝在写给他的亲笔信中说：“你为什么身体老了，而才能和智慧仍以壮年；为什么牙齿旧了，而文章和思想富有新意？”李百药的儿子李安期，永徽末年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三代人全都负责起草管理皇帝的诏书。李安期的孙子李义仲又成为中书舍人。

王勃

王勃字子安，六岁能属文。清才俊发，构思无滞。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会府帅宴于滕王阁。时帅府有婿善为文章，帅欲夸之宾友，乃宿构滕王阁序，俟宾合而出之，为若即席而就者。既会，帅果授笺诸客，诸客辞。次至勃，勃辄受。帅既拂其意，怒其不让，乃使人伺其下笔。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帅曰：“此亦老生常谈耳。”次曰：“星分翼轸，地接衔庐。”帅沈吟移晷。又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帅曰：“斯不朽矣。”（出《摭言》）

王勃的字叫子安，六岁能写文章，并且文思敏捷，构思巧妙，他十三岁的时候去江西看望父亲，出席府帅在滕王阁举行的宴会。府帅的女婿文章写得很好，府帅想要在宾客面前夸耀。他叫女婿预先构思了“滕王阁序”，准备等到宾客聚会时再当众写出来，说成是即席而作的。到了宴会上，府帅果然分发纸张给各位宾客，大家都推辞不要。轮到王勃，王勃却接了下来。府帅见王勃违背了他的意思，心里对王勃毫不谦让的态度很生气，便叫人观看王勃写了些什么，一开始，有人报告他说，王勃写的是：“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府帅说：“这是老生常谈啊！”接着报告他说：“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府帅沉默深思了很久。又来人告诉他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府帅说：“这已经是不朽的名作了！”

元嘉

元嘉少聪俊，右手画圆，左手画方，口诵经史，目数群羊，兼成四十字诗，一时而就，足书五言绝：六事齐举。代号神仙童子。（出《朝野僉载》）

元嘉很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明，能够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口中背诵文章，眼睛数群羊的数目，心中构思四十个字的诗，脚趾夹笔书写五言绝句，六件事可以同时进行。绰号叫“神仙童子”。

毛俊男

并州人毛俊诞一男，四岁，则天召入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赐衣裳放还。人皆以为精魅所托。其后不知所终。（出《朝野僉载》）

并州人毛俊生下一个男孩，四岁的时候被武则天召进宫去测验识字，《千字文》全都能背着写出来，武则天赏赐给他衣服以后放他回家去了。人们都认为这孩子是神灵鬼怪托生的，后来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苏颋

苏瑰初未知颋，常处颋于马厩中，与佣保杂作。一日，有客诣瑰，候厅事，颋拥彗趋庭，遗堕文书。客取视之，乃咏昆仑奴诗也。其词云：“指头十颋墨，耳朵两张匙。”客心异之。久而瑰出，与客淹留。客笑语之余，因咏其诗，并言形貌，问瑰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邪？瑰备言其事，客惊贺之，请瑰加礼收举，必苏氏之令子也。瑰自是稍亲之。适有人献瑰兔，悬于廊庑之下。瑰乃召颋咏之，颋立呈诗曰：“兔子死阑弹，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瑰大惊奇，骤加顾礼。由是学问日新，文章盖代。（出《开天传信记》）

苏瑰一开始不知道儿子苏颋的才学，经常让他在马厩里和佣人一起干杂活。有一天，有客人来拜访苏瑰，等候在客厅里。苏颋抱着扫帚在庭院里走过，怀里掉下一个本子。客人取过来一看，是一首描写给绅门富豪作奴仆的南海国人“昆仑奴”的诗，诗里写道：“指头十颋墨，耳朵两张匙。”客人心中很奇怪，过了一会苏瑰出来陪伴客人，客人在说笑的时候，念了这两句诗，并讲述了苏颋的体形相貌，问苏瑰是

什么人，是不是苏的远亲。苏瑰讲述了苏颋的情况，客人惊奇地祝贺他，让他送苏颋去读书，认为苏颋一定会成为苏家有出息的好儿子。从此苏瑰对苏颋稍稍好了一点。有一次，有人送给苏瑰一只兔子，悬挂在房檐。苏瑰命令苏颋作歌咏兔子的诗。苏颋立刻写出一首诗说：“兔子死阑弹，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苏瑰非常惊奇，于是给苏颋拿学费，送他去读书。从此苏颋的学问天天增长，文章超过了同时代的人。

刘晏

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妓。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方十岁，形状犷劣。而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中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中栢。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明抄本得作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出《明皇杂录》）

玄宗到勤政楼观看各种伎艺节目，有上百名歌手参加演出。朝廷的文艺机构“教坊”有个王大娘，善于用头顶百尺高竿，竿上放一个木山，形状好像海上的仙山。然后再让小孩手里拿着红色的木棍，在木山上歌舞不停。这时刘晏才十岁，因为是神童，被任命为秘书正字。他相貌丑陋，但聪明过人。皇帝将他叫到楼中的帘子下面，贵妃将他抱坐到膝盖上，为他涂脂抹粉，为他梳头。玄宗皇帝问他：“你身为秘书正字，纠正了几个字？”刘宴说：“天下字全都可以纠正，只是朋字不能纠正。”贵妃命令他歌咏王大娘顶竹竿。刘宴应声说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皇帝和贵妃娘娘，以及诸位侍妾、宫女欢笑多时，声音传到外边，玄宗皇帝命令赏赐给刘宴象牙笏板和黄文袍。

林杰

林杰字智周，幼而聪明秀异，言发成文，音调清举。年六岁，请举童子。时（原父作文，据明抄本改）肃为闽府大将，性乐善，尤好聚书，又妙于手谭，当时名公多与之交。及有是子，益大其门。廉使崔侍郎千亟与迁职，乡人荣之。杰

五岁，父因携之门脚，至王仙君霸坛，戏问童子能是乎？杰遂口占云：羽客已归云路去，丹炉草木尽凋残。不知千载归何日，空使时人扫旧坛：父初不谓眇岁之作，遽臻于此。群亲益所惊异，递相传讽，乡里喧然。自此日课所为，未几盈轴。明年，遂献唐中丞扶。唐既伸幅窥吟，耸耳皆吹，命子弟延入学院。时会七夕，堂前乞巧，因试其乞巧诗。杰援毫曰：“七夕今朝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唐惊曰：“真神童也。”以是乡人群来求看，填塞门巷。杰又精于琴棋及草隶书，俱自天然，不假师受。唐因与宾从棋，或全局输者。令罩之勿触，取童子来，继终其事。杰必指踪出奇，往往返胜。曲尽玄妙，时谓神助。后复业词赋，颇振声问。有仙客入壶中赋云：仙客以变化随形，逍遥放情。处于外则一壶斯在，入其中则万象俱成。飞阁重楼，不是人间之壮。奇花异木，无非物外之名。至九岁，谒卢大夫贞、黎常侍殖，无不嘉奖。寻就宾见日，在宴筵。李侍御远、赵支使容深所知仰，不舍斯须。和赵支使咏荔枝诗尤佳，云：金盘摘下排朱果，红壳开时饮玉浆。刘副史立作奇童传，刘制使重为序，以贻之。至年十七，方结束琴书，将决西迈。无何七月中，一旦天气澄爽，书堂前忽有异香氛氲，奇音响亮。家人出户观，见双鹤嘹唳，盘空而下，雪翎朱顶，徘徊庭际。杰欣然舍笔，跃下庭前，抱得一只。其父惊讶，恐非嘉兆，令促放，逡巡溯空而去。亲邻闻兹，咸来贺肃曰：“家藏书栢比，乃类筵鱣之表祥也。”及夕，杰偶得疾，数日而终。则知杰乃神仙谪下人世，魂灵已蜕于鹤耳。不然者，何亡之速也？（出《闽川士传》）

林杰的字叫智周。他从小就十分聪明伶俐，出口成章，音调响亮。他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名声。他的父亲林肃是闽府的大将，性格快乐善良，尤其喜欢收藏书籍，又精通下围棋，当时的社会名流都愿意和他结交。等到林肃有了儿子，更加光耀门庭。廉使崔千升任侍郎，家乡的人都引以为荣。这时李杰五岁，父亲带着他访客，走到王仙君霸坛。有人开玩笑说：“小孩子能行吗？”李杰当即作诗念道：“羽客已归云路出，丹炉草木尽雕残。不知千载归何日，空使时人扫旧坛。”他的父亲一开始也没想到，小孩子作诗竟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亲属们更加惊异，相互传递朗诵，震动了附近的人们。从此他每天的功课，就是写几首诗。第二年，李杰将自己写的诗歌献给中丞唐扶。唐扶打开观看朗诵，非常欣赏，命令将他以子弟的身份送入学院读书。这一天来到七月初七，妇女们在堂前穿针乞巧诗。唐扶考试李杰作乞巧诗。李杰拿起笔写道：“七夕今朝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线几万条。”唐扶惊奇地说：“真是神童啊！”附近的人们都来观看神童，把大门和胡同都塞满了。李杰还精通弹琴，下棋和草书、隶书书法，全都是天生就会，没有经过老师的传授。唐扶与客人下棋，遇到败局已定的时候，便叫人把棋局盖上，不许乱碰，然后叫李杰来接过残局继续下。李杰往往能出奇制胜，挽回败局，棋路非常精妙，人们都认为有神仙暗中相助。后来李杰又钻研词赋，也创出很大的声名。他写的一篇《仙客入壶赋》说：“仙客以变化随形，逍遥放情。处于外财一壶斯在，入其中则万象俱成。飞阁重楼。不是人

间之状；奇花异木，无非物外之名。”到了九岁，他去拜见大夫卢贞、常侍黎殖，没有不夸奖他的。过了几天，在宴请宾客的宴席，侍郎李远和支使赵容也知道了他的名声，他和支使赵容的一首咏荔枝的诗尤其精采，诗中说：“金盘摘下排朱果，红壳开时饮玉浆。”副史刘立为他作了“神童传”，制使刘重为其写序，然后赠送给他。李杰到十七岁时，不再弹琴看书，准备西行游玩。没想到七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晴朗，书房前忽然有一股奇异的香气弥漫开来，又听到响亮的鸣叫声。家里的人跑出去一看，有两只仙鹤鸣叫着从天空盘旋而下。雪白的羽毛，朱红的头顶，在庭院中徘徊。李杰高兴的放下笔，跑到庭前，抱住了一只。他的父亲感到很惊讶，认为不一定是吉兆，叫他赶快放开。不一会，两只白鹤飞向空中。亲戚邻居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赶来向李肃祝贺。他们说：“家中收藏的图书十分丰富，乃是丰盛富足的象征啊。”到了晚上，李杰突然得病，数日后死了。这时人们才知道，李杰原来是被贬到人间的仙人，那一天他的灵魂已经依附在仙鹤身上。不然的话，怎么会死得那么快。

高定

高定，真公郢之子。为易合八出，以画八卦，上圆下方，

八则为重，转则为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备焉。著外传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时人多以小字称。初年七岁，读尚书至汤誓，问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应天顺人。”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对。（出《国史补》）

高定是真公高郢的儿子，精通易和八出，用来画八卦，上圆下方，八则为重，转则为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全都具备了，他著述了《易经》外编二十二篇。他的小名董二，人们大都称呼他小名。高定七岁那年读《尚书》，读到“汤誓”一篇，他问父亲说：“为什么臣子要讨伐君王呢？”父亲回答说：“执行天命，顺应民心。”高定又问：“用天命则说是受赏于祖先，不用天命就杀戮于社祭前。这怎么是顺应民心呢？”父亲无法回答。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宪宗赏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辩夸于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戏曰：“公

诚陟大痴耳。”吉甫归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读书，书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由是振名。（出《北梦琐言》）

李德裕天赋才智出众，宪宗皇帝很喜欢他，将他抱坐在自己的膝盖上，他的父亲李吉甫经常在同事面前夸奖他机敏善辩。宰相武元衡召见李德裕。问李德裕说：“你在家喜欢看什么书？”意思是看他的志向是什么。李德裕不回答。第二天，武元衡告诉了李吉甫。并开玩笑说：“这个孩子是个呆子。”李吉甫回去以后责备李德裕，李德裕说：“武元衡身为皇帝的辅政大臣，不问如何治理国家，而问读什么书，读书有成的人均担任礼部的职务。他的话不合适，所以我不回答。”李吉甫第二天又告诉了武元衡，武元衡非常惭愧。由于这件事，李德裕的声名迅速传播开来。

白居易

白居易，季庚之子，始生未能言，默识之无二字，乳媪试之，能百指而不误。间日复试之，亦然。既能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诗赋，二十七举进士。

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掌贡闱，居易求试，一举擢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习性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为时楷式，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会宪宗新即位，始用为翰林学士。（出元稹《长庆集序》）

白居易是白季庚的儿子，他刚生下来不久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能默认“之无”二字，乳母考他，他能够准确地用手指认百次而不出现错误。隔一天再考他，仍然一样。会说话以后，他读书非常用功，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五岁时就学懂声调韵脚，十五岁就能作诗赋。二十七岁被推荐参加考取进士。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主持科举考试，白居易一举便被录取。第二年，选拔官员他又被录取。从此他作了《性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均成为当时的典范文章。来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争着传抄他的文章。宪宗皇帝即位，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崔铉

魏公崔相铉，元略之子也。为童儿时，随父访于韩公滉。滉见而怜之。父曰：“此子尔来诗道颇长。”滉乃指驾上鹰令

詠焉。遂命笺笔，略无伫思，于是进曰：“天边心性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滉益奇之。叹曰：“此儿可谓前程万里也。”大历三年，侍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廊庙，三拥节旄。大中咸通之中，时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罢，谓侍臣曰：“崔铉真贵人，裴休真措大。”初李石镇江陵，辟为戎卒，一旦拂袖而去。既入京，登上第，俄升翰苑。李未离荆渚，崔既秉钧衡，李乃驰笺贺之曰：“某早拜光尘，叨承眷与，深蒙异分，屡接清言。幸曾顾于厚恩，俯见循于末契。去载分麾南楚，拜节西秦。思贤方詠于嘉鱼，栖止实惭于威凤。宾筵初启，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存陶镕之下。光生邻部，喜溢辕门。岂唯九土获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记李鹭之词也，于今播于众口。（出《南楚新闻》）

魏公宰相崔铉是崔元略的儿子，他小时候跟他父亲去拜访韩滉，韩滉见了很喜欢他。他父亲说：“这个孩子近来作诗能力有很大进步。”韩滉便指着架上的鹰叫他歌咏。崔铉接过纸笔，不加思索，很快就写完了。他的诗是：“天边心性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韩滉更加惊奇，感叹着说：“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万里前程啊！”大历三年崔铉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时被录取。果然长期在朝廷当官，多次担任重要职务。大中咸通中年，很注重官员的才能品德。宣宗皇帝上朝回来对宦官说：“崔铉真贵人，裴休真贫寒。”当初李石镇守江陵时，召募崔铉为士兵。崔铉

拂袖而去，来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不久成为翰林学士。李石一直没有离开江陵，崔铉执掌评量人才的权力以后，李石写信向他祝贺说：“我早就目睹了你的风采，承蒙你的热心照顾，深受你的特殊关怀。昔日同你多次清谈，有幸得到你的厚恩，低头就想起我们的情谊。如今我仍在江陵，你却去了京城。思贤方咏于嘉鱼，栖止实惭于威凤。当初在酒宴上，曾陪着你畅快地喝酒。将幕未移，已存陶镕之下，光生邻部，喜溢辕门。岂唯九土获安，斯亦一方多幸。”这是掌记李鹭记载下来的，如今已经过众口传播开来。

李琪

李琪名族也，父敬，唐广明中佐王铎滑州幕。琪生而敏异，十岁通六籍。遂博览文史。如寤宿习。十三，词赋诗颂，大为时贤亲赏。府帅王铎闻而异之。然每见所作。亦有疑志。铎尝留其父敬及幕府帅饮，密遣人以汉祖三杰赋题试之，俟毕持去。赋尾云：“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铎骇曰：“此儿大器也。”将欲发其文价，乃以赋示坐客，一席称奖。他日总角谒铎，铎顾曰：“适蜀中诏到，用夏州拓跋思恭为京北收复都统，可作一诗否？”即秉笔立制云：“飞骑经巴栈，鸿

恩及夏台。将从上天去，人自日边来。此处金门远，何时玉辇回。早平关右贼，莫待诏书催。”铎益奇之，因执琪手曰：“此真凤毛也。”时年十四岁。明年丁母忧，因流寓青齐间。然糠照薪，俾夜作昼，览书数千卷，间为诗赋。唐僖宗再幸梁洋，窃赋云：“哀痛不下诏，登封谁上书。”至昭宗庙。联中科第。又忽忽不乐，恨未得转四体，为训诰之语。及梁祖受禅，琪始自前殿中侍御史，擢翰林学士。（出《李琪集序》）

李琪是豪门贵族的后代，他的父亲李敬是唐朝广明中佐滑州王铎的参谋。李琪生下来就特别聪明，十岁就懂了诗书礼乐春秋“六经”，然后又博览文史群书，无论是睡觉和休息的时候都不忘学。十三岁的时候所作的词赋诗颂，就得到亲戚朋友的赞赏。府帅王铎听到后感到奇怪，每次看到李琪的诗作，都抱有怀疑。王铎曾经留下李琪的父亲在府内喝酒，暗中派人以“汉高祖手下三杰”为题目去考试李琪作赋。等到李琪作完了，拿回来交给王铎，赋的末尾写道：“得到人才就昌盛，不是贤士不要与之共事。像三国“一龙三友”一样的朋友非常珍贵，如鼎足一样支撑局面的大臣要格外器重。项羽之所以失败灭亡，主要是有范增而不用。”王铎惊奇地说：“这个孩子能成为大器啊！”想要抬高他的文章的声价，便将他作的赋拿给座上的官员客人们看，大家全都称赞夸奖。有一天李琪去拜见王铎，王铎看着他说：“正好蜀中的公文到了，任用夏州拓跋思恭为京北收复都统。你能以此为题材写一首诗吗？”李琪拿过笔立即写成一首诗：“飞骑经巴栈，鸿恩及

夏台。将从天上去。人自日边来。此处金门远。何时玉辇回。早平关右贼，莫待诏书催。”王铎更加惊奇，握着李琪的手说：“你真是少有的人才啊！”这时李琪才十四岁。第二年，他母亲死了，他家搬到青齐一带居住。他烧米糠和木柴照明，将夜间当作白天，看书数千卷，同时写了不少诗赋。唐僖宗再次巡视梁洋时，李琪私下写了一篇赋说：“哀痛不下诏，登封谁上书。”到昭宗时，李琪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过后他又忽然不高兴了，恨自己没有分别用四种字体书写训导文章和诏书等考试文章。等到后梁的太祖皇帝接受皇位时，李琪从前殿中侍御史，提拔为翰林学士。

刘神童

刘神童者，昭宗朝以乡荐擢第，时年六岁矣。帝召于便殿复试之，神童朗讽经书，初无微误，帝大称，因掇御盘果实赐之。左右侍臣，俱有羡色。故都官郑谷赠之诗曰：“习读在前生，僧谭足可明。还家虽解苦（明抄本苦作喜），登第未知荣。时果曾沾赐，春关不任情。灯前犹恶卧，呖语诵书声。”（出《郑谷诗集》）

刘神童在昭宗当皇帝的时候，经推荐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当时只有六岁。皇帝将他叫到偏殿复试，他背诵经典著作没有一点差错。皇帝大为称赏，拿御盘中的水果给他吃，左右的官员均流露出羡慕的神色。都官郑谷赠诗说：“习读在前生，僧谭足可明。还家虽解苦，登第未知荣。时果曾沾赐，春关不任情。灯前独恶卧，呖语诵书声。”

路德延

路德延，儋州岩相之犹子也。数岁能为诗。居学舍中，尝赋芭蕉诗曰：一种灵苗异，天然体性虚。叶如斜界纸，心似倒抽书。诗成，翌日传于都。会儋州坐事诛，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举擢第，大有诗价。又为感旧诗曰：“初骑竹马咏芭蕉，尝忝名卿诵满朝。五字便容过绛帐，一枝寻许折丹霄。岂知流落萍蓬远，不觉推迁岁月遥。国境永宁身未立。至今颜巷守箪瓢。”天佑中，授左拾遗。会河中节度使朱友谦领镇，辟掌书记。友谦初颇礼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骄慢，动多忤物。友谦稍解体。德延乃作孩儿诗五十韵以刺友谦。友谦闻而大怒，有以掇祸。乃因醉沉之黄河。诗实佳作也。尔后虽继有和者，皆去德延远矣。诗曰：“情态任天然，桃红两颊鲜。乍行人共看，初语客多怜。臂膊肥如瓠，肌肤软胜绵。

长头才覆额。分角渐垂肩。散诞无尘虑，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画堂前。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走堤冲细雨，奔巷趁轻烟。嫩竹乘为马，新蒲掉作鞭。鸢雏金旋系，犊子采丝牵。拥鹤归晴岛，驱鹅入暖泉。杨花争弄雪，榆叶共收钱。锡镜当胸挂，银珠对耳悬。头依苍鹞裹，袖学拓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频邀寿花插，时乞绣针穿。宝匣拿红豆，妆奁拾翠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毡。展画趋三圣，开屏笑七贤。贮怀青杏小，垂额绿荷圆。惊滴沾罗泪，娇流污锦涎。倦书饶娅姹，憎药巧迁延。弄帐鸾绡映，藏衾凤结缠。指敲迎使鼓，箬拨赛神絃。帘拂鱼钩动，筝推雁柱偏。棋图添路画，笛管欠声镌。恼客初酣睡，惊僧半入禅。寻蛛穷屋瓦，探雀遍楼椽。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楸枰，朝聚打秋千。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互夸轮水碓，相效放风旋。旗小裁红绢，书幽截碧笺。远铺张鸽网，低控射蝇弦。吉语时时道，谣歌处处传。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斗草当春迳，争球出晚田。柳旁慵独坐，花底困横眠。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拈舞蝶，隈树捉鸣蝉。平岛跨厖上，层崖逞捷缘。嫩苔车迹小，深雪履痕全。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蚁窠寻迳断，峰穴绕阶填。樵唱回深岭，笙歌下远川。垒材为屋木，和土作盘筵。险砌高台石，危挑峻塔砖。忽升邻舍树，逾上后池船。项橐称师日，甘罗作相年。明时方在德，劝尔减狂颠。”

路德延是儋州路严相的侄子，他九岁就能作诗。他在学

里作了一首歌咏芭蕉的诗说：“一种灵苗异，天然体性虚。叶如斜界纸，心似倒抽书。”诗成以后，第二天就在京城流传开来。路严相在儋州获罪被诛杀，影响路德延长时期无法出人头地。直到光化初年，他才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从此诗的声价大增。这时他又作了一首“感怀芭蕉”的诗说：“初骑竹马咏芭蕉，尝忝名卿咏满朝。五字便容过绛帐，一枝寻许折丹霄。岂知流落萍蓬远，不觉推迁岁月遥。国境永宁身未立，至今颜巷守箴瓢。”天佑中年，他被任命为左拾遗。后来他又随同河中节度使朱友谦离开朝廷去担任书记。朱友谦一开始对他很尊敬，然而路德延天性轻慢骄傲，办起事来总是违背朱友谦的意思，朱便开始讨厌他，路德延作了一首五十韵的“孩儿诗”讽刺朱友谦。朱友谦知道以后非常生气，有人乘机挑拨，朱友谦把路德延扔到了黄河里。路德延的这首诗确实是佳作，虽然后来不断有人用原韵和诗，但都与路德延的诗相差太远。路德延的原诗是：“情态任天然，桃红两颊鲜。乍行人共看，初语客多怜，臂膊肥如瓠，肌肤软胜绵。长头才覆额，分角渐垂肩。散诞无尘虑，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画堂前。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走堤冲细雨，奔巷趁轻烟。嫩竹乘为马，新蒲掉作鞭。鸂鶒金旋系，犊子采丝牵。拥鹤归晴岛，驱鹅入暖泉。杨花争弄雪，榆叶共收钱。锡镜当胸挂，银珠对耳悬。头依苍鹤里，袖学拓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频邀寿花插，时乞绣针穿。宝匣拿红豆，妆奁拾翠钿。短袍披案褥，劣帽带靴毡。展画趋三圣，开屏笑七贤。贮怀青杏小，垂额绿荷圆。惊滴沾罗泪，娇流污锦涎。倦书饶娅姹，憎药巧迁延。弄帐鸾绡映，藏衾凤结缠。指

敲迎使鼓，箬拨赛神絃。帘拂鱼钩动，箏推雁柱偏。棋图添画路，笛管欠声镌。恼客初酣睡，惊僧半入禅。寻蛛穷屋瓦，探雀遍楼椽。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棊枰，朝聚打秋千。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互夸轮水碓，相效放风旋。旗小裁红绢，画幽裁碧笺。远铺张鸽网，低控制绳弦。吉语时时道，谣歌处处传。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斗草当春迳，争球出晚田。柳旁慵独坐，花底困横眠。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拈舞蝶，隈树捉鸣蝉。平岛跨厩上，层崖逞捷缘。嫩苔车迹小，深雪履痕全。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蚁窠寻径断，蜂穴绕阶填。樵唱回深岭，笙歌下远川。垒材为屋木，和土作盘筵。险砌高台石，危挑峻塔砖。忽升邻舍树，逾上后池船，项橐称师日，甘罗作相年。明时方在德，劝尔减狂颠。”

韦庄

韦庄幼时，常在华州下邽县侨居，多与邻巷诸儿会戏。及广明乱后，再经旧里，追思往中，但有遗踪。因赋诗以记之。又途次逢李氏诸昆季，亦尝赋感旧诗，下邽诗曰：“昔为童（童下原有重字，据明抄本、许本删）稚不知愁，竹马闲乘绕县游。曾为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学暂登楼。招他邑客来还醉，才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无处问，

夕阳衰草尽荒丘。”又逢李氏弟兄诗曰：“御沟西面朱门宅，记得当时好弟兄。晓傍柳阴骑竹马，夜隈灯影弄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雏手脚轻。今日相逢俱老大，忧家忧国尽公卿。”

韦庄小时候经常到华州下邽县寄居，他很喜欢和胡同里邻居家的小孩在一起作游戏。等到广明之乱以后，他又回到这里，回想起往事，看到熟悉的景物，便作了一首诗作纪念。在途中他又遇到了小时候的朋友李家兄弟，于是又作了一首感怀旧事的诗。在下邽作的诗是：“昔为童稚不知愁，竹马闲乘绕县游。曾为看花偷出郭，也因偷学暂登楼。招他邑客来还醉，才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无处问，夕阳衰草尽荒丘。”遇到李家兄弟作的诗是：“御沟西面朱门宅，记得当时好弟兄。晓傍柳阴骑竹马，夜隈灯影弄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雏手脚轻。今日相逢俱老大，忧家忧国尽公卿。”